

凯旋归于圣灵性导师和主高冉嘎
(sri sri guru-gaurangau jayatah)

牧牛姑娘之歌

Gopi-gita

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玛哈拉杰



高迪亚•韦丹塔出版社

《牧牛姑娘之歌》一书的完成，有很多贡献者，比如翻译、编辑、梵文编辑、打字员、校对者、艺术家、设计者以及排字员等等。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圣巴嘎瓦特•玛哈拉杰、圣玛达瓦•玛哈拉杰、圣奈米•玛哈拉杰、圣垂丹迪•玛哈拉杰、圣外卡纳萨•玛哈拉杰；阿丘塔•达斯、阿丘塔南达•达斯、阿奎莱萨•达斯、阿妮塔•达西、巴卓•达西、巴佳纳塔•达斯、甘嘎•达西、哈尔莎茹阿妮•达西、佳娜娃•达西、佳娜葵•达西、刊塔•达西、凯沙瓦-刊塔•达西、沛玛-卡蜜妮•达西、奎师那-刊塔•达斯、玛达文卓•普瑞•达斯、帕拉达南达•达西、沛玛-帕尤佳那•达斯、茹阿迪卡•达西、茹阿嘎莱卡•达西、茹阿那•斯通、夏玛拉-萨葵•达西、姗缇•达西、苏拉塔•达西、夏玛茹阿妮•达西、外嘉燕缇-玛拉•达西、瓦桑缇•达西、外努-达茹阿•达西、维祺垂•达西和巴佳-孙姐瑞•达西。

封面和图片设计：维卡士•塔库尔

设计创意：曼佳丽•达西

特别感谢帮助素描和绘画完成艺术家们：巴库拉•达西、丹妮施塔•达西、高茹阿哈利•达斯、凯沙瓦-刊塔•达西、奎师那-瓦拉巴•达西、曼佳丽•达西、楠迪-沐葵•达西、尼兰巴丽•达西、沛玛瓦缇•达西、萨茹阿斯瓦缇•达西、夏玛茹阿妮•达西、萨特-沛玛•达斯、孙达丽•达西和维施万巴

尔•达斯。

www.purebhakti.com

用于新闻、书籍和讲课的更新和免费下载。

www.harikatha.com

用于邮件接收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玛哈拉
杰全球巡回讲课。

Gopi-gita

牧牛姑娘的分离之歌

《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三十一章

附有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玛哈拉杰的评论

印度，温达文，乌塔•帕戴士

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

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瓦玛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

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

圣施瑞玛•巴克提•帕给亚那•凯沙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

圣施瑞玛•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帕布帕德

圣基瓦•哥斯瓦米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

目录

目录.....	- 5 -
序言.....	- 7 -
编者按.....	- 11 -
介绍.....	- 16 -
诗节一.....	- 36 -
诗节二.....	- 55 -
诗节三.....	- 66 -
诗节四.....	- 82 -
诗节五.....	- 95 -
诗节六.....	- 103 -
诗节七.....	- 115 -
诗节八.....	- 142 -
诗节九.....	- 168 -
诗节十.....	- 185 -
诗节十一.....	- 196 -
诗节十二.....	- 209 -
诗节十三.....	- 220 -

诗节十四.....	- 234 -
诗节十五.....	- 246 -
诗节十六.....	- 254 -
诗节十七.....	- 265 -
诗节十八.....	- 273 -
诗节十九.....	- 286 -
第三十二章 诗节一和二.....	- 322 -

序言

梵文‘韦达 veda’的意思是‘所有灵性和物质知识的体现。’在韦达知识中可发现最顶尖、最崇高的智慧，自创世之初，这种智慧便通过一条不间断的自我觉悟的灵性师徒传系之链传递至今。

我们从印度的大圣人和圣哲处得知，称为《圣典博伽瓦谭》的超然典籍是所有永恒韦达知识的精华，它通过主本人的文学化身—圣维亚萨戴瓦（Vyāsadeva）而展现于世。在《圣典博伽瓦谭》的第一个诗节，描述了创造、维系和毁灭的全知和全然独立的源头，施瑞•奎师那，那位至尊绝对真理出现在这部壮丽诗篇的每一页。

圣人们教导，牧牛姑娘之歌是《圣典博伽瓦谭》五个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因此，我们首先告知尊敬的读者，阅读或聆听《圣典博伽瓦谭》那不可思议的奇迹般效果，然后我们再说明阅读或聆听牧牛姑娘之歌的得益。

《圣典博伽瓦谭》自身给出了其荣耀：

生物所受的不必受的物质痛苦，可以通过与奉爱服务之连系法，而直接得到缓解。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为此，博学的

维亚萨戴瓦编纂了这部有关至尊真理的韦达文献。（《圣典博伽瓦谭》1.7.6）

这部《博伽瓦谭往事书》，全然否弃了所有物质动机的宗教活动，呈献内心全然纯洁的奉献者才能理解的最高真理。至高真理有别于假像的真象，可以造福众生。这种真理根除物质三重苦。这部优美的《博伽瓦谭》，由伟大的圣人维亚萨戴瓦在他修成正果之时编纂，本身已经足以觉悟神。因此何需任何其它典籍？人一旦聚精会神、谦恭顺从地聆听《博伽瓦谭》的讯息，至尊主就会因这知识的培养而永驻他心间。（《圣典博伽瓦谭》1.1.2）

正如以上提及的，牧牛姑娘之歌是《圣典博伽瓦谭》最重要的五章节之一。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在对牧牛姑娘之歌第十四诗节的讲课中，揭示了阅读或聆听它的好处之一：

另外有些人能够聆听奎师那的逍遥时光。他们听说奎师那在吹奏笛子，温达文所有的人、动物、鸟儿和其它生物都在聆听祂的笛子之歌。聆听奎师那逍遥时光的讲述，结果这些人也生出强烈的渴望，要聆听祂的笛声。他们定然会放弃所有品尝这世间形象和品质的渴望。他们将再不欲求去往天堂（Svarga）或甚至从生死中解脱。

梵文词语‘哥琵-给塔 (gopi-gita)’意指‘牧牛姑娘们的优美歌唱’。从古老的韦达经典，从我们灵性导师的传承中，我们得知：牧牛姑娘是施瑞•奎师那内在不可思议的能量—祂赐予喜乐的能量—圣茹阿妲的扩展。藉由这种内在能量的影响，绝对真理施瑞•奎师那存在于四种面貌中：作为至尊万原之原和所有超然甘露的至尊品尝者的人格形象；祂的众化身，连同其居所和无限神圣逍遥时光；所有生物体；物质自然的不展示状态。

在韦达经典《圣布茹阿玛赞歌 (Sri Brahma-samhita)》诗节 37 中，我们读到：

遍透万有、存于众生心内的施瑞•奎师那，与施瑞•茹阿妲居于祂那称为哥楼卡圣地的居所，圣茹阿妲是祂喜乐能量的化身，是祂自己灵性形象的配对。她是超然情悦的典范，精于六十四项技艺。圣茹阿妲和圣奎师那由牧牛姑娘陪伴，她们是圣茹阿妲自己超然身体的扩展，满载喜乐的灵性情悦。我崇拜那位原初的人物，施瑞•哥文达。

我们的前辈灵性导师，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对这诗节的评论中写道：

至尊主自己的喜乐能量以其挚爱的牧牛姑娘为形象，其作用与祂内在的形象和天性无异无别。因此，牧牛姑娘们是祂自身能

量的展示，也是至高爱侣情悦的化身。

牧牛姑娘之歌就是这些牧牛姑娘所吟唱的，《圣典博伽瓦谭》如此赞扬她们歌唱的魔力：“当这些牧牛姑娘大声唱颂施瑞•奎师那的荣耀时，其音振净化了三界。”

我们祈祷，从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对这些神圣歌曲的讲课中，读者们将获得极大的快乐和得益。

渴望服务圣灵性导师和伟大奉献者的
编辑团队

2009年3月，高茹阿显现日

编者按

在 90 年代初期，一小部分弃绝僧和其他奉献者定期去拜访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寻求指导和训示。有时坐在圣玛哈拉杰在温达文的居处，有时在玛图拉，圣玛哈拉杰通过我们高迪亚伟大奉献者典范师的著作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给他们解释了《圣典博伽瓦谭》的内在深刻含义。其中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就是牧牛姑娘之歌（哥琵-给塔 Gopi-gita），即牧牛姑娘与奎师那的分离之歌，在奎师那离开茹阿萨之舞的场地后，她们哀怨的吟唱了这首歌。

五千年前，伟大的圣哲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在向圣王帕瑞西讲述《圣典博伽瓦谭》时，仁慈地揭示了牧牛姑娘的神圣歌曲，当时他们一起坐在恒河畔，周围有无数圣人和觉悟灵魂。那些牧牛姑娘之歌的诗节后来展现为《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的第三十一章。

牧牛姑娘之歌是最崇高、最神圣、最机密的话题，远远超出条件限制灵魂的理解力。因此，出于深切的怜悯，牧牛姑娘的某些受恩者们为这些诗节撰写评论。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解释道：“主柴坦亚•玛哈帕布敬重圣施瑞达尔•斯瓦米的评论。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以此为

基石，在他自己对第十篇的评论中，确立了玛哈帕布美丽的奉爱心绪。圣基瓦·哥斯瓦米以他的《外士那瓦-透沙尼 Vaisnava-tosani》进一步阐明。继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接受二者的评论为祭余，提取了它们的芬芳精华并编纂了自己的评论。”

师徒传系中自我觉悟的灵性导师，小心谨慎地下传和教导这些典范师的评论，他们全都沉浸于崇高的真理之中。然后，在 1966 年，以帕布帕德之名蜚声世界的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小心翼翼地把古韦达文化带到了西方。他这样做是为了创立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在这个纷争虚伪的铁器年代，问题之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通达这些隐秘的真理。他的《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的研读摘要，叫做《奎师那，至尊人格首神》，在这本书中，他以英语介绍了牧牛姑娘之歌的这些诗节和评论，他也翻译了超过六十卷的韦达文献。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他那遍及全球的听众逐渐地理解。

继而，在 90 年代初期，为了更进一步地阐明这一神圣主题，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在他一连串的英语讲课中，详细阐释了各典范师的文献。这些讲课很独特，因为，虽然以前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给他在温达文和玛图拉的资深学生以印度语讲述过这一主题，这却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博大精深地以英

语讲述。他在有关诗节二的讲课中说道：“这些解释部分来自于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还有一些他未曾解释过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汲取圣基瓦•哥斯瓦米评论中的解释，也有出自我内心的。”

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英语听众由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门徒组成，他向他们透露了一些他自己对他们灵性导师的服务。“我感觉到我正在服务他，”他告诉他们。“我在内心感受到这一点。因此，我不在意我自己的时间。我把帮助你们所有人视为我的专注灵修。我祈祷他会赐我仁慈，祈祷他会告诉我的灵性导师也赐我仁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

当听众中的一些奉献者提议将他的精彩讲课汇编成一本书时，他同意了，他补充到，尽管这本书来者不拒，大家都会受益，但它对有资格之人来说将会尤其珍贵。

几年之后，在 2005 年，在编辑们正准备他讲课的手稿时，圣玛哈拉杰开始着手以印度语，对圣施瑞达尔•斯瓦米、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有关茹阿萨之舞五章节（Rasa-pancadhyayi）的梵文评论进行正式的情感翻译（巴瓦努瓦达 bhavanuvada）¹。这五个章节，描述了施瑞•奎师那的茹阿萨之舞以及其它与祂心爱牧牛姑娘的相关逍遥时光，被认为是《圣典博伽瓦谭》的五种生命之气（panca-prana）。编者有幸读到圣玛哈拉杰待发表

的牧牛姑娘之歌评论手稿的英语翻译—牧牛姑娘之歌是那五章节之一，对准备这本有关他讲课的表述大有帮助。

圣施瑞达尔•斯瓦米的评论题目叫做情感内在含义阐释 (Bhavartha-dipika)，圣基瓦•哥斯瓦米是《外士那瓦-透沙尼 Vaisnava-tosani》评论的作者，意指“给奉献者带来满足”；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给我们的是《Sarartha-darsini》，意指“要义揭示”。编者问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是否愿意仁慈地给他自己的讲课和口述评论的书刊取个名字，他给其取名为《阐明心绪之评论 (Bhava –prakasika Vrtti)》。

圣玛哈拉杰在他的评论中用了很多梵文术语，通常都有英语解释，或在文中，或在尾注。若你发现解释不充分，欢迎回到词汇表。若脚注未包含详细的参考引述，通常都是选自圣玛哈拉杰其他书籍中的词汇表。跟随我们灵性辈圣师的传统，我们采用标准的辨音符号来标明梵文发音。ä 的发音类似 father 之中的 a，é 类似 neat 之中的 ea，ü 类似 root 之中的 oo，å 类似 rip 之中的 ri，à 和 ì 类似 hung 之中的 ng，ç 和 ñ 类似 chap 之中的 ch。

在封底的内页，你会发现一张光盘，是圣玛哈拉杰唱颂牧牛姑娘之歌的第十九个诗节，以及下一章中描述奎师那再次出现在牧牛姑娘面前的前两个诗节。这张光盘也包含圣玛哈拉杰对牧牛姑娘之歌那些诗节的印度语介绍，光

盘小册子中附有翻译。最后，这张光盘也包含两堂圣玛哈拉杰的英语声音讲课，详述了有关牧牛姑娘之歌的一些逍遥时光和哲学真理。

我们谦卑地乞求你们的原谅，请原谅我们在汇编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讲课时所犯的任何错误。

1 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翻译不是字面翻译。而是情感译文 (bhavanuvada)，即阐释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和前辈圣师的心绪。它是对圣施瑞达尔•斯瓦米、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评论中隐藏的深层含义的解释。

介绍

茹阿迪卡看到奎师那与她跳舞时，同时也与其他所有牧牛姑娘在跳舞，她怒气难消，离开了茹阿萨之舞。

牧牛姑娘之歌是《圣典博伽瓦谭》中有关茹阿萨之舞的五个章节（*rāsa-pāīca-adhyāyē*）中的一部分。

身体中有五种生命之气，存于心脏之内，在这五种之中，有一种是至关重要的。《圣典博伽瓦谭》的十二篇就好比身体的十二个部分。第十篇是那个身体的心脏。在那个心脏之内，构成茹阿萨之舞的五个章节就是其五种生命之气，其中，牧牛姑娘之歌是最重要的。

《圣典博伽瓦谭》中描述牧牛姑娘崇拜女神卡亚雅妮·戴薇（*Katyayani-devi*），以得到奎师那作为自己的丈夫，我们以回忆这一章来开始牧牛姑娘之歌的讨论。这一章的第一诗节说道：

hemante prathame māsi
nanda-vraja-kamārikāu
cerur haviñyaà bhuijānāu
kātyāyany-arcana-vratam

《圣典博伽瓦谭*Çrémad-Bhāgavatam*》(10.22.1)

在冬季的第一个月份，高库拉（*Gokula*）待字闺中的少女遵守崇拜卡亚雅妮女神誓言。她们整个月都只吃未加调料的豆粥（*khichri*）。

遵守誓言崇拜卡亚雅妮的牧牛姑娘都年轻未嫁。那么，

奎师那那时候几岁呢？奎师那在三岁半时离开高库拉。根据圣维亚萨戴瓦和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的话，奎师那在七岁时，把高山之皇哥瓦尔丹高举在祂左手的小指头之上。在祂举起哥瓦尔丹之后，所有长者和他们的祭司聚集一堂，对南达爸爸说：“你不应把奎师那当作是你的儿子。实际上他不是你的儿子。他可能是个半神人，也可能是神，或像神一样的人。我们听说拿拉央那本人以奎师那的形象到来，可能这是真的。因此你不要把他当普通小孩一样看待。不要绑住他的双手，不要责骂或惩罚他。他只有七岁大，却举起了像哥瓦尔丹一样的大山。这怎么可能？这的确神秘。”

“噢，”南达爸爸大笑。“我听闻牧牛郎只有在八十高龄才能成熟智慧。在这之前他们无法恰当地决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的心意不定。奎师那只是个普通小孩。”

“比起完美的圣人，神的好品质要多得多。圣人不会变得愤怒，他们也不受饥、渴或任何其它物质困苦的干扰。他们不偷盗不撒谎。”

“奎师那撒谎。他哭泣并变得愤怒。他戏弄人们，他又以种种方式调皮捣蛋。有时他哭着要奶油和糖果。如果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就恼怒不已，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物品都摔到地上，散落一地。”

“他不是神，这就是结论性的证据。在任何情形下，哪

怕你坚持认为他是神，他仍然是我的儿子，因此我会训诫并惩罚他，就像父亲对待孩子那般对待他。”

南达爸爸继续嘲笑奎师那是神的那个说法；于是尤嘎玛亚来了，在她的影响之下，在场的每个人都忘记了这一观点。

这个故事发生在卡提卡月份期间，当时奎师那七岁，牧牛姑娘刚好是在卡提卡月之后崇拜卡亚雅妮。

牧牛姑娘分为两批，已婚的和未婚的。虽然崇拜卡亚雅妮的是未婚牧牛姑娘，但已婚牧牛姑娘如拉丽塔、维莎卡和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也有初次相会前的爱恋情感（*purva-raga*，在与奎师那首次亲密相聚之前的柔和爱意）。这是因为，虽然她们与奎师那相聚多次，却总是感觉到初次相聚时兴奋的希冀。

未婚牧牛姑娘比已婚牧牛姑娘略为年幼。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十三岁半，奎师那十四岁。拉丽塔比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大 27 天，维莎卡和茹阿迪卡同一天出生。茹帕·曼佳丽和茹阿缇·曼佳丽刚过了十二岁不久，因此她们比奎师那小一岁半。这意味着当奎师那七岁大时，崇拜卡亚雅妮女士的牧牛姑娘大约六岁，但她们已经对奎师那有了爱意和深情。她们对祂的爱不是绵绵爱意，因为在这个年龄不可能有色欲（*kama*）。她们深爱着祂，却没有色欲。

奎师那对那些从事崇拜的牧牛姑娘说道：“明年秋季期

间，我会满足你们的愿望。”于是，一年后，当奎师那约八岁大时，祂吹奏笛子呼喊牧牛姑娘参加茹阿萨之舞。

据说奎师那在温达文一直待到十岁，这段时间祂上演茹阿萨之舞，还有祂所有的温达文逍遥时光。换言之，祂看上去有十四岁，却实际只有十岁，牧牛姑娘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以轻松幽默的心绪说话，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女仆淘气天性的特色，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因为他们经常吃很多奶油和蜜糖，所以长得很快。事实上，他们看上去像十几岁的原因是因为尤嘎玛亚的影响。在这些未嫁牧牛姑娘之中，她们有些人前生是称为神训经（*srutis*）的韦达经典的人格化，她们称为神训经化身（*çruti-cäre*）牧牛姑娘，有些是奥义书的人格化，称为奥义书化身（*upaniñad-cäre*）牧牛姑娘¹。有些人曾是丹达卡再亚森林中的圣哲（*daëòakäraëya-ãñis*），有些曾是来自佳纳卡-普瑞的公主（*räja-kumärés*），有些是半神人的女儿（*deva-kanyä*）。

在这些牧牛姑娘之中，有些得到了永恒完美（*nitya-siddha*）的牧牛姑娘的联谊，她们也具有初次相会前的爱恋情感 *purva-raga*。这些牧牛姑娘很轻易地进入了茹阿萨之舞，无论她们结婚与否。【未婚牧牛姑娘已获配婚，因此她们也是以非婚恋情感思念奎师那。】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初会前的爱恋情感，却尚未得到永恒完美牧牛姑娘联谊

的已婚牧牛姑娘不准进入茹阿萨之舞。上述《圣典博伽瓦谭》诗节中描述到的牧牛姑娘，得到了永恒完美的牧牛姑娘的联谊。我们知晓这一点，是因为她们在月末邀请茹阿迪卡、拉丽塔、维莎卡、祺陀和所有其他类似的牧牛姑娘与她们一起崇拜。这表示她们得到了那些牧牛姑娘的联谊，因而最终她们能够很容易地加入茹阿萨之舞。

《圣典博伽瓦谭》中确认了这一点。永恒完美的牧牛姑娘和那些得到她们联谊的，毫无困难地进入了茹阿萨之舞，然而已育儿女的已婚牧牛姑娘却受到尤嘎玛亚的阻拦。虽然她们具有初会前的爱恋情感，但她们不能前往。看起来是她们的丈夫阻拦了她们，实际上却是尤嘎玛亚这样做的。她进入她们丈夫、父亲、母亲和其他亲友的心意之中，影响他们去阻拦牧牛姑娘们前往。

如果尤嘎玛亚想让她们加入茹阿萨之舞，她会造出那些牧牛姑娘的复制品，这样真正的牧牛姑娘就能够不为人知地离开家庭，进入茹阿萨之舞。然而，她不会帮助这些牧牛姑娘，因为她们有微量的某种意识知觉，它有碍于与奎师那有关的那种完全发展的非婚恋之爱（*parakéya-bhāva*）。她们仍然存有这样的概念：“这是我的丈夫，这些是我的孩子。”她们的情感不单是给奎师那，而是与其他人共享的。

现在我们正要开始奉爱程序。如果我们永恒的灵性形

象是一个牧牛姑娘，我们将会发展出有增无减的品味，如同牧牛姑娘那样去做服务。逐渐地，我们将能够像圣茹帕•哥斯瓦米和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一样去灵修，如此我们会发展出一种如同牧牛姑娘一样的渴望。

现在，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通过阅读有关这个主题的书藉，我们必须清楚地界定我们的目标。若我们在阅读和忆念时，渴望臻达那个目标：“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具有那种心绪。我不会接受任何其它目标。”那么肯定会成功。我们必须毫不妥协，无论是谁给予的，都不接受任何其它目标。我们应当想：“哪怕是奎师那本人前来，想要给我另一个目标，我也不会接受。”谁能够这样坚定？唯有那些具备牧牛姑娘的内在灵性本性（*svarupa*）的人，才能这样行事。

主柴坦亚•玛哈帕布的所有同游，几乎全都有这种内在灵性形象，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穆茹阿瑞•古普塔（*Murari Gupta*），他是主茹阿玛禅卓逍遥时光里的哈努曼，还有阿努帕玛（*Anupama*），即主茹阿玛的另一位永恒同游。哈努曼和其他灵性本性与牧牛姑娘有别的崇高同游的，即使他们聆听这一主题，对这主题都没有品味。

圣哈里达斯•塔库也是同样，因为他是布茹阿玛。根据主柴坦亚•玛哈帕布逍遥时光中对他性格的描述，他的内在灵性本性不是牧牛姑娘。布茹阿玛是我们师徒传系原初的

古茹。在《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第十四章，他祈祷得到巴佳居民莲花足下的尘土，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要的是牧牛姑娘的莲花足下尘土。另一方面，乌达瓦特地祈求牧牛姑娘足下的尘土。在《布茹阿玛赞歌 Brahma-samhita》中我们看到，布茹阿玛通过哥帕勒-曼陀（gopala-mantra）和卡玛-嘎亚垂（kama-gayatri）二者进行崇拜，但只是想获得创造的力量，而非得到牧牛姑娘纯粹的爱（gopi-prema）。

在奎师那向牧牛姑娘许诺后一年，在秋天的月圆之夜，祂望向月亮，开始吹奏笛子。祂思量道：“我们的先祖，月亮，挚爱的不是他的妻子柔黑妮。他挚爱的是东方地平线（Pūrva-diçā）。”

最博学的圣维亚萨戴瓦懂得如何运用所有文学修辞和润饰（alaikāra），妙笔生花地描述了如下场景：

奎师那在思索：“我们的先祖—月亮，他的手上涂着红粉（kumkum）。那些手，即他的光线，毫不费力地装扮着他挚爱的地平线的面庞，地平线害羞地接受了那微红的装扮。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换言之，月亮的红光照遍森林，令树木、河流和其它一切都沐浴在他的红光之中。

在那种仙境一样的氛围中，奎师那的心意之中泛起了对牧牛姑娘的思念，祂记起了要满足牧牛姑娘内心愿望的诺言。祂思索道：“禅卓（月亮）散发他那柔和月光的微红

色调，也发出新涂朱砂的光辉，以此他提醒我的承诺，在我心中鼓励我去实现它。对我来说，这是实现诺言的最佳时刻。”

然后，在秋季的月圆之夜，祂以笛子吹奏优美的音调，牧牛姑娘们径向奔来。但是当她们到达时，奎师那吩咐她们返回巴佳。“一个妇女应当服务她的丈夫，”祂说，“无论他品行如何，她的丈夫或贫穷、或受疾病之苦，但她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服务他。”

起初牧牛姑娘不发一言来作答，但她们在脑海和内心生疑：“他是说真的呢，还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在奎师那机灵地竭力掩饰祂的真实意图时，她们严密地观察祂。祂似乎在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诚恳地表达自己，但事实上，祂不是。

最终，牧牛姑娘们说道：“你是我们的古茹，这样，你正在给予我们很多教导。我们知道，甚至当着主的面，也应当首先服务古茹戴瓦，因此让我们在回家侍奉丈夫之前先服务你吧。”

在《博伽梵歌》中，奎师那说：

*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ääs tathaiva bhajämy aham
mama vartmänuvartante*

manuñyäu pārtha sarvaçau

《博伽梵歌*Bhagavad-gétä*》(4.11)

普瑞塔之子啊，我依据每个人对我皈依的情况来回报他们。每个人都在各方面追随我的道路。

施瑞•奎师那在教导牧牛姑娘，也告诉她们：“我是神，因此你们应当服从我。”

牧牛姑娘回答道：“如果你是神，我们肯定会服从你，这一点我们同意，但我们首要的职责是服务我们的古茹戴瓦。当我们执行那个训令时，我们会听从你的教导，去服务我们的丈夫。”

“我们第二个考虑便是这个。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我们真正的丈夫，神是一切；因此若你是神，那么你既是我们的丈夫，又是我们的古茹。从各个方面来说，若你不接受我们的服务，你将是违反宗教原则的罪人。你在传授我们有关宗教原则的教导，但是你应当从自己做起。”

最终，茹阿萨开始了。奎师那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在牧牛姑娘圈子中心跳舞，与此同时，奎师那也跟围成圈子的每个牧牛姑娘跳舞。奎师那并非扩展出与牧牛姑娘一样的化身，因为在温达文，祂所有的逍遥时光都没有富裕（*aicvarya*）的情感。相反，祂舞得非常之快，如同不断转

圈的火索，乍看上去仿佛祂同时与每个牧牛姑娘持续地舞蹈。如果祂扩展出很多个自己的化身，那么这段逍遥时光就会成为富裕威严的逍遥时光（*aiçvarya-lélä*）。相反，祂在进行人类般的逍遥时光（*nara-lélä*）。

很多评论家都写到，在茹阿萨之舞中跳舞时，奎师那展示了祂的人类形象的直接扩展（*käya-vyüha*），但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并非如此。他驳斥了是奎师那的形体扩展上演了这段逍遥时光的这一观点，他坚称若是奎师那的扩展这样做，那将是无忧星宿的逍遥时光。他解释说，事实上，只有奎师那原初的形像（*svayaà-rüpa*）才上演这段超然的逍遥时光。因而我们得出结论，奎师那快如闪电地从一个牧牛姑娘移到另一个牧牛姑娘，轮流与每个人跳舞。

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看到奎师那正在与她跳舞。继而，当她凝神细看所有其他牧牛姑娘时，她看到奎师那也跟她们每个人在跳舞。每个牧牛姑娘都认为：“奎师那只是跟我在跳舞。”唯独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一人能够看到奎师那跟每个牧牛姑娘在一起。

奎师那以这种方式上演茹阿萨之舞—没有展示祂的形体扩展来展示富裕，事实上却从一个牧牛姑娘飞速旋转到另一个牧牛姑娘—的确奇妙之至。此外，祂跟牧牛姑娘跳舞时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祂问一位牧牛姑娘是否疲

累，轻柔地擦去另一位脸上的汗滴，又系紧另一位踝上的踝铃。祂跟每个牧牛姑娘都进行了不同的互动，如此每个牧牛姑娘都在对祂的爱意中变得疯狂。

牧牛姑娘在这里的疯狂称作*saubhāgya-mada*（自鸣得意），她们因自己的好运而在疯狂中迷醉，对此《圣典博伽瓦谭》有云：

tāsā tat-saubhaga-madaà

vékñya mānaà ca keçavaù

praçamāya prasādāya

tatraivāntaradhéyata

《圣典博伽瓦谭》(10.29.48)

看到牧牛姑娘们过分骄傲于她们的好运，主凯沙瓦便想消除她们的这种骄傲，并进一步施以仁慈。于是祂立即消失了。

这里说的是一整群的牧牛姑娘都展示了自鸣得意（*saubhāgya-mada*）和怒气（*māna*）情感。然而，若我们细细查看其含义，显然唯有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才展示了那种怒气（*māna*）情感。唯有她能够看见奎师那在跟其他牧牛姑娘跳舞。其他牧牛姑娘看不到这一点，于是她们以为奎师那只跟她们单独跳舞，从而因这种好运而陶醉。

当一位男英雄（*nāyaka*）受控于一位女英雄（*nāyikā*）

时，那位女英雄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恋人。这种幸运称为 saubhaga，再发展下去，就把她带入了自鸣得意

（*saubhāgya-mada*）之境。通常 mada 一词表示酒醉，但自鸣得意 (*saubhāgya-mada*) 表示来自于骄傲想法中的迷醉：“在整个巴佳，没有哪个人同我一样好运。”

在这种状态下，牧牛姑娘变得非常骄傲，以致于若她们意识到奎师那在与其他牧牛姑娘跳舞，她们就会发展出生气的情感（*māna*）。那么，在那种愠怒和生气的心绪中，她们将完全不能与其他牧牛姑娘继续参加茹阿萨之舞。相反，每个牧牛姑娘都确信，她已令奎师那完全受控于她，祂被她俘虏和控制，并听从她的每一个命令。

奎师那明白这些，祂思索着：“我已决定要与所有牧牛姑娘嬉戏玩乐，并实现她们最珍视的愿望，但是除非她们改变自己的心态，否则那事件便没有希望。必须要消除她们的骄傲。”

接着祂看到茹阿迪卡已不再在茹阿萨之舞之中。她怒气难消，突然离开了那个地方，正去往它处。于是，奎师那也突然消失了，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开始寻找祂。

一些评论者说奎师那变得隐匿不见，但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道，祂并非如此。相反，祂去了附近的树林并藏在了那里。



在雅沐那河岸的茹阿萨之舞中，在场的有四种牧牛姑娘：茹阿迪卡自己（*sva*）团队（*pakña*）中的；禅卓瓦丽那对手团队中的（*vipakña*）；对茹阿迪卡友好的（*suhåd-pakña*）；对茹阿迪卡团队中立的（*taöastha-pakña*）。实际上，自己的团队（*svapakña*）既可指茹阿迪卡的团队，也可指禅卓瓦丽的团队。对茹阿迪卡团队中的人来说，禅卓瓦丽是对手（*vipakña*）；对禅卓瓦丽团队中的人来说，茹阿迪卡是对手（*vipakña*）。夏玛拉（*Syämalä*）对茹阿迪卡友好，这表示她对禅卓瓦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巴卓（*Bhadrä*），对禅卓瓦丽友好，对茹阿姐中立。

在这四类主要的牧牛姑娘团队中，还有成百上千的子类别，她们全都在寻找奎师那。茹阿姐团队中的牧牛姑娘看不见她们的团队首领—圣茹阿姐，因此她们在寻找她，也在寻找奎师那。其他所有牧牛姑娘都只是在寻找奎师那。

《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第三十章牧牛姑娘寻找奎师那，以及她们全都如何沉醉于忆念祂的特质，比如祂走路的方式，谈吐如何甜蜜等等，她们如斯沉醉，以致于开始认为她们自己与奎师那无分彼此（*tadätmikä*）。

这些牧牛姑娘变得如同疯子，询问树木、蔓藤、河流、小鹿和孔雀有否见过奎师那。她们问图拉茜植物，但是当图拉茜没有回应时，这些牧牛姑娘想道：“噢，奎师那已告诫她不要告诉我们祂在哪儿，因为她是祂的挚爱，所以她

一言不发。”她们询问树木，但是当树木没有作答时，牧牛姑娘们想道：“这些树木是男性，因此他们是奎师那的朋友。毫无疑问，祂告诉他们不要告诉我们祂的所在。正因如此，他们缄口不言。”当牧牛姑娘们看到缀满鲜花的蔓藤，她们想道：“奎师那用祂的手指触碰了这些美丽的蔓藤，现在它们愉悦之至，知觉不到外在的事物。它们不能讲话是因为它们统统丧失了外在感官。”

起初牧牛姑娘们得出结论，在哪儿都找不到奎师那，并且祂也不会回去她们那里。然而，当她们最终注意到祂的足印时，便感到有点宽慰。她们跟随祂的足印一段距离后，惊讶地看到另一串足印。

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对手团队中的牧牛姑娘（*vipakña gopés*）在努力猜测这是谁的足印。她们可以看到第二串足印是属于某位牧牛姑娘的。她们猜测这位牧牛姑娘肯定崇拜过主，结果她深受奎师那钟爱，以致于奎师那带着她离开了茹阿萨之舞。她们不认为她的好运是崇拜奎师那的结果，而是崇拜主的结果。于是她们讲述了如下话语：

anayärädhito nünaà

bhagavän harir éçvaraù

yan no vihäya govindaù

préto yäm anayad rahaù

《圣典博伽瓦谭》 (10.30.28)

这位特别的牧牛姑娘肯定完美地崇拜了全能的人格首神，因为祂对她如此满意，以致于哥文达抛下了我们其他这些人，带她去了一个隐蔽之处。

当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自己团队中的牧牛姑娘看到那串足印时，她们立即认出了它们，因为她们经常服务她的莲花足，从而知晓她莲花足上的标志。因此，看到她的足印挨着奎师那的，那些牧牛姑娘欢天喜地，不能自己。

在跟踪这些足印一小段距离之后，现在牧牛姑娘只看到一串足印，而不是两串。她们看不到那位牧牛姑娘的足印；只能看到奎师那的足印，现在深陷于泥土，大约一英寸深。她们设想当奎师那和这位心爱的牧牛姑娘到达这块地方时，她变得劳累并对祂说：“我无法再走。”因此祂把她抱起，背着她走。

继续走，牧牛姑娘在一个地方注意到，蔓藤的上半部分缀满鲜花，但是下半部分花朵要少得多，有些则散落在地上。从这一点她们猜测奎师那令她的心上人坐在那个地方，并用花朵为她装扮²。



在牧牛姑娘继续前行时，她们看到了那位牧牛姑娘。

她独自一人，对周遭全然没有意识，她在地上打滚，悲伤哭泣：

hā nātha ramaēa preñōha

kvāsi kvāsi mahā-bhuja

dāsyās te kāpaēyā me

sakhe darçaya sannidhim

《圣典博伽瓦谭》 (10.30.39)

她哭喊道：“主人啊！我的心上人！最亲爱的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臂力强大的人啊，朋友啊，请把你自己展示给我——你可怜的仆人吧！”

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和圣玛达文卓·普瑞经常重复这个诗节，并且在他们这样做时，心中充满超然的情感(bhava)，眼泪滂沱。

于是，所有的牧牛姑娘——自己团队的、友好团队的、中立团队的和对手团队的——都走到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跟前，表达她们的同情，因为女人的天性就是对哭着的人深感同情。尽管禅卓瓦丽通常都嫉妒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但当她看到茹阿迪卡哭泣并在地上打滚，比其他所有牧牛姑娘更痛苦时，甚至她的心也溶化了。

禅卓瓦丽同情茹阿迪卡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茹阿迪卡的姐姐。实际上，她们是堂姐妹，因为她们的父亲，禅

瓜巴努和维沙巴努，是兄弟。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禅卓瓦丽彼此友爱，但她们之间也有些敌对。禅卓瓦丽比茹阿迪卡略大，但在各方面来说，茹阿迪卡都更加漂亮和够格。

奎师那在跟茹阿迪卡跳舞的同时，也在跟其他所有牧牛姑娘跳舞，茹阿迪卡一看到此景，便心生愠怒，离开了茹阿萨之舞。然而，当她在森林跟奎师那单独在一起时，她想要那些牧牛姑娘跟她和奎师那在一起，这是澎湃情感（*vyabhicāre-bhāva*）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澎湃情感中，怒气和其它情感起起伏伏，有时候又彼此混合。这就好比一个波浪升起来，超过另一个波浪，于是导致两个波浪的水融合。之后，同样的过程再重复，新的波浪又出现。与此类似，由于沉浸在奎师那对她的爱意交流中，茹阿迪卡的怒气消失了。于是她想道，她自己团队中的所有牧牛姑娘都应当一同前来，但既然是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在一齐寻找，所以她们都来了。

当牧牛姑娘们发现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处于这样的情形时，她们往她的莲花脸上洒了些水。当她恢复外在知觉时，她们问她：“什么事情令你烦恼？你为什么如此受打击并且哭泣？”

“我跟奎师那在森林里漫步时，”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回答，“我对他说我没法再走路了。”

为什么她要对奎师那说那番话？不是因为无与伦比的

好运而骄傲 (*saubhāgya-mada*)。相反，她心思细腻而这样想：“为了我，我的女友们离弃了一切。除了服务我，她们没有别的目的，然而我在这里，独自享受奎师那的陪伴。这完全不公平。若我安排她们所有人前来加入我们，我们便能够一同享受茹阿萨。我不应当独自与奎师那在一起。”与此同时，其他的牧牛姑娘们正逐渐走来，越来越近。

奎师那告诉她：“快点！跟我一起来。”

“但是我看不到你！”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哭道。

此刻茹阿迪卡的情形称作 *prema-vaicittya*（即使与挚爱共聚，都感到分离）。实际上，奎师那正与她坐在一起，并崇拜她，然而她感到与祂分离的强烈情感。她无法看到奎师那正坐在她旁边。

当牧牛姑娘们离得更近时，奎师那想道：“若她们看到我们单独在一起，她们会嫉妒茹阿迪卡，那样一切都给打乱了；不会再有茹阿萨之舞了。我不能让此事发生。”

就在那一刻，奎师那从那个地方消失，藏在黑暗处的一个树林。茹阿迪卡在悲伤中倒地，就在那时牧牛姑娘们发现了她。“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她们问道。

她有点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即无私地想要她们也在茹阿萨之舞中跟奎师那跳舞，她只是告诉她们：“就像你们一样，我骄傲于我的好运而变得疯狂。现在他也离开了我。”

于是，牧牛姑娘们齐心协力，开始寻找奎师那。最终

她们决定，找到祂的唯一方法就是合唱（桑克尔坦 *saikértana*），即怀着与祂深切分离的心绪，唱颂祂的荣耀。因此，她们回到雅沐那岸边，开始歌唱 *jayati te 'dhikam*，即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一诗节。

1 神训经化身的牧牛姑娘（*çruti-cäre gopés*）和奥义书化身的牧牛姑娘（*upaniñad-cäre gopés*）也做苦行以得到完美（*siddha*）。由于她们原本显现自韦达经典的超然音振（*çabda-brahma*），因此她们不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直接扩展（*käya-vyüha*）。换言之，她们原本并非显现自哥楼卡。

2 “饰物”的梵文词语是 *çägära*（星嘎茹阿），奎师那在温达文为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装扮的那个地方以星嘎茹阿-瓦塔（装扮之地）而闻名。

诗节一

最心爱的奎师那啊，你出生在巴佳这片土地，令巴佳荣耀之极，远胜天堂星宿（Svarga）、或这个宇宙的最高天国——布茹阿玛楼卡。巴佳甚至比灵性王国无忧星宿更荣耀，更遑论是天堂星宿。

gopya ücuù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aù

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äà dikñu tävakäs

tvayi dhâtäsavas tväà vicinvate

gopyaù ücuù — 牧牛姑娘们说道；*jayati* — 是荣耀的；*te* — 你的；*adhikam* — 极为；*janmanä* — 藉由出生；*vrajaù* — 巴佳之地；*çrayate* — 居住；*indirä* — 幸运女神拉珂施蜜；*çaçvat* — 永恒地；*atra* — 这里；*hi* — 的确；*dayita* — 心爱的人啊；*dâçyatäm* — 愿得见（你）；*dikñu* — 在四面八方；*tävakäù* — 你的（奉献者们）；*tvayi* — 为了你；*dhâta* — 维持了；*asavaù* — 她们的生命之气；*tväm* —

为了你； *vicinvate* — 她们在寻找。

译文

牧牛姑娘们说道：“最心爱的人啊，因为你出生在这片巴佳之地，以致这整片区域都变得比无忧星宿和其它众星球更荣耀。正因如此，美丽和财富的女神，拉珂施蜜，以她的临在永恒地装点着它。心爱的人啊，在巴佳这片喜乐之地，只有我们牧牛姑娘不快乐。我们只是为了你才维系生命，与你分离而感到极度悲痛，我们从一个森林漫游到另一个森林寻找你。因此，现在请出现在我们面前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向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圣施瑞达尔•斯瓦米以及我们师徒传系里所有自我觉悟的圣师们献上祷文，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超然的情感，以此，他开始了牧牛姑娘之歌的评论。他也向主柴坦亚•玛哈帕布祈祷—祂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情感和肤色所遮盖的主奎师那本人。

圣查夸瓦提•塔库说道，得不到牧牛姑娘的仁慈，便无法知晓牧牛姑娘之歌（*Gopé-géta*）的机密情感。因此他向

圣茹帕•哥斯瓦米、圣基瓦•哥斯瓦米、圣奎师那达斯•卡维拉杰•哥斯瓦米、圣纳若塔玛•达斯•塔库，以及所有其他圣师祈祷，他首先向他们的奉爱修习者形象（*sādhakas*）祈祷，然后向他们的牧牛姑娘完美形象（*siddha*）祈祷。在《甘露的云海 *Mādhurya-kādambiné*》和《揭示自发奉爱的月光 *Rāga-vartma-candrikā*》中，他解释道，我们应当逐步接近一种能借此以修习者形象和完美灵性形象二者来修习奉爱¹的奉爱水平。

他祈求这些圣师们的祭余，他们正是参加茹阿萨之舞（茹阿萨-丽拉）的那些牧牛姑娘。换言之，他谦卑地祈求他们崇高的心绪进入他的内心。事实上，他的心早已沉浸于他们的心绪中，因此他能够以惊人的方式，揭示牧牛姑娘之歌这些诗节的奇妙之处。

吉祥祷告之后，圣查夸瓦提•塔库开始了牧牛姑娘之歌的阐述。



《圣典博伽瓦谭》描述了秋季的茹阿萨之舞，称为 *çāradéya-rāsa*（萨茹阿迪亚-茹阿萨）。它发生在温达文的湾西瓦塔（*Vaàçévaöa* 笛子榕树），即数百万牧牛姑娘聚集在一起，跟施瑞•奎师那跳舞的一大片森林。那时，笛子榕树看上去跟现在截然不同，因为施瑞•奎师那在树下吹奏祂笛子（*vaàçé* 湾西）的那棵参天巨榕（*vaöa* 瓦塔），它的枝条

横跨了一大片区域。

在圣查夸瓦提•塔库对前一章的评论中，他描述了牧牛姑娘在奎师那离开茹阿萨之舞后寻找祂。她们寻遍了巴佳每一处，每个山洞和隐秘的树林（*kunja*琨佳），纵使她们的努力不得要领，感到排山倒海的失望时，她们依然继续找寻。

最终她们来到了雅沐那河的迷人河岸，她们在那里以这首牧牛姑娘之歌的形式，全然沉醉于齐颂圣名（*saikértana* 桑克尔坦）中，即歌唱奎师那的名字和逍遥时光，自灵魂深处向施瑞•奎师那乞求。她们边唱边哭，当然，只有这样的齐颂圣名才能确保奎师那回到她们那里。

这个卡利年代的独特之处在于齐颂圣名的超凡效果。齐颂圣名者，在与施瑞柴坦亚•玛哈帕布，或奎师那和牧牛姑娘的分离情感中，从内心深处渴求觐见（*darçana*达珊）祂们，便肯定会得到他们的仁慈。对这样的奉献者，奎师那必定会展示自己。



牧牛姑娘之歌（*Gopé-géta* 哥琵-给塔）的每个诗节，都包含着牧牛姑娘之间，两种迥然不同的心绪—顺从的（*däkñiëya*）和违逆的（*vämya*），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评论中阐明了这两种心绪。天性顺从的牧牛姑娘，比如施瑞玛缇•禅卓瓦丽团队中那些牧牛姑娘，她们公开而直接地

表达其内心的感受，而那些天性违逆的牧牛姑娘，比如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以及她团队中的牧牛姑娘，则间接地表达她们的情感。

有四队牧牛姑娘—自己的 (*svapakñā*)，友好的 (*suhāt*)，中立的 (*taöasthä*) 和敌对的 (*vipakñā*) —每队的顺意度和违逆度都不同。在诗节中，不同团队牧牛姑娘的话语表面上都一样，但是每个诗节的含义和情感却各个不同。当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叙述这些诗节时，他隐藏了各种深刻的要旨，后来，我们前辈圣师们在评论中解释了这些要旨。

举个例子，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当牧牛姑娘吟唱时，眼泪轻轻滴落在双颊，她们恳请奎师那把祂的莲花手或莲花足放到她们头上或乳房上。全部组别的牧牛姑娘都吟唱这些诗节，但其背后含义却不同。

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团队中的牧牛姑娘所表达的不顺从情感，在茹阿萨之舞开始之前，施瑞•奎师那与她们见面时，可看到这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与你见面，”她们说道，“今晚我们来到这片森林，只是为了观看满月柔和光芒映照下的森林美景。我们知道你是个色欲熏心的男子，但你应当知道我们是贞洁的女子，我们发誓严格忠于我们的丈夫。我们不能在这里多停留片刻。你试图令我们充满恐惧，告诉我们夜晚很恐怖，野兽在附近出没，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试图诱使我们待在这里，你

以种种方式恳求我们，但我们不想听你的恳求。”

因为牧牛姑娘之歌的每个诗节都包含顺意牧牛姑娘和违逆牧牛姑娘的情感，所以每个诗节都可以依据直接含义和间接含义来解释。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他们的评论中揭示了这一点。

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以牧牛姑娘之歌的诗节一为例，指出了几个诗节中的诗歌特色。这每一个诗节都有四句 (*padas*)，每一句的第一个音节和第七个音节都一样。比如，在这个诗节的开首句 (*jayati te 'dhikaà*)，第一个音节以‘j’开始，第七个音节也同样以‘j’开始 (*janmanä vrajaù*)，在下一句，第一个音节是‘ç’ (*çrayata indirä*)，第七个音节也是‘ç’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äa* 和 *dikñu tävakäs* 都以‘d’开始， *tvayi dhâtäsavas* 和 *tväà vicinvate* 都以‘t’ 开始。

博学诗人沃帕戴瓦 (Vopadeva²) 在他著名的文学论述《*Muktäphala*》中，描述了这样的文学修辞。沃帕戴瓦也以逍遥时光鸚鵡 (丽拉舒卡 *Läläçuka*) 而著称，就像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一样，在《*圣典博伽瓦谭*》中，舒卡 (*çuka* 鸚鵡) 叙述了圣茹阿妲和奎师那的逍遥时光 (丽拉 *lälä* 超然逍遥时光)。有人说是他写了《*圣典博伽瓦谭*》，而不是圣维亚萨戴瓦，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

我们的前辈圣师们告知我们，牧牛姑娘之歌包含了很

多这样的特别修辞，当我们凝神专注地研读时，它便会揭示给我们。

现在我们将继续仔细查看诗节一中，牧牛姑娘恳求施瑞•奎师那的各种话语和短句的含义，包括概括的含义和隐藏的含义。

牧牛姑娘们吟唱：“*Jayati te 'dhikaà janmanā vrajaù。*”
Jayati（佳亚提）意指‘变得荣耀或胜利’。当我们喊出：“凯旋归于古茹戴瓦（古茹戴瓦 克依 佳亚 后*Gurudeva ké jaya ho*）！”“凯旋归于哥文达君（哥文达吉 克依 佳亚 后*Govindajé ké jaya ho*）！”或者“凯旋归于图拉茜女神（图拉茜-戴薇 克依 佳亚 后*Tulasé-devé ké jaya ho*）！”时，我们正在表示我们希望他们会胜利。一方的胜利自动暗示着反方的落败。落败者被胜利者捕获并囚禁，完全受控于胜利者，被迫要执行胜利者的每一项指令。

受条件限制灵魂的内心和心意与主哈利、古茹、外士那瓦、温达女神和其他所有超然人物作战。一个渴望成为奉献者的受条件限制灵魂哀叹他的情形，并祈求：“我那不受控制的内心和心意就如同恶魔，因此，我不渴望服务奎师那、古茹和外士那瓦。”

“凯旋归于古茹戴瓦(古茹戴瓦 克依 佳亚)!”真正的意思是：“古茹戴瓦（师尊）啊，请征服我那桀骜不驯的内心和心意，好令他们服从你的每一项命令，除此之外别无选

择。征服我内心的古茹戴瓦啊，对我随心所欲吧。让我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人。”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àu: 词语*adhikam*表示‘极度地。’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最心爱的奎师那啊(*dayita*)，你出生在这片巴佳土地，令它极度荣耀，远胜天堂星球*Svarga*，或这个宇宙的最高王国布茹阿玛楼卡。巴佳甚至变得比无忧星宿的灵性天国更加荣耀，更不用说天堂星球了。”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别处评论道，若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对帕瑞西大君讲述这些诗节时是处于外在知觉，那么他会讲述施瑞•奎师那降生在玛图拉，来取悦帕瑞西大君。帕瑞西大君在玛图拉生于奎师那亲族的王朝，他是奎师那的表兄阿尔诸那的孙子，因此，他将会最乐意聆听奎师那与玛图拉的亲密关系。但是这里，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并没有说奎师那出生在玛图拉。他沉醉于内在知觉，以词语*janmanä vrajah*揭示了这个真正的事实。他莲花口说出的，牧牛姑娘的这席话，成了奎师那确实生于巴佳，哥库拉的最真切证据。

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牧牛姑娘继续道：“因为你诞生在巴佳，幸运女神拉珂施蜜（也称为因迪茹阿*Indirä*），离开了无忧星宿的主拿拉央那，来到温达文这里服侍你。自你诞生之时起，她就一直清扫和布置南达大君

和雅淑姐妈妈的居所，并以同样的方式服务高山之皇哥瓦
尔丹、美景森林（Kämyavana康亚瓦那）、瓦尔沙那
（Varñäää）、足印山（Caraëa-pahädé查茹阿那-帕哈迪）、
雅沐那河岸以及巴佳的所有狭窄通道和树林。因为她想服
务你神圣逍遥时光的地点而这样做。”

“由于拉珂施蜜那美轮美奂的布置，巴佳不仅比无忧星
宿更为荣耀和富裕，而且在财富和其它各方面都更荣耀。”

《布茹阿玛赞歌Çré Brahma-saàhitä (5.43)》确认了：
虽然无忧星（哈利-圣地Hari-dhāma）比其它所有王国更荣
耀，但哥楼卡却更高：

*goloka-nāmni nija-dhāmni tale ca tasya
devé-maheçahari-dhāmasu teñu teñu*

这个物质世界（Devé-dhāma）位于其它所有王国之下；其上是
主希瓦（Maheça-dhāma）的居所；主希瓦居所之上是主拿拉央
那的居所（Hari-dhāma）；在这一切之上是奎师那自己的居所，
哥楼卡。

在这第一诗节中，牧牛姑娘吟出词语vrajaù和atra，其含义
是‘在巴佳这里。’因此，巴佳比无忧星更荣耀的另一个原因
是，奎师那在巴佳出生，却没有人在无忧星出生。

这些词语也表明，施瑞•奎师那在巴佳的出生，并非是巴佳荣耀的唯一原因。词语‘巴佳*vraja*’也表示‘到处移动的’，牧牛姑娘在这个诗节中使用这个词语，以此暗示：“在巴佳，在你上演无数爱意逍遥时光时，你自由自在地闲逛，四处奔跑和嬉闹。在无忧星你没法这样做。在无忧星，你无父无母，而在巴佳这里，你是南达爸爸和雅淑姐妈妈的儿子。此外，在这里，你荣耀无数人作为你的父亲和母亲；你并不满足只有一个母亲和父亲。”

在主布茹阿玛偷走奎师那小伙伴和牛犊的逍遥时光中，阐明了这个真理。当布茹阿玛偷了牧牛童和小牛犊时，奎师那把自己扩展为所有的牧牛童，并品尝众多父母亲的父母之爱。祂也把自己扩展为所有的小牛犊，因此千百万只母牛成了祂的母亲。然而。祂对父母之爱的胃口仍不餍足，因此祂挨家挨户地走访，顽皮地从各家偷奶油和酸奶，为的是从年长的牧牛姑娘那里得到更多的母爱。像这样的甜美逍遥时光永远不会发生在无忧星。

在巴佳，施瑞•奎师那带着牛只外出，到森林和牧场去放牧，而在无忧星则不会发生这样的逍遥时光。在巴佳，祂同无数的牧牛童玩耍，但是在无忧星没有与亲密伙伴的嬉闹。在巴佳，千百万个拉珂施蜜（牧牛姑娘们）³加入到茹阿萨之舞中，而在无忧星，则只有一位拉珂施蜜，而且没有茹阿萨之舞。在巴佳有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其它迷人的

地方，而在无忧星我们看不到如此美丽的地方。到处都没有记载过，无忧星有些芬芳鲜花可媲美巴佳—无论是在森林，还是在雅沐那河岸，或是在高山之皇哥瓦尔丹。因为这些以及更多原由，巴佳远远胜于无忧星。

Çrayata indirä: 如早前提到的，因迪茹阿（Indirä）是主拿拉央那的心爱伴侣—拉珂施蜜的另一个名字。这里词语因迪茹阿指的是财富与财富女神施瑞•拉珂施蜜二者，如此牧牛姑娘指出这二者俱存在于巴佳。她们说道：“布茹阿玛、商卡尔（希瓦）和其他所有半神人都崇拜无忧星的女主人—因迪茹阿，为的是得到她的祝福。然而在巴佳，这位无忧星的王后本人毅然承担了无数的仆从服务。”

事实上，拉珂施蜜-戴薇不可能进入巴佳，但牧牛姑娘却因沉醉于纯爱（*prema*）而这样说。她们只是在描述温达文有多么甜美和芬芳，威严富裕的王国无忧星甚至比不上温达文尘土的一颗微粒。这是她们所叙述的要旨，*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在纯爱的疯狂中，牧牛姑娘继续道：“在温达文，因迪茹阿恒常临在，并总是赐予大量祝福。因此，所有的巴佳居民，包括鸟儿、动物、蔓藤、树木，以及男女老少，均深深地淹没在喜乐之洋中。”

“在这无边无际的喜乐之中，唯独我们牧牛姑娘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心痛和哭泣。我们现在所感受的痛苦，过往从

未有人感受过；现在，也没有人如我们一般哀伤；将来，也不会有人这样悲伤。”

“经常有人说，‘你们牧牛姑娘跟奎师那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密，’我们也这样认为。那么，为什么你任由我们哭泣而不顾？我们无法开始理解这一点。我们恳求你回来，令我们都开心。我们是你的牧牛姑娘。你已经接受我们为你的牧牛姑娘，并且我们也把自己看做是你的(täväkäh)。”

表白‘我们是你的’这番话的这个诗节，看似是禅卓瓦丽团队中的牧牛姑娘所说的。通常来说，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她团队中的牧牛姑娘从不觉得她们属于奎师那，因此也从来不会这样说。相反，她们理直气壮地把奎师那看作是她们的。然而，仔细分析这个诗节便会发现，处于与心上人分离的苦楚中，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她的牧牛姑娘也可能这样说。

词语‘*dāṣyatām*’有两个深刻含义，二者都是隐藏的。根据其中一个解释，‘*dāṣyatām*’意指‘请来到我们面前，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又或者，根据另一个解释，它意指‘你必须看着我们，看看我们，一次也好。我们祈祷你会来。’

奎师那问她们⁴：“你们为什么这样向我祈祷？”

“因为我们正奄奄一息，”牧牛姑娘回答。

“你们为什么奄奄一息？”

“因为你从未见过像我们这样的牧牛姑娘。你应当看看

我们，这样会令你的眼睛圆满。”

“为什么？”

“看见我们将会实现你双目健全的目的，并且你会认为：‘噢，我以前从未目睹这样奇妙的景象。’”

在《圣典博伽瓦谭》前面的章节（10.21.7）中，牧牛姑娘在荣耀奎师那甜美的笛子之歌时，表达了这同一种心绪。在那时，她们对奎师那说：“你向我们投出瞥视，而同时我们的眼睛对你进行崇拜，目睹此景之人的眼睛是全然成功的。当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吹奏你的竹笛，并以斜睨瞥向你时，你渴望地注视着她。由于那些斜睨令你震颤和迷惑，你几乎眩晕倒地，你的孔雀羽毛皇冠摇摇欲坠，还有你的黄色围肩也滑落。”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中，牧牛姑娘再次告诉奎师那，看见她们将令祂的眼睛成功。对此祂回答道：“今天看到你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可以在明天或后天见到你们，或任何其它时间。”

“不，”牧牛姑娘回答，“我们的青春美丽可能在任何时候失去，并永不重返。”

在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名为“献给圣茹阿妲-奎师那的祷文（Çré Rādhā-Kāñhē Vijiapti）”的灵唱歌曲（第六诗节），他写道：“*gelo je divasa nā āsibe āra, ebe kãñhēa ki habe upāya.*”沉醉于牧牛姑娘的心绪中，他指出：“今天我们健美，可爱、

甜美和美丽极致，我们的身体柔软而芬芳。但这样的青春光华可以随时离开我们；可能明天就逝去。”

这个诗节的最后一个词语是‘*vicinvate*’，它表示‘寻找’。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被无法忍受的分离压得喘不过气，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你。”

“你们为什么寻找我？”奎师那问道。

“只为了向你展示我们自己，”牧牛姑娘回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像我们一样美丽而甜蜜。若你看我们仅只一次而已，你的眼睛和你本人都将得到全然的成功。”

奎师那又再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已接受你为我们的，”她们说，“并且你也把我们当作是你的；因此我们为你感到痛心，而不是为我们。我们无与伦比的青春美丽，这最珍贵的珠宝将转瞬即逝，在这种美丽消失之前，若我们不向你展示，我们便会死去。我们是你的，然而你却还未看到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感到与你强烈的分离。”

“你们全都变成了疯女人 (*unmädiné*)，”奎师那回答，“不然你们为何会这般说话呢？”

这世间普通人的疯癡和牧牛姑娘的疯癡 (*unmäda*) 有天壤之别。疯子的心中完全是空荡荡的，而牧牛姑娘心中产生的疯癡 (*unmäda*) 则是由于心中冉冉升起的，对奎师那恒常新鲜的超然爱意之浪导致的。

“若我们已变成疯女人，”牧牛姑娘说道，“全都要怪你。这不是我们的错。是你令我们变成这样的。”

奎师那问道：“若你们真的正在痛苦，并感受着如你们所说的那种分离，你们为什么不是垂死？”

“因为你，”她们回答，“我们几乎死去，但我们不能死。我们只是在拼死挣扎—*chat-pat, chat-pat*⁵。”

奎师那于是指出，事实上，真正的纯爱 (*prema*) 无法存在于布茹阿玛创造的所有十四个星系中：“真正具有纯爱的人 would 立即死去，”祂告诉牧牛姑娘。“即使一个具有纯爱的人没死，他也会疯掉而在这世间一无是处，因此你们怎能继续生存呢？你们仍然活着的这个事实，便是你们心中没有纯爱的确凿证据。”

牧牛姑娘以词语 '*dhātāsavaù*' 来回答。*Dhāta* 意指 '维持'，*asava* 意指 '生命之气'。“如果我们能死，我们肯定会死，”她们说道，“但我们不是已经把生命之气给了你，就是你已经偷走了我们的生命之气。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之气正快乐地居于你体内，正因如此，我们没有死。”

“看到我们在分离和悲伤的火焰中饱受煎熬，你心满意足，因为我们的生命之气在你身上，所以它们也感到完全的快乐。如果它们在我们自己体内，我们生命之气早就被烧毁。”

“你走出我们的视线之外，唯一的目的是要看到我们

受苦。你想要我们痛苦；这令你快乐。如果我们死去，你完全不会得到快乐，因为没有人能够像我们一样，为了你而受尽苦头。”

由于圣基瓦·哥斯瓦米对该诗节的评论大致上类似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因此我只会讨论他的解释中的特别之处。

圣基瓦·哥斯瓦米解释牧牛姑娘所用的词语‘*dayita*（达依塔）’有几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心爱的”而另一个含义是“充满仁慈的”。牧牛姑娘说道：“我们与你分离而感受着的剧痛是无法忍受的。”她们以这些话语暗示了第二个含义：“看到我们如此处境，你应当仁慈对待我们，因为你是慈悲者（*dayita*达依塔）；你拥有仁慈（*dayä*）之宝藏。”

他还给了词语‘*dayita*’的另外一种解释，他是选自诗人克希拉·斯瓦米（*Kñëra Svämé*）：“*Dayite cittam ädatte iti dayita*—夺人芳心的人称为*dayita*。”根据这一含义，牧牛姑娘说出这个词语来暗示：“你是偷心者(*dayita*达依塔)，因为你拿走了我们的心。现在请归还那偷来的财物。”*Dayita*也表示‘爱人’，或‘为了心爱之人可以放弃一切的人。’

圣基瓦·哥斯瓦米解释道，当牧牛姑娘吟唱这个诗节时，她们哭泣着，这样奎师那会听到她们，并向她们施恩。仁慈特别眷顾那些这般哀哀哭泣的人。充满感情地哭泣的小孩子唤起他父母的仁慈，他们停下一切并照顾他的需求。

牧牛姑娘不在森林里吟唱她们的渴望之歌，那里的树木和山脉会阻挡她们的声音。她们从森林走出来，现正坐在雅沐那河畔。现在，无论奎师那可能在哪里，祂都会听到她们的哭泣，并且祂肯定无法自制地走向她们。

牧牛姑娘之歌的这第一个诗节是牧牛姑娘们的开篇吉祥祷文（*maigalācaraëa*），在她们继续歌唱时，其情感的超凡甜美在持续攀升。在她们余下的整首歌曲中，她们将会讲述令人称奇的诗节，这些诗节充满崇高的隐义，聆听或阅读之人将能依据他的觉悟或资格而领会其要旨。藉由全神贯注于内在的奉爱修习（*bhajana*巴占），这些含义便会在心中揭示。

对于一个纯粹奉献者，他每次阅读这些诗节时，都会有新鲜的觉悟。在一天，某些深刻含义进入他的内心，几天后，甚至更多的含义和心绪都向他揭示。初看时，这些诗节也许看似只能有一种解释方式；但是施瑞·奎师那高超而自我觉悟的奉献者，他们恒常投入于品味对祂的服务，心中能够得到这些诗节的诸多深刻含义。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正在体验着这种恒常新鲜的情感，实际上，无人能够像他那样觉悟和解释这一主题。

1 “在这条自发奉爱（*rāgānuga-bhakti* 茹阿嘎努嘎-巴克提）的道路上，以奎师那任何一位心爱巴佳同游的心绪，对奎师那的强烈爱意

情感迷住了修习者（*sādhaka* 萨达卡），于是他以两种方式服务奎师那：以修习者形象（现有的物质躯体）中，他跟随自发奉爱修习者，即我们的哥斯瓦米们和高迪亚典范师们的灵修方法。以完美形象（内在完美的灵性身体，适于直接执行渴望为奎师那所作的服务）中，他仿效与奎师那最亲密又具有自发情感的永恒巴佳同游

（*ragatmika*）的心绪，比如拉丽塔、维莎卡、茹帕•曼佳丽、茹阿缇•曼佳丽等等。”（《揭示自发奉爱的月光*Rāga-vartma-candrikā*》，第十节，第一首论述。）

2 沃帕戴瓦是生活于 13 世纪的语法专家。

3 “我崇拜原初的主，哥文达，成千上万个拉珂施蜜或牧牛姑娘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情服务祂。”（《布茹阿玛赞歌》5.29）

“根据专家意见，幸运女神拉珂施蜜是施瑞玛缇•茹阿姐茹阿妮的从属扩展。正如奎师那有无数维施努形象（*viññeu-mūrtis*）的扩展，因而祂的喜乐能量，茹阿姐茹阿妮，也有无数幸运女神的扩展。因此，幸运女神拉珂施蜜渴望提升到牧牛姑娘的位置。（《奎师那，至尊人格首神，第46章》）。”

4 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他们对牧牛姑娘之歌的评论中有时写道，“若奎师那说.....’，‘奎师那可能会说.....’，或者甚至‘奎师那说.....’，就好像祂在跟牧牛姑娘说话。从这些话语可以理解到牧牛姑娘并非直接跟奎师那在一起。相反，她们在分离的情感中如此专注地冥想祂，以致她们真的看见祂在面前，并跟祂交谈。祂实际上是在她们心里向她们显现。除非得到这

些牧牛姑娘的仁慈，否则极难理解她们的这种情感。”

（圣施瑞玛•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机场会见。香港，2006年7月4日）

5 印度短语‘*chat-pat, chat-pat*’代表鱼或动物在死亡剧痛中垂死挣扎的声音。

诗节二

你的双眼具有从莲花瓣中偷来的美丽财富。但你的眼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令其独一无二，看着某些东西，你的双眼便能够偷走它的品质。

çarad-udäçaye sädhu-jäta-sat-

sarasi jodara-çré-muñä dâçä

surata-nätha te 'çulka-däsikä

vara-da nighnato neha kià vadhaù

çarat — 秋季；*uda-äçaye* — 在水池中；*sädhu* — 极佳地；*jäta* — 生长；*sat* — 好的，纯粹的；*sarasi-ja* — 莲花的；*udara* — 在中间；*çré* — 美丽；*muñä* — 它胜过；*dâçä* — 以你的警视；*surata-nätha* — 爱恋欢悦之主啊；*te* — 你的；*açulka* — 无偿获得；*däsikäù* — 女仆；*vara-da* — 赐福者啊；*nighnataù* — 因为你在杀死；*na* — 不；*iha* — 在这个世界上；*kià* — 为何；*vadhaù* — 谋杀。

译文

奎师那啊，爱恋欢悦之主，赐福者啊，我们是你无偿的女仆。你正以你双眼的警视杀死我们，你的警视甚至盗取了莲花花轮傲视群芳的美丽，这莲花在秋季的池塘中优美绽放，尊崇高贵、迷人之极。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以警视夺命不算是谋杀吗？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前面的诗节中，牧牛姑娘对施瑞•奎师那说道：“我们一直在苦苦寻觅你，无法忍受与你的分离，并在爱恋愿望之火中受尽煎熬。”他反问：“我给你们造成了怎样的忧愁或不幸呢？”

现在，在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说道：“你不但令我们忧愁；你还在杀死我们。武器并非是杀戮的唯一方式。还有其它方式。”

这里词语‘*dāṣā*’指的是奎师那的警视。牧牛姑娘说道：“你以莲花眼的警视，正在杀死我们。”

奎师那或会问：“我正怎样杀死你们？”

牧牛姑娘回答：“只不过因为你是爱意逍遥之主 (*surata-nātha*)，你就在杀死我们。”

男英雄 (*nāyaka*) 和女英雄 (*nāyikā*) 单独相会时，纯洁无暇的爱意逍遥称为 *surata* (苏茹阿塔) 。“Su”意指‘特

别的’，‘*rata*茹阿塔’意指‘混合了深切的依恋。’超然男英雄与女英雄的结合完整无缺、超凡出众，以致他们真的成为一体；他们二者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变得不可识别。《永恒的柴坦亚经》描述到一段爱意逍遥（*surata*苏茹阿塔），出自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本人的莲花口：

pahilehi rāga nayana-bhaige bhela

anudina bādhala, avadhi nā gela

nā so ramaēa, nā hāma ramaēé

duihu-mana manobhava peñala jāni’

《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8.194)

哀哉，我们在相会之前，通过眼神的交流而令我们之间初萌依恋。依恋这样蓬勃发展。那种依恋逐渐增长，无穷无尽。现在那种依恋已经成为我们自己之间的必然结果。它不是归因于享受者奎师那，也不是由于我，因为我是被享受者。它不是那样的。这种依恋因相会而有可能。这种吸引力的相互交流称为玛闹巴瓦（*manobhava*），即丘比特奎师那的心意与我的心意相互融合。现在，在这次的分离中，要解释这些恋爱事件极为困难。我亲爱的朋友，尽管奎师那可能已经忘记了所有这些事情，但你却能够明白，并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但在我们的初次相会期间，我们没有信使，我也没有请求任何人去看他。的确，丘比特的五

花箭是我们的中介。现在，在这次分离期间，那种依恋已增长到了另一种狂喜状态。我亲爱的朋友，请作为代表我的信使吧，因为如果跟一个俊美之人恋爱，这非同小可。

施瑞•奎师那是 *rasika-çekhara* (茹阿西卡-晒卡尔)，即祂在品味超然爱恋情悦方面，无人能出其右，而施瑞•茹阿迪卡是最高情悦玛哈巴瓦的化身 (*mahābhāva-svarūpiē* 玛哈巴瓦-斯瓦茹皮尼)，即是纯粹超然情感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个诗节指的是品味超然情悦的至尊者施瑞•奎师那与至高情悦的化身施瑞•茹阿迪卡之间的相会，在相会中他们在内心、身体和灵魂等各方面合而为一。他们这种方式的结合称为相聚逍遥(*sambhoga-lēlā*)¹。

牧牛姑娘说道：“你以你的双眼，在我们心中激发起爱意相会 (*surata*，苏茹阿塔) 的渴望，然后你便与我们相会。”

‘*Nātha*’意思是‘主’，因此 *surata-nātha* 的一般理解是‘爱意逍遥之主’。但‘*nātha*’也表示‘乞讨’。当把词语‘*dāñā*’与词语‘*surata-nātha*’连在一起解释时，就变成了 *dāñāiva surata-nātha*—祂以祂的瞥视 (*dāñā*) 乞求 (*nātha*) 爱意相聚 (*surata*)。牧牛姑娘用这个词语来称呼奎师那时，她们意指：“你以斜睨眼神乞求我们与你爱意相会，你这样做而把同样的爱意相会之渴望传达到我们心中，我们便变得疯狂。在那种状态下，我们失去了任何区别对错与好坏的

能力。无论你乞求我们什么，我们都打算给你。”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Surata-kathämåta*》中，亦在《*Çré Saikalpa-kalpa-druma*》描述了这种纯洁无暇的爱意相会逍遥时光（*surata-lélä*）。它以下列两个诗节开头：

våndävaneçvari vayo-guëa-rüpa-lélä
saubhågya-keli-karuëä-jaladhe 'radhehi
däsé-bhaväné sukhayani sadä sa-käntaà
tvaà alibhiù parivåtam idam eva yäce
Saikalpa-kalpa-druma (1)

温达文的女神，施瑞•茹阿姐啊，所有青春、美德、漂亮、快乐逍遥时光、好运、浪漫爱情和怜悯之洋啊。请听我说，因为有些事情我要对你讲。我希望成为你的女仆（*däsé*），当你与心上人施瑞•奎师那在一起，身边围绕着你的牧牛女友（*sakhés*）和年幼牧牛女（*maïjarés*）时，我好去服务你，并让你开心。为此我向你乞求。

çåigärayäëi bhavatém abhisärayäëi
vékñyaiva kënta-vadanaà parivåtya yäntém
dhåtväicalena hari-sannidhim änayäni
sampråpya tarjana-sudhäà hæñitå bhaväni
Saikalpa-kalpa-druma (2)

在这第二诗节中，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描述

了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与施瑞·奎师那的相会。虽然茹阿迪卡前往森林只是为了见到奎师那，但她一看到祂，就立即掉头并开始回家。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怀着服务她的渴望，祈祷道：“我会抓紧你的衣裙，强行把你拽到爱意相会之洋—奎师那的跟前，他也会迫使你进行美丽的爱意相会逍遥时光（*surata-lälä*）。”

*Nätha*既表示‘主人’又表示‘乞丐’，它还有第三个含义，即‘施降大祸与悲伤的人’。奎师那以眼神交流：“我能实现你爱意相会（*surata*苏茹阿塔）的愿望，并且我也想与你爱意盈盈地相会。”现在牧牛姑娘说道：“你点燃了我们对这特殊相会的愿望，我们因而变得疯癫。然而，在我们的爱意相会逍遥时光中，你突然消失了。”

有个例子：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就要饱餐一顿，一只猴子冲过来抢走了他的盘子时他所感受到的失落感。同样地，牧牛姑娘说过，她们丧失了智慧与判断力，准备参与奎师那以斜睨眼神向她们乞求的爱意相会。然而，就在那一刻，祂消失了。

牧牛姑娘得出结论，错不在奎师那本人，而在于祂那双美丽的眼睛。祂双目之美从何而来？牧牛姑娘以词语‘*çarad-udäsäye*’表达她们对此的觉悟。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牧牛姑娘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把奎师那的眼睛比作莲花的美丽花瓣。

‘*çarat*’意指‘秋季’，即这段逍遥时光发生的季节。‘*ud*’意指‘水’，‘*äçaye*’意指‘水的储库’，比如池塘、湖泊、河流或海洋。就此而论，‘*udäsaye*’意指‘湖泊’。在最好的季节，秋季，湖中的水清澈而纯净。这个诗节中的词语‘*sädhu*（萨杜）’表示‘纯净的、神圣的以及具备所有美德的。’人若生于良好家庭，圣人的家庭，通常我们能够断定他生的儿子或女儿也会天性虔诚。

牧牛姑娘们告诉奎师那：“生长在浩瀚湖泊中的美丽莲花芬芳、纤嫩与甜蜜。秋季的水是纯净的，因此长在那种水中的莲花也是纯净的。那莲花的花瓣和花瓣上的花粉也是完全纯净的。作为纯净的结果，莲花的每一个部分都展示着纯净。没有这种纯净，莲花的各个面貌都将平平无奇。”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和圣基瓦·哥斯瓦米两个人都解释，把奎师那的眼睛比作莲花瓣，牧牛姑娘说道：“你的眼睛拥有盗取自莲花瓣的美丽财富。但你的眼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使它们独一无二，即仅是看着某物，它们便能盗取其品质。你只是扫视了莲花，便拿走了它的娇美。如此你撇下神采骤减的莲花，而你双眼的美丽却增加了。”

“于是，在你盗取了莲花的品质后，你对我们投出瞥视，如此你偷走了我们心里的东西。你是手法高超的小偷，因而你能够盗取莲花花瓣的美丽，甚至是生长在远离水边、危险重重且有其它莲花围绕之处的莲花。”

“实际上，你所拥有的哪一样不是偷来的？你偷去了新鲜雨云的美丽，偷去了孔雀的舞姿。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能够轻易地明白你是个经验老到的小偷。”

“偷我们的心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的亲友—父母、兄弟、丈夫、小姑和公婆，还有我们的羞怯、忍耐和贞洁总是在保护着我们。然而，你不假思索地径直闯入我们内心，你俘虏了我们。事实上，进入我们内心的不是你，而是你的眼睛。由此可知，你的眼睛能够轻而易举地偷走莲花的美丽。”

“然而，我们现在在你眼中看到的品质并非以往看到的。你的眼睛与莲花另有不同。莲花看上去总是千篇一律的，但我们察视你的眼睛时，看到它们每一刻都有越来越新鲜的迷人魅力。如此，你以自己的眼睛向我们乞求一些东西，我们便变得疯狂，从超然纯爱之洋溢现的永恒新浪涛在我们心中冉冉升起。仅仅因为你看我们的眼神，以及表达了你渴望爱意盈盈地相会，我们便成为你无偿的女仆（*açulka dāsikā*）。只是从你其中一只莲花眼的眼角瞥向我们，你便达成了这一切。你只用一只眼睛便如此熟练地表达了你的意图，若你用两只眼睛看着我们，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你无偿的女仆呢？首先，你有为了我们的服务给过我们什么吗？从未给过。其次，我们的父母有否把我们许配给你呢？没有。此外，尽管我们从不

愿意嫁给你，但出于恻隐之心，我们的父母原本可以把我们许配给你，认为这样做会对我们最好；不过他们从未这样做过。”

“第三，即使我们真的想嫁给你，我们的双亲却没有把我们许配给你，我们大可以举行自主式（甘达尔瓦 *gāndharva*）的婚礼，从而我们仅会与你交换花环。但你也并没有跟我们举行自主式的婚礼。你没有支付过我们分毫，也不曾给过我们任何东西。”

“我们成为你无偿的女仆，因为你的眼睛乞求得到我们的内心。你没有乞求过，但你的眼睛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了，我们则缄口不语。”牧牛姑娘缄默的含义是什么？那表示她们接受了他的求爱。

名为‘*alākāra-çāstra*’的文学理论文献声称纯爱（沛玛）或色欲（卡玛）的情感首先出现在女英雄（*nāyikā*）身上，继而是男英雄（*nāyaka*）。然而，女英雄并不接近男英雄以表达她的情感；相反，男英雄接近女英雄，然后她给予回应。然而，在这一例中，情形是相反的。奎师那没做任何主动表示。相反，祂沉默不语，并从牧牛姑娘中间消失了，仿若拒绝这场特别的相会。毫无羞怯地不断恳求祂的正是牧牛姑娘。

“你向我们乞求这个，于是我们来到你这里，”她们说，“但是，当我们开始与你跳舞，进行我们甜蜜的逍遥时光时，

你却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乞求你再次与我们进行那样的逍遥时光，即使我们根本就不该向你乞求什么。为了你，我们不顾宗教守则，抛却所有家庭联系、职责、羞怯、贞洁、矜持及其它一切。然而现在，我们与你分离而奄奄一息。”

“我们只想要你过来看看我们。看不到我们，你的眼睛无法成功。我们痛心欲绝，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向你乞求爱意相会的逍遥时光，而是为了你。”

“首先，你从你的眼角向我们恳求爱意相会这一珍贵的礼物，这样你也在我们内心制造了对于爱意相会的愿望。但是，现在你带走了我们的财富，我们最宝贵的珍宝。我们一直把它放在心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但你后来却偷了我们的财宝，并一走了之。我们恳求你前来，向我们投射你的惊鸿一瞥。当你这样做时，我们祈祷你会把偷去的珍贵财宝还给我们。”

这个诗节中的词语‘*nighnato*’表示‘你在杀死我们。’牧牛姑娘说道：“若你不归还我们珍爱的财宝，我们便会死。杀掉男人是有罪的，杀掉女人更是罪上加罪。你非常钟爱我们牧牛姑娘，远胜过丈夫钟爱妻子，因此若你杀死我们，你将在犯下一项最十恶不赦的举动。此外，你不单将为杀害一个牧牛姑娘而负责，而是我们百万个。我们想保护你，免致遭受那种罪恶行为将会导致的痛苦，因此请回来，

并归还你从我们这里偷走的爱意相会之财富。”

这里有些解释摘自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也有些要点他没有解释，在那种情况下，我便汲取圣基瓦•哥斯瓦米评论以及我内心的解释。这一题旨对于有资格之人来说将是弥足珍贵，它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1 《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中如下描述了相聚之乐（*sambhoga*伞波嘎）：“爱人和挚爱相会与互相拥抱的唯一目的，是充满笔墨难以形容的喜乐。这种喜乐的攀升就称为相聚之乐（*sambhoga*伞波嘎）。”

诗节三

你以手指尖举起了高山之皇哥瓦尔丹，保护我们免遭因铎的倾盆大雨、凌厉风暴以及狂暴雷霆。实际上，那时候你不仅保护了我们，也令我们沉醉在欢天喜地之中。

viña-jalāpyayād vyāla-rākñasād

varña-mārutād vaidyutānalāt

vāña-mayātmajād viçvato bhayād

āñabha te vayaà rakñitā muhuù

viña —有毒的；*jala* — 被水（受卡利亚污染的雅沐那河水）；*apyayāt* —免遭毁灭；*vyāla* —可怕的；*rākñasāt*— 免遭恶魔（阿嘎）；*varña* —免遭（因铎降的）大雨；*mārutāt* —以及（旋风魔造成的）暴风；*vaidyuta-analāt* —免遭（因铎的）雷霆；*vāña* —免遭公牛魔（Ariñöösura）；*maya-ātmajāt* —免遭玛亚之子（维尤玛苏茹阿Vyomāsura）；*viçvataù* — 免遭所有的；*bhayāt* —恐惧；*āñabha* —人中冠杰啊；*te*— 藉由你；*vayam* —我们；*rakñitāù* — 得到保护；*muhuù* — 再三地。

译文

人中冠杰啊，你一再从死亡的魔爪挽救我们牧牛少女—从雅沐那河，卡利亚潭（Kāliya-hrada）的毒水，即卡利亚毒蛇居住的地方；从巨蟒阿嘎魔处；从因铎的狂风暴雨之中。你把我们 from 旋风魔垂那瓦尔塔处；从因铎发射的霹雳；从可怕的森林大火；从牛魔阿瑞斯塔茹阿那里；从名为维尤玛苏茹阿的玛亚之子那里；从其它各种危难中解救出来。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牧牛姑娘进行灵唱（克尔坦）时不断哭泣，她们对奎师那说：“在过去，你保护我们免于各种各样的危险，把我们从死亡的血盆大口中解救出来。你多次拯救我们，因此你现在为何以眼神之箭杀死我们？你令我们在充满爱意的欲望之火中燃烧，在与你分离的痛苦感受之火中燃烧。现在，什么都不能保护我们。那么，以前又何必多此一举来保护我们呢？”

“如果有人种了一棵树，当树成长时，那个人对它心生依恋。即使它是有毒的，别人建议砍掉它，他也会犹豫不决。似乎你已经忘却这一原则。你心肠如此冷酷无情，麻木不仁，你正在砍杀我们，尽管你以前保护我们并看着我们成长。”

Viña-jalāpyayād: *Viña-jala*表示‘有毒的水’。牧牛姑娘

指的是毒蛇卡利亚，它令雅沐那河水充满毒性。她们说道：“卡利亚以他剧毒的水气，污染了卡利亚潭¹的水，令其沸腾冒泡。但你保护我们免于那种危险。”

当施瑞·奎师那跳入雅沐那河的毒水之中，看上去祂自己快要死了。那么，为何牧牛姑娘说祂保护了她们？所有的男孩和牛犊都曾在雅沐那岸边的卡利亚潭嬉戏玩耍，仅是闻到那种毒气，他们都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般。奎师那立即以祂的瞥视使他们复生，那种瞥视满载起死回生的甘露。祂下定决心，要赶走卡利亚，于是跃入雅沐那河中。

牧牛姑娘继续说：“如果你死了，我们也会死，南达爸爸、雅淑姐妈妈以及所有巴佳居民都会死。为了保护我们所有人，你征服了卡利亚，他离开这块地方。河水再次变得清澈，每个人都高枕无忧。”

*Vyāla-rākñāsād: Vyāla*意指‘蛇’，这里牧牛姑娘指的是阿嘎魔（Aghāsura），横亘在路上，张开大口等着吞吃奎师那的巨蟒魔。牛犊和牧牛童们正在四处奔跑嬉戏，在他们玩耍之时，逐渐越来越靠近这个恶魔。“好壮观的山洞啊！”看到阿嘎张开的大嘴，他们惊呼道。“它看上去就像一条大蛇，但不可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蛇。即使它是一条蛇，进去看看也无妨；如果它想吞掉我们，那么奎师那会立即杀死它。如果是个山洞，显而易见，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应当进去查明真相。”

奎师那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朋友！朋友啊！不要进去！”祂喊道，但他们没有听见，也没有回头与祂商量。他们走进这恶魔的口中，它坐着张开大口，等奎师那进去。

那天是巴拉戴瓦的生日，因此祂没有与奎师那外出放牛。祂的妈妈，柔黑妮-戴薇，让祂留在家里，并对祂说：“今天我们要举行净化仪式，布施奶牛，为这事我们都忙的团团转。”

施瑞·奎师那为了上演祂的甜美逍遥时光，在必要时祂制造了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巴拉戴瓦跟祂在一起，祂便不能上演迷惑布茹阿玛的神圣逍遥时光

（*brahma-vimohana-lélä*）。与阿嘎魔的逍遥时光正是这一逍遥时光的前奏，该逍遥时光发生在当天稍晚之时。巴拉戴瓦将无法把这件事情保密。祂肯定会告诉雅淑姐妈妈和南达爸爸，说奎师那把自己扩展为所有的牧牛童和小牛犊，那么巴佳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如果这事发生了，那么数不清的爱意交流便不能发生了。

当奎师那杀死阿嘎魔时，布茹阿玛看到阿嘎魔璀璨夺目的生命之气，从头顶出来并飘浮半空。继而，当奎师那从阿嘎魔口中出来时，布茹阿玛看到那道光灿降落，并且进入施瑞·奎师那的莲花足。布茹阿玛惊讶不已：“这怎么可能呢？”他想到，“其他人刻意寻求解脱，却不成功，但这个恶魔仅是存心杀死奎师那，把奎师那吞入口中，却得

到了解脱。”布茹阿玛于是见证了奎师那的另一个精彩逍遥时光—祂呈现所有小牛犊和牧牛童的形象。奎师那上演这一超然逍遥时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迷惑布茹阿玛。相反，在内心深处，祂知道很多年长的牧牛姑娘想把祂当作儿子一样抚养，很多奶牛想把祂当作小牛犊一样养育，因此祂做出这个安排以实现他们的愿望。祂的尤嘎玛亚能量激励布茹阿玛见证阿嘎魔的逍遥时光，这是几个原因的其中之一。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中，牧牛姑娘说道：“若所有男孩都死在阿嘎魔体内，巴佳的其他人也都会死去，包括我们。我们原本早就轻易死去。若你现在想杀死我们，那么在那时候为何要操心保护我们呢？”

这个诗节中的词语‘*varña-mārutād*’指的是天帝因铎。‘*Varña*’表示‘降雨’，‘*marut*’表示‘狂风暴雨’，‘*vidyut*’表示‘雷霆’。牧牛姑娘对施瑞•奎师那说道：“你小指的指尖举起了高山之皇哥瓦尔丹，以此你保护我们免于因铎的倾盆大雨、凌厉风暴以及狂暴雷霆。实际上，你不仅保护了我们，那时候你也令我们沉醉在欢天喜地之中。”

词语‘*analāt*’表示‘从火中’。奎师那从两场大火中解救了巴佳居民，一场发生在靠近般迪尔森林（*Bhāëòéravana*）的森林。那里，在称为般迪尔榕的大榕树树荫下，奶牛啜饮着雅沐那河水，嚼着丰盛的青草，奎师那在与祂的牧牛

伙伴们玩耍。奶牛们渐渐走离了奎师那和牧牛童，进入了芦苇森林（Mujjāōavé孟佳塔维），那是一片有长刺的芦苇森林，相距颇远。时值夏季，灼人的热浪炙烤着那片森林，森林浓密异常，奶牛们迷失了来时的道路。既口渴又灼热，苦不堪言，奶牛们变得焦躁不安。

牧牛童开始寻找奶牛，因而丢下了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他们进入芦苇森林，像奶牛一样，他们也在极度的干渴和燥热中焦躁不安。邪恶康萨（Kaàsa）的仆从一直藏身在那片森林中，他就在那时放火点着了草丛和树木。少顷，大风刮得大火遍及整个区域，把奶牛和牧牛童困在了中央。

眼见得无路可逃，他们全都开始呼喊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一听到他们痛苦的呼叫，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立即来到了他们中间。“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奎师那对他们说，在那一刻，祂吞下了可怕的森林大火。牧牛童思索着为什么奎师那吩咐他们闭上眼睛。“奎师那肯定知道一个熄灭大火的曼陀，”他们想道，“可能那个曼陀只能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念诵。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他便会感到他独自一人。”

奎师那吩咐他们闭上眼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以前，当祂还是小婴儿的时候，男孩们看见祂在吃土，于是向雅淑姐妈妈告状。因此，现在祂想道：“如果他们看见我在吃土，会再次向妈妈告状，她会惩罚我的。除此之外，如果我的朋友看见我在吞下整场大火，他们会认为我会烧

死无疑，那么他们的生命之气也会离去。”

过了一会儿，男孩们睁开眼睛时，他们再次看到自己跟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站在般迪尔榕树清凉的树荫下，他们的奶牛安静地躺在附近，嚼着反刍之物。“那是一场梦吗？”他们惊奇地疑惑道。

提及这场森林大火，牧牛姑娘现在说道：“那时候你保护了我们。”她们以这番话暗指：“如果所有的牧牛童都死在那场大火中，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悲伤而死，我们牧牛姑娘也会死去。你以这种方式保护了所有的巴佳居民，你也保护了我们。”

牧牛姑娘还以短语‘*vāñā-mayātmajād*’提到奎师那保护她们的另一件事情。‘*vāñā-mayātmajād*’指的是两个恶魔，瓦特萨魔Vatsāsura和维尤玛魔Vyomāsura。词语‘*vāñā*’指的是瑞沙巴魔Vāñabhāsura（也叫做阿瑞斯塔魔Ariñōāsura），即巨大的牛魔而词语‘*ātmajad*’意指‘儿子’。与‘*vāñā*’相连接，‘*ātmajad*’指的是瑞沙巴魔的儿子，亦即牛犊魔瓦特萨魔。‘*Atmajad*’也与词语‘*maya*’相连接，如此指的是恶魔玛亚的儿子维尤玛魔，奎师那在美景森林（Kāmyavana）杀死了他。

当奎师那在温达文第一次带着小牛犊外出放牧时，瓦特萨魔出现在小牛犊之间。奎师那和巴拉戴瓦一看到他，便立即明白他不是祂们的其中一只小牛犊，他乃是假扮的

恶魔，于是祂们设计打算杀死他。祂们‘天真地’走向他，奎师那于是抓住他的两条后腿，在头顶了抡了一圈又一圈。瓦特萨魔于是显出可怕的巨大原形，那一刻，奎师那用力把他扔到了一棵树上。看见瓦特萨魔巨大的外形，牧牛童们充满恐惧并说道：“他以美丽小牛犊的形象前来，但是看看他真正的样子！”

瓦特萨魔的父亲，即大公牛魔阿瑞斯塔魔，奎师那在茹阿妲圣湖那里杀死了他。阿瑞斯塔魔肯定是有罪的，因此有人可能疑惑，他怎能进入茹阿妲圣湖的圣洁之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尤嘎玛亚允许他进入，目的是玉成奎师那杀死他的逍遥时光，并随后增强了牧牛姑娘的纯粹爱意（*prema*）。他进入了温达文的村庄，当时奎师那急切地要上演茹阿萨。奎师那杀死了他，并保护了全体牧牛姑娘，于是茹阿萨之舞开始了。

奎师那也保护了牧牛姑娘，免遭恶魔商卡楚达蹂躏，他以棍棒把她们赶到一边，就好像她们是母绵羊一般，并试图绑架她们，最终他把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扛到了肩膀上。可能有人会疑惑，一个恶魔怎么可能触碰到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呢？答案是为了促成奎师那的人形逍遥时光

（*nara-lélä*），尤嘎玛亚便安排了这些奇妙事件。实际上，商卡楚达不可能触碰到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既然奎师那无所不能，祂本人也可以展示为商卡楚达。有时，为了让茹

阿迪卡奔向祂的怀抱，祂可能呈现一条毒蛇的形象来吓唬她。祂上演了无数类似的逍遥时光，尤嘎玛亚根据祂的愿望，做出一切必要安排。

从马魔凯西（Keçé）、车魔沙卡塔魔（Çakaöäsura），鸭魔巴卡魔（Bakäsura），驴魔戴努卡魔（Dhenukäsura）以及其他很多恶魔那里，施瑞•奎师那解救了祂的同游们。牧牛姑娘继续道：“*Āñabha te vayaà rakñitā muhuù* – 从无数的灾难和数不清的可怕死亡形象中，你庇护了我们，但是现在你正在杀死我们。如果你现在想要杀死我们，为何还要在其它那么多的情形之下保护我们呢？”

在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Sārārtha-darçini*》评论中，他揭示了牧牛姑娘这番话的含义：“因为你五花箭的效应，我们正在死去。我们前来寻求保护，却发现你的五花箭只是增长了我们的卡玛（*kāma*，神圣的情欲）以及内心的煎熬。”

奎师那本人是爱神(卡玛戴瓦)，超然的丘比特。祂以莲花眼之箭射向牧牛姑娘，以祂流畅甜蜜地吹奏笛子，以祂美丽的嘴唇，以及与她们的私语，还有祂宽阔的胸膛，从而迷住了她们。在卡玛-嘎亚垂（*kāma-gāyatré*）曼陀中，祂被称为普施帕巴那（*Puñpabāēa*），即射出五花箭迷倒牧牛姑娘的那个人。这位超然爱神能够迷惑这个世界中的爱神的心意，因此牧牛姑娘向祂呼救，希望祂能熄灭由爱神

五花箭引起的大火。

牧牛姑娘说道：“现在，我们看到你是个背信弃义者（*viçväsa-ghäté*）。”下列话语表达了梵文词语‘*viçväsa-ghäté*’的内在含义：“我把头枕在你膝上睡觉，信心十足地以为你会保护我。然而在我睡觉时，你却拔出剑来杀我。”牧牛姑娘在这样的情感中说道：“过去你多次保护我们，因此我们相信你现在肯定会保护我们。放弃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把我们的存在奉与你，我们来看你，但现在你却无情地背叛了我们。尽管我们快要死了，你却不保护我们。”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道，牧牛姑娘在这里提及的一些逍遥时光，实际上会发生在茹阿萨之舞之后。我们原以为牧牛姑娘谈论的事件是发生在茹阿萨之舞之前的，但是她们怎么能讲述未来的事情呢？²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道，这些未来事件对于牧牛姑娘来说，不过是寻常知识。她们很早以前就从袍尔娜玛西-戴薇（*Paurëamäsé-devé*）、嘎尔嘎查尔亚、巴古瑞·瑞希和其他圣人那里听说过。她们也从很多人那里听说过有关奎师那的占星预言，现在她们在重复以前所听过的事情。

圣基瓦·哥斯瓦米说道，在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牧牛姑娘的初次相会前的情感（*pürva-räga*），上至茹阿萨之舞时（《*圣典博伽瓦谭*》10.21-33），他处于一种深度品

味超然情悦的心绪中。因此，他只讲述了施瑞•奎师那甜美的爱意逍遥时光。他没有讲述奎师那杀死恶魔的逍遥时光，按照一般人的评价，可能认为这些逍遥时光残忍或不愉快。他讲述了牧牛姑娘的初次相会前的情感（*pūrva-rāga*），奎师那与婆罗门妻子们的美丽逍遥时光，祂举起哥瓦尔丹，以及在秋夏与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的逍遥时光。圣基瓦•哥斯瓦米说，由于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深邃的心绪，有时他会依据那种心绪，而重新安排讲述的年代顺序。最终，在描述完茹阿萨之舞之后，他讲了奎师那杀死恶魔的某些逍遥时光，实际上那些逍遥时光是之前发生的。

圣基瓦•哥斯瓦米的解释与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解释似乎相互矛盾，但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在不同的劫（*kalpas*，千百万年），奎师那都以不同的顺序上演祂的逍遥时光。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牧牛姑娘责骂奎师那是个背信弃义者（*viçvāsa-ghāte*）。现在我讲述一个印度古代的故事，以说明由背信弃义引致的悲痛。印度伟大的佛教徒国王阿绍卡（*Açoka*），在靠近帕特纳（*Patna*），纳兰达（*Nalanda*）的优美山区，建立了一所名为维施瓦•维迪亚拉亚（*Viçva Vidyālaya*）的大学。那时候，纳兰达的维施瓦•维迪亚拉亚闻名遐迩。学生从世界各地赶来学习韦丹塔哲学以及其它

所有的哲学派别。

有一名學生叫做庫瑪瑞拉•巴塔（Kumārila Bhaṅgīa）³，他自孩童時代起，便研習韋達經（Vedas）、宇宙古史（Upaniṣads）、輔典（Smṛiti）和其它經典。他也研習業報彌漫沙（*karma-mémāśā*）哲學，現在他想研習佛教，目的是為了擊敗它。大學知道他聰慧異常，便欣然讓他入學。他在那裡學習了十二年，在最後一年，他的學術已聞名通達。

一天，在佛教徒校長講課時，這位校長從韋達經中引用了一個詩節，以違背其真實含義的方式解釋了這個詩節。他嘲笑韋達經的觀點，稱它們是虛假的。當庫瑪瑞拉•巴塔聽到這些時，他開始哭泣。“他在哭！”另外一名學生說道，“可能他是一位外士那瓦或其它教派的成員。無論如何，顯而易見，他不是一名佛教徒。”⁴

校長喊來庫瑪瑞拉•巴塔，問他：“你為什麼哭泣？”

“你的解釋違背事實且一無是處，”庫瑪瑞拉•巴塔說道，“這不是那個引述詩節的真正含義。”

“那麼請說出你的解釋，”老師說道。

庫瑪瑞拉•巴塔出色地解釋這個詩節，但當他說完時，他的同學們卻義憤填膺，並謀劃著要殺死他。在跟他搭話時，他們抓住他，把他帶到一座高樓的頂上。“我們要把你扔下去，”他們告訴他，“如果你的神的确真實無偽，並且

韦达经也是真实无伪的，那么你会得到保护。否则，你会完蛋。”

库玛瑞拉·巴塔同意。“你们是对的，”他说道，“如果韦达经说的是绝对真理，并且我的神是真的，那么我不会有问题的。”

他们把他从楼上扔到地面，然后跑下去，信心满满地以为他死了。然而，他们看到他一边走一边说，除了手指破了，其余毫发无损。他们牢牢抓住他，嘲弄般地问他：“若你真的全然受到保护，你的手指为什么会破？”

“我犯了个错误，因为我说‘如果’我的神是真的，”他回答道，“如果我不说‘如果’的话，那么我根本不会受伤。”

库玛瑞拉·巴塔不久便公然传扬反对佛教，以致把佛教从印度赶到了中国和其它地区。同时商卡尔师的哲学也对此推波助澜，但真正把佛教赶出印度的，还要归功于库玛瑞拉·巴塔。

尽管成就斐然，库玛瑞拉·巴塔在晚年，却把他的所见所闻视作一个沉重的错误，并为此而深深地悲痛。“那所大学的校长是我的古茹，”他想道，“他在临终时，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门徒曾击败过他这个想法而深受折磨，他在悲伤中死去。我是个背信弃义者。我背叛了我的古茹，他给了我很多教导。他帮助我，令我生命成功。他给我知识，我用它把佛教赶出了印度，然而我却背叛了他。”

为了弥补他所认为的这一罪过，他堆了一堆谷壳，并点着火。当谷壳燃烧时，它们只是闷烧，看似不是在燃烧一样；只有在给火扇风时，它才会产生火焰。库玛瑞拉·巴塔在闷烧的谷壳堆上躺下及烧灼，他仿佛正被缓慢地烧烤。虽然极度疼痛，他却仍然躺在那里。就在那时，圣商卡尔师的追随者走过来说道：“我来从你这里乞求一些东西。”

“你想要什么？”库玛瑞拉·巴塔问道。

“我求你从这火中出来，并与我就由商卡尔师所创的崭新非二元论及一元论*advaita-vāda*哲学⁶辩论，这一哲学非常优美。我想要击败你，因为你是个施玛塔*smārta*⁷，并且你相信韦达经。”

“现在我就要死了。我不想用非二元论及一元论污染我的嘴，”库玛瑞拉·巴塔回答道，“请走开。我不想谈论这种非韦达的哲学。”他这样说着，生命之气便逝去了。

这是个历史史实。跟牧牛姑娘之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述它。你们应该明白这段历史，因为它会帮助你理解韦达哲学结论传教是怎样发展的。

1 雅沐那河中，毒蛇卡利亚居住的湖泊。

2 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在他的《*Bāhad-vaiñēava-toñāēē*》评论中调和了这一点。他解释道，即使杀死维尤玛魔的事情发生在茹阿萨之

舞之后，但由于牧牛姑娘无所不知的天赋能量

（*svabhāvika-sarvajñātā-çakti*），她们能够谈及到它。当牧牛姑娘体验到无法忍受的分离时，奎师那逍遥时光的景象（*sphürtis*）—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自发地在她们心中展示。因而她们能够知晓维尤玛魔的被杀，实际上这事发生在将来。由于她们与奎师那分离的疯狂，她们谈起来好像这事发生在过去一样。

3 库玛瑞拉·巴塔是八世纪的印度哲学家，来自帕亚嘎（*Prayāga*）的韦达研讨（*mémāñsä*）学者。他以在哲学辩论中击败诸多当代的佛学学者而闻名。

4 称为业报弥漫沙*karma-mémāñsä*（果报科学）的哲学派别以仪式术语解释韦达经，把虔诚果报或物质工作定义为生命目标，然而佛教拒绝韦达经，传扬非暴力（*ahiñsä*）和虚无主义（*çünyatā*）为生命的主要目标。

5 在卡利年代，韦达文化已经败坏。在古代，如果古茹真实无伪，不服从古茹只是被视为冒犯。但时移世易，依据施玛塔派（*smärtas*）所赞成的扭曲的师徒道德规范，门徒要荣耀他老师的教导和忠告，即使老师并非真实无伪。若他不遵从老师，他会感到做了错事，而不管其老师是真还是假。在外士那瓦文化中的门徒，得到忠告，要拒绝任何不够资格的老师，而不用感到丝毫愧疚。

6 *Advaita-vāda*— 由圣商卡尔师传扬的非二元论及一元论教条，其传播一种谬论，即生物体和神在各方面都是一体的。

7 *Smārta*— 传统的婆罗门固守辅典经典以及宗教举止法典，由于过

分执着外在仪式，而没有理解韦达经典的个中精华。

诗节四

所有中立人物的瑰冠珍宝啊，现在我们知晓，你，超灵，已然投生于巴佳，不过我们不知道你是如何投生以及为何投生的。

***na khalu gopékä-nandano bhavän
akhila-dehinäm antarätma-dåk
vikhanasärthito viçva-guptaye
sakha udeyivän sätvatää kule***

na — 不；*khalu* — 的确；*gopékä* — 牧牛女雅淑姐的；*nandanaù* — 儿子；*bhavän* — 你阁下；*akhila* — 所有人的；*dehinäm* — 体困生物体；*antaù-ätma* — 灵魂的内在知觉；*dåk* — 观看者；*vikhanasä* — 由主布茹阿玛；*arthitaù* — 祈求；*viçva* — 这个宇宙的；*guptaye* — 为了保护；*sakhe* — 朋友啊；*udeyivän* — 你升起在；*sätvatäm* — 萨特瓦塔（Sätvatas）的；*kule* — 这个王朝中。

译文

朋友啊，你不只是雅淑姐之子，这是绝对肯定的；你还是居于所有生物体内的超灵。为了回应主布茹阿玛的祈祷，你显现于奉献者王朝中，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宇宙。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对牧牛姑娘之歌（Gopé-géta）的第二和第三诗节的评论中，他解释了牧牛姑娘们的谴责以及奎师那的回应。在第二诗节中，牧牛姑娘说道：“不要以你的瞥视之箭，而招致杀死数千百万牧牛姑娘的罪恶。如若某人痛快地杀死我们，也便罢了；但是若我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比死亡本身更糟糕。”于是，在第三诗节中，她们谴责祂是个背信弃义者。

奎师那回答道：“你们称呼我是妇女杀手和背信弃义之人。你们说我想要杀死千百万个牧牛姑娘，并且我不前来与你们相见，我必将遭受各种各样的罪恶报应。你们为什么对我说出这般冷言酷语？我受不了这种刺人话语对我造成的痛苦。我要立即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这辈子都不再回来。”

看到施瑞•奎师那痛苦满面，牧牛姑娘害怕他变得愤怒。“若他不会来，会发生什么事？”她们思量着。她们自

己的愤怒平息了，现在她们讲了这个诗节。“疏忽大意地说出那番话，是我们的过错，”她们对奎师那说，“说真的，你是我们的朋友。”她们表达了各种情感，好让他开开心心地与她们在一起。

Na khalu gopékä-nandano bhavän: ‘*khalu*’表示‘肯定地’，‘*gopékä-nandana*’指的是雅淑姐-南达那，即雅淑姐之子，‘*bhavän*’表示‘你，奎师那。’牧牛姑娘说道：“你肯定不是雅淑姐之子。”

Akhila-dehinäm 意指‘为了众生，’*antarätma-dâk*意指‘超灵（*Paramätmä*），奎师那处于每个人心中的部分扩展。’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恒常见证者，超灵赐予一个人好坏行为的结果，与此同时，他又完全保持中立。他没有亲自涉及任何人活动的好坏结果。

Vikhanasärthito viçva-guptaye: *vikhanasä*指的是主布茹阿玛，*arthitah*表示‘通过祈祷’，*viçva-guptaye*表示‘为了宇宙的安危以及福祉。’牧牛姑娘通过陈述这个诗节，而说道：“布茹阿玛祈求这个宇宙全体居民的福祉。”

牧牛姑娘的心思总是瞬息万变的，就像海洋中的浪涛起起伏伏。当她们称呼奎师那为超灵或朋友时，她们实际上是在微妙地批评祂。

Udeyivän sätvatäà kule: *Udeyivän*表示‘像太阳般升起’。牧牛姑娘以这番话暗示道：“你来到这个世界。”*Sätvatäà*

*kule*有两个含义：‘雅杜王朝’和‘纯粹奉献者’。当牧牛姑娘说：“你显现于萨特瓦塔（Sātvata）的王朝中”时，这两者含义兼而有之。

“我们知道你是雅淑姐的儿子，”她们告诉施瑞•奎师那，“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同时，当我们察觉到你不同寻常的活动时，我们倾向于接受嘎尔嘎查尔亚（Gargācārya）、巴古瑞•瑞希（Bhāguri Āñi）和袍尔娜玛西（Paurāmāsē）告诉我们有关你的说法。你肯定是我们的朋友，但你不只是牧牛女雅淑姐的儿子。”

“那么，我是谁呢？”奎师那问道。

“你是所有灵魂的内在见证者，”牧牛姑娘回答道，“圣哲巴古瑞、嘎尔嘎、袍尔娜玛西和其他人都说过这一点。作为超灵，你恒常居于众生心中，你在那里见证子每个人最深切的感受和愿望。你也居于我们心中，因此你肯定知道我们与你分离时感受到的痛苦和悲伤有多深切。因此不要恼恨我们，请快乐起来吧。”

“你们说我是超灵，并居于每个人的心中，”奎师那说道，“如果这是真的，那我怎能来到你们面前？我在这里，你们正在看着我。众生心中的那个见证者谁都看不到。”

“为了保护全世界，主布茹阿玛向你祈祷，并崇拜你，”牧牛姑娘回答道，“你被他的崇拜所取悦，为保护世界而采纳了一个形象，但实际上你没有物质形象。”

“精于情悦的聪慧牧牛姑娘啊，”奎师那说道，“若你们知晓所有这些博大精深的哲学真理—即我是超灵，众生的见证者，每个人果报活动结果的赐予者，那么你们为何以刺人之语跟我说话？”

“朋友 (*sakhā*) 啊”，牧牛姑娘回答，“虽然你是超灵，回应布茹阿玛的祈祷来保护世界，但是你来到温达文这里并令我们成了你的女朋友 (*sakhés*)。得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非常高兴，沉浸在喜乐之洋中。来自这种亲密友谊的熟悉蒙蔽了我们对你真正身份的认知，因此我们才会这样说话。请看在我们也是这个宇宙一份子的份上，也保护我们吧。”

这里牧牛姑娘暗示着，“我们正在与你分离的炽烈大火中燃烧。请前来与我们见面吧。我们是你亲爱的心上人，你明白我们的痛苦，但你却依然快乐如常。在这偌大的宇宙中，我们不曾见过或听过有任何人—半神人、人类、蛇族、动物或其它任何生物—面对心上人的痛苦能够保持快乐。相反，他自己也会苦不堪言，并努力缓解心爱之人的任何痛苦。”

“你似乎与众不同。你目睹最心爱的女友痛心欲绝时却心平气和。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你不可能是雅淑妲之子，雅淑妲以宽厚仁慈的天性而闻名。当她听闻他人哪怕有一点点烦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只是看到人类、动物或鸟

儿不快乐，她的心都在慈悲中溶化；她竭力安慰他们，并消除他们的痛苦。她心地柔软，不可能生出像你这样残忍、冷酷、毫无慈悲之心、心地不良、道德败坏的人来。我们在你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她的美德。”

“那好吧。若我不是雅淑姐的儿子，没有一丁点她的好品质，那么我是谁？”

“你是超灵，每个人心中的内在见证者。”

“何以见得我是超灵呢？”奎师那问道。

“超灵居住在每个人的心里，”牧牛姑娘回答道，“即使有人快要死了，哀哀哭泣，像鱼在干地上拍打一样满地打滚，祂仍然超脱并中立，就像法官一样。祂不会给那个人任何东西以帮助他，祂也不会从他那里拿取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交流。同样地，你保持自足，无视他人的痛苦，即使他们在垂死之际痛苦万分。所有中立人物的瑰冠珍宝啊，现在我们知晓，你，超灵，已然投生于巴佳，不过我们不知道你是如何投生以及为何投生的。我们从三位权威人物：嘎尔嘎查尔亚、巴古瑞·瑞希和袍尔娜玛西那里听说，布茹阿玛祈求你显现，但我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奎师那问道：“为什么布茹阿玛向超灵祈祷呢？他的祷文是什么？”

牧牛姑娘回答：“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展示你全然的自我，如此揭示了你真正的身份，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你是

神，他们会对你履行奉爱。每个人都会从这个世界解脱，布茹阿玛的整个创造都将是徒劳。因为这个原因，布茹阿玛恳求你显现，但要隐藏你的身份，所以你以伪装的方式前来。”

“与别人妻子瞎混，现在你已变成一个盗贼和浪荡子，自幼已一直好好练习，你也是个骗子和撒谎者。当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发现你的这一切，他们将会成为无神论者，而不是修习奉爱。佳拉桑达（Jaräsandha）和其他人就是这样的例子。”

佳拉桑达、卡尔那和杜尤丹原本不是恶魔。佳拉桑达原先是个正直的人，向卡尔那一样，具有诚实、慷慨和仁慈等高尚品质。起初纳拉卡苏茹阿（Narakäsura）也不是恶魔，但是通过与卡拉雅文（Kälayavana）和其他人的联谊，他变成了恶魔。所有这些恶魔都只有两个缺点—他们不与奉献者为友；他们反对奎师那。这令一个人成为恶魔。

《圣典博伽瓦谭》（5.18.12）有云：

*yasyästi bhaktir bhagavaty akīcanā
sarvair guëais tatra samäsate suräù
haräv abhaktasya kuto mahad-guëä
manorathenäsati dhävato bahiù*

对至尊人格首神瓦苏戴瓦发展出纯粹奉爱的人，从他身上展示出所有半神人及其崇高品质，比如宗教、知识和弃绝。另一方面，缺乏奉爱服务并从事物质活动的人则没有好品质。即使他善于修习神秘瑜伽或诚实地努力维持其家庭和亲属。也必定被他自己的心智推敲所驱使，必定投入服务主的外部能量。这种人怎能有任何好品质呢？

奉献者有二十六项值得称颂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具有二十五项这些品质，却没有全然皈依奎师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是个恶魔，因为恶魔也可以有很多令人称奇的品质。如果某人只是皈依奎师那，那么其它美德品质迟早必定到来；即使那些品质没有到来，也无妨。单是一项品质—全然皈依奎师那—足已令人成为纯粹奉献者。

正如主拿拉央那告诉商卡尔（希瓦）¹去这样传教：无神论者既不明白神，也不会对神从事奉爱服务。牧牛姑娘说道，布茹阿玛祈求奎师那在这个世界显现，但要把他的身份保密，如此布茹阿玛的物质创造便不会终结。

她们这样奚落奎师那：“你显现在雅杜王朝，神圣奉献者的王朝（*sätvatää kule*），然而你却偷别人的妻子。这证明了你抛弃了那属于超灵的品质。你已经背离了你的本性。”藉由称呼施瑞•奎师那为她们的朋友，牧牛姑娘实际上在揶揄她，因为她们暗指他不虔敬不道德—她与其他男

人的妻子相会——这样祂成了她们的朋友。“因此现在你是我们的朋友，”她们说道，“做朋友的都想设法消除好友的不愉快。然而你却冷眼旁观，不消除我们分离的痛苦感受；你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看看圣基瓦·哥斯瓦米《*Ṣré Vaiñēava-toñāēé*》中的特别之处。书中，圣基瓦·哥斯瓦米说道，这第四诗节解释了牧牛姑娘在荣耀奎师那超凡活动时的心绪。在第三诗节中她们告诉祂：“你杀死了许多恶魔，你举起了哥瓦尔丹山，你解救了阿嘎苏茹阿。”现在，在这第四诗节中，她们说道：“因此，我们断定你非同寻常少年。你肯定不是雅淑姐的儿子。”

圣基瓦·哥斯瓦米解释道，牧牛姑娘以这番话，看似在贬低雅淑姐，但这并非她们的意图。她们知道她是她们群体中的瑰冠珠宝。她们只是在暗示：她，跟她们一样，是个牧牛姑娘，牧牛郎的妻子，因此她不可能是奎师那这种超凡人物的母亲。奎师那不可能是雅淑姐或其他牧牛姑娘的儿子。

在他的评注里，圣基瓦·哥斯瓦米对牧牛姑娘称奎师那为超灵，提出了一些额外的见解。她们说：“作为超灵，你长居于我们心内。你肯定知道我们的所有困难和灾祸。毋需告诉你我们伤心的程度；毋需告诉你我们怎样在与你分

离的烈火中饱受煎熬。因此你肯定应该要保护我们。”

通过话语‘*vikhanasārthito viçva-guptaye*’，她们说：“布茹阿玛恳求你保护整个世界，我们也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布茹阿玛也为我们祈祷。你有义务保护我们。”

当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是超灵”时，她们似乎是以敬畏和尊敬的心态（*aiçvarya-bhāva*）说话，而且她们也坚信不疑；但并非如此。她们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语；那不是她们自己的想法。当她们提到奎师那为戴瓦奎或瓦苏戴瓦的儿子时，或为梵（布茹阿曼Brahman）时，或为超灵时，或为至尊人格首神时，就像她们在蜂之歌（*Bhramara-gēta*）（《圣典博伽瓦谭》10.47）中那样，她们仅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语。她们本人就知道祂是雅淑姐之子，再无其他。

此外，她们只有在跟祂分离的悲伤中才这样说，在感到快乐和满足时则不会这样。任何一个巴佳居民都不会这样说话，除非是在悲伤难过时。比如，当乌达瓦来到巴佳时，南达爸爸说了类似一番话。他并不相信他的儿子是神。相反，他语带嘲讽地对乌达瓦说：“你说我的儿子是神。他是神吗？如果他真的是神，他应该努力解救我们，赐福我们。事实上，如果他是神，愿他悦纳我们。”在讲述这番话时，南达爸爸的心绪类似于牧牛姑娘的。

必须明白敬畏（*aiçvarya*，艾施瓦尔亚）和甜美（*mādhurya*，玛度尔亚）二者的区别，前者表示以敬畏和尊敬的心态崇

拜奎师那的富裕展示，后者表示亲密而爱意盈盈地服务奎师那甜美的人形形象。主在巴佳的逍遥时光总是如同人类般的（*naravata*），无论这些逍遥时光有否展示富裕。这是甜美的标准。另一方面，当祂的逍遥时光超出人形逍遥时光的极限时，无论展示富裕与否，都称作富裕。

奎师那在巴佳甜美逍遥时光中展示的大量富裕，丝毫没有阻碍那些逍遥时光的甜美度和亲密性，因为巴佳居民对祂毫无敬畏和尊敬。在牧牛姑娘、雅淑姐、祂的朋友和其他所有巴佳居民的眼中，祂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牛童。尽管所有的巴佳居民都看到祂以一个手指举起了高山之皇哥瓦尔丹，但没有一个人想到祂就是神，哪怕是片刻。相反，他们想道：“拿拉央那前来举起了大山。”他们无法想象是祂亲自上演了这一壮举。牧牛童们举起他们的棍子，竖在高山之皇哥瓦尔丹的底部，并认为是他们在举着。

比起无忧星宿或杜瓦尔卡，温达文有着更多的敬畏富裕（*aic̣ḥvarya* 艾施瓦尔亚），但是在温达文，所有的敬畏都被甜美所覆盖。比如，当施瑞•奎师那杀死阿嘎魔时，此举并非等闲，那种逍遥时光中包含很多的敬畏富裕。然而，巴佳居民并不认为奎师那就是神。他们只是想：“拿拉央那履行了这些事迹。”

对本诗节第一句 *na khalu gopékā-nandano* 中的 *khalu*（肯定）一词，圣基瓦•哥斯瓦米给出了额外解释。牧牛姑娘们

说道：“你肯定是雅淑姐的儿子，然而你同时又是超灵。这怎么可能呢？布茹阿玛向你一超灵一祈求，因此你以雅淑姐之子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他祈求你前来，保护和滋养这个世界。我们也身处这个世界，因此你也应当保护和滋养我们。”

圣基瓦·哥斯瓦米的评论还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当中他讨论了词语‘na’（不）。他解释道，只在第一句的开首看到的‘na’，可以如下适用于全部四句：“*Na khalu gopékä-nandanaù* — 你不是雅淑姐之子。*Na akhila-dehinäm antarätma-dåk* — 你不是所有生物体的内在超灵。*Na vikhanasärthito viçva-guptaye* — 布茹阿玛没有祈求你保护这个宇宙。*Na udevivän sätvatäm kule* — 你便不能来到奉献者的王朝中。”

若‘na’通用于全部四句，每一句都可以这样解释：“*Na khalu gopékä nandana* — 你不是雅淑姐之子，而是全体生物心中的内在见证者。这在你的冷酷无情和无情无义中显而易见。*Na akhila-dehinäm antarätma-dåk* — 实际上你并非超灵。超灵知道每个人的快乐与悲伤，而你却不知道我们内心痛苦的程度。*Na vikhanasärthito viçva-guptaye* — 布茹阿玛祈求过你前来保护宇宙，这不可能是真的。若你为回应他的祈祷而来，你便会真的保护每个人，包括我们。*Na udevivän sätvatää kule* — 你不会显现在奉献者王朝中。”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你毫无奉献者的品质。”

1 希瓦跟施瑞•奎师那极为亲密，因此奎师那得以派给他艰巨的任务，让他作为一个假像宗人士（Māyāvādē）—高卡尔师

（Çaikarācārya）来到这个世界。那时候人们都崇拜至尊主，以满足他们自私的目的，他们认为：“通过对主的崇拜，祂便会满意我们，从而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欲望。”

施瑞•奎师那想：“这种情况最危险。”祂唤来主希瓦，指示他：“由于虚假的奉献者将会造成大麻烦，我想你来让他们远离我。创造一种哲学，教导“brahma satyaà jagan mithyā—绝对(真理)是真的；这个世界是假的”，并传扬‘所有的灵魂都是梵，即非人格的绝对(真理)—众生一体。你是梵。不需崇拜外在的神，因为你们自己就是至尊主。’”（《希瓦真理Çiva-tattva》第一章）

诗节五

你是光辉的太阳，照亮雅杜王朝的莲花。请把你的莲花手放到我们头上。

viracitābhayaà vāñēi-dhūrya te
caraëam éyuñää saàsāter bhayät
kara-saroruhaà kânta käma-daà
çirasi dhehi naù çré-kara-graham

viracita — 赐予； *abhayam* — 无惧； *vāñēi* — 维施尼 (Vāñēi) 王朝的； *dhūrya* — 最佳者啊； *te* — 你的； *caraëam* — 足； *éyuñäm* — 那些走近的人的； *saàsāteù* — 物质存在的； *bhayät* — 出于恐惧； *kara* — 你的手； *saraù-ruham* — 如同莲花； *kânta* — 心上人啊； *käma* — 愿望； *dam* — 实现； *çirasi* — 在头上； *dhehi* — 请放在； *naù* — 我们的； *çré* — 幸运女神，拉珂施蜜-戴薇的； *kara* — 手； *graham* — 拿着。

译文

雅杜王朝的瑰冠珠宝啊，心上人啊，对于那些恐惧生死轮回、皈依你莲花足的人，你的莲花手赐予他们无惧。我们的如愿者啊，请把你那莲花手放到我们头上，你的莲花手赐予无惧，并接纳拉珂施蜜的双手。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śika Vātti*）

牧牛姑娘们对奎师那说：“维施尼王朝（*Vāñēi-dhūrya*）的瑰冠珠宝啊，最亲爱的心上人啊（*Kānta*），莲花手能满足所有愿望（*Kāma-da*）的你啊。我们现在极为恐惧（*viracitābhayam*）。”

那些为世俗事件所困惑和吓倒的人，走近至尊主施瑞•奎师那的莲花足，以从生死轮回中（*saàsāti*）解脱。在这种轮回中有六个变化阶段：出生、存活、长大、制造副产品（孩子）、衰弱和死亡。五十岁过后，身体和心意的各个方面都逐渐变得“破旧不堪”。眼睛、牙齿、耳朵、心意、心智力，以及其它所有感官都逐渐变得衰老。到那时，一个人甚至无法享受美味的食物，因为他无法正常地消化。

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唱道：“*Vāddha kāla āola, saba sukha bhāgala, bhogābhāve duùkhita* — 我想享受物质快乐，却不能够，这令我万分悲哀。”¹圣商卡尔师在《*Bhaja Govindam*》（诗节22）中写道：“*Punar api jananam, punar*

api maraëàà, punarapi janané jaöhare çayanam — 再次出生、再次死亡、再次躺到母亲的子宫里。这就是生死轮回 *saàsâti*, 来回穿越物质存在。”

生死轮回的含义也与词语‘*vraja*巴佳’相关，后者表示‘到处移动的’。但这种类型的生死轮回把我们带往奎师那和巴佳的十足快乐。一种生死轮回把我们带往地狱和完全毁灭，而另一种反方向而行，把我们带往巴佳。奎师那的奉献者们的目标是松开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依附，以顺时针方向绕拜古茹戴瓦、外士那瓦、神像和图拉茜。然而，那些紧拽其依附的人却以逆时针方向绕拜，恰如在印度的婚礼仪式上，新郎和新娘逆时针绕火转圈。

牧牛姑娘说道：“*Caraëam éyuñää saàsâter bhayat* — 若某人全然托庇于至尊主的莲花足，祂便会把祂的慷慨之手放到那人头上。继而，那人自动变得无惧无畏 (*abhaya*)。 *Kanta käma-dam* — 心上人啊，你满足所有愿望；因此请把你的莲花手放到我们头上吧。”

现在我们会回到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上。他在前述诗节中解释过，施瑞•奎师那听到了牧牛姑娘对祂讲述的一切。因而，当她们称祂为背信弃义者和有罪的妇女杀手时，祂告诉她们：“我要立刻离开这块地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于是牧牛姑娘害怕了。因此，在第四诗节中看到她们如何安抚祂，她们称呼祂为‘朋友’，并乞求祂

不要走。

奎师那对她们的恳求感到满意，对她们说：“牧牛姑娘们啊，我听过你们的甜美批评之词。我明白那些话不是辱骂，而是你们亲密情感的一种表达，在纯粹爱意的怒气中说出的。在你们称我为骗子和浪荡子之时，我正站在附近，热切啜饮着你们每个字的甘露。我对你们非常满意，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祝福。你们可以求我任何东西。告诉我你们的愿望，我会如你所愿。”

现在，奎师那的言辞令牧牛姑娘满心欢喜，她们在这第五诗节中恳求祂：“整个维施尼和雅杜王朝中最宽宏大量的人啊，你是照亮雅杜王朝之莲花的光辉太阳。请把你的莲花手放到我们头上吧。”

她们为何这样请求？一个人对他的晚辈表达爱意情感时，比如对他的孩子、门徒、或任何前来寻求庇护的人，他都会把手放到那个人的头上来。他藉此传达道：“我会让你得偿所愿。”我们从《*Çré Bhakti-ratnākara*》和《*Çré Navadvépa-dhāma-māhātmya*》中知道，尼提安南达帕布把祂的莲花足放到圣奎师那达斯•卡维拉杰•哥斯瓦米和圣茹阿古纳特•达斯的头上，祂也对圣基瓦•哥斯瓦米施赠了这样的仁慈。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古茹。他不是以施瑞•巴拉戴瓦的形象这样做，而是作为遍洒仁慈的尼提安南达帕布，祂把祂的莲花足放到了很多奉献者的头上。

caitanya-nityānande nāhi esaba vicāra

nāma laite prema dena, vahe açru-dhāra

《永恒的柴坦亚经》（初篇逍遥8.31）

但若一个人只是稍具信心地唱颂，主柴坦亚和尼提安南达的圣名便很快清除他所有的冒犯。因此，他一唱颂哈瑞奎师那至尊曼陀，便感到对神首之爱的狂喜。

我们可能居住在温达文，呼喊：“噢，奎师那！奎师那！奎师那！”但我们的眼中并没有眼泪落下，我们的心也没有软化。另一方面，若我们去纳瓦兑帕圣地，呼喊：“噢，高茹阿！噢，尼提安南达！我比佳盖和马岱以及其他所有恶魔都更加罪孽深重！”主高冉嘎和主尼提安南达帕布肯定会把祂们令人惊讶的无缘恩慈赐予我们。我们可以这样恳求尼提安南达帕布：“佳盖和马岱加害于你，但你却赐予他们仁慈，他们开始唱颂：‘奎师那！奎师那！’他们二人大声哭泣，内心溶化。我甚至比佳盖和马岱更加罪孽深重。”尼提安南达帕布是我们唯一的真正庇护者。若我们想要纯粹奉爱，我们只需接近祂的莲花足。尼提安南达帕布通过我们的灵性导师走向我们，祂是圣师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本体（*akhaëòà guru-tattva*）。因此，圣师是主尼提安南达帕布品质的储库。我们的灵性导师是祂的展示，这是莫大的

慰藉。

举个例子，至受崇拜的圣足(*parama-pūjyapāda*)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向众多醉汉和骗子施恩，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够格。他把手放到那些来到他那里的人头上。他极为慷慨，甚至告诉他们：“噢，你想要一个妻子？我会安排一切。”藉由他的仁慈，他想到：“以某种方法，这些人应当前来品尝奎师那圣名的甘露。藉此，他们肯定会丢下所有的物质依附，若这一辈子不成，那么就从现在起两辈子、三辈子。如此，通过主尼提安南达帕布的恩慈，他们会变得纯粹。”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五诗节中，牧牛姑娘恳求奎师那：“你的莲花手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因此请把它放到我们头上，赐予我们无惧无畏吧。”牧牛姑娘们害怕什么？她们害怕在超然情欲 (*kāma*) 的熊熊大火中燃烧，因为奎师那不跟她们在一起。她们想：“如果奎师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将脱离危险。祂肯定会跟我们跳舞，并与我们上演各种各样的爱意逍遥时光。”

牧牛姑娘请求奎师那把祂的手放到她们头上，但祂却反问她们：“我怎能那样做呢？我不可能从事这种恶行，把手放到别人妻子的头上。”

正如上述提到的，牧牛姑娘首先称呼奎师那为刊塔 (*kānta*心上人)，继而又称祂为卡玛-达 (*kāma-da*如愿莲

花手之人，或莲花手赐予超然情欲的人）。她们以这种方式说道：“你告诉我们可以要你一个祝福，我们也知道你有能力给予那个祝福。我们来到你这里，是因为卡玛戴瓦（*Kāmadeva*超然爱神）的五花箭刺中了我们的心，把我们丢在死亡的边缘。”

“至尊人格首神把祂的手放在那些托庇于祂莲花足的人的头上。紧缚于生死轮回中的所有生物体，都想摆脱留在那种轮回之中的恐惧。对托庇于你的人而言，他所有的痛苦都自动消失，从而变得无惧无畏，自信永不再受缚于俗世享乐。”²

“知道你的莲花手肯定会实现我们的愿望，因此我们皈依于你的足。若你把手放到我们头上，我们心中燃烧的卡玛（*kāma*，超然情欲）之火将会消失，但不止是那样；我们再也不会感到与你的分离。我们总是害怕你会离开我们。若你把莲花手放到我们头上，我们便确知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受条件限制的灵魂想要从生死轮回中超脱，但牧牛姑娘唯一的愿望便是摆脱与奎师那分离的恐惧。

奎师那可能告诉她们：“你们说你们想让我保护你们免于爱欲，但爱欲居住在心里。若你们所言是对的，那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手放到你们头上？我不是应当把手放在爱欲所在的地方吗？那种愿望在我之内，我想你们也有同样的

愿望。”

为了回应这一点，她们说道：“*Çré-kara-graham* — 正如你在婚礼中牵住施瑞，拉珂施蜜的手，那表示你永远不会离开她，我们想我们的手放到你手中；而非你所建议的。即使你想把手放到拉珂施蜜的胸部，她也不会允许你那么做的。同样道理，不要把你的手放到我们身上—只是放在我们头上。”

1 *vāddha-kāla āolo, saba sukha bhāgalo, péōā-baçe hoinu katar*

sarvendriya durbala, kñéna kalevara, bhogābhāve duḥkhita antar

“老年很快到临，所有快乐都随之消逝。遭受着疾病的折磨，我烦恼又虚弱。现在我所有的感官都衰弱，身体痛苦且疲惫；没有以前的感官愉悦，我的精神日渐萎靡”（*Çaraëägati* 皈依—皈依第一要则：*Dainya*/谦卑，歌曲5）。

2 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对圣基瓦•哥斯瓦米有关本诗节评论的阐释，解释了牧牛姑娘有关这点的心绪。那里说道，尽管牧牛姑娘不知道施瑞•奎师那的神性，在这里她们却看似充满敬畏与恭敬（*aiçvarya*），正如在第四诗节中看起来的一样。

诗节六

你的五花箭刺中了我们，这令我们痛苦难耐。若我们看见你甜美、甘露盈盈的莲花脸，这种痛苦便会彻底消失。因此，请对我们展露你迷人的莲花脸吧。

vraja-janärti-han véra yoñitää

nija-jana-smaya-dhvaàsana-smita

bhaja sakhe bhavat-kïikaréù sma no

jala-ruhänanaà cäru darçaya

vraja-jana — 巴佳人民的；*ärti* — 痛苦的；*han* — 毁灭者啊；*véra* — 英雄啊；*yoñitäm* — 妇女的；*nija* — 你自己的；*jana* — 人们的；*smaya* — 骄傲；*dhvaàsana* — 毁灭；*smita* — 他的微笑；*bhaja* — 请接受；*sakhe* — 噢，朋友；*bhavat* — 你的；*kïikaréù* — 女仆们；*sma* — 的确；*naù* — 我们；*jala-ruha* — 莲花；*änanam* — 你的脸；*cäru* — 美丽；*darçaya* — 请展露。

译文

噢，摧毁巴佳居民哀伤的你；英雄中的最佳者啊，仅是一抹笑容便击碎与你极亲近之人的骄傲，那种骄傲因好运而起，又因那种骄傲引致的郁闷怒气而起。亲爱的朋友啊，请满足你的女仆们的愿望。至少这一次，请向我们这些无助的女孩，仁爱地展露你迷人的莲花脸，让我们高兴起来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应当向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和圣帕瑞西大君、向圣维亚萨戴瓦，然后向牧牛姑娘们，之后向神圣的茹阿姐和奎师那祈祷。通过这条传系，仁慈来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应当想着我们正坐在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向帕瑞西大君讲述《圣典博伽瓦谭》的聚会当中。或者，我们应当想着我们正在温达文，在牧牛姑娘跟奎师那说话的那个地方。我们应当冥想：“我的心，其实是我的自我，跟牧牛姑娘们在一起，也跟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在一起。”我们必须渴望得到与他们一样的情感，跟他们处于同一层面上。臻达这种全神贯注，谓之神定（萨玛迪samādhi 又译三摩地，）¹。

相较之下，瑜伽师的神定是零。瑜伽师没有立足的层

面——秒钟都没有，或甚至千百万分之一秒都没有。我所讲述的这种神定稳处于极其坚固和完美的层面上。

在《圣典博伽瓦谭》的后面章节中，圣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讨论了施瑞•奎师那和牧牛姑娘彼此之间的分离情感。他说道，当奎师那离开温达文时，祂没有带上祂的笛子、祂的笑颜，或祂的巴佳衣着。祂把一切都留在了温达文，包括祂的情感，祂留给了牧牛姑娘。祂内心空荡荡地去了玛图拉和杜瓦尔卡，在那里祂总是哭泣。我们在《*Bāhad-Bhāgavatāmāta*》中读到，祂在杜瓦尔卡怎样悲伤哭泣：“我把我的一切都留在了温达文——我的心、我的灵魂和我的情感。”

在那时，牧牛姑娘也在哀叹：“奎师那带走了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情感，带走了我们拥有的一切。此外，他还带走了我们最亲近、最忠实的朋友——睡眠和晕倒。在我们晕倒时，我们从我们的处境中得到一些短暂的慰藉，在我们睡着时，我们也得到一些慰藉，然而奎师那把它们两个也带走了，让我们全然空虚茫然。”

在与奎师那的分离中，牧牛姑娘感受到祂的存在。她们回想着与祂相会的点点滴滴，于是这般，她们完全体验到了祂。当她们跟祂在一起时，她们忘记了那种体验。她们遗失了与祂心连心的那种感受。从外部知觉中撤回，与祂心心相印，这滋长了与祂相会的真正体验。由于这个缘

故，分离情感对于施瑞•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们是极具价值的。

若她们的分离情感没有得到揭示，我们便毫无概念；这个世界将对如此崇高的情感一无所知。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之间的分离情感，是品味超然纯爱（*rasika*）和沉醉于超然情感（*bhāvuka*²）的奉献者的主要财富。《圣典博伽瓦谭》揭示了这些分离的逍遥时光：

nigama-kalpa-taror galitaà phalaà
çuka-mukhäd amâta-drava-saàyutam
pibata bhägavataà rasam älayaà
muhur aho rasikä bhuvi bhävukäù

《圣典博伽瓦谭Çrémad-Bhägavatam》(1.1.3)

深思熟虑的专家们啊，品味韦达文献这棵如愿树上的成熟果实《圣典博伽瓦谭》吧。它从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的唇间流淌出来。所以果实就更加醇美了，尽管对包括解脱灵魂在内的众生来说，这果实的甘露汁液已很美味。

现在，牧牛姑娘在与奎师那无法忍受的分离中，说出了以*vraja-janärti-han*开始的这第六诗节。一般来说，它表示：“你摧毁了巴佳居民（*vraja-jana*）的痛苦，以及普罗大众的

痛苦。然而，尽管我们也是巴佳居民，你却令我们痛苦。我们见到你消除温达文其余每个人的痛苦，可为什么撇除我们呢？”

在这个诗节中，词语*véra*英雄，特指哥库拉的英雄（*gokula-véra*），哥库拉指的是温达文、茹阿姐圣湖以及圣茹阿姐和奎师那的所有其它逍遥时光圣地。就此而论，*véra*并不表示它的通常含义：‘战斗中的英雄。’它仅指爱侣情怀（*madhura-rasa*玛度茹阿-茹阿萨），表示施瑞·奎师那的超然爱恋逍遥时光，因此它指的是‘爱侣情悦的英雄。’它独特地称施瑞·奎师那为迪尔-拉丽塔*dhéra-lalita*的，《奉爱甘露之洋*Çré Bhakti-rasāmāta-sindhu*》中把迪尔-拉丽塔*dhéra-lalita*描述为“精于六十四项技艺以及爱恋娱乐的英雄，他恒常处于青春年少、善于逗乐、无忧无虑，并被其心爱之人的纯爱所控。”

Yoñitää nija-jana-smaya-dhvaàsana-smita: 牧牛姑娘以这番话间接提到她们那像熊熊烈火似的超然情欲，因此她们告诉奎师那：“仅是莞尔一笑，你便摧毁丘比特之箭引起的炽烈折磨。”

Bhaja sakhe bhavat-kīkaréh: 牧牛姑娘继续道：“我们是你全心全意奉献的女仆(克因卡瑞*kīkarés*)，因此请满足我们的愿望。”*Bhaj*表示‘服务，’因此这里牧牛姑娘在说：“你应当服务你的忠实女仆们。”然而，实际上，她们想让奎师

那满足她们服务祂的愿望。有关这点，词语暗指**bhaja**奉献者服务奎师那，奎师那服务祂的奉献者。奎师那在《博伽梵歌》中说道：“*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aàs tathaiva bhajämy aham* — 正如他们皈依我的程度，我也相应地回报。”这是祂的承诺。

Nija-jala-ruhänanaà cäru darçaya: 牧牛姑娘恳求奎师那：“请向我们展露你美丽的莲花脸吧。”

上述解释揭示了该诗节的一般含义，然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揭示，牧牛姑娘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于其他人，你摧毁他们各种各样的痛苦。然而，对于我们牧牛姑娘，你消除丘比特之箭引起的痛苦；并且唯有你能这样做。你不会熄灭女半神人或其他女孩感受到的情欲所导致的炽烈痛苦。”

为了解释牧牛姑娘的话语，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从爱侣之歌（*Yugala-géta* 尤嘎拉-给塔）（《圣典博伽瓦谭》10.35.3）中引述了一个诗节：

vyoma-yäna-vanitäu saha siddhair
vismitäs tad upadhärya sa-lajjäu
käma-märgaëa-samarpita-cittäu
kaçmalaà yayur apasmâta-névyau

在上述诗节中，牧牛姑娘说，当女半神人挽着她们丈夫的胳膊，坐在天空中的飞机上时，她们目睹了奎师那，耳闻了祂的笛子之歌。结果她们变得充满情欲（*kāma*），衣衫松散、不省人事地昏厥在她们丈夫的怀中。她们的丈夫见状非但没有嫉妒，反而对她们充满赞赏。

在爱侣之歌（*Yugala-gēta*）中，牧牛姑娘只是指出，当女半神人们看到奎师那的莲花足、听到祂甜美的笛子之歌时，她们震惊不已，倒在她们丈夫的怀中不省人事。她们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奎师那前去安抚那些女半神人的事情。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的这第六诗节中，牧牛姑娘揭示了为什么奎师那只走向她们的原因。因为无人体验到她们所体验的剧烈痛苦，无人接受奎师那为唯一能够治疗她们的医生。她们说道：“你的五花箭刺穿了我们，它给我们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你美丽、甘露盈盈的莲花脸，这种悲苦将会完全消失。请对我们展露你迷人的莲花脸吧。英雄啊，唯有你具有消除我们内心这种痛苦的能量。”

奎师那离开茹阿萨之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消除牧牛姑娘对其好运的沾沾自喜，第二个是取悦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平息她的妒怒。在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对祂第一个原因大抒己见：“你为了毁灭这样一个小玩意而动用了原子弹。只是你的笑颜，便足以消除我们的骄傲。以消失不

见而令我们这样苦痛，毫无道理。这一无是处地浪费能量。”因此她们称呼祂为英雄。

一听到她们的这番话，奎师那的心便溶化了。“噢，你们只想看到我的微笑？”祂问道，“你们所说的可爱话语给我很大的快乐，因此我准备好令你们一偿所愿。立即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不要有片刻犹疑。”

在牧牛姑娘的回应中，她们称呼祂为朋友(*sakhā*萨卡)。她们以这种方式告诉祂：“没错，我们是你全心全意奉献的女仆(*kīkarés*)，但我们也是你的朋友(*sakhés*)。”她们以词语*bhaja*传达：“你肯定应该服务我们，而不是仅仅出现在我们面前。你还应该装扮我们，给我们槟榔果，就像你早前在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与你相会时那样。那时候你问我们：‘你们都做了什么？为什么只给一只眼睛化了妆？为什么不给另外一只化妆呢？’然后，你以一种最迷人的方式，小心翼翼、轻柔地给另外一只眼睛上妆。”

当奎师那第一次以祂动听的笛子之歌呼唤她们进行茹阿萨之舞时，她们没时间恰当地打扮自己。她们把饰品随意带上，在冲出家门之前，匆匆忙忙地准备了一下。她们的项链在腰上，其它装饰也是随意放置的。当她们到达施瑞•奎师那等待她们的地点时，祂极为轻柔地把项链从她们腰上取下，绕到她们的颈上。祂也整理了其它所有首饰，使其归位。祂以这种方式服务她们，祂和她们都沉浸在欢

乐之中。意识到祂的内在愿望是服务她们，每个牧牛姑娘都在想：“奎师那每天都应当这样服务我。”

现在，她们唱着这牧牛姑娘之歌，说道：“朋友啊，我们命令你，做我们初次到这里时你所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这样命令我？”奎师那问道。

“你是我们的朋友，”她们回答，“朋友（*sakhé*）不能命令她的朋友（*sakhä*）吗？”

“给我命令，你们不害怕吗？”

“不怕。实际上，命令你，令人相当满意。若你执行那些命令，我们会很开心。”

“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服务你们？”

“你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我们展露你的莲花脸（*jala-ruhānam*）。”*Jala-ruha*意指‘莲花’，*ānam*意指‘脸’。“先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命令你做些特别的服务。”

品味超然情悦、醉心于超然情感的奉献者，静默地冥想着这些逍遥时光—奎师那在服务牧牛姑娘们，祂这样做所得到的快乐，以及牧牛姑娘与此同时的快乐。牧牛姑娘微笑，这正是施瑞•奎师那想看到的。事实上，比起祂想自己会心微笑，祂更想看到她们的笑面。

对此，《永恒的柴坦亚经》中有一段（初篇逍遥 4.187-194）：“牧牛姑娘们品尝到的快乐比奎师那看见她们时所得到的快乐大一千万倍。牧牛姑娘没有为她们自己的

享乐而行的倾向，然而她们的喜悦却在增长；牧牛姑娘的喜悦在于她们心爱的奎师那的喜悦。当施瑞•奎师那看到牧牛姑娘时，祂的喜悦增加了，如此祂无与伦比的甜美也增加了。牧牛姑娘想：‘奎师那因为见到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快乐。’那种想法增加了她们面庞和身体的饱满和美丽，奎师那见状益发美丽。并且，牧牛姑娘越多看奎师那之美，她们自己的美丽就越是增加。这样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场爱的竞赛，其中没有一方认输。”

这样，圣奎师那达斯•卡维拉杰•哥斯瓦米描述了施瑞•奎师那与牧牛姑娘之间的竞赛，它以平局结束。圣卡维拉杰•哥斯瓦米‘鸣哨’并判定没有一方获胜。实际上，我们高迪亚的奉献者们不想这样。我们想要鸣哨表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胜利。茹阿迪卡会兴高采烈，我们会击掌欢庆。

这是圣奎师那达斯•卡维拉杰•哥斯瓦米、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和圣茹帕•哥斯瓦米真正的心绪。如果施瑞玛缇•拉丽塔-戴薇是比赛的裁判，她会鸣哨说是平局，没有人被击败。但圣茹帕•曼佳丽会鸣哨宣布，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击败了奎师那。

当施瑞•奎师那被击败时，体验到最多快乐的人正是施瑞•奎师那本人，尽管祂的朋友比如玛度芒嘎拉和其他人一点也不高兴。奎师那输掉，琨姐拉塔（Kundalatä）牧牛女也会难过，姐妮施塔牧牛女甚至会晕倒。奎师那的落败令

这些朋友们非常难过，祂的获胜令她们满心欢喜。

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Vaiñēava-toñāēē*》评论，他在这第六诗节使用了梵文语法规则。当以‘e’结尾的词语在以‘a’开头的词语之前时，‘a’便弱化并以呼格代之。因此，在这个诗节中，意为‘你的’的词语**bhavat**可读作**abhavat**‘不是你的’，然后这一句就成为**abhavat kīkarēu naù**。相应地，这一行可读作**sakhe bhavat**或**sakhe abhavat**。以后者的解释，牧牛姑娘在说：“我们不是说你应当服务我们。你可以服务那些不是你忠实女仆的人，比如库博佳和其他人。我们是你全心全意奉献的女仆，而她们不是，因此你应当去她们那儿服务她们。”

对于词语**naù jala-ruhānanaà cāru darçaya**，圣基瓦·哥斯瓦米也给了另外一种含义。在这个情况中，牧牛姑娘说道：“我们不想看到你的莲花脸。你总是令我们处于分离的痛苦中，不仅仅是一次或两次，而是无时无刻。因此，不需要向我们展露你的莲花脸；现在我们发誓要去死。”

圣基瓦·哥斯瓦米以这另一些含义的解释，结束了有关牧牛姑娘第六个祷文的评论。

1 ‘Sama萨玛’意指‘等同’，‘dhé迪’意指‘心智的全神贯注。’换言之，处于神定中的人与他的崇拜神明具有同一知觉层面，他正在那种层面上做服务。

2 Bhāvuka表示‘沉醉于超然情感巴瓦中的人’。

诗节七

我们看到，牛儿在翻山越岭吃草时，你的莲花足也跟着它们。它们遛跼的地方有扎人的青草、干枯的谷稜，以及尖利的碎石，但是在那里，你的莲花足却感到非常快乐。我们的胸脯不像那些石块，粗糙而坚硬，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那双莲花足放到我们的胸脯上呢？

praëata-dehinää päpa-karñäëää

tää-caränugaa çré-niketanam

phaëi-phaëärpitaà te padämbujaà

käëu kuceñu naù kändhi hâc-chayam

praëata — 皈依你的人；*dehinäm* — 体困生物体的；*päpa* — 罪恶；*karñäëam* — 它消除；*tää* — 草；*cara* — 他放牧（牛只）；*anugam* — 跟随；*çré* — 幸运女神的；*niketanam* — 居所；*phaëi* — 毒蛇（卡利亚）的；*phaëa* — 头蓬上；*arpitam* — 放置；*te* — 你的；*pada-ambujam* — 莲花足；*käëu* — 请放到；*kuceñu* — 胸脯上；*naù* — 我们的；*kändhi* — 砍掉；*hât-çayam* — 我们心中的色欲。

译文

你的莲花足，消除皈依它们的体困生物的所有过往罪孽，它们追赶着在牧场吃草的奶牛和牛犊。那双莲花足是财富与美丽女神—拉珂施蜜的居所，你把它们放到毒蛇（卡利亚）的头蓬上。请把那双莲花足放到我们的胸脯上，平息自我们来自心中色欲的痛苦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Praëata-dehinām päpa-karṇaëam: *Praëata*表示‘皈依’，*dehinām*指的是物质躯体中的生物体，*päpa-karṇaëam*表示‘免除罪恶反应’。牧牛姑娘告诉施瑞•奎师那：“你的莲花足为那些皈依它们的体困生物，消除所有种种罪恶反应。”一次又一次地，她们荣耀祂莲花足的美德。

Täëa-carānugam: *Täëa-cara*指的是奶牛和其它所有在草地上放牧的动物，*anuga*表示‘跟随’。牧牛姑娘说道：“你的双足总是跟在奶牛的后面。”

Çré-niketanam: *Çré*表示‘美丽’，它还指财富女神拉珂施蜜。这样，牧牛姑娘的话语具有两个含义：“你的双足优雅美丽，”和“你的双足是拉珂施蜜（*Çré*）的居所（*niketana*）。她恒常居于你的双足，从不离开它们。”

Phaëi-phaëärpitaà te padāmbujam: *Phaëi*指的是带有头

蓬（*phaëa*）的生物。这里，*Phaëi*特指带有头蓬的毒蛇卡利亚。*Arpitam*表示‘放到’，*te padämbujam*指的是施瑞•奎师那的莲花足。牧牛姑娘说道：“你把你的莲花足放到了那条毒蛇的头蓬上。”

Kåëu kuceñu naü kândhi hâc-chayam: *Kåëu*表示‘保持’，*kândhi*表示‘砍掉’，*kuceñu*表示‘胸部’，*naü hâc-chayam*指的是牧牛姑娘心中的超然色欲（*käma*）之疾。牧牛姑娘祈祷：“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心里，从而摧毁我们的色欲心疾。”

寻常人想象牧牛姑娘的恳求出自世俗的色欲，正因如此，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颂扬了她们纯洁无暇之爱的神圣本质。甚至一个达到中-高级层面的奉献者（*madhyama-uttama adhikäre*），都没有这样的色欲，更何况是已臻达完美形象（*svarüpa-siddhi*），从而觉悟了永恒灵性形象的人呢。若某人已经得到自己的完美灵性形体（*vastu-siddhi*），并由此完全超脱物质，那么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色欲的痕迹。

色欲是渴求一己快乐的欲望，牧牛姑娘没有丝毫这样的欲望。她们对奎师那的依恋称为*samarthä-rati*，意思是，由于这种依恋全然无私，能够完全控制祂。

对施瑞•奎师那的依恋（*Rati*），有三种：萨达茹阿尼*sädhäräëé*，萨曼佳萨*samaijasä*和萨玛尔塔*samarthä*。萨达

茹阿尼是为了一己的享乐而依恋奎师那，圣茹帕•哥斯瓦米认为驼背的库博佳（Kubjā）是这种依恋的唯一例子。在库博佳看见奎师那的那一刻，萨达茹阿尼依恋

（*sādhāraē-rati*）进入她的心中。她渴望享受奎师那，而不是给祂享乐，这是她那依恋的缺憾。尽管如此，她的性欲只为奎师那一人，而不是为了康萨王或其他人。

在杜瓦尔卡的王妃身上可发现萨曼达萨依恋，比如萨缇亚芭玛和茹珂蜜妮。那些沉浸于萨曼达萨依恋的人，偶尔也渴望他们一己的快乐，不过极少；服务奎师那的心绪占绝大多数。【她们渴求一己快乐的欲望与物质快乐无关。】有时这种依恋只是为了奎师那，有时又分成很多部分。王妃们既对奎师那有感情，也对她们的孩子有感情。每位王妃都有十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因此她们的爱分成了十二份。她们的爱进一步瓜分，因为她们对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有感情，包括她们的女仆。奎师那也许会受这种依恋的控制，也许不会；视乎情况而定。然而，终极来说，祂不受其控制。

牧牛姑娘的纯爱是萨玛尔塔-依恋（*samarthā-rati*），这种依恋只能在巴佳找到。萨玛尔塔意指‘强而有力的’和‘能力十足的’，这表明这种依恋定能在各个方面控制奎师那。牧牛姑娘无私至极，她们具有这种纯粹的奉爱。她们从未想过怎样缓解她们自己的悲伤，也从不担心个人快乐。她

们只想让奎师那快乐，正因如此，她们完全控制了奎师那。

牧牛姑娘是玛哈-沛玛瓦缇*mahā-prematé*，这表示她们处于至高灵性情感（*mahābhāva*玛哈巴瓦）¹的最高阶段。对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来说，尤其如此，她恒常处于无私、狂喜纯爱的巅峰（*madanākhyā-mahābhāva*），她是述说这个诗节的其中一位牧牛姑娘。甚至一位处于灵性情感巴瓦奉爱、已觉悟自己永恒形象的完美形象（*svarūpa-siddhi*）奉献者，都没有色欲，更何况牧牛姑娘呢。尽管他不像牧牛姑娘那样，对奎师那有强烈的拥有感，但他连一丁点色欲也没有。

因为，在这世上修习奉爱的大多数奉献者，在他们心中，他们把它看作获得一己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一种方法。极罕有能找到一位只想让施瑞•奎师那快乐的人。只有高级奉献者（*uttama-adhikāre*），比如圣帕拉达大君，具有这种级数的爱。帕拉达的父亲，黑冉亚卡西普，因为他的奉爱而残忍地折磨他。然而，他从未祈祷：“主啊，请消除我的痛苦。请让我快乐吧。”如果帕拉达都没有这样做，更何况牧牛姑娘呢，她们毫不欲求免除痛苦、品尝一己快乐。她们甚至不欲求亲自享受与奎师那的爱意关系。

在八训规（*Çré Çikñāññōaka*）第八诗节中有云：

*äçliñya vä päda-ratää pinañöu mäm
adarçanän marma-hatää karotu vä
yathä tathä vä vidadhätu lampaöo
mat-präëa-nāthas tu sa eva näparaù*

让奎师那紧紧拥抱这个拜倒在祂莲花足下的女仆吧，或让祂践踏我，或以永不得见而令我心碎。毕竟，祂是个浪荡子，祂喜欢怎样便怎样。但仍然，唯独祂，而非别人，才是我心中崇拜的主。

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这样想道：“我知道奎师那是个花心男子，有时他想跟其他牧牛姑娘约会。尽管如此，我只想要他快乐；我不想要一己之快乐。若他渴望与女朋友们住在玛图拉或杜瓦尔卡，他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去做。若我知道他希望同一位特别的女友享乐，我会跑到那位女友那里，服务她，乞求她与他相会。若他用脚踩压我，我不会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若他拥抱我便快乐，那么我也会快乐。每个人都说他是个花心男子，是个骗子；尽管如此，我总是唯独寻求他的快乐。”

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与牧牛姑娘甚至超越高阶奉献者的

层面，下面两句诗节定义了高阶奉献者的品质：

anya-vāichā, anya-pūjā chāḍi' jīāna', 'karma'

ānukūlye sarvendriye kãñēānuçélanā

《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19.168）

除了服务奎师那以外，纯粹奉献者定然不会珍重任何别的愿望。他不应该崇拜半神人或世俗人物。他也不应该培养没有奎师那知觉的人为知识，他也不应该从事奎师那知觉之外的任何活动。一个人必须把自己所有净化了的感官都用来服务主。这是顺利地实施奎师那知觉活动。

《永恒的柴坦亚经》有云：“*Ānukūlye sarvendriye kãñēā-anuçélanā* — 当一个人以他全部的感官顺利地服务奎师那时，这种服务就称为奉爱*bhakti*。”

anyābhilāñitā-çūnyāà jīāna-karmādy-anāvātam

ānakūlyena kãñēānu-çélanāà bhaktir uttamā

《奉爱甘露之洋*Bhakti-rasāmāta-sindhu*》 (1.1.11)

词语*anuçélanam*定义了高阶奉爱，它表示以身体、心意、感官、言语、智慧和灵魂的所有情感来服务奎师那。一位高阶奉献者不接纳任何有损于奉爱发展的东西。相反，他一心一意地顺利地修习。此外，他的奉爱是持续不断进行

地，在有资格的灵性导师和品味超然喜乐的伟大奉献者的指导之下徐徐流淌（*ānukūlyena kāññānuçélanā*）。它丝毫不受非人格知识（*jñāna*）或果报活动（*karma*）的沾染，除了取悦奎师那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愿望

（*anyābhilāñita-çünyaà*）。当所有这些征兆都临在时，就是高阶奉爱。

正如上述提到的，牧牛姑娘不归类高阶奉献者之列，即使她们具有高阶奉献者的所有品质。她们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身体扩展（*kāya-vyūha-rūpa*），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是奎师那赐予快乐的能量（喜乐能量*hlādiné-çakti*）的人格化身。

极擅吟唱牧牛姑娘之歌的巴佳少女们，希望唤起奎师那品味初会爱恋（*surata*）之喜乐，展示了她们的青春美丽，以及与奎师那分离的苦痛。因为她们知道他想要什么，她们希望通过她们身体、心意和言语的所有活动，激发奎师那心中的愿望。只是由于这个缘故，她们吟唱了她们的牧牛姑娘之歌。

她们如何得知祂的愿望？她们听到了祂的笛曲：

bhagavān api tā rātāéu
çāradotphulla-mallikāu
vékñya rantuà manaç cakre

施瑞•奎师那是至尊人格首神，齐备全部富裕，然而，一看到带有盛放茉莉花馨香的秋夜，他把心意转向了爱恋韵事。为了实现祂的意图，祂诉诸了其内在能量。

在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二个诗节中，牧牛姑娘称呼施瑞•奎师那为爱恋之王(*surata-nātha*)，因为祂曾向她们乞求爱意逍遥的珍宝。祂对爱意相会有一种品味，为了品尝那种味道，祂决定要与牧牛姑娘享受甜蜜的逍遥时光。祂想要这样是因为祂认为牧牛姑娘想要这样。牧牛姑娘想要这样是因为祂想要这样。奎师那和牧牛姑娘都在设法取悦对方。牧牛姑娘渴望唤起施瑞•奎师那心中对于初会爱恋之乐的渴望，那样祂便会与她们玩乐。

奎师那怎么知道牧牛姑娘的愿望？在上一年，未嫁的牧牛姑娘们做苦行，崇拜卡亚雅妮-戴薇女神，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祂成为自己的丈夫，而已婚的牧牛姑娘们，比如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她的女伴们，在她们崇拜的最后一天加入了其中。在那时，奎师那展露祂的热切，并许诺会在来年实现她们的愿望。

一年后，牧牛姑娘听到奎师那以祂笛子的曲调呼唤她们。她们在离家之前，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明艳照人，期望

以美貌控制奎师那。这是她们依恋之情的一个征兆。她们生命的每一方面—形体、青春、美丽、品质和愿望—都只是为了激发奎师那心中的初会爱恋而存在。她们知道奎师那会被她们华美迷人的外貌所控制，因此特地把自己打扮得愈发美丽动人。她们给其中一只耳朵戴了耳环，却撇掉另一只；她们给一只眼睛涂了眼膏而不是给两只，她们明白那样看起来更甜蜜。这是她们依恋之情的一个征兆。

这样，牧牛姑娘完全意识到了奎师那特别的愿望，她们增强了其迷人的美貌。她们深谙了解和满足祂愿望的这门艺术，圣茹帕·哥斯瓦米也深谙这门艺术。初学的奉献者不明白这一题旨的真理，只能像鹦鹉一样重复这一题旨。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的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再次展示了她们觉察和满足奎师那愿望的能力。她们开诚布公地恳求祂：“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胸脯上。”

不应直截了当地说出爱意感受和愿望，对此，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假设朋友拜访一个人，他兴高采烈地想要欢迎朋友，说道：“我的朋友啊，现在你来到了这里，我打算买些东西，好给你做*rasa-malai*、*malpurā*等美味佳肴。”“不，不，”朋友回答，“你不需要那样做。”但主人坚持道：“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这几道佳肴，因此我一定要给你准备。”主人这般的情感表达只是减少了他对朋友的爱。²

同样地，如果牧牛姑娘打算说：“我们知道你想跟我们享受甜美逍遥时光，我们也想平息你对于这种享乐的饥渴，”那么她们的纯爱便会减少。她们不描述自己的感受，因而她们的纯粹奉爱永不减少。尽管如此，由于她们的爱绝对无私，即使她们这样说出自己的感受，她们的纯粹奉爱也依然丝毫无损。牧牛姑娘极为擅于纯粹奉爱，以致能够击败奎师那。祂无法想象她们内心隐藏的情感，正因如此，祂在离开茹阿萨之舞，在她们寻找祂时尾随她们。祂离开她们只是为了听到她们的哭泣以及她们情感的表达。

当一位奉献者想要服务奎师那时，奎师那也想接受那种服务。首先，牧牛姑娘想要服务祂，从这种愿望中，产生了祂想接受服务的渴望。他们相互交流的根由在于牧牛姑娘服务的倾向。她们心意中浮现一个念头，然后，正如种子萌生嫩芽，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两者都心领神会对方的愿望，并想互相服务。

圣茹帕·哥斯瓦米在《奉爱甘露之洋》中解释了这一题旨，还有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也在他的评论中提到它。服务的愿望首先来到女主角的内心，但她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男主角，奎师那，通过她的举止、她的情感、或一个指示或迹象，来知晓她的愿望。于是祂能够公开说明，这引起女主角更多的渴望。

在牧牛姑娘之歌的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看似在直言

相告，但实际上，她们深层的心绪是隐藏着的。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是喜乐能量（*hlādiné-çakti*）的完整面貌，牧牛姑娘是喜乐能力的身体展示。因此她们极为擅于爱情韵事。在爱情韵事奎师那也颇为擅长，但牧牛姑娘们，尤其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比祂要内行很多。

在《永恒的柴坦亚经》（初篇逍遥 4.124）中，奎师那承认茹阿迪卡是祂的纯粹奉爱导师（*prema-guru*）。

*rādhikāra prema-guru, āmi çīñya naōa
sadā āmā nānā nātye nācāya udbhaōa*

茹阿迪卡的爱是我的老师，而我是她的舞蹈学生。她的纯粹奉爱让我跳起各种各样新奇的舞蹈。

就此而论，《永恒的柴坦亚经》（初篇逍遥 4.125）和《哥文达逍遥甘露*Govinda-lélāmāta*》（8.77）中记载了以下发生在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与她朋友温达之间的对话。

*kasmād vānde priya-sakhi hareù pāda-mūlāt kuto 'sau
kuēōāraēye kim iha kurute nātya-çikñāā guruù kau
tvaā tvan-mūrtiù prati-taru-latāā dig-vidikñu sphurantē
çailūñēva bhramati parito nartayantē sva-paççāt*

“我心爱的朋友温达，你从何而来？”

“我来自施瑞•哈利的双足。”

“他在哪儿？”

“在茹阿姐湖畔的森林里。”

“他在那里做什么？”

“他在学习跳舞。”

“谁是他的老师？”

“你的影像，茹阿姐，它自我显示在四面八方的每一棵树木和每一株蔓藤上，就像一位技艺娴熟的舞蹈家一样翩翩漫步，使他跟在后面跳舞。”

比起施瑞•奎师那，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在表达纯爱时更为娴熟聪慧，她们使用很多花招和技巧以满足祂对于爱心交流的热望。如此，当她们告诉祂：“请把您的莲花足放到我们胸脯上”时，她们的纯粹奉爱没有减退。

此前我们解释了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直说“我爱你”来表达情感的人，显露了他的爱是低等品质的。世俗之人可能会像这样公然表白自己，但那些沉浸于超然之爱中的人决不会这样说。恋人应心照不宣地明白心上人对祂充满爱意。

奎师那知道牧牛姑娘爱祂。牧牛姑娘之歌的结尾揭示了，祂何时会再次出现在她们面前，并述说：

*na päraye 'haà niravadya-saàyujää
sva-sädhu-kât्याà vibudhäyüñäpi vaù
yä mäbhajan durjara-geha-çàikhaläù
saàvâçya tad vaù pratiyätu sädhunä*

《圣典博伽瓦谭》(10.32.22)

即使在布茹阿玛的一生，我也无力偿还你们那纯粹无瑕服务之债。你们与我的关系无可指摘。你们崇拜我，切断了难以断裂的所有家庭束缚。因此，请让你们自身的荣耀之举成为你们的补偿。

当牧牛姑娘听到奎师那这样说时，她们会问祂：“你为什么继续亏欠我们？就让我们得偿所愿，你的欠债便还清了。当普塔娜在她乳房涂上毒药，试图杀死你时，你赐她解脱和如同你母亲一般的地位。同样，你也要相应地回报我们。”然而，奎师那会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

奎师那为什么不可能回报牧牛姑娘呢？在某些情况下，纯爱被分成很多份，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纯爱只专注于一个对象。这里，奎师那的意思是说：“我的纯爱（沛玛 *prema*）是瓜分的，不仅是百万份，而是无数部分。我的奉献者种类繁多：思辨奉献者、纯粹奉献者、品尝情悦的奉献者、纯爱奉献者、父亲、母亲、伙伴和女友。我无法忽视他们任何一位，甚至对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她比其他

所有人优胜。我必须驾驶阿尔诸那的战车，把我的联谊给予祖父彼士玛和帕拉达。我的爱分成了很多份，但你们对我的爱是一心一意的。你们把你们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半点都没留给孩子或丈夫，更何况其他人呢。因为你们不爱别的人，只爱我一个，因此我将恒常亏欠你们。即使我要赐福你们，我知道你们只会祈求能够为我做更多服务，这只会增加我对你们的亏欠。正因如此，我在千百万生亦无法回报你们。”应当像牧牛姑娘所做的一样，努力去爱奎师那，不为自己欲求任何东西。

我们刚刚解释了《圣典博伽瓦谭》下一章里，当奎师那将会再次出现在她们面前时，牧牛姑娘和奎师那之间将会发生的机密谈论，现在我们回到这一章。奎师那离开牧牛姑娘，以便能够听到她们与祂分离时的纯爱表白，现在奎师那在她们心中与她们对话。他们的爱心话语中蕴藏很多含义，并会逐渐解释。

机智的牧牛姑娘说道：“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胸脯上。”

奎师那回答“这是有罪的。谁也不该这样做。这一宗教原则源自我并跟从我。 *Satyasya yonià nihitaà ca satye* — 所有真理都直接来自于我，并居于我之内。此外，我是主宰神明和真理化身，因此我不可能做任何罪恶之举。若我以非宗教方式行事，其他人会效仿。”

*yad yad ācarati çreñōhas
tat tad evetaro janaù
sa yat pramāëaà kurute
lokas tad anuvartate*

《博伽梵歌》(3.21)

无论伟人做什么，普通人都跟着做；无论伟人以模范行为建立什么标准，整个世界都会遵从。

预料到奎师那的话语，牧牛姑娘以话语*praëata-dehinäà päpa-karñäëaà*来作答。她们说：“托庇于你的名字和逍遥时光而忆念你的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免除所有罪恶。”

《圣典博伽瓦谭》中几次说道，仅是念诵奎师那的名字，便能免除种种罪恶反应。我们在阿佳米勒、佳盖和马岱的历史中看到了这一点。牧牛姑娘继续说道：“仅仅念诵你的名字便免于罪恶，那么托庇于你莲花足的人，有什么福祉在等着他呢？若一个人触碰你的莲花足，他身上不会存留丝毫恶习。因此，鉴于我们已经皈依于那双莲花足，我们毫无罪恶。”

“那种罪恶会来到我身上，”奎师那说道。

牧牛姑娘回答：“若你以莲花足触碰任何堕落者，他都会完全免除所有罪孽；因此我们的罪孽怎么会跑到你身

上？”

有时据说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必须承担门徒的罪恶反应。那么，如果他有成千上百的门徒，会发生什么？他会溺毙于罪恶之洋中吗？实际上，如果那个灵性导师拥有真正灵性导师的资格，这事便不会发生。甚至丝毫罪恶都无法接近一位纯粹、自我觉悟的灵性导师。相反，若门徒仅是忆念他灵性导师的莲花足，他的所有罪恶和罪恶反应都烧毁。他身上没有存留半点罪恶，所有好品质都显现在他身上。即使门徒没有完美地忆念和遵从他的灵性导师，若他的灵性导师只是祝福他的罪恶得消除，其罪亦消弭。但是若要此事有可能，他的灵性导师必须是完全有资格的。

正如没有罪恶能够触碰奎师那的纯粹代表，没有罪恶能够触碰奎师那。现在，听闻牧牛姑娘的回答—不可能有任何罪恶或不洁触碰祂—祂又提出另外一个开玩笑的论点：“你们的胸脯太硬了，”祂说，“我不情愿把我柔软的莲花足放到那里。”

牧牛姑娘以词语 *tāëa-carānugam* 回应。*Tāëa-cara* 指的是那些吃草的生物。就此而论，它尤指在山上草丛吃草的牛，那里土地坚硬，满是石块和其它尖利物体。“你是对的，”牧牛姑娘回答，“与你的莲花足相比，我们的胸脯确实很硬。但我们看到，当奶牛漫山遍野地跑，到山上吃草时，你的莲花足也跟着它们。它们遛跬的地方有扎人的青草、干枯

的谷棱，以及尖利的碎石，但是在那里，你的莲花足却感到非常快乐。我们的胸脯不像那些石块，粗糙而坚硬，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那双莲花足放到我们的胸脯上呢？我们认为你只是在装模作样。”

那么奎师那会举出另一论据：“你们的心里包含很多罪恶品质，比如怨恨、感官享乐的欲望等等。藉由触碰你们的身体，那些过错会立即传递到我身上。”

奎师那的论点都只是借口，好能够从牧牛姑娘的莲花唇听到更多深情的迷人话语。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的确是真的。正如美德来自好的联谊（*sat-saiga*），道德败坏和腐朽堕落通过坏的联谊（*ku-saiga*）来传播。比方说，疾病通过空气和水传播。如果我们跟霍乱传染病患者坐在一起，我们可能从他的呼吸中感染。仅仅在一个传染病患者沐浴过的同一地点沐浴，也可能感染某些疾病。

同样道理，与圣洁奉献者联谊（*sādhu-saiga*）的人，有利于发展奉爱的所有品质都自动增加；通过不利联谊，有损奉爱的一切也自动而来。

在这个世界，如果有人触碰另一个人的脚，他的恶习就传递到他触碰之人的身上。一个人把头放到一位奉爱不怎么进步的二流或三流外士那瓦的脚上或触碰他的脚，外士那瓦便会得到那个人的过错或罪恶反应。另一方面，如

我们早前提到的，若这位外士那瓦是位顶尖奉献者，此事决不会发生。相反，那位完美的外士那瓦会感化那个触碰他脚的人。若一个普通人吃了一位新手外士那瓦的帕萨达祭余，那个人会吸收那位外士那瓦的品质，而那位新手外士那瓦会吸收那个人的坏品质。另一方面，至于纯粹外士那瓦，这点则不适用。

对此，圣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帕布帕德讲了一个男人溺于深河中的故事。那个男人在呼救：“救命！救命！”但没有船出现。站在河岸边的另外一个男人，看着他并想道：“我不会游泳。如果我尝试去救他，他会紧抓我，在他淹死之前我就会死去。”重点含义是处于灵性导师职责的新奉献者，应当仁慈对待感官享乐者，并努力吸引他们来到奉爱之途，但要极为善巧。若他不小心，灵性导师和门徒双方都会淹死。首先是灵性导师淹死，继而是门徒。有人可能会争论道，门徒已经是他灵性导师仁慈的接受者，那么若门徒吃下他灵性导师的祭余，灵性导师为什么要受影响？然而，圣茹帕•哥斯瓦米、圣萨那坦拿•哥斯瓦米和我们所有的前辈圣师都说过，给没有资格之人迪克沙（*dékñä*）启迪是对圣名的冒犯（*näma-aparädha*）。经典有云：“不要接受没资格的门徒。”³

现在，在施瑞•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们的爱意交谈中，他可能争论道：“你们没有智慧或辨识力，因此我不能把我的

脚放到你们胸脯上。即使我与你们这些无知少女联谊也是不合适的。”

对此，圣基瓦·哥斯瓦米给了词语*tāëa-carānugam*另外一个含义。*Tāëa-cara*指的是牛或其它智慧少缺的动物。如果把高质量的甜品比如茹阿萨古拉（*rasagullā*）和茹阿布瑞（*rabré*）给牛，它们会闻上一闻，然后丢下它们。但它们总是喜欢吃草，哪怕草是干枯的。若牛和其它动物在去往屠宰场的路上，喂它们一点草，它们还为它彼此争吵。它们对即将到来的屠宰浑然不觉，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草而喋喋不休，却无力自救。

于是，当牧牛姑娘说出词语*tāëa-carānugam*时，她们的反驳也具有这种含义：“我们知道自己很蠢，”她们说，“但我们不像牛那样愚蠢，它们不知道草和美味食物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愚昧，但我们比它们有资格的多。你跟随牛只，那么跟随我们，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胸脯上又有何妨？”

牧牛姑娘的心绪如此深邃，以致她们在说话时哭泣，然而我们只听她们的言谈和欢笑。我们无法察觉她们在与奎师那分离时的苦痛。在心智上，我们可以显浅地明白她们的逻辑和辩论，但我们缺乏灵性灵敏度，无法察觉她们情感的深度。在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交谈时，我们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们情感的交流。不过，即使我们缺少觉悟，若我

们在有资格而通晓真理知识的古茹（*tattva-jīa-rasika-guru*⁴）指导下，持续阅读和聆听（*anuṣṭhāna*），我们有天定会获得品味和超然的贪婪。到那时我们将能够真正地聆听她们话语的深度，我们也将能够体验到她们与奎师那分离的情感。

牧牛姑娘一再恳求奎师那把祂的莲花足放到她们胸脯上，奎师那陶醉其中，祂紧接着争论：“我不能把我的莲花足放到你们胸脯上，因为你们的胸上装扮着很多珍贵的金饰。”

对此，牧牛姑娘以词语 *ṣré-niketanam* 作答，它有两个含义。强调 *niketanam* 时，短语 *ṣré-niketanam* 意指施瑞•奎师那的双足是美丽（*ṣré*）的居所（*niketanam*）。对此牧牛姑娘说道：“是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胸部装扮着很多可爱的饰物，但我们知道你的莲花足正是所有种种美丽、柔软和其它悦人品性的居所；它们是所有六种吉祥品质的居所。我们相信我们的美丽也是来自你的莲花足，因此我们想让你的双足成为我们胸部最妙曼的装饰物。”

强调 *ṣré* 时，短语 *ṣré-niketanam* 表示那位施瑞（*ṣré*），即拉珂施蜜，是奎师那莲花足的居所。对此，牧牛姑娘暗示道：“若你不愿意把莲花足放到我们身体上，那么你为什么把它们放到施瑞•拉珂施蜜的心上？她总是以服务你的精神，把它们存留于心。若你能够把它们存留在她心中，

那么为什么不能放在我们身上呢？”

奎师那回应道：“我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到你们身上呢？”

“因为我们是牧牛姑娘(*gopés*)，而你是牧牛童(*gopa*)。拉珂施蜜不是牧牛姑娘，你仍然把你的双足放在那里。因为投生于牧牛童朝代，我们与生俱来拥有那种权利。”

施瑞玛缇·拉珂施蜜·戴薇片刻不曾离开主拿拉央那的莲花足，这是事实，对此有个原因。有一次，主拿拉央那以主瓦玛那的形象，拜访巴利大君的宫殿，意在骗他放弃王国。巴利大君的王国囊括了十四个世界的整个宇宙：布尔、布瓦尔、斯瓦尔、玛哈尔、佳纳斯、塔帕斯和萨特亚高等星系，还有七个低等星系。主拿拉央那重新收回了整个王国。

当着主布茹阿玛和帕拉达大君的面，主拿拉央那把苏塔拉星球赐予巴利大君，并邀请圣帕拉达在巴利大君的宫殿停留一段时间。听到此话，帕拉达在巴利大君耳边悄声说了几句，显而易见，那番话取悦了他。巴利大君于是转向主拿拉央那并说道：“祢赐我苏塔拉星球作为居所，我会服从祢的命令，但我从你这里乞求一点其它东西。请跟我留在那里。那里的宫殿有五十个大门，我谦卑地请求祢停留在我所经过的任何一个大门，无论我是进入还是离去。如此，我将会恒常看到你。”主拿拉央那同意了，于是祂在

了巴利大君的宫殿。

时光荏苒，拉珂施蜜开始疑惑她的丈夫为何没有返回。“我的主人去哄骗巴利，去时已久，”她想到，“但祂仍旧没有回家。祂能在哪里呢？”突然，圣拿茹阿达•牟尼出现在她面前，拉珂施蜜向他询问她丈夫的去向。

拿茹阿达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他解释了主拿拉央那如何欺骗巴利大君，以及巴利如何‘反欺骗’主拿拉央那，以致祂无法离开巴利的宫殿。

“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拉珂施蜜说道。于是，在拿茹阿达的指导下，拉珂施蜜呈现一个又老又穷，却极为漂亮的婆罗门妇女形象，在巴利大君布施时前往他的宫殿。在喧嚣之际，巴利大君看到一位老妇人进入了宫殿，她安静而耐心地坐在人群后面的长椅上。

在其他推涌向前，从巴利大君那里彼此尽量争夺施舍时，那位婆罗门妇人只是静静地坐着。巴利大君想道：“那位女婆罗门不可能是寻常妇女，因为她如此耐心地就坐和等待。没有哪个普通人能够这样做；她肯定是某个非凡人物。”

从皇座上下来，他走向那位妇人并致以顶拜。“噢，妈妈，”他说道，“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似是若有所求，但由于某些原因你没有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在寻找机会，在其他离开之后见我。请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是的，”她说道，“我来是为了要些东西，但我恐怕你不会把它给我。”

“你要什么我都会给。”

“确定吗？”

“是的，我确定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保证你会照做吗？”

“是的，我保证。”

当巴利大君三次允诺，她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时，拉珂施蜜进一步征询：“你必须发誓把我想要的都给我。你会这样做吗？”一听此言，巴利大君便记起了主拿拉央那曾经如何以主瓦玛那的形象，对他有同样要求。

“你是谁？”他问道。

她沉默不语，不予作答。最后他说：“很好，请告诉你想要什么。”

这位女婆罗门一言不发，只是指向圣主瓦玛那，在那一刻，巴利大君认出她是拉珂施蜜。他既满心欢喜又忧伤难过，害怕他现在会失去他的主。

巴利祈祷道：“噢，主拿拉央那，拉珂施蜜戴薇前来要带走你，”他说，“但是我无法忍受你离去的想法。请做些安排，好让你既能够住在这里，又能与拉珂施蜜在一起。”

主拿拉央那扩展出第二个形体，那个形体将会跟巴利大君在一起，然后，祂以原初的形体返回了无忧星宿。从

那时起，拉珂施蜜深恐祂会再次离开，因此总是把祂的双足放到她的怀中与心上。

现在，牧牛姑娘以词语*çré-niketanam*，强调了词语*çré*，它指的是拉珂施蜜。在这种情况下，*çré-niketanam*表示“拉珂施蜜的怀抱是你莲花足的居所。”她们质问奎师那：“既然你的莲花足是拉珂施蜜胸部的装饰物，它们为什么不能装饰我们的？它们应当成为我们心中的装饰物。”

奎师那回答：“你们乞求我这样做，但我不能。你们的心太过灼烫，若我把双足放到那里，那种炽热会进入我的双足，它们会被灼伤。”

牧牛姑娘以词语*phaëi-phaëärpitam*来回应。她们说：“但你却把你柔软甜美的莲花足放到卡利亚毒蛇的头蓬上，即使他咬啮你的胸膛、双足和你身体的其它柔软部位。那时你没有任何灼烧感觉。你甚至勇敢地把双足放到他的头蓬上，令人称奇地舞蹈，因此为什么不把你的双足放到我们胸部呢？”

现在，尽管牧牛姑娘已经驳倒了奎师那的所有论点，祂却继续陈述祂自己的理由，祂告诉她们：“我不能那样做；我害怕你们的丈夫。”

“你不畏惧卡利亚，因此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害怕我们的丈夫。即使他们搅扰你，你会惩罚他们，就像你惩罚卡利亚一样。”

*Te padāmbujam*表示‘你的莲花足。’牧牛姑娘继续道：“你的莲花足具有很多美好品质。”“*Kāēu kuceñu naù kândhi hâc-chayam* — 请把它们放到我们胸部，消除我们心中的情欲之火。若我们与你相会，你也与我们上演弥足珍贵的逍遥时光，只有如此，我们心中的分离之火和渴望才能平复。”有时候，病人会外涂药膏治疗体内之疾。同样，在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乞求奎师那以祂莲花足触碰之药膏，来平息她们心中的分离之火。

这里的深意是，强烈的情欲炽热实际上处于施瑞•奎师那的心中，牧牛姑娘渴望它得到平复。但除非她们与祂直接相见，否则不行，这是她们建议的真实动机。当奎师那最终与她们相见时，情欲炽热会离开祂的内心，牧牛姑娘这里所表达的心意状态，也会自动平息。

1 至高灵性情感(玛哈巴瓦*mahābhāva*)是纯爱*prema*的最高阶段。它继*sneha*（情感），*māna*（妒怒），*praēaya*（无分彼此的爱），*rāga*（自发爱意）和*anurāga*（历久常新的爱）之后，当历久常新之爱（*anurāga*阿努茹阿嘎）到达一种特别的强烈状态时便展现。“当历久常新之爱（*anurāga*阿努茹阿嘎）达到最高极限，可在身体上觉察时，谓之灵性情感(巴瓦*bhāva*)。然而，当身体征兆不是特别明显时，这种情感状态仍然称作历久常新之爱，而不是灵性情感。当灵

性情感的狂喜加剧时，谓之至高灵性情感。至高灵性情感的征兆只能在像牧牛姑娘一样的永恒同游身上发现。”（《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6.13 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要旨）。

2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超然纯爱宝盒*Prema-sampuöa*》中解释了这一真理：

premā dvayo rasikayor api dépa eva

hād-veçma bhäsayti niçcalam eva bhāti

“纯爱就像是一盏灯，在两个懂得如何品味机密甘露的恋人之屋中稳定地燃烧着。如果通过嘴巴这扇门把那盏灯带到外面去—换言之，如果恋人把它说了出来—那么灯火很快便会黯淡，甚至可能熄灭。”

3 “聚敛财富和增加个人名望而广收门徒，是奉爱之路上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圣基瓦•哥斯瓦米对《奉爱甘露之洋》（1.2.113）在他的评论中写道，不应当收很多不够格的人作门徒，哪怕是为了扩展师徒传系：*sva-sva-sampradāya vāddhy-artham anadhikāriëo 'pi na saigāhnéyāt*。广收门徒，就必须接受很多心中没有什么信心的不够格者。接受无信心之人为门徒是一项冒犯，它会在专注于灵修修习时产生障碍，最终将不得不堕入地狱。”（《Çré

Bhakti-rasāmāta-sindhu-bindu》，诗节四，*Çré Bindu-vikāçiné-vātti*）。

4 *Tattva-jñā*意指充满精华哲学原则、真象及真理（*tattva*）知识的人。*Rasika*意指精于品味情悦的人。

诗节八

我们全然的困惑是一种重病，唯有你能医治这种病。你是治愈我们危急状况的唯一医生，你莲花唇上的甘露是唯一的药物。

madhurayä girä valgu-väkyayä
budha-manojïayä puñkarekñana
vidhi-karér imä véra muhyatér
adhara-sédhunäpyäyayasva naù

madhurayä — 甜美的；*girä* — 通过你的声音；*valgu* — 迷人；*väkyayä* — 通过你的言语；*budha* — 给有智慧的人；*mano-jïayä* — 吸引；*puñkara* — 莲花；*ékñäëa* — 你的眼睛；*vidhi-karèu* — 女仆；*imäu* — 这些；*véra* — 噢，英雄；*muhyatèu* — 被迷惑；*adhara* — 你双唇的；*sédhunä* — 带有甘露的；*äpyäyayasva* — 请恢复生命；*naù* — 我们。

译文

莲花眼的人啊，你甜美的声音、充满魅力的话语，甚至俘获了聪慧且精于情悦的学者们的心意，我们深受迷惑。英雄啊，我们牧牛姑娘是对你唯命是从的女仆。请以你双唇上的神圣甘露恢复我们的生命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牧牛姑娘以词语*madhurayā girā*，告诉奎师那：“无论你说什么，都甜美之极。”通过话语*valgu-vākyayā*，她们告诉奎师那：“你的话语很迷人。”*Vidhi*表示‘命令’，*vidhi-karēu*表示‘服从的女仆’。牧牛姑娘们藉由这番话说道：“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Muhyatēu*与词语*moha*具有相同的词根，表示‘假像’。一旦处于假像中，就无法分辨好与坏，甚至有时无法恰当地行事。比如，在库茹之野的战场上，当阿尔诸那的战车位于两军之间时，他变得困惑不解。“我该做什么？”他疑惑道，“我不该做什么？”*Muhyatēu*暗指超然的迷惑，它处于第十个阶段（*daṣama-daṣā*）¹，就像死亡。*Muhyatēu*可能还表示‘不省人事，仿如晕厥。’

当我们深思这两个短语*madhurayā girā*‘你甜美的话语’和*adhara-sédhunā*‘你双唇的甘露’时，我们可能问道：“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吗？或二者之间有所区别？”牧牛姑娘为奎师

那的甜言蜜语而神魂颠倒，现在渴望着祂的唇上甘露。但奎师那的话语也如甘露一般。牧牛姑娘到底想要什么？她们是在乞求奎师那多说一些吗？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道，只有得到牧牛姑娘仁慈的人，方可理解她们的想法和话语。因此，如果一个人得到品味超然情悦、觉悟牧牛姑娘内心的外士那瓦的联谊，他才能深入体会这些话题。

圣基瓦·哥斯瓦米解释道，牧牛姑娘啜饮了奎师那的话语甘露，它们甜美、动听、满溢文学辞藻和美妙要义。她们告诉奎师那：“我们全然的困惑是一种重病，唯有你能医治这种病。你是治愈我们危急状况的唯一医生，你莲花唇上的甘露是唯一的药物。”她们以这番言语暗示道，她们的困惑是如此甜美，因此想要进一步体验。

在前面诗节中，牧牛姑娘祈求奎师那把祂的莲花足作为药膏，放到她们的胸部。她们想要这种药膏，治疗品尝奎师那话语甘露而导致的迷惑和狂热状态。但仅是想到这种治疗，便迅速加剧了她们的病情。现在，她们祈祷：“外涂的药膏不会奏效。我们需要喝下能治愈我们疾病的药物。如果你不把唇上甘露给我们，我们肯定会死。”

她们预料奎师那会发问：“你们为什么会死？”于是她们开始作答：

“我们回想你满载甜美和各种意图的柔和话语，”她们

说道。

说话者的音调揭示了他所预期的含义。举个例子，话语‘你不是一个贼’含义相当明确，但是语调讽刺地说出同样的话语，实际上却能够表示‘你肯定是一个贼。’如此，说出的话语可能具有几种不同的含义。

《圣典博伽瓦谭》和其它超然典籍都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写成，意在传达一种特别的含义。只有作者本人向我们解释或揭示，才能懂得其含义。比方说，当奎师那离开温达文住在玛图拉时，祂派遣乌达瓦带着给牧牛姑娘的消息去温达文。消息中的话语带有很多含义，因此乌达瓦不可能洞悉奎师那的意图含义。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方式上，他也许能够明白，但他的理解和牧牛姑娘的理解之间有天壤之别。

这点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主柴坦亚·玛哈帕布解释《圣典博伽瓦谭》诗节的六十四个不同含义：

ātmārāmāç ca munayo

nirgranthā apy urukrame

kurvanty ahaitukéà bhaktim

ittham-bhūta-guëo hariù

《圣典博伽瓦谭》(1.7.10)

各式各样满足于灵性自我的人（*ātmārāmas*），特别是那些稳

处于自我觉悟路途上的人，虽然摆脱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束缚，但都渴望为人格首神做纯粹的奉爱服务。这意味着主拥有超然的品质，所以能吸引每个人，包括解脱的灵魂。

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向萨尔瓦包玛·巴塔查尔亚解释这个诗节，虽然他是世界当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能够以九种方式解释它。玛哈帕布以多种心绪和语调叙说，以这个诗节的众多其它含义来教导他。

由于奎师那舌灿莲花，牧牛姑娘现在以话语 *madhurayā-girā valgu-vakhyayā* 来称呼祂，表示祂甜美的话语充满各种魅力和深远含义。

祂甜言蜜语的另外一个例子在同一个傍晚较早之前发生，当祂以笛子曲调呼唤牧牛姑娘之时。一听到祂那迷人的笛子之歌，牧牛姑娘们立刻抛弃所有家居事务与职责，跑入森林—无论她们当时处于什么情形。

当她们刚刚抵达时，奎师那告诉她们：

svāgataà vo mahā-bhāgāu

priyāà kià karavāēi vaù

vrajasyānāmayaà kaccid

brütāgamana-kāraēam

《圣典博伽瓦谭》 (10.29.18)

最幸运的女士们啊，欢迎你们。我能做些什么来取悦你们呢？
巴佳的一切都好吗？请告诉我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词语表示*mahā-bhāgāu*‘极其幸运’。为什么奎师那用这些话来描述牧牛姑娘呢？让我们思索一下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即施瑞•奎师那用祂的笛子之歌呼唤牧牛姑娘从她们家赶来，以及正要发生的事情，即茹阿萨之舞。奎师那称她们为极其幸运者之后，祂告诉她们：“不要耽搁，贞洁的女人啊；立刻回到你们丈夫身边。贤德妇女的职责是在各种情况下都服务她的丈夫，无论他的品性好坏。他或富有或贫穷，英俊又颇称职，或跛足又丑陋，但她仍然必须服务他。这样做是她的宗教职责（*dharma*）。”

为什么奎师那先是欢迎她们，然后又吩咐她们离开？祂话语背后隐藏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对于奎师那向牧牛姑娘所说的词语*mahā-bhāgāu*的理解，取决于我们觉悟的水平，由此断定：我们的解释会与此一致。

《圣典博伽瓦谭》（10.8.46）也提及雅淑妲-戴薇和南达爸爸是极其幸运的（*mahā-bhāgāu*）：

nandaù kim akarod brahman
çreya evaà mahodayam
yaçodä ca mahā-bhägä

听闻雅淑姐妈妈的极大幸运，帕瑞西大君询问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博学的婆罗门啊，至尊人格首神吸吮了雅淑姐妈妈的乳汁。她和南达爸爸履行了什么吉祥活动，才得到这种在极喜之爱的完美？

虽然奎师那是至尊人格首神，雅淑姐-戴薇按时给祂喂奶，这奶奎师那会百喝不厌。“奎师那是个无助的小婴儿，”雅淑姐妈妈思索道，“他在各个方面都很天真。如果我不养活他，他会死。”鉴于这种情感，雅淑姐妈妈被称作极度幸运者（*mahä-bhägäù*）。

为什么奎师那称呼牧牛姑娘为极度幸运者呢？牧牛姑娘是巴佳所有居民中的瑰冠珠宝。她们恒常以种种方式满足祂。正如教授考查他的学生，施瑞•奎师那在考查牧牛姑娘。然而，当这位‘教授’听到‘学生’的回应时，祂惊愕不已。祂意识到她们比祂更高阶，并且祂永远无法达到她们的层面。祂的意图本是测试她们的爱，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变得目瞪口呆与困惑不解。牧牛姑娘们为了祂，抛下家庭和所有物质考虑；没有其他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祂为此而惊愕不已，因此祂称她们为极度幸运者。

*Svägatam (su-ägatam)*表示‘你们的到来是吉祥的，’因而

通常翻译为‘欢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表示‘欢迎。’奎师那在询问牧牛姑娘：“你们来到这里，是由于发生了某些吉祥之事还是不吉祥之事？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家里出了可怕的事故？或者可能有意外？那里有灾难性的暴风雨、洪水或大火？或者，巴卡苏茹阿、阿嘎苏茹阿或其他恶魔攻击了你们的父亲、母亲或其他亲戚？你们因此来到这里，哭泣与难过吗？”

词语*svāgatam*间接指的是奎师那的渴望。祂和牧牛姑娘二者都渴望与对方上演情意绵绵的逍遥时光（*vilāsa*），二者都渴望对方第一个先说出口。因此祂在这里的说话模棱两可。正如世俗恋人们的情形，祂想让牧牛姑娘第一个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祂在等待她们尽诉心曲，但牧牛姑娘也有相同的愿望。她们感觉到：“奎师那呼唤我们到这里，因此祂应当坦白地先说出来。”

双方都在观望和等待，但纯爱的本性是如此深邃，以致无法直言相告。若说出：“我爱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藉此公开表白纯爱，那么纯爱会熄灭，因为它像一盏灯，在男主角和女主角二者的内心燃烧。若那盏灯停留在他们的心屋，那么它燃烧起来便不会摇曳不定，灯火通明。另一方面，若把它放在敞开的门口，一阵风便可能令它熄灭。

对奉献者来说亦是如此，甚至是修习阶段的人。在《纯粹奉爱月光*Prema-bhakti-candrikā*（歌曲9，诗节19²）》中，圣

纳若塔玛•达斯•塔库警告各种层面上的修习者，不要透露自己专注的灵修。在某程度上，奉爱就如同樟脑，若置于开放的空间，便挥发殆尽。若奉献者公开告诉其他人：“我在唱颂很多圈数。我爱奎师那。我有很多奉爱，”那么他的奉爱会立即消失。若任何人问一个真正进步的修习者，有关他的觉悟，他会说：“噢，我甚至没有丝毫的纯爱。”

主柴坦亚•玛哈帕布树立了榜样，祂念道：

na prema-gandho 'sti darāpi me harau

《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2.4.5）

我亲爱的朋友，我心中对神首毫无爱意。

真正的奉献者会说：“检视我自己的内心，我找不到一丁点奉爱，甚至一丁点循序修习的奉爱（*sādhana-bhakti*）。我唱颂的圣名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纯粹圣名（*çuddha-nāma*）。”在《永恒的柴坦亚经》中说道，若一个奉献者在唱颂圣名，眼中却没有眼泪，心没有软化，这是因为冒犯：

'kāñēa-nāma' kare aparādhera vicāra

kāñēa balile aparādhēra nā haya vikāra

《永恒的柴坦亚经》（早篇逍遥8.24）

当唱颂哈瑞奎师那曼陀时要考虑冒犯。因此仅通过唱颂哈瑞奎师那，一个人不会变得狂喜。

我们可以思考这个诗节，思索我们是不是唱颂纯粹圣名。当圣名（*nāma*）纯粹时，在品质上便与圣名的拥有人（*nāmé*）无异。主柴坦亚·玛哈帕布有一次说道：“我的古茹戴瓦告诉我，‘你愚昧无知，因此你没有资格阅读韦达结论（*Vedānta*）。你应当只是唱颂哈瑞圣名（*hari-nāma*）。’”于是他告诉我这个诗节：

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iva kevalam
kalau nāsty eva nāsty eva
nāsty eva gatir anyathā

《永恒的柴坦亚经》（早篇逍遥17.21）

在这个卡利年代，要自我觉悟，除了唱颂圣名，唱颂圣名，唱颂主哈利的圣名，没有其它方法，没有其它方法，没有其它方法。

“然后他传授我一个曼陀，勾帕勒-曼陀（*gopāla-mantra*），”玛哈帕布继续说，“他也告诉我：‘接受这个曼陀与奎师那没有差别。祂是奎师那本人；对此不要怀疑。’我开始按照我古茹戴瓦告诉我的去做，很快一个年轻美丽的牧牛童男孩来到我的视线中。我跑去抓祂，但祂却藏了起来。我再次跑向祂，正要抓住祂时，祂却突然

消失了。我倒下悲伤哭泣，当祂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开始笑。每当我唱颂这个曼陀时，便发生类似的种种事情，我的身体和内心出现许多变化。”

这就是唱颂真正哈瑞圣名的标准。

一位真正的修习者这样想：“虽然我唱颂多年，我的内心却没有出现灵性征兆。我告诉自己和别人，说是一位外士那瓦，但实际上我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样别人就会称赞我。虽然我有很多坏品质，但我却不想任何人去谈论它们，若任何人指出并谈论我的坏品质时，我暴怒不已。当我思量所有这些事实，我能够明白我是怎样的奉献者。”这是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与圣纳若塔玛•达斯•塔库教导给我们的情感，他们的著作显露了他们的谦卑。他们在自我觉悟方面是完美的，然而他们却如此判定他们奉爱的层面。

圣纳若塔玛•达斯•塔库写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情感，这首歌的开始和末尾诗节如下：

gorā pahūi nā bhajiyā mainu

prema-ratana-dhana helāya hārāinu

Prārthanā, Ākñēpa (歌曲 42, 诗节1)

哀哉！没有崇拜主高茹阿逊达尔，我忽视了最珍贵的纯爱珍宝并失去了它。

kena vä ächaye präëa ki sukha päiyä

narottama däsa kena nä gela mariyä

Prärthanä, Äkñepa (歌曲 42, 诗节5)

我为什么活着？我快乐的标准是什么？纳若塔玛•达斯说道：
“为什么我不老早死去？”

在这首灵唱歌曲（*kértana*）中，圣纳若塔玛•达斯•塔库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了一幕心碎的情形。然而，当我们唱这首歌时，却没有哭泣，也没有出现忏悔之心。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谦卑地写道：“*He gopinätha, ämi to' kämera däsa* — 哥琵纳特，牧牛姑娘的心上人啊，我是色欲最忠诚的仆人。”他是说假话还是真诚地说他的感受呢？答案是，当奉爱来临，这种真实的谦卑感也会来临。尽管沉浸于纯粹奉爱，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他心中没有奉爱。这样伟大的奉献者，他们把自己的奉爱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的最高情感（*mahä-bhäva*玛哈巴瓦）相比较，想道：“我的纯粹奉爱在哪里？我没有纯粹奉爱，完全没有。”他们的感受和活动仿佛处于需要实践循序修习奉爱（*sädhana-bhakti*）的层面上，但实际上，他们是灵性完美的。

有一次，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写了一篇有关的逻辑理论（*nyāya*）的评论。在那时，茹阿古南达那也写了一篇评论，他自认他的评论高于其他所有人。一天，当他和柴坦亚•玛哈帕布共乘一艘船旅行时，他们讨论了各自写过的评论。

茹阿古南达那非常好奇地想看看柴坦亚•玛哈帕布的评论并请求一阅。主柴坦亚•玛哈帕布把评论给他阅读，当茹阿古南达那阅读时，他开始哭泣。玛哈帕布问他为何哭泣，他回答说，在阅读了玛哈帕布的评论后，不会有人再欣赏他自己的评论了。茹阿古南达那沮丧不已，因为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个伟大的逻辑学家。

玛哈帕布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向众人展示祂作为大逻辑学家的博学多才。而且，祂也不想困扰茹阿古南达那。因此，祂把自己的评论扔进了恒河。祂不认为自己的评论有多重要，然而，茹阿古南达那明白：“祂的评论远胜于我的。”

同样，如果我们把自己和任何一位纯粹奉献者相比，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地位低下。虽然我们可能在唱颂和多方面专注地履行奎师那的灵修，但是当我们能够诚恳地与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圣奎师那达斯•卡维拉杰•哥斯瓦米、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圣茹帕•哥斯瓦米以及我们自己的古茹戴瓦相比时，我们会看到我们甚至没有一丁点奉爱。当我们诚恳地与高阶奉献者们比较时，我们便

会谦卑。只要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认为：“我是个很好的奉献者。我的传教很好；实际上，我比我的古茹戴瓦传教更多。”

事实上，只有中阶奉献者会想：“与这些高阶奉献者相比，我一文不值。”三流奉献者（*kaniñöha-adhikäre*）不会这样想，他甚至无法想象这种深思。高阶奉献者

（*uttama-adhikäre*）认为：“这世上每个人都是比我更伟大的奉献者。每个人都是我的古茹。”若高阶奉献者传授启迪或收门徒，便明白到他是在扮演中阶奉献者的角色，并从中阶的观察角度看待每个人。

总而言之，一位真正的奉献者不会向他人透露他的灵修。纯粹奉献者自然而然地不会向他人透露，这对修习者来说，也很重要。若某人告诉别人：“我爱奎师那；我对灵修的专注非常坚定稳固，”那么他的奉爱会消失不见，正如樟脑在敞开的门口挥发。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是由于它契合施瑞•奎师那与牧牛姑娘交流的主题— 他们爱意语言中的婉转含义。如果说出“我爱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这样的话，那种情感的美妙就消失了。这样的爱是三流的。

尽管如此，男主角（*näyaka*）施瑞•奎师那仍想先听女主角（*näyikäs*）牧牛姑娘们开口说这些迷人的话语，那些话语就像是万灵丹。然而牧牛姑娘们也想先饮下那种甘露。

男女主角二者的心绪均悠远深邃。

在欢迎牧牛姑娘来到榕树笛子（湾西-瓦塔 Vaàçé-vaöa ），称呼她们为极度幸运者之后，施瑞•奎师那问她们：“*Priyaà kià karaväëi vaù* — 我能做些什么来取悦你们呢？”祂的情感与祂下面说的话似乎对照鲜明：

*rajany eñä ghora-rüpä
ghora-sattva-niñevitä
pratiyāta vrajaà neha
stheyaà strébhiù su-madhyamäù*

《圣典博伽瓦谭》(10.29.19)

这个夜晚非常恐怖，潜藏着可怕的动物。腰肢纤细的女孩们，返回巴佳吧。这地方不适宜妇女停留。

祂话语外在的意思是：“你们应当离开。这个夜晚很可怕（*ghora*），有很多猛兽在出没。”根据梵文语法中字母连接的规则，这句话也可以具有相反的意思：“这个夜晚一点也不可怕（*aghora*），甚至动物们一点也不凶猛（*aghora-sattva*）。”博学的牧牛姑娘把奎师那的话语理解为两个含义：“你们必须离开”和“你们不能离开。”

说话之人的情感决定了他话语的含义，由于这个缘故，奎师那故作郑重其事，试图展示祂的严肃认真。即使如此，

牧牛姑娘仍然明白祂想让她们留下来。她们感觉到：“他在婉转地向我们乞求某些东西；他说着某些讨好我们的话。”她们在那里等候，想着：“他应当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

在《Çré Vidagdha-Mādhava》（5.31）中，圣茹帕•哥斯瓦米引述了一个例子，施瑞•奎师那公开透露了祂的愿望。奎师那对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说道：“*Kaöhorä bhava mādve vä präëäs tvam asi rädhike asti nänyä cakorasya candra-lekhää vinä gatiù* — 茹阿迪卡啊，你或冷酷或温柔。你的面庞或表达甜美之情，或表达妒怒之情。你在妒怒中，你也许不会听我的话，即使我把头放到你的莲花足下，乞求你留在这里。相反，你会让自己准备离去。茹阿迪卡啊，无论你做什么，你将永远是我的生命和灵魂。”

有一种叫做月露（查口拉*cakora*）的鸟儿，它只饮用月光。如果这种鸟儿不饮用月光，就会死去，因为月亮是它的生命和灵魂。在奎师那对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祈祷中，奎师那把祂自己比作那种鸟儿。

在圣茹帕•哥斯瓦米的《*Stava-mälä*》中，他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viracaya mayi daëòaà déna-bandho dayäà vä
gatih iha na bhavattaù käcid anyä mamästi*

nipatatu çata-koöir nirmalaa vä navämbhas

tad api kila payodaù stüyate cätakena

可怜人之主啊，你爱怎样对我就怎样。你可以赐我仁慈，也可以惩罚我。在任何情况下，除却你阁下之外，我不会指望这世上任何人。我就如同月露鸟一样，不管云朵是降下雨露还是抛掷雷电，它都恒常祈求云朵。

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虽然我不忠不信，行为穷凶极恶，但除了得到你之外，我没有其它任何目标。我是殷切地观看空中云朵的月露鸟，无论是千钧一发的雷电威胁，还是若黑妮星（*rohiëé-nakñatra*³）甜美解渴的雨滴之预兆，我都一视同仁。”

在这种同样的情感中，奎师那会对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说：“无论你处于违逆心绪还是顺服心绪，你都是我的生命和灵魂。”祂会对牧牛姑娘说出类似这样的迷人话语，现在，在她们四处寻找祂时，她们回忆着：“他对我们说话时多么文雅、温柔与甜美。”

在《圣典博伽瓦谭》的前一章说道：

gatyänuräga-smita-vibhramekñitair

mano-ramäläpa-vihära-vibhramaiù

《圣典博伽瓦谭》(10.30.2)

当牧牛女忆念主奎师那时，祂的活动和爱意盈盈的笑颜、祂顽皮的瞥视以及迷人的谈吐，她们的心沉醉在其中，祂也会通过很多其它逍遥时光与她们享乐。

*gati-smita-prekñāëa-bhññāëädiñu
priyäu priyasya pratirüòha-mürtayaü
asäv ahaà tv ity abaläs tad-ätmikä
nyavediñuü kññëa-vihära-vibhramäu*

《圣典博伽瓦谭》 (10.30.3)

因为心爱的牧牛姑娘沉醉于想着她们心爱的奎师那，她们的身体模仿祂行动和微笑的样子、祂看她们时的样子、祂的言谈以及祂的其它显著特征。深深沉浸于思念祂，忆念祂的逍遥时光以致疯狂，她们彼此声称：“我就是奎师那！”

这些诗节描述了牧牛姑娘的一些征兆。真正的修习者遵循她们的情感（阿努萨茹阿那*anusaraëa*），这表示他在她们的指导之下服务施瑞•奎师那。关于这点有两个词语：*anusaraëa*（阿努萨茹阿那）表示‘跟随’而*anukaraëa*（阿努卡茹阿那）表示‘模仿’。我们想要跟随，而不是模仿。依据我们的能力和灵性资格的层面，我们想能够跟随那些在奉爱上高于我们的人；我们不希望只是模仿他们。

举个例子，我们不要模仿古茹戴瓦戴头巾的方式、他

的步姿或他拿手杖的方式。我们不需要拥有他所拥有的同型号轿车，或了解他在温达文有一辆汽车、在玛亚普尔有另外一辆，在西方还有其它车辆这样的事实。跟他戴同样的金边眼镜，这样模仿他没有什么益处。相反，我们渴望依据自己的资格跟随古茹的教导。

上述这两个诗节描述了牧牛姑娘对她们心爱的奎师那的忆念。词语*gati*表明她们回忆祂迷人的走路方式。当奎师那站在一棵卡丹巴树的树荫下，后背倚着卡丹巴树时，牧牛姑娘们看到祂那迷人的三曲形象，现在她们回忆起，祂以祂的笛子吹奏优美曲调来呼唤她们时的微笑。在那时，祂以眼睛，透露了祂想从牧牛姑娘那里得到的一切。

“我们看见你了，”牧牛姑娘们说道，“然后我们变得困惑不解。现在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

作为受条件限制的灵魂，我们能够谈论奎师那的微笑，但是，真正见过那种微笑的牧牛姑娘，尤其是在奎师那斜睨着她时的那种微笑，才能领略当中隐藏的甘露。牧牛姑娘亲眼看到祂如何行走，看起来是如何漂亮，在那时她们思忖道：“奎师那肯定想要我们把整个身体、心意和内心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给他。”

她们准备给祂所想要的一切，由于这个缘故，在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二个诗节中，她们提到她们自己不仅仅是女仆，而且是不用付钱的女仆（*açulka-dāsikā*）。奎师那不费

分文地得到了她们。

正如上述提到的，在《圣经博伽瓦谭》（10.30.2）中，牧牛姑娘把奎师那与她们的交谈称作*mano-ramäläpa*，意思是‘迷住心意的谈话’。现在，在她们的牧牛姑娘之歌中，她们回忆起几个小时以前，她们刚刚到达笛子榕树时，如何回答祂。在那时，奎师那催促她们：“离开这块地方。各自回家侍奉你们的丈夫吧。”她们回答道：“我们视你为古茹，最优秀的那位。在这世上没有其他古茹，能够给予我们你所给予的训示。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侍奉丈夫，你又深入地解释了，一位贞洁的妻子为何应当服务其丈夫，哪怕他瘸腿、目盲、贫穷或缺乏好品质。这些教导如此绝妙而精彩，以致我们决心让你当我们的古茹；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崇拜你。”

“她们击败了我，”奎师那总结道，“我必须想出其它的说辞。”

牧牛姑娘们现在回忆起这番迷人的对话。当时她们没能欣赏这番交流多么令人愉悦，但是在奎师那从她们的视线中消失后，她们开始以多种层出不穷的方式回忆起来。现在她们回忆起祂与她们的逍遥时光，以及祂的一切。正如艺术家心目中出现一幕景象，然后他创造出他所见过的图像时，那些对话也同样来到了牧牛姑娘的心意中。

前一章节描述了牧牛姑娘如何专注于施瑞•奎师那，以

致她们开始认为她们真的就是祂。在模仿祂时，她们大声说道：“看呐，我就是奎师那！看我怎样以迷人的方式走路，看我怎样表白对你们的爱，看我如何微笑以及吹笛。看看吧，看我如何杀死普塔娜。”她们完全沉醉在这种情绪之中，过了段时间，她们晕倒了。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的第八诗节，她们继续回忆奎师那的迷人话语。她们叙述之时，如斯淹没在喜乐中，有片刻神智迷糊，无法再说下去。当她们恢复外在意识，她们继续说：“啊，当我们被奎师那的话语迷得神魂颠倒时，这何其美妙！”

“这番话从何而来？水通过云朵而来自海洋。因为海洋有能力产生所有赐予精力和维系生命的甘露之水，它肯定包含特殊的甘露能量。同样，所有来自奎师那莲花口的话语都优美、动人且满载甘露。听了祂莲花唇吐露的话语，我们已然变得着迷与迷惑，因此若我们直接从那些话语储库—双唇上一饮下甘露，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神晕颠倒，以致晕厥。我们渴望这样。”

为什么一个醉汉无法放弃喝酒的习惯，而是不断地越喝越多？在酩酊大醉中，他掉入路边的沟渠和下水道，还想象着：“我是全世界的帝王，”或“我喜乐地浸没在天堂的恒河之水中。”虽然狗过来舔他的脸，他仍然陶醉在虚幻的世界里。他喝酒是因为想再次体验迷幻的情景。同样道理，

牧牛姑娘渴望再次被迷倒。

按照牧牛姑娘的理解，奎师那的话语自始至终满含灵丹妙药，以致于催眠了世上的所有生物体。蛇、鹿、鸟和其它所有种族听了祂的话语，都变得迷醉不已。当祂吹奏笛子，或说任何话语时，布谷鸟会停止歌唱去聆听，全体公鹦鹉和母鹦鹉都着魔了。仿如冥想中的圣人，它们闭上眼睛聆听，牛只和其他各个人也都是这样。

就奎师那而言，祂很高兴听到心上人的话语，尤其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话语。她的歌声甜美动听，她的话语更甚。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令奎师那沉醉其中、迷惑不已，且无法再吹奏笛子。茹阿迪卡和她的同游何其甜美！

奎师那渴望听到她们说：“我们渴望饮下你唇上的甘露。来自你双唇的话语令人神魂颠倒，因此直接来自你唇上的甘露该何其曼妙。”

在荣耀茹阿妲和奎师那的赞歌和祷文中，尤其是在佳亚戴瓦·哥斯瓦米《哥文达之歌*Géta-Govinda*》中的那些，我们发现了不少头韵（*anuprāsa-alaikāra*）⁴的例子。比如，在诗行“*dhéra-samére yamunā-tére vasati vane vana-mälé*”中，词语*vasati vane*和*vana-mälé*都以音节‘*va*’开始。在《圣典博伽瓦谭》中，也有很多头韵的例子。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一个诗节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其中每一句的第一个和第七个音节都是相同的，这样进一步使得歌曲抑扬顿挫，旋律优美。这种

声音极其美妙：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àu
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àà dikñu tävakäs
tvayi dhâtäsavas tvàà vicinvate

《Ürdhvämñaya-tantra》中记载，主希瓦在他的《Çré Râdhâ-kâpa-katäkñâ-stava-râja》（诗节12）中，美妙非凡地对施瑞玛缇•茹阿迪卡高歌：

makheçvari kriyeçvari svadheçvari sureçvari
tri-veda-bhâratéçvari pramäëa-çäsaneçvari
rameçvari kñameçvari pramoda-känaneçvari
vrajeçvari vrajâdhipe çré-râdhike namo 'stu te

你是所有祭祀的女主人（尤其是最高的爱侣约会祭祀（*yugala-milana-yajña*）），所有活动（因为你是所有能量的根源—*mûla-çakti-tattva*），以及祭祀中所念曼陀的女主人。你不仅是献给半神人祭祀供奉的女主人，而且的确是所有半神人、三韦达经话语以及所有经典原则之实行的女主人。你是施瑞•茹阿玛-戴薇（Çré Ramâ-devé，幸运女神）、

施瑞•克沙玛-戴薇（Çré Kñamā-devé宽恕女神）、尤其是温达文快乐丛林的女主人。何时你会仁慈地令我成为你的女仆，赐我资格服务你与巴佳王子情意绵绵的逍遥时光？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啊，巴佳的主人和维系者啊，我再三顶拜你。

这篇美妙的祷文包含了各种文学修饰，包括头韵。若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听到某人发自内心地歌唱这篇祷文，她会很开心，并把她的恩慈赐予那个人。

在圣商卡尔师对恒河的荣耀文中，可见到另一个美妙修饰的例子：

devi sureçvari bhagavati gäige

tri-bhuvana-täriëi tarala-taraige

çaikara-mauli-vihäriëi vimale

mama matir ästäm tava päda-kamale

然而圣茹帕•哥斯瓦米的诗比圣商卡尔师更为动人。接着，《圣典博伽瓦谭》的诗何其美妙，诗中施瑞•奎师那自己的话语出自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的莲花口。

在牧牛姑娘之歌的这第八诗节中，牧牛姑娘说道：“你的话语吸引了那些智慧和博学之人（*budha-manojïayä*）。”很多梵文学者懂得庞杂的梵文语法，所有字母、词语、短句

和各种错综复杂韵律的众多各种字典含义，能够唱颂所有韦达赞美诗和诗节；但他们不懂得施瑞•奎师那波澜壮阔的逍遥时光。当牧牛姑娘说出词语*budha*时，这表示‘智慧’，她们指的是那些品味及满载超然情悦（*rasika*和*bhāvuka*）的人。一个懂得施瑞•奎师那和牧牛姑娘内心感受的人是真正睿智的。

因此，睿智的人就是牧牛姑娘自己。在所有宇宙的众生之中，她们是最善解人意与博学多识的。无人能与之相媲美。

牧牛姑娘们说道，奎师那带有文学修辞的言语包含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含义。词语*abhidhā*表似乎话语的直接含义，而词语*vyāijanā*表示间接含义。话语中“白纳瑞斯在恒河上”便是间接含义（*vyāijanā*）的一个例子。白纳瑞斯并非真的在河水上；它在河边。另一方面，说“他们在恒河沐浴”是直接含义，因为为了沐浴，人们的确进入了水中。

同样道理，奎师那的每句话都包含很多可爱的含义。祂的话语是甜美的，祂话语的含义是甜美的，聆听祂的话语是甜美的。有关祂的一切都是如此甜美。

牧牛姑娘称呼祂为英雄（*vēra*）。*Vēra*的通常意思是“体格强壮的人”，但这不是牧牛姑娘的意思。她们说道：“因为你全然精通情悦⁵，所以你是英雄，你能够满足我们对于情悦的每个愿望。藉由聆听你令人愉快、声音动听的话语，

我们成为服从你的女仆。我们渴望再次听到它们，但我们更强烈的渴望是品尝你双唇的甘露，你的甜蜜话语出自你的双唇。”

1 “当*Pūrva-rāga*（初会前情感）出现在具有*samarthā-rati*（全然无私的依恋）之人身上时，它是完全成熟的。在初会前情感的这种层面上，能够展示始自强烈的渴望以至求死的十个状态（*daçās*）。由于这种初会前情感是完全成熟的，展示其中的状态也是完全成熟的。”（《灵魂的职务*Jaiva-dharma*》第37章。）

“这十个状态是：强烈的渴望、焦虑、失眠、憔悴、呆滞、急躁、病态、疯狂、错觉和求死。”（《超然璀璨宝石*Ujjvala-nélamaëi*》，初会前情感的部分，9）

2 “我不会不加辨别地到处谈论我内在服务的话题。对此要极其当心。不要变得愤怒。不要找别人的缺点。顶拜奉献者的双足。”

3 在韦达天文学中，名为柔黑尼（*Rohiëé*）的星座。

4 头韵是初始声音的重复，通常是在两个或多个词语、短句或诗句中等等，重复一个辅音或一串字母。也称为起始押韵。

5 “*Raso vai saù, rasaà hy eväyàà labdhvānandé bhavati* — 祂（施瑞•奎师那）本人是情悦，是所有充满甘露之关系的整体形象。因而肯定的是，得到这种情悦的人变得充满喜乐。”（《泰提瑞亚 往事书 *Taittiréya Upaniñad*》 2.7.1）。

诗节九

若你直接对我们说出这些令人愉悦的话语，那么它们比天堂甘露（*amāta*）还要甜美。但是，若你不在，我们听其他任何人重复同样的话语，对我们而言，它就如同死亡。

tava kathāmātaà tapta-jévanaà
kavibhir éòitaà kalmañāpaham
çravaëa-maigalaà çrémad ütataà
bhuvi gāëanti ye bhüri-dä janäù

tava — 你的；*kathä-amātam* — 逍遥时光话题的甘露；
tapta-jévanam — 令深受三重物质之苦折磨之人的心焕发生机；*kavibhiù* — 通过启蒙圣哲；*éòitam* — 赞扬了；
kalmaña-apaham — 驱散罪恶生活的愚昧；
çravaëa-maigalam — 仅由聆听便产生吉祥；*çrémat* — 沉浸于灵性能量中；*ütatam* — 向全世界宣告；*bhuvi* — 在地球上；*gāëanti* — 唱颂和宣布；*ye* — 那些（人）；*bhüri-däù* — 品德最高尚的；*janäù* — 人。

译文

有关你甘露般的讨论，是那些与你分离而深受折磨之人的生命和灵魂，而布茹阿玛、希瓦和四库玛尔兄弟等等博学人物则在歌唱它们。那些叙述消除过往罪恶（*prārabdha*和*aprabdha*¹）的痛苦。一旦听到这些叙述，它们即刻便赐赠最高的吉祥，尤其是纯爱之财富。那些荣耀你逍遥时光的人扩展关于你的叙述之甘露，因此，这样的叙述确是世上最慷慨大方的施惠者。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上个诗节中，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我们总是记得，在丛林和其它僻静之地，你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我们的谈论。当你以笛子曲调呼唤我们时，我们把一切抛诸脑后，从家中赶来。在那时，你告诉我们：*‘Svāgataḥ va mahā-bhāgāu, priyāḥ kiṁ karavāṇi vaḥ —* 最幸运的女士们啊，欢迎你们。我怎样才能取悦你们呢？’”

施瑞•奎师那说这番话时，祂神情肃穆；仿似祂在述说完全真理，毫无隐瞒地如实透露心意。“你们为什么来这里？”祂问道，“你们来这里是因为家里有什么灾祸吗？你们甚至没有穿戴得当。你们的家里以及心里一切都还好吗？”

牧牛姑娘们也记得奎师那对茹阿迪卡说：“无论你违逆

或顺服地行事，你都是我生命中之生命。有时你来看到，但是一见到我，你掉头就走。有时你没缘由地愤怒。在这种时刻，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你悦纳我，但你不听，也不赞同我说的一切。在其它时刻，你热切地与我相会并上演爱意逍遥时光。然而，无论你违逆或顺服，你都是我的生命和灵魂。没有你，我会死。你以某个姿势站立，从眼角向我抛来斜睨，那些斜睨如同花箭一样直接进入我的内心。”

牧牛姑娘把这番谈论描述为迷住心意的。关于奎师那的一切 — 祂瞥视的方式、祂的每一个举止、祂吹奏笛子等等 — 都异常得甜美与迷人。

现在，在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说道：“*Tava kathä amätam* — 若你直接对我们说出这些令人愉悦的话语，那么它们比天堂甘露 (*amäta*) 还要甜美。但是，若你不在，我们听其他任何人重复同样的话语，对我们而言，它就如同死亡 (*mätü*)；*tava kathä mätam*。”

首先，我们会按照顺服心态 (*dakñiëa-bhäva*)，直接表白自己的牧牛姑娘来解释这个诗节的含义。她们与间接表白自己的违逆心态 (*vämya-bhäva*) 牧牛姑娘所说的话可能一样，但她们话语中的含义是截然相反的。

当施瑞•奎师那问牧牛姑娘，为何她们把祂的话语比作甘露时，她们回答：“因为当我们看着其它两种甘露时，你

的话语胜出一筹。”

有三种类型的甘露。尽管饮下这三种甘露的后果差别巨大，但它们均归作甘露。在天堂星球（Svarga）找到一种甘露。据说半神人喝了那种甘露后便长生不死，但这不是真的。他们只能活一个曼万塔尔时期（三亿六千七百二十万年），然后他们终须一死。不过，那种饮料称作甘露。

天堂星宿的甘露可以当作治疗疾病的药物，但它无法抚慰不快乐的人。当巴利大君夺取了天堂星宿的南达那-卡纳那（Nandana-kānana）花园时，他饮下甘露，但他仍然悲恸不已，因为他离开妻子儿女和王国很长时间了。

此外，若一个人饮下这种天堂甘露，他会变得色欲熏心。因铎和禅铎喝了它之后，去了圣人高塔玛的妻子那里，以满足他们的色欲，因而遭到圣人高塔玛的诅咒。因为那种甘露增长了品尝这物质世界的感官享乐的欲望，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件极其低下之物。

第二种甘露是解脱甘露（*mokṣāmāta*）³。在《圣典博伽瓦谭》（6.11.25）中，瑞绰苏茹阿（*Vātrāsura*）祈祷道：

na nāka-pāeñōhaà na ca pārameñōhyaà
na sārva-bhaumaà na rasādhipatyam
na yoga-siddhēr apunar-bhavaà vā
samaijasa tvā virahayya kākīṅe

我的主啊，所有机遇的源泉，我不渴望在杜茹瓦楼卡、天堂星宿或主布茹阿玛居住的星球享受，我也不希望成为所有地球星宿或低等星系的至尊统治者。倘若不得不放弃祢的莲花足，我也不希求成为玄密瑜伽力量的主人，也不想要解脱。

上述诗节中的词语 *na punar bhavaà* 表示‘重复生死的终止。’就此而论，启示经典说道，若某人得到解脱甘露 (*mokñämåta*)，那么他物质活动的所有未果报应 (*aprårabdha-karma*) 都消弭，但他仍然必须承受已果之报应 (*prårabdha-karma*)。另一方面，一个聆听哈瑞题旨 (*hari-kathå*)，即第三种甘露的人，他的已果之报应甚至也被摧毁。一个深入聆听哈瑞题旨的人，无需再做任何其它事情来臻达完美。他甚至不需要修习奉爱的其余八个支部。

奉爱的九个支部是：

çravaëåà kértanaà viñëòù
smaraëå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à däsyaa
sakhyam ätma-nivedanam

《圣典博伽瓦谭》(7.5.23)

聆听和唱颂主维施努超然的圣名、形象、品质、随身用具和逍遥时光；忆念它们；服务主的莲花足；以十六种用具敬拜主；向主献上祷文；成为祂的仆人；视主为最好的朋友；把一切都皈依给祂（换言之，以身体、心意和言语服务祂）。

仅由聆听有关主的话题，施瑞•奎师那的奉献者便有资格得以令奎师那立即进入他的内心。奉献者便从奎师那称为玛亚的迷幻能量中解脱，并且能够亲眼看见奎师那。饮下天堂甘露不会消减愚昧，相反会令其增长；解脱的甘露给不了服务奎师那的品味。因此，在每个方面，哈瑞题旨都要优于天堂甘露和解脱甘露。

哈瑞题旨的甘露是赐生灵丹（塔普塔-基瓦南 *tapta-jévanam*），亦即对那些在任何痛苦境地遭罪的人，赐予他们生命。对于那些疾病缠身之人和这世间以任何方式都无法快乐的人，它赐予他们生命。任何人感到与神圣的茹阿妲和奎师那分离，哈瑞题旨也赐他们生命，它以种种方式消除那种分离之痛。聆听哈瑞题旨的人变得心平气和。

*Kavibhir éòitam: Kavi*通常表示‘诗人或大思想家’，但是这里它指的是奉献者。因为哈瑞题旨的甘露远在另两种甘露之上，它备受像主布茹阿玛、主希瓦、圣拿茹阿达•瑞希、

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杜茹瓦大君和帕拉达大君等人的荣耀，他们恒常品味着这种出众的甘露。他们说它赐予生命。

杜茹瓦大君说道(《圣典博伽瓦谭》4.9.10): “*Yä nirvättis tanu-bhätäm* — 倘若体困灵魂聆听哈瑞题旨，他们便得到至尊快乐。”这种灵性的快乐更胜认为自己各方面均与梵合一的快乐，梵即非人格绝对事物。何谈从天堂甘露获得的短暂快乐，这种非人格主义的快乐比起聆听哈瑞题旨获得的快乐，就如同微小的快乐原子。实际上，无从比较。

施瑞•奎师那在《博伽梵歌》中说道，那些前往天堂星宿的人最终回到这个世界。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但他们总是回来：

*te taà bhuktvä svarga-lokaà viçälàà
kñéëe puëye martya-lokaà viçanti
evaà trayé-dharmam anuprapannä
gatägataà käma-kämä labhante*

《博伽梵歌*Bhagavad-gétä*》(9.21)

他们就这样享受巨大的天堂感官欢悦，当虔诚活动的结果耗尽时，他们再次返回这个终有一死的星球。因此，藉由遵守三部韦达经的原则，寻求感官享乐的人，得到的只是生死轮回。

因此，天堂中找到的快乐无法与聆听哈瑞题旨相比，哈瑞题旨能够摧毁每一种物质欲望和愚昧。

在我们忘记奎师那时，假像玛亚捉住我们，激发我们的物质欲望。实际上，玛亚有两个功用，她藉此来达成此事；她称为庸智(维克晒帕密卡 *vikñepätmikä*)的能量，产生一种物质知识，并把微灵投入愚昧之中；而她那称为蒙蔽（阿瓦拉纳密卡 *ävaraëätmikä*）的能量，蒙蔽微灵与施瑞•奎师那永恒关系的本然知识。色欲导致我们忘记奎师那，正因如此，它也称作愚昧。唯有哈瑞题旨才有能量根除这种色欲。

有时，非人格假像宗的托钵僧（*Mäyävädé sannyäsés* 玛亚瓦迪 萨尼亚西）似乎已经放弃了色欲，但这只是装模作样，因为解脱甘露无法根除物质享乐的欲望。有两种一元论者（*advaita-vädés*）或者非人格主义者。一类是追随商卡尔师的假象宗(玛亚瓦迪)，比如茹阿瓦纳和类似的恶魔，都是至尊主的冒犯者。第二类是萨纳卡、萨南达那、萨纳塔那、萨纳特•库玛尔和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等等人物，他们起初是梵觉宗人士（*brahmavädés*）或追求无品质（*nirguëa* 尼尔古那）之奎师那的虚无主义者（*nirguëya-vädés*）。他们不是冒犯者。尼尔古那奎师那的意思是没品质的奎师那。梵觉宗人士接受神（*brahma* 梵）的存在，但他们不知道祂超卓的人格面貌的甜美品质，正

因如此，他们崇拜没有品质的祂。这不是冒犯，因为一旦他们听到至尊主奎师那的超凡品质，便立即成为祂的奉献者，放弃崇拜祂的非人格面貌。韦达经中解释了梵觉宗人士或追求无品质之奎师那的人士，他们想与至尊者合一，但他们没有像商卡尔师和他的追随者那样，试图否定或拒绝祂人格面貌的存在。若他们遇见一位奉献者，便轻易地走向奉爱之法。

正如此前所说，当哈瑞题旨真正进入一个人的耳朵，他不需要再修习奉爱的其它任何支部。他甚至不需要唱颂和忆念主的圣名、从事崇拜或献上祷文（*stavas*）和赞美（*stutis*）。哈瑞题旨立刻把他带往施瑞•奎师那，正如《圣典博伽瓦谭》第一章（1.1.2）中所云：

*dharmāṁ projjhita-kaitavo 'tra paramo nirmatsarāḥ satāḥ
vedyāḥ vāstavam atra vastu çivadaḥ tāpa-trayonmūlanam
çrémad-bhāgavate mahā-muni-kāte kiā vā parair éçvaraḥ
sadyo hādy avarudhyate 'tra kātibhiḥ çuçrūñubhis tat-kñāḗt*

这部《博伽瓦谭往事书》彻底否弃所有物质动机的宗教活动，呈献最高真理，心地完全纯洁的奉献者能够理解它。最高真理是有别于假像的真象，它为的是众生的福祉。这样的真理根除三重苦。这部优美的《博伽瓦谭》，由伟大的圣人维亚萨戴瓦(在

他得成正果时)编纂，本身已经足以令读者觉悟神。因此还有什么必要阅读其它经典呢？人一旦聚精会神、谦恭顺从地聆听《博伽瓦谭》，至尊主就会因这知识的培养而永驻他心间。

这个诗节解释道，若一个人以信心聆听哈瑞题旨，那么那种哈瑞题旨会在他心中留下印象 (*saàskāras*)，以致施瑞•奎师那亲自在那里展现，并永远驻留。就如其它经典多处所说，此事立即发生，绝无耽搁 (*tat-kñāëät⁴*)。哈瑞题旨赐予纯粹奉爱 (*prema*)。

一个人可能争论道，条件限制的灵魂真的在聆听哈瑞题旨时可能也有品味，但在他不听时，玛亚再次攻击他。关于这点，上述《圣典博伽瓦谭》诗节说道，*kâtibhiù çuçrũñubhiù*，表示‘那些发展出强烈渴望去聆听的人。’定期聆听产生信心 (*çradadhä*施茹阿达)，摆脱要不得的习惯和想法 (*anartha-nivåtti*阿纳尔塔-尼维提)紧随其后，继而是稳定 (*niñöhä*尼施塔)，品味 (*ruci*茹祺)，依附 (*äsakti*阿萨克提，对奎师那的依附)，灵性情感 (*bhåva*巴瓦)和纯爱 (*prema*沛玛)。

一棵种子里面是树的潜能。种子发芽并长出两片叶子，接着四片叶子，接着是嫩枝和分枝，继而是花朵，最终是水果。这要花些时间。同样道理，一个灵魂可能已经在这个物质世界流连了无数生生世世，然而哈瑞题旨是如此强

大有力，甚至能够在一世之内便赐予纯爱之结果。这就是‘即刻’的含义。

聆听了哈瑞题旨仅仅七天之后，帕瑞西大君就进入了施瑞•奎师那的温达文逍遥时光。如某些人说，他不是被啮咬他的蛇鸟杀死的。那些当时在场的人看不到，他的灵魂其实在蛇鸟咬他之前已经离开。帕瑞西大君比杜茹瓦大君、阿佳米勒或甚至比圣人拿茹阿达更优秀。

在牧牛姑娘之歌这个诗节中的词语 *kalmañāpaham* 表示，哈瑞题旨驱散所有罪恶反应。词语 *çrémad-ätatam* 表示：“你的题旨通过述说它的人遍洒世间。”短语 *bhuvi gāëanti ye bhüri-dä janäu* 暗示那些聆听哈瑞题旨的人永远亏欠讲述者，无论他给予多少以示感谢。正因如此，这样的讲述者被称作至尊赐予者（布利-达 *bhüri-däu*）。布利 *Bhüri* 表示‘在极端中’，达 *däu* 表示‘那些给予者’。我们亏欠那些给予哈瑞题旨的人，因为他们的礼物是如此伟大，以致我们怎样回报都不够。



这是这第九诗节的直接含义，如顺服心态（*dakñiëa-bhāva*）的牧牛姑娘所言。间接地表达自己，违逆心态（*vāmya-bhāva*）的牧牛姑娘的含义如下：“当我们直接聆听你述说的题旨时，它非常美妙，以致所有的悲伤和灾难都从我们生命中消失。在那时，它远胜过天堂甘露和解

脱甘露。另一方面，若你不在，那种题旨变得致命。”

湖中的莲花在阳光下盛放，散发馥郁芬芳，而离开了湖水的莲花会雕谢和枯萎。相应地，牧牛姑娘在告诉奎师那：“若是你本人对我们述说哈瑞题旨，那么它品尝起来甜美胜过甘露。另一方面，从别人那里听它，只会令我们痛苦。它令我们想起你，因而它是致命的（*māta*），因为它助燃了分离的熊熊大火。它就如同往沸腾的油锅中扔进几滴水，令火苗上窜。”

Kavibhir éditam: 那么，为什么往事书都说哈瑞题旨如同甘露呢？根据这些牧牛姑娘所说，通达学问的诗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绞尽脑汁地修饰。诗人不说：“马在跑”，他会说：“马儿在空中飞奔。”通过他诗意般地叙述，他把一种特别的美德加诸于一个根本就没有它的人身上：“他是这样一位学者，就如同毕尔哈斯帕提（*Bāhaspati*，半神人中的祭师）；”或者“他如同哈努曼一样强壮。”

牧牛姑娘辩论道：“我们总是在讲述哈瑞题旨，因此，若它当真拥有甘露的品质，那么为什么我们与你分离时感到无可缓解的强烈痛苦？为了你，我们离开家庭、抛下丈夫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像乞丐一样徘徊，不断哭泣。但是无人能够消除我们的眼泪。”

“*Kalmañāpaham* — 诗人曾说，哈瑞题旨驱散（*apaham*）各种各样的罪恶反应与不祥（*kalmaña*），包括愚昧在内；

但我们是反面的证据。我们肯定做了罪大恶极的活动，而深受其苦，但是你的哈瑞题旨无法消除这种苦痛。今晚我们四处游荡，悲伤哭泣，因为你丢下我们，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因此我们明白，你的题旨甘露不能消除不幸（*kalmañāpaham*）；相反，它给予不幸（*kalmaña*）。”

“每个人都说，聆听你的题旨甘露是吉祥（*sravaëa-maigalam*）的，亦即它听起来非常甜美（*çravaëa*），它带来所有吉祥（*maigala*）。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完全体验不到它赐予吉祥。我们总是在讨论你的所在、你的舞蹈、你的俊美和你的品质。我们述说和聆听了如此之多的奎师那题旨，然而我们的生命没有吉祥。若聆听哈瑞题旨是吉祥的，那么你早就会前来与我们相见。”

Bhüri-däù: *Däù*表示‘给予’，但它也表示‘终止了’。因此，*bhüri-däù*表示‘给予好运’，也表示‘终止好运’。痛苦的牧牛姑娘说道：“我们见过听了你的题旨—你的奎师那题旨之人—的下场。我们深思熟虑并得出结论，那些讲述哈瑞题旨的人令我们的所有好运都终止。他们打扰和毁掉了我们的生命。”

牧牛姑娘们继而向奎师那解释此事如何发生：
“*Çrémad-ätatam* — 那些把哈瑞题旨传遍全世界的人是施瑞-玛达*çré-mada*。”这个词语由两个音节构成：施瑞*çré*和玛达*mada* 【*mada*最后面的‘*a*’与*ätatam*中的第一个‘*ä*’合

并】。施瑞*çré*表示‘财富和富裕’，玛达*mada*表示‘陶醉’。牧牛姑娘说道：“财富拥有者（*çré*）变得陶醉（*mada*），仿佛喝了酒，就变得像流氓和无赖一样，无故杀死世上的每一个人。即使一无所获，他们仍然这样做。”

“这些流氓和无赖怀着离奇地杀死每个人的目的，他们自身也没什么得益，他们号召《圣典博伽瓦谭》的讲述者，并许诺：他们想要多少财富，就给多少。‘仅仅传播《圣典博伽瓦谭》的教导吧，’他们说，‘挨村挨镇、挨家挨户地前去。讲述这些题旨，那样人们便会放弃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的配偶、父亲和母亲、孩子、财富和一切物质快乐。让他们成为街头乞丐，悲惨地死去吧。’”

“这些讲述者周游世界。他们去往每一个地方，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说着：‘我们不想要你们任何东西。只是唱颂哈瑞奎师那并聆听这个哈瑞题旨吧。’如此他们毁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是人类的猎手和杀手，肯定是杀手（布利-达*bhüri-däü*），亦即通过摧毁那些聆听他们之人的快乐，毁灭其生活，致其死亡。”

在未来，奎师那会离开温达文，居于杜瓦尔卡。在那时，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会再次这样说道：

*yad-anucarita-lélä-karëa-péyüña-vipruö-
sakåd-adana-vidhüta-dvandva-dharmä vinañöäü*

sapadi gāha-kuūmbaà dénam utsājya dénä

bahava iha vihaigä bhikñu-caryäà caranti

《*圣典博伽瓦谭*》(10.47.18)

聆听奎师那有规律上演的逍遥时光是耳之甘露。对于那些仅仅品尝一滴那种甘露，甚至只一次的人来说，他们为物质二元性的奉献努力便毁于一旦。很多这样的人突然放弃他们不幸的家园和家人，他们本人也变得不幸，如同鸟儿一样从这里远行到温达文，乞讨谋生。

这是事实，那些从正确源头聆听奎师那题旨的人，最终会离开他们的家庭、家人和拥有的一切。他们变得像鸟儿一样，每天住在不同树木的树荫下。他们一无所有，像街头乞丐一样，哭着在温达文游荡。因为没有水罐，他们把手拢成杯状，从雅沐那河中喝水。他们唱颂：“哈瑞 奎师那，哈瑞 奎师那”并哭泣。他们没有按时进食，因而变得瘦弱不堪。无论他们以前在社会上是怎样的地位，是个王子或其它，在聆听哈瑞题旨后，都破落到这种境地。

牧牛姑娘总结道：“谁都不应聆听奎师那题旨。我们谈论它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无法停止。”

她们这样说着，以恳求奎师那回到她们身边。“请立刻来这里吧，”她们祈祷，“倘若你不来，我们会死去，倘若

我们死了，每个人都会指责你。他们会说：‘奎师那残酷无情。他甚至没有丝毫好心肠。那些可怜的牧牛姑娘在哭泣，但他却没有去她们那儿。’”

只有牧牛姑娘敢这样说，或甚至敢这样想，只有她们的追随者能够欣赏她们的话语。她们看似在亵渎哈瑞题旨，还有那些传播它的人，但并非如此。实际上，她们的叙述使用了一种称为似贬实褒（*vyāja-stuti*）的修辞法，后来圣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写作中也使用了这种文学修辞。如此，她们并非真的批评；相反，比起寻常的直言赞美，她们的反话带有更多的甘露。

奎师那被她们的话语大大取悦了，祂想道：“若我不把自己带到她们跟前，这对我而言将是个侮辱。”

这是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解释，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外士那瓦-透沙尼》中以一种类似的方式阐明了这个诗节。



在佳甘纳特•普瑞的坛车节期间，国王帕塔帕茹卓对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吟诵了牧牛姑娘之歌。当他念出这个荣耀哈瑞题旨的诗节时，玛哈帕布立即想起了茹阿萨之舞并变得极其狂喜。玛哈帕布想起了上述两种含义，还有这个诗节其它的每一方面。

我们只能在心智上冥想这些解释，但是主柴坦亚•玛哈

帕布的情感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祂能够真正地体验到它们。祂真的在心中看见奎师那，并感到与祂的分离，奎师那也让玛哈帕布觐见祂。玛哈帕布拥抱了那位国王，于是国王成了祂的受恩者。

1 *Aprārabdha-karma*（阿帕茹阿博达-卡尔玛）是一大堆在潜藏状态下、等待某时结果的活动反应。*Prārabdha-karma*是过往活动已经开始结果的后果。

2 一个曼万塔尔为时七十一个年代，每个尤嘎持续四百三十二万年。

3 *Mokṣa*（牟克沙）表示从物质存在中解脱。

4 “*Tat-kṣāṅt*表示‘立刻’。这有什么更深含义？假如一个满是要不得恶习和欲望的人开始聆听《圣典博伽瓦谭》的哈瑞题旨。他已经在这个世界停留了无穷时间，现在他正在完美之路上。与无穷时间相比，在一年之内，或两年之内，或两世之内，他得以净化，那么可以被认为是即刻的（*tat-kṣāṅt*）。”

还有个例子，当拔掉扇子插头时，在停止之前它继续运转一会儿。若一个人停止蹬自行车，其踏板会继续转动片刻。火车司机拉动刹车制，然而火车仍然继续向前走两公里、三公里或四公里。然而，这被视为已经‘停止’。如此，使用词语*tat-kṣāṅt*没有过错。（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2002年于澳大利亚，赛斯诺克的讲课。）

诗节十

珍爱的心上人啊，当与你离别，忆起你对我们的微笑、你温柔的瞥视、你与我们的亲密逍遥时光以及你与我们在僻静之地的爱意谈话，这些都令我们心痛欲绝。

prahasitaà priya prema-vékñāēāà
viharaēāi ca te dhyāna-maigalam
rahasi saàvido yā hādi spāçau
kuhaka no manaù kñobhayanti hi

prahasitam — 微笑和笑声；*priya* — 挚爱的主人啊；*prema* — 带着爱意；*vékñāēam* — 瞥视；*viharaēam* — 亲密的逍遥时光；*ca* — 和；*te* — 你的；*dhyāna* — 藉由冥想；*maigalam* — 赐予吉祥；*rahasi* — 在僻静之地；*saàvidaù* — 交谈；*yäù* — 那；*hādi* — 心；*spāçau* — 触碰；*kuhaka* — 骗子啊；*naù* — 我们的；*manaù* — 心意；*kñobhayanti* — 扰动；*hi* — 确实。

译文

心爱的主人啊，你在秘密地点与我们亲密交谈—你那激发我们情意愿望的微笑面庞，对我们带着爱意的瞥视和你宽阔的胸膛，这个胸膛是幸运女神永恒的居留之地，由于目睹这一切，我们与你相会的渴望成倍增长，因此我们的心意再三迷惑不已。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正如我在前面解释过的，当天性顺服的牧牛姑娘叙述诗节九时，它有一种特定的含义；当心态违逆的牧牛姑娘叙述时，它又有另外一种含义。以违逆心态叙述时，它表示：“我们回想你与我们的爱意逍遥时光，尤其你甜美的话语，是最令人愉悦的。但是，当与你分离时，我们听到别人重复你的话语或叙述你的逍遥时光，它令我们非常痛苦。我们与你的逍遥时光是诸多快乐的源泉，但你不在时，忆念它们则断然不是。”

比如说，奎师那可能告诉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茹阿迪卡啊，你是我生命；没有你我不能活。”虽然这些话令茹阿迪卡满心欢喜，但是奎师那不在时，想起同样的话语，她却陷于深深的悲伤中。另外一个例子是，茹阿迪卡的朋友可能告诉她：“为了你，奎师那离开了所有其他牧牛姑娘。”若在茹阿迪卡与奎师那分离时，她听到这番话，

这些话会唤起对祂们逍遥时光的回忆，从而导致她难以忍受的痛苦。

现在，在第十诗节中，牧牛姑娘继续这种思路。她们说出了四个短句，每一句都描述了奎师那迷人的面貌：“珍爱的心上人啊，当与你离别，忆起你对我们的微笑

（*prahasitam*）、你温柔的瞥视（*prema-vékñāëam*）、你与我们的亲密逍遥时光（*viharaëam*）以及你与我们在僻静之地的爱意谈话（*rahasi samvidaù*），这些都令我们心痛欲绝。”

每个牧牛姑娘以前都见过奎师那，现在她再次体验着：得到祂那充满渴望的瞥视，端看祂笑容的美丽，以及身处祂的怀抱。在她的回忆中，她体验到与奎师那深深的分离。

牧牛姑娘们记得，当施瑞•奎师那与无数朋友外出放牛时，巴拉戴瓦走在前面，奎师那稍为落后。祂吹着笛子，微笑着，从眼角瞥视他们；她们也以眼神崇拜祂，作为回应。祂的瞥视完全表达了祂内心的渴望：“让我们在山凯塔（暗号Säiketa）见面吧。她们读懂了祂的瞥视，明白了祂的信息。”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道，在这个诗节中，词语*samvidaù*表示‘友好而开玩笑的话语’（*narma-saàläpa*）。正如我们早前所讨论的，*narma*表示‘友好地开玩笑’，*saàläpa*表示‘谈话’。*Narma*也可以暗示，谈话的隐义与外在含义截然不同。

牧牛姑娘回忆起这个隐含深刻要义的戏言之例：施瑞•奎师那吹奏笛子，呼唤她们去森林，但当她们出现在那里时，祂却吩咐她们回家去。这就称为*narma-saàläpa*，逗乐、开玩笑的语言，它暗示着与所说之言截然不同的含义。奎师那在婉转地恳求牧牛姑娘们：“你们不要回家。”

rajany eñä ghora-rupä

ghora-sattva-niñevitä

pratiyäta vrajaà neha

stheyaà strébhü su-madhyamäù

《圣典博伽瓦谭》 (10. 29. 19)

这个夜晚非常恐怖，凶猛的野兽在潜伏。纤腰女孩，回到巴佳吧。这地方不适合女人。

奎师那仿佛在说：“这个夜晚黑暗而阴沉，茂密的森林里满是野兽。你们应当回家侍奉自己的丈夫。”但是随后，当祂离开温达文，开始居于玛图拉时，祂阐明了这些话语的意思。祂派遣乌达瓦，为牧牛姑娘捎去消息：“那个夜晚，在我呼唤你们来到森林后，你们认为我吩咐你们回家。你们应当明白我完全没有那样说。我其实是说：‘不要离开。月亮很圆，因此夜晚一点也不黑暗和恐怖。但是天空阴沉，可能会下雨；如果下雨，你们在哪儿躲避？若你们跟我在

一起，你们会很安全。”

奎师那说出了词语*rajany eñä ghora-rüpä*，它表面表示‘这个夜晚（*rajany eñä*）很黑暗（*ghora*）。’然而，在词语*eñä*和*ghora*之间还隐藏着一个‘a’，这样就变成 *eñä aghora* — 这个夜晚并不黑暗。同样地，“*rüpä ghora-sattva-niñevitä* — 森林中住着凶猛的野兽”变成“*rüpä aghora-sattva-niñevitä* — 森林中的动物一点也不凶猛。”

在那个诗节中，词语*na*，表示‘不’，既可以用在句子最初的部分，也可以用在句子最后的部分，于是得到任选的两种含义。这样，“*pratiyäta vrajam* — 回到巴佳，”变成“*na pratiyäta vrajam* — 不要回巴佳。”还有“*na iha stheyam* — 不要留在这儿”变成“*iha stheyam* — 你们应该留在这儿。”

在雅沐那岸边的牧牛姑娘们现在提到，在那个明月夜她们与奎师那的对话。她们说道：“我们心里明白你真正想要什么，你过于害羞，没能表达你真实的感受。我们也是，过于害羞而没能直言相告。我们的内心盛着这种爱意谈话和逍遥时光的甜蜜记忆；但是现在，在与你的分离中，这些记忆成了深切悲伤的原由。”

当某人死去，他所有的朋友和亲属都悲伤。悲恸中的女人为她的爱人哭泣：“他曾经那么爱我，但是现在没有了。”奎师那的笑容、祂触动人心的方式，还有祂机灵、逗乐的话语满是双关语，比如说，她们应当秘密地在暗号森

林 (*säiketa-kuija*) 与衲相会¹，牧牛姑娘一旦忆起这种种，她们便同样深陷于与衲的分离之痛中。

牧牛姑娘们现在说道：“我们想抹去这些记忆，却不能够。我们沉醉于思念你美丽的笑容 (*prahasitam*)、你温柔的警视 (*prema-vékñāëam*)、你与我们的亲密逍遥时光 (*viharaëam*) 和你在僻静之地与我们的爱意交谈 (*rahasi saàvidaù*)。如此，我们总是想起你。这四个美丽的面貌给内心带来吉祥 (*dhyāna-maigalam*)，但它们也令内心忐忑不安 (*kñobhayanti hi*)。骗子啊，只是回忆这四个面貌，便令我们激动难捺。”

“你以你的笑容欺骗，你以你的爱意话语欺骗，你以你的亲密逍遥时光欺骗。你以你所做的一切欺骗。起初，你进入我们心中，给我们些许欢乐，但后来，你在那里的临在变得如同毒药并杀死我们。”

圣基瓦·哥斯瓦米如下评论这个诗节：奎师那在说，“牧牛姑娘啊，你们知道很难得到我，因此你们为何表白想与我亲密玩乐的愿望呢？有时你们说，‘请把你的手放到我头上’；有时你们说，‘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的胸部’；在其它时候你们又说：“你的微笑和其它有关你的一切都那么迷人。”你们为什么这样说？若你们对我有感情，那么只是听我的哈瑞题旨并满足于此吧。你们为什么要面对面地见到我？”

牧牛姑娘作答：“你，你本人，就是我们无法仅凭聆听你的逍遥时光便满足的原因。错在于你以前在初会前情感之中的深情举止。”

牧牛姑娘所指为何？在奎师那放牧时，唯一的目的便是与她们相会。事实上，无论祂去往巴佳何处，都意图在那里与她们相会。比如，在清晨，他声称去雅沐那河沐浴而前往那里。但他不是沐浴。他只是站在雅沐那河岸边的一棵卡丹巴树下，等候着牧牛姑娘，祂知道她们每天都来这里，给水罐打满水。以此为借口，祂安排去她们的所到之处。若祂知道她们要去给高山之王哥瓦尔丹做崇拜，祂也找个借口去那里。这就是初会前情感（*pūrva-rāga*）的天性，即急切地期望与心上人相会。

牧牛姑娘也渴望与奎师那相会，为此她们寻找无穷借口。她们告诉长辈，她们要去履行对高瑞（*Gauré*主希瓦之妻）或苏尔雅（*Sūrya*太阳神）的崇拜。但有时候，就在她们要去见奎师那时，其中一位长辈比如佳提拉或禅卓瓦丽的丈夫哥瓦尔丹玛拉（*Govardhana-malla*）出现，她们的全盘计划便落空。

牧牛姑娘知道奎师那设计要让她们望着祂。她们知道祂吹奏笛子吸引她们，然后微笑着，即使祂完全没有理由微笑。“藉由这样做，”她们现在说道，“你增加了我们与你一起和爱你的澎湃渴望。”

“但是现在你消失不见了，你所增加的东西现在令我们如斯痛苦，以致我们无法再活下去。或许我们要死了。”

*prahasitam*的前缀*pra*表示‘以一种出色的方式’，*'prahasitam*表示‘最美好动人的笑容或笑声’。抓住每个机会，奎师那以迷人的方式对牧牛姑娘微笑或投以瞥视，有时在一棵树后面，有时在丛林中。不知怎地，祂有法子从祂爱意盈盈的莲花脸上，向她们射出箭一般的瞥视，箭上装饰着最优雅最甜美的笑容。携着心中深挚信息的瞥视称作沛玛-维克沙南（*prema-vékñāëam*）。

牧牛姑娘继续举出奎师那第三个迷人面貌的例子，即祂的机密逍遥时光（*viharaëam*）：“你路过我们时闲庭信步的样子，一手搭在你朋友的肩膀上，另一只手转动一朵莲花，无与伦比。”

祂把手搁在朋友的肩膀上，向牧牛姑娘表明：“我想跟你们在一起，把我的手放到你们肩膀上。”同样地，祂转动一朵莲花向她们传达：“我的思想和内心因与你们在一起的愿望而旋转不休。如果我不能与你们相会，我会死去。”当祂与牧牛朋友在一起时，祂向牧牛姑娘送出类似这样的信号，牧牛姑娘从远处察觉并懂得了这些信号。

在这个诗节中，词语*viharaëam*表示‘一种特别的偷窃。’梵语动词*hã*表示‘偷盗’。根据这个特殊的定义，*viharaëam*并非指偷盗钱财，而是指偷心。就此而论，*viharaëam*也表

示‘与朋友散步’和‘与女士散步’。当牧牛姑娘说*viharaëam*来指她们在与奎师那初次亲密相会前 (*pürva-räga*) 对祂的迷恋，这不能解释为‘与女士散步。’在这种情形下，奎师那与朋友闲庭信步，祂这般的散步只是为了表明祂与她们相会的愿望。祂慢步向前，漫不经心地把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另一只手转动一朵莲花。这样，祂有意地牵动她们的心。目睹及此，她们意识不到其它的一切，因而变得疯狂。这一幕远胜于他们相会的情景 — 远远、远远胜过。

笛子之歌 (*Veëu-géta*) 是怀着初会前情感 (*pürva-räga*) 吟唱的，但是牧牛姑娘之歌 (*Gopé-géta*) 是在相会发生之后的分离中吟唱的。然而，甚至在那种分离中，牧牛姑娘也可能在想：“我们从未与奎师那相会过。” *viharaëam* 的第一个含义是‘与朋友散步’，指的是初会前情感。但是当牧牛姑娘说起与奎师那相会之后所发生的任何逍遥时光时，比如祂与茹阿迪卡、拉丽塔、维莎卡、祺陀等人的散步，那么第二个含义 ‘与女士散步’便适用。

有时候，当茹阿妲和奎师那在并肩漫步时，奎师那把手搁在她肩上，或另一个牧牛姑娘的肩上。牧牛姑娘们于是看到一株蔓藤缠绕着一棵肉桂树。她们看到蔓藤上花团锦簇和树上装点的花朵，在彼此的陪伴映衬下，欢欣喜悦与快乐欢笑。并且若那株蔓藤上有任何花蕾，她们也会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欢笑之中。

现在，牧牛姑娘忆起这件事，以及当时发生的谈话：“看！这株蔓藤多么璀璨夺目！”奎师那评论着，表明那株蔓藤的快乐是因紧缠树木所致。祂以这番话，向牧牛姑娘表明祂想这样与她们相会的愿望，如此她们变得喜乐陶醉，对祂的爱意深邃心绪进一步加深。

但是现在奎师那不再在她们的视线中，她们在回忆着与祂的机密逍遥时光：祂微笑的方式，祂的爱意瞥视，祂与她们爱意绵绵的逍遥时光，以及祂与她们的亲密谈话。

牧牛姑娘们说道：“一次又一次，你愉快地表白了与我们在一起的热切之心。我们忆起这些，便充满很快就能遇见你的希望。”

四个词语 *prahasitam*, *prema-vékñanam*, *viharaëam* 和 *rahasi saàvidaù*，它们每一个都较前面一个更优胜，这样第四个是最优胜的。正如所提到的，*prahasitam* 表示‘微笑’或‘欢笑’。伴随着那个微笑，还有满载不断增加之爱意深情的瞥视时，这称作 *prema-vékñanam*。牧牛姑娘与祂的情意逍遥时光 (*viharaëam*) 则更优胜；神圣恋人深情对视并喜乐地微笑之时，祂们手挽手在森林漫步。然而更优胜的，包含其它三种面貌的，是祂们的机密谈话 (*rahasi saàvidaù*)，在谈话中，祂们藉由表白心中珍贵无比的情感，而触碰对方的心灵。如此，在完美领域中有着顺序 — 好，更好和最好。

短语*rahasi saàvidaù*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奎师那与牧牛姑娘的爱意谈话如此深刻触碰到她们的内心，令她们无法自拔。结果是，牧牛姑娘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消除那些亲密谈话的记忆，哪怕她们拼命想要消除。

她们总结道：“我们相信这些交流是基于真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是个骗子和伪君子，除此你什么都不是。你从未发乎内心地与我们谈话；你说话只是为了欺骗我们。若你当真对我们有任何爱意深情，你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但你没有。”

1 词语暗号（*säiketa*）指的是神圣爱侣任何指定的约定地点。它并非特指一个地方。虽然也有一处称作暗号的特定地点，它位于南达村和瓦尔沙那之间，但是，在巴佳周边散布着很多这样的暗号。

诗节十一

在你与朋友去放牧时，你漫步在森林中，林中覆盖着稻米和小麦的芽苗及青草，它们比针还要锋利。然而你的莲花足比幼嫩的莲花还要柔嫩；这些锋利的芽苗肯定会令你疼痛。这个想法令我们心神不宁，不能平静。

calasi yad vrajät cärayan paçün

nalina-sundaraà nätha te padam

çila-tâëäikuraiù sédatéti naù

kalilatäà manaù kânta gacchati

calasi — 你去； *yat* — 当； *vrajät* — 从牧牛村庄； *cärayan* — 放牧； *paçün* — 动物； *nalina* — 比莲花； *sundaram* — 更美丽； *nätha* — 主人啊； *te* — 你的； *padam* — 双足； *çila* — 谷物的锋利边缘； *tâëa* — 草； *aikuraiù* — 抽芽的植物； *sédati* — 感到疼痛； *iti* — 于是想着； *naù* — 我们； *kalilatäm* — 混乱； *manaù* — 我们的心意； *kânta* — 爱人啊； *gacchati* — 感到。

译文

主人啊，心上人啊，当你带着牛儿和其它动物离开巴佳，外出放牧时，你那比莲花还要柔嫩脚掌，一定因锋利的石子、青草和干谷稜而承受了很多疼痛吧。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的心意变得扰动不已。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牧牛姑娘说道：“你不仅带给别人痛苦，你也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为此充满悲伤。”

这里她们暗示奎师那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通过带给自己痛苦，来带给她们痛苦，祂明白她们会感觉到祂的痛苦。她们说：“在你与你的朋友去放牧时，你漫步在森林中，林中覆盖着稻米和小麦的芽苗和青草，它们比针还要锋利。然而你的莲花足比幼嫩的莲花还要柔嫩；这些锋利的芽苗肯定会令你疼痛。这个想法令我们心神不宁，不能平静。”

词语*kalila*表示‘导致悲伤的混乱’，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揭示了一种特别的含义——争吵。他解释道，牧牛姑娘的话语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在那种情形下她们说道：“*Kalilatām*—我们的心意激发（*la*）争论（*kali*），于是我们陷于与自己心意的争斗之中。”他描述了牧牛姑娘们如何与自己的心意争吵，以及她们的心意如何反击。

牧牛姑娘们说道：“心意啊，当奎师那去放牛时，若他

的双足真的感到疼痛，那么他为何每天都出去？若这样真的伤害了他，那么他不会外出。你为何庸人自扰地担心他呢？”

她们的心意和内心回答：“愚蠢的牧牛姑娘啊，你们无法理解，奎师那的双足怎样比莲花更柔软，但你们应当明白它们极其柔嫩。毫无疑问，石子、碎石和锋利的植物尖刺扎了他幼嫩的莲花足，他感到疼痛。当我想到这样，便悲伤不已。”

牧牛姑娘说：“心意啊，内心啊，奎师那没有踩到这些东西上。他有眼睛，因此他会避开所有这些引起疼痛的尖锐物体；他走在非常柔软的沙子上。”

“不是那样，”她们的心意反驳道，“牛儿没有只走柔软沙子和青草的判断力。”

“它们会四处奔跑，”心意继续说，“经常踩到那些尖利的石头上，而奎师那则跟着它们。”

牧牛姑娘说道：“没错，那些牛儿没有智慧，但奎师那有眼睛，因此他为什么要跑到伤害他双足的石头和尖刺上呢？”

她们的心意回答：“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爱。若你们有，你们会明白，当奎师那追赶牛儿时，他没时间考虑走哪儿。他只是在温达文到处奔跑，甚至没有留意尖利的石头。它们肯定扎了他的双足，我无法忍受那种想法。”

现在，勉强承认她们的内心和心意在说真话，牧牛姑娘说道：“布茹阿玛让我们这一世生为牧牛姑娘，可能只是为了承受这些苦难。”

对此，她们的心意回答：“闷闷不乐的牧牛姑娘啊，是的，或许他有这样，在那种情况下你们要受苦。你们可以继续活着受苦；你们可以留在这里忍受奎师那的疼痛。就我而言，我要放弃你的身体连同生命之气，我这样做时，你会死去。”

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总是以相聚 (*saàyoga*) 和分离 (*vivoga*) 的痛苦来折磨我们。当你进入森林牧牛时，因为与你的分离，我们感到无尽的忧伤。有很多牛四处奔跑，为了防止它们离群，你跟着它们，竭尽全力地把它们聚拢在一起。你沿着粗糙、不平整的路奔跑，片刻不停，你这样做时，粗糙的谷物和其它尖锐物体刺伤你的莲花足。当我们想到此，我们淹没在悲伤中，无法保持忍耐。”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透露了牧牛姑娘话语的深刻要义。她们的意思是说：“牛不过是动物而已。它们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去想：‘不论我们去哪里，奎师那都会跟着我们。他的双足会受伤，他不能停下来休息。’若它们明白这些，它们不会再在粗糙不平的道路上到处奔跑。它们只是动物，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分辨力。”

现在牧牛姑娘说道：“这些石头、尖草和芽苗可能扎伤

你的脚，但它们不会扎伤你的心；它们扎伤了我们的心。因为你是我们的挚爱（那塔*nātha*）和情人（刊塔*kānta*）。”情人（*kānta*）表示爱人—但比爱人更甚。挚爱（*nātha*）通常指的是心上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示‘痛苦的给予者’。因此，当牧牛姑娘说：“噢，那塔”时，她们实际上在说：“噢，总是给我们痛苦的你。”

奎师那说道：“不要为我的脚担忧。忘掉你们以为我可能会感到的任何不适吧。”

牧牛姑娘回答：“但你是我们的心上人；我们无法停止想它。”

若丈夫或心上人未能如期从一个地方返回，他亲爱的妻子或甜蜜心上人无法停止担心发生了某些灾祸，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她变得极为悲伤，只是其后发现一切都好。同样道理，牧牛姑娘表达她们的情感：“你是我们的心上人，因此我们注定要这样感受。若我们的心感受不到对你的爱，我们便不会感到任何痛苦。我们对你的依恋，乃是我们所有悲伤的根由，但同时它也是我们自然的倾向。”

牧牛姑娘的话百分百是真的。一个人仅是由于依恋，才感到悲伤和痛苦。她们继续道：“我们对你的依恋是罪魁祸首。我们知道不应当对你有爱和情感，但事实上，我们两者兼备；因此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对你最热切的祈祷就是，请你消除我们心中的这种依恋。”

奎师那可能反驳：“那是你们的心意和内心；你们可以自行中止。对你们的心意和内心，我概不负责。”

对此，牧牛姑娘作答：“我们对你的依恋不是我们的错；那是你的错，因为你是我们的心上人，你是如此令人惊讶的迷人。若你不是这样深情与迷人，我们便不会对你有爱，那么一切都会井井有条。你把自己弄成如此美丽、如此迷人的爱人，因而我们的心意离开我们，去了你那里。你为什么那么做？唯独你能够消除我们的依恋，因为现在你拥有我们的心意和内心。”

“若你想取悦我们，就不要在森林漫游。过来与我們在一起吧。那就是治疗之法。”在牧牛姑娘之歌的每个诗节中，牧牛姑娘都祈祷：“请出现在我们面前吧。”

在前述诗节中，她们说出了词语 *dhyāna-maigalam*。词语 *dhyāna* 通常表示‘冥想’，但是在牧牛姑娘的情况中，它只表示她们在忆念着奎师那。牧牛姑娘的忆念不像瑜伽师的冥想。当她们忆念奎师那时，她们忘记了其它一切。不管她们在做什么，无论是在走路、说话还是煮饭，她们总是沉醉于对施瑞•奎师那自然而深刻的专注 (*sahaja-samādhi*) 中。词语 *sahajāyate* 表示‘自然而然地，与生俱来的。’她们对与奎师那有关一切的全然专注，自动地、自然地到来。

圣维亚萨戴瓦必须努力修习奉爱瑜伽，以这种方式他臻达了神定 (*samādhi*)。另一方面，牧牛姑娘不需要修习

循序修习的奉爱（*sādhana-bhakti*），因为她们的心沉浸在最高阶段的至高灵性情感之中。她们从未离开神定境界；她们只是越来越深入。当她们看到奎师那时，她们的神定加深了；当祂离开了她们的视线范围，在她们忆念祂时，其神定进一步加深与浓厚。

有些人被这些弄糊涂了；他们想知道究竟哪个更高，与奎师那相聚还是与祂分离。当我们将这些题旨得到一些觉悟时，我们便会明白它们，现在我们可以像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和圣基瓦•哥斯瓦米那样，向牧牛姑娘祈祷：“没有你们的仁慈，无论是布茹阿玛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解释这些题旨。唯有凭借你的恩慈，我们才能够明白它们。”若牧牛姑娘对我们施赠仁慈，我们就会变得有资格，完全理解她们逍遥时光的真正本质，通过智性分析无法理解它。目前我们必须聆听这些题旨，以便能够发展出履行自发奉爱（*rāgānuga-bhakti*）的渴望。聆听这些题旨的结果将是，最终我们会感到：不聆听它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在那时，牧牛姑娘会把她们的仁慈赐予我们，我们将能对她们的无尽荣耀有所欣赏。

在修习规范奉爱（*vaidhé-bhakti*）时，一个人给庙里神坛上的奎师那神像进行灯仪。施瑞•奎师那拥有的物品，已经比任何热心奉献者所能供奉的多于千百万倍；然而，奉献者还是因职责所在而向祂供奉崇拜物品。奉献者供上一

盏灯、海螺里的水和衣服，继而供上食物；但他没有情感。韦达经典说道，哪怕一个人履行神像崇拜（*arcana*）达数百万生世，他也不一定会发展出自发奉爱的品味。然而，若一个人在比他更高的外士那瓦的联谊中，聆听并讨论诸如牧牛姑娘之歌之类的命题，他又在外士那瓦的指导下修习奉爱，他肯定会发展出这种品味和渴求。若他与品味超然情悦、具有超然情感、觉悟这些命题的外士那瓦联谊，那么其效更甚。我们无法想象这种联谊的结果。以这种方式，我们会明白相聚与分离的题旨。

如下逍遥时光解释了在相聚之中如何能够有分离。有一次，在纯爱之河（*Prema-sarovara*），发了一件事，促使施瑞•奎师那离开了温达文。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正坐于祂的怀中，被奎师那的臂膀拥抱着，正在听祂的爱意话语。一只大黄蜂开始嗡嗡地靠近她，她害怕了。奎师那的牧牛童朋友玛度芒嘎拉用棍子赶走了那只黄蜂，回来后，他夸耀地说道：“我已经把玛度苏丹（*madhusūdana*）赶走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Madhusūdana*表示‘大黄蜂’，但它也是奎师那的一个名字。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听到这番话，以为玛度芒嘎拉在说：“奎师那再也不会回来了。”即使她正坐在奎师那怀中，她还是立即淹没在痛苦的分离情感之洋中，她开始哭喊：“奎师那在哪里？奎师那在哪里？奎师那在哪里？”她的痛苦如此强烈，以致晕倒了。

对奎师那之爱的这个阶段—相聚中的分离感受—称为 *prema-vaicittya*。*Prema-vaicittya*在相聚之时体验得到，而 *divyonmäda*和*citra-jalpa*¹出现在分离之时。在相聚时感到快乐与悲伤，在分离时亦如此。在*prema-vaicittya*中，外在地，茹阿迪卡与奎师那在一起，但内在地，她感到与祂的分离。另一方面，在*divyonmäda*和*citra-jalpa*中，当她外在与祂分离时，她想到：“现在我跟奎师那在一起。”内在地，她完全在与祂相聚，这给她的心带来欢乐。

施瑞•奎师那注意到，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与祂分离和相聚之时的情感，祂想到：“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们在我们彼此分离时感到我的临在。但有时候，当我跟她们在一起时，她们却感到与我分离。在那种时刻，我对她们爱莫能助。她们在相聚时的分离感受带给她们很多悲伤。若我远走高飞，好让她们能够内在地与我相聚，这样将是最好的。我应当永远离开温达文，因为那样我感到痛苦，她们因而会有些快乐，这样更好点。”

牧牛姑娘对奎师那也有同感：“只要奎师那高兴，我们感到有多悲伤或痛苦都没有关系。”在奎师那去往玛图拉和杜瓦尔卡之后，她们心感安慰，她们在温达文，想着：“奎师那跟他的王妃、儿子和所有亲友们一起很快乐，他与库博佳相会时也感到快乐。让他快快乐乐吧；我们不想打扰他。”

同样地，奎师那在玛图拉或杜瓦尔卡时，也心感安慰：“牧牛姑娘们在分离情感中有些快乐。我希望她们快乐，在那样的情感和感受中她们得到快乐。若我继续留在温达文，她们可能会体验到与我的分离，强度之大足以致死。”这些崇高的情感在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身上尤其真确，她品味着神圣疯狂(*divyonmāda*)和诋毁(*pralāpa*)的分离情感。在我们前辈圣师们对《蜂之歌》的评论中，描述了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爱意情感。

牧牛姑娘在与奎师那的分离之苦中没有死去的原因是，她们想道：“倘若我们死去，奎师那会极为哀痛。只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活着。”同样，奎师那想道：“若我死了，牧牛姑娘们会感到无法形容的痛苦。”祂和牧牛姑娘们除了让对方快乐之外，别无所求；这就叫做纯粹的爱。

我们听说奎师那离开温达文是为了杀死康萨，与瓦苏戴瓦和戴瓦奎在一起，但这些只是外在的原因。最基本而首要原因是取悦牧牛姑娘们。此外，我们必须考虑祂是否真的离开了温达文。在《圣典博伽瓦谭》第四十四章中，描述祂去了玛图拉和杀死康萨，第四十五章描述了如下后续事件：

当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离开温达文，与阿库茹阿(Akrūra) 去往玛图拉时，南达爸爸也去了玛图拉。在他们抵达后第二天，奎师那杀死了康萨。康萨的兄弟们与奎师

那和巴拉茹阿玛打斗，巴拉茹阿玛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同一天稍后，在一场盛大的庆典中，奎师那令乌卦森纳重任玛图拉的国王，庆典上供奉了鲜花和很多名贵用品。乌卦森纳以前曾经是国王，但是康萨篡夺了他的王位。在康萨死后，奎师那举行了吉祥沐浴仪式（*abhiñeka*），再次确立他为国王。

在乌卦森纳重任国王后，所有雅杜族的重要成员，比如瓦苏戴瓦、戴瓦奎、乌卦森纳和阿库茹阿，进行了一次漫长的会议，他们在会上决定：“我们必须极力照顾奎师那，因为现在祂杀死了康萨，祂会设法回到温达文。南达爸爸在市郊的花园中等着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奎师那和巴拉戴瓦不要跟他回到温达文。我们会使祂们留有印象，觉得祂们是瓦苏戴瓦和戴瓦奎的儿子，而不是雅淑妲和南达的儿子。”

于是，那天雅杜族的成员们对奎师那极其情深意切。“祢是戴瓦奎和瓦苏戴瓦的儿子，”他们对祂说，“我们是祢的亲戚和家庭成员。不要以为雅淑妲和南达是祢的母亲和父亲，不要以为你真正的家是温达文。实际上，你属于玛图拉，我们是祢的嫡亲。”

与此同时，南达爸爸在他玛图拉外面的营帐里等待着施瑞•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帕布。在第二天傍晚天黑时，奎师那和巴拉戴瓦走到他那里。祂们坐在他的怀里，一边一

个。“你为什么哭泣？”祂们问他，但是南达爸爸一个字都无法回答。奎师那明白他的心意，说道：“爸爸，你是我的父亲，因此为什么他们说戴瓦奎和瓦苏戴瓦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呢？全体玛图拉居民都竭力说服我们接受这一点。”在那次交谈中，奎师那和巴拉戴瓦与南达爸爸讨论了很多相关话题。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他的评论中解释道，每个人都想居住在得到最多爱和情感的地方。奎师那从南达和雅淑姐那里得到很多的爱，他们对祂的纯爱当然远远高于瓦苏戴瓦和戴瓦奎以及全体玛图拉居民。那么，为何，祂留在玛图拉，而没有跟着南达爸爸回到巴佳？根据纯爱原则，祂应当跟着他走，但是根据《圣典博伽瓦谭》所言，祂没有这样做。那么就此而论，当中的哲学真理 (*siddhānta*) 是什么？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纯爱有两间屋 (*prakoñōhas*)，第一间是上演展示逍遥时光 (*prakaōa*，即奎师那展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逍遥时光) 的地方；第二间是未展示逍遥时光 (*aprakaōa*) 的发生地点。在展示的逍遥时光中，奎师那和巴拉戴瓦没有回到温达文，而在未展示的逍遥时光中，祂们回去了。

“*Vāndāvanaā parityajya padam ekaā na gacchati* — 奎师那从未步出温达文，一步也没有。”这句话指的是未展示的逍遥

时光，在未展示逍遥时光中，祂总是在温达文。然而，在已展示逍遥时光中，祂有时离开温达文，有时进入温达文。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道，在未展示逍遥时光中，奎师那若非总是与那些最爱祂的人在一起，那将是有悖奉爱情悦的。

1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在他对《蜂之歌*Bhramara-géta*》的评注中解释道，神圣的疯狂（*divyonmäda*）分十种，通过十种各式各样充满情感的疯言疯语（*citra-jalpa*）来表达。

诗节十二

月亮光华烁烁，散发光芒，你的脸庞也有同样的优美外貌。实际上，当牛蹄扬起的尘土或你的卷发半掩你的脸庞时，它就越发美丽。

dina-parikñaye néla-kuntalair

vana-ruhānanaà bibhrad ävâtam

dhana-rajasvalaà darçayan muhur

manasi naù smaraà véra yacchasi

dina — 白天的；*parikñaye* — 结束之时；*néla* — 暗蓝色；
kuntalaiù — 缕缕鬃发；*vana-ruha* — 莲花；*ānanam* — 脸庞；
bibhrat — 显示着；*ävâtam* — 覆盖了；*dhana* — 你的无数牛儿扬起的；*rajaù-valam* — 涂上尘土；*darçayan* — 显示着；*muhuù* — 不断地；*manasi* — 在心意中；*naù* — 我们的；*smaram* — 丘比特；*véra* — 英雄啊；*yacchasi* — 你在放置。

译文

亲爱的英雄啊，白天快将结束时，你从林中回来，你的莲花脸给蓝黑色的缕缕鬈发半掩着，又给牛蹄扬起的尘土轻纱似的薄薄盖着。在那时，你不断向我们展示你那精致装扮的美丽莲花脸，如此唤起了我们心意中的爱恋愿望。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śika Vātti*）

Dina-parikñaye: *Dina*表示‘白天’，*kñaya*表示‘结束’。

*Dina-parikñaye*表示白天的结束已到来。那是傍晚。太阳朝着地平线移动，但还没有落下。早些时候，大约三点钟，所有奶牛都对放牧感到心满意足时，奎师那喊它们：“过来（*dhiri*），过来；”“到水那儿（*niri*），到水那儿；”“喝水（*chu*），喝水；”“离开河水上岸（*tiri*），离开河水上岸；”和“让我们走吧（*hio*），让我们走吧。”这些牛儿吃饱喝足，准备回家。它们想着自己的牛犊并喊道：“我来了！（*Hamba*）我来了！我来了！”。施瑞•奎师那于是吹奏笛子，把祂的朋友和所有奶牛聚拢在一起，打算返家。

Néla-kuntalaiù: *Néla*表示‘暗蓝色或黑色’，*kuntalaiù*表示‘以卷曲的头发’。*Vana-ruhānanaà bibhrad ävātam*: *Ānanam*表示‘脸庞’，*ävātam*表示‘遮盖了’。施瑞•奎师那美丽的蓝黑色曲发垂到肩上，半掩着祂的脸，如同蜜蜂遮盖着的莲花。词语*bibhrad*指的是奎师那展示祂脸庞的精致可爱，祂的脸

庞如同皎洁动人的明月。

Dhana-rajavalam: *Raja*指的是花粉般的尘土。这种尘土是财富 (*dhana*)，这里它指的是奶牛的财富 (*go-dhana*)。这些牛在奔跑着，返回它们的家，奔向它们的牛犊。奎师那甜美地吹奏祂的笛子，以此呼唤它们的名字，它们全都急切想跟祂在一起，想着：“奎师那在呼唤我。”于是，在它们奔跑之时，移动的牛蹄卷起了扬尘，直冲云霄，飘到了四周的树叶上。这种花粉般的尘土也落到了施瑞·奎师那的身上，在祂的脸上、身上和外衣上形成一层极幼细的覆盖。

在奎师那与牛返回时，祂用手臂牵着它们、抱着它们。祂这样做的唯一内在动机是，向祂心爱的牧牛姑娘展示祂被这种尘土美化了的莲花脸，向她们传达了祂渴望拥抱她们。祂吹奏笛子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聚拢牛群，而是为了呼唤牧牛姑娘。听到祂笛子的低沉声音，牧牛姑娘站在路上，站在丛林中，站在宫殿的屋顶上，只为见到祂回来。

奎师那的举止可以比喻为摆姿势照相的人。那个人以某种方式微笑或摆姿势，只为了确保得到一张好照片。同样，奎师那想着牧牛姑娘们要来看祂的莲花脸。因此，祂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笑着，拥抱牛，跟朋友交谈，怀着把自己展示给牧牛姑娘的动机。若祂注意到牧牛姑娘没有在看祂，祂便想道：“她们必须看我的脸。然后她

们的爱意情感会增长，并把她们带到我这里。”

Smara à véra yacchasi: 当牧牛姑娘们以词语‘英雄（*véra*）啊’称呼奎师那时，其含义是‘处于爱侣情悦（*madhura-rasa*）中的英雄。’“你能够给我们所想要的，”她们对祂说，“你有引发联想(斯玛茹阿*smara*)的能力，因此你是我们的英雄。”就此而论，引发联想指的是带有后缀*ëi*的梵文动词*små*，表示‘令人想起’。它指的是对于一些东西的体验令人想起某些别的东西。比如，牧牛姑娘们看到奎师那一次又一次地展示祂的脸庞，奔跑牛群扬起的尘土美化了祂的脸，那种美丽唤起了牧牛姑娘心中的超然情欲*kāma*。

一些通常认为是瑕疵的东西令奎师那或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无可估量地愈发美丽。若泥土溅到奎师那的脸上，或尘土落在奎师那的脸上，祂的美丽便激增千百万倍。走遍巴佳之地的牛群扬起的尘土令奎师那显得如此美丽，令到牧牛姑娘无论何时想起祂，都会充满情欲*kāma*。在奎师那和牧牛姑娘的逍遥时光中，*kāma*并非指‘色欲’，它指的是纯爱。牧牛姑娘们告诉奎师那：“我们不想被你吸引。我们避之不及，但是当你一再向我们展示你的脸时，我们如何能够逃避？”

让我们看看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Sārārtha-darçiné*》和圣基瓦•哥斯瓦米的《*Vaiñëava-toñaaëé*》。在他们对诗节十一的评论中，两位典范师都讨论了牧牛姑

娘与其心意的争吵，一方是牧牛姑娘，另一方是她们的内心和心意。正如早前提到的，牧牛姑娘告诉她们的心意：“奎师那去放牛时，为何你如此不安、受扰与焦虑？你的不安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忐忑不安有什么用？”

她们的心意回答：“你根本就没有品味到超然情悦；你连一滴情悦都没有。牧牛姑娘啊，由于你的无知，你毫无感觉。奎师那要去森林，我也想让他去，但我不想让他遇到任何困难。他应当在森林玩耍，但不应当受苦。”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焦虑？”

“我焦虑是因为他跟着牛后面。那些牛在满是刺草、干枯谷稜、碎石和其它会伤害他的地方漫步。”

对此，牧牛姑娘回应道：“你只是被纯爱蒙蔽了。这完全不是真的。奎师那长着眼睛。他会留意那里安全而适合行走，就会只把脚放到柔软的青草和沙子上。”

她们的心意回答：“牧牛姑娘啊，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们既没有智慧，又没有超然情悦。牛没有智慧或辨别力。它们不会逗留在光滑路面上。它们会失散，奎师那会跟着它们，好把它们带到正途上。”

牧牛姑娘说道：“是的，我们同意，奎师那会去那些地方；但布茹阿玛创造了我们去受苦，因此我们在受苦。”

她们的心意便对她们说：“好吧，你在这里受苦，但我不会。我要连同你的生命之气，离开你的身体。你应该留

在这里，独自受苦。”

现在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不跟我们在一起，以此令我们受苦。当你放牛时，我们感到与你的分离，并深受悲伤的折磨。但是，我们不仅在那时感到这种痛苦；跟你在一起时我们也感到同样的痛苦。怎么会这样？在傍晚，你与牛群和朋友一起回到温达文村庄的牛舍。那时，牛群的足尘和你美丽的蓝黑色卷发优美地盖住你的脸。你为什么让那些尘土盖住你的脸？你不应当允许这样，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看清。”

牧牛姑娘想要清楚地看到奎师那的脸，但与此同时，当奎师那的脸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土时，显得如同黑暗中升起的明月，她们于是完全神魂颠倒了。她们说：“月亮光华灿灿，散发光芒，你的脸庞也有同样的优美外貌。实际上，当牛蹄扬起的尘土与你的卷发遮盖你部分的脸庞时，它就越发美丽。”

当她们说道，牛群的足尘是一笔财富时，她们指的是它的无量价值，因为施瑞•奎师那用它增加了祂莲花脸的美丽。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也参考《Viçva-prakāça》梵文字典而表明了这一点：*dhana*（财富）指的是*go-dhana*（奶牛财富）。

她们的话语令奎师那很开心，祂想道：“我是最幸运的。带着这些牛外出到温达文的森林中放牧，让我有机会与你

们牧牛姑娘见面。只有通过牛为媒介，我才能无拘无束地跟你们在一起。”奎师那感到亏欠牛只，当它们的足尘落到祂脸上时，祂很愉快。这就是祂的内在情感。

祂戴着孔雀羽毛也有内在原因。雄孔雀和雌孔雀彼此优美的舞蹈，促使祂也起舞。孔雀羽毛激发了祂对牧牛姑娘的爱，因为它促使祂与她们跳舞。事实上，茹阿萨之舞就是孔雀的舞蹈所激发的。因为这个原因，奎师那把它们的羽毛放到祂头上，也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是财富。

在奎师那带着牛群从牧地返回时，牧牛姑娘习惯于观望奎师那，祂的胳膊环抱着牛的头。她们也观察到祂仿佛在寻找祂的牧牛童朋友。对一般人来说，看起来祂只是在寻找牧牛伙伴和牛。祂并不想公开展露祂的真正动机实际上是寻找牧牛姑娘。此外，在百万计的牧牛姑娘之中，祂特别在寻找一位牧牛姑娘。现在，在牧牛姑娘们的分离之歌中，她们说道：“当我们看到你这样寻找时，我们便心潮澎湃，感到没有你片刻都活不下去。看到你抱着牛和牧牛伙伴，我们渴望你也跟我们那样。”这就叫做联想。

牧牛姑娘继续道：“从早晨直到我们再次看到你之时，我们在与你的分离中深受其苦。但是，当我们真的看到你时，我们比之前更痛苦，因为我们想见你的这个愿望增长了。在那时，我们可比作口渴之人站在恒河岸边，想着：‘恒河在这里。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喝它的水，我克服千难万

险来到这里。河水美丽而甜蜜，但没有地方让我能探到水。’这非常困难，我们感到口渴，又有大量「流水」，但我们却不能喝它。你的脸超凡迷人，因为尘土半掩了它；但是在你放牛归来，牧牛童和牛都在场，还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也都在场。”那时，你给我们的联想无法满足我们，它只令我们痛苦。

“你思忖道：‘无论谁看到我的脸庞，都会淹没在喜乐之洋中，’这对我们而言尤其如此；我们心中肯定出现联想。你明白这点，正因如此，你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你的脸庞。你想增长我们的联想，但是因为你不能给我们所想要的，那种联想只是令我们更悲伤。”

根据牧牛姑娘所述，施瑞·奎师那承诺会让她们得偿所愿，这样呼召她们。“过来拿走它吧，”祂宣称。但是当她们过来时，祂欺骗她们，只给她们悲伤、灾难和痛苦。她们想对祂避而不见，但祂呼唤她们，她们无法逃避。祂笛声的曲调强行把她们拽到祂那里，她们被迫看到祂；但是当她们抵达时，却没有约会。

她们告诉祂：“你以笛子的旋律令我们疯狂，你在夜晚把我们拽到这个隐蔽的森林，现在我们无法见到你，伤心痛哭、四处流连。我们总结出，你肯定是个英雄，因为你是令人痛苦的行家；的确，在这方面你是最慷慨大度的。你展示了杀死百万牧牛姑娘的威力，但你应当明白你给我

们导致的所有痛苦都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你会为此负责。”

“你拿走了我们的宗法，即实现一己对家庭和王朝职务与责任的宗教原则；你也拿走了我们的羞涩、耐心、贞洁和其它女性美德。尽管你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一切，我们仍然无法做你想让我们做的事：死亡。同时你不想让我们死去，因为若我们死去，你找不到任何其他人，能够像我们这样，受很多苦而不死去。你看到我们在受苦，这令你兴高采烈。奎师那啊，你肯定是个英雄。”

在《*Vaiñëava-toñäëé*》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 *dina-parikñaye* 通常指‘白天的结束，’但就此而论，牧牛姑娘的意思是说她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们这样表达其悲惨的情感：“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就要死去，请立刻过来与我们相见吧。”这点极其重要。理解 *dina-parikñaye* 的普通含义轻而易举，但要领会牧牛姑娘的内在哀婉含义则困难重重。

如前所述，*nëla-kuntalaiù* 指‘缕缕鬃曲的黑发’。实际上，美丽寓居于黑色之中。无论一个人的眼睛可能有多大，不过中间没有黑色圆点，就不会漂亮。一个人的脸可能很美丽，但若他的头发是白色，而不是黑色的，那么看起来就不会漂亮。若全体牧牛姑娘的黑发都剪掉会怎么样？你无法想象。同样，牧牛姑娘的美丽是优雅之极的。但是若黑色的奎师那不跟她们在一起，一切都会不同。当奎师那的脸装扮过，且为祂黑色头发半遮半掩，那么祂的脸就愈加

美丽，于是就有了联想。

在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其中一本评论，他解释了有关牧牛族社区家族世系特别幸运的特殊之处——年轻的牧牛童和年轻的牧牛姑娘、父亲般地牧牛童和母亲般地牧牛姑娘。目睹奎师那的美丽脸庞是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独有的。除了他们，无人能够完完全全地看见并品味它。无论是瓦苏戴瓦还是戴瓦奎，或是任何一位杜瓦尔卡居民，都无法看到这种辉煌的景象。此外，若牧牛姑娘看见戴着金色皇冠和富裕皇家用品的奎师那，那么她们心中出现的联想就会大有不同。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唯一的愿望是这样：“愿我恒常看到奎师那可爱的脸庞。”他们不想看到杜瓦尔卡之主奎师那、玛图拉之主奎师那或任何其他形象的奎师那。他们只想看到他作为牧牛少年的形象。

在牧牛姑娘的笛子之歌（*Veëu-géta*）中，当她们谈论施瑞·奎师那放牧时的美丽，她们说祂的装扮奇妙地浑然天成。祂拿着两种绑牛的绳子：一条在祂头巾上，另一条在祂肩膀上。祂头巾上卷住的是在挤奶时，绑牛后腿用的一种绳子；祂肩上扛着的绳子是用来把小牛犊绑在奶牛旁边的，好让牛奶开始涌流。这些不仅是绳子——它们把牧牛姑娘的思想和内心与奎师那连接在一起。那时，牧牛姑娘有很多的联想，不仅是目睹祂脸庞的美丽景象而产生，而且也因目睹祂戴着绳子的方式而产生。

现在，她们说道：“你向我们展示你的脸庞，藉此给了我们联想，还有很多苦痛。我们不想看见它。我们在家中的房间里，在紧闭的门后，但某人前来把那些门打开了。他进入了我们的内心，偷走了它们，强行把我们拽到了这里。” *Muhur manasi naù smaraà véra yacchasi*。这里，*manasi* 指爱神 *Kāmadeva*，心意的主宰神明，而展示联想的正是心意。牧牛姑娘说道：“你把我们拖向你，你继而向我们展示你的脸庞，把联想放到了我们的心意中。你为什么一再展示你的脸庞？我们想为我们的联想寻求良药，但它反而增加。我们知道你是个英雄，但你的英雄气概只在于给予联想和杀死牧牛姑娘。”

诗节十三

我们正体验着诸多痛苦，我们处于再糟糕不过的不幸之中。
请消除这种极度的痛苦。

praëata-käma-daà padma-järcitaà
dharaëi-maëðanaà dhyeyam äpadi
caraëa-paika-jaà çantamaà ca te
amaëa naù staneñv arpayädhi-han

praëata — 皈依之人；*käma* — 愿望；*dam* — 实现；
padma-ja — 由主布茹阿玛；*arcitam* — 崇拜；*dharaëi* — 大地的；*maëðanam* — 饰物；*dhyeyam* — 适当的冥想对象；
äpadi — 在悲伤之时；*caraëa-paikajam* — 莲花足；
çantamam — 赐予无尽的喜乐；*ca* — 和；*te* — 你的；
ramaëa — 爱人啊；*naù* — 我们的；*staneñu* — 在胸部；
arpaya — 请放在；*adhi-han* — 各种悲伤的毁灭者啊。

译文

最亲爱的心上人啊，所有悲伤的毁灭者啊，你的莲花足实现你皈依奉献者的所有愿望，深受诞自莲花的布茹阿玛崇拜，它们也是美化大地的饰物。冥想之时，它们消除所有不幸，在接受服务时，它们赐予至尊喜乐。请仁慈地把这双莲花足放到我们的胸部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这里词语*praëata-kāma-dam*有两重含义：“你立即实现那些皈依你的人的愿望，”和“你在那些皈依你之人的心中，赐予不亚于超然之爱*kāma*的东西。”

卡玛是奎师那仁慈的最高表示。这里，卡玛指的是超然之爱*prema*，牧牛姑娘那满怀超然之爱的奉爱*kāmātmika-bhakti*¹的崇高之爱。若一个人在满怀超然之爱的奉献者*kāmātmika-bhakta*的指导之下接近施瑞•奎师那，奎师那就会赐给他超然之爱传系的奉爱*kāmānuga-bhakti*¹。

*Padmajārcitaà dharaëi-maëðanam: Padmajārcitaà*表示‘备受布茹阿玛崇拜的’，*dharaëi-maëðanam*表示‘大地的装饰’。这两个词语都是描述施瑞•奎师那莲花足（*caraëa-paikajam*）的形容词。“你的莲花足是大地的装饰，恒常受到布茹阿玛的崇拜。”这里，牧牛姑娘说道：“就如你的莲花足装饰大地的心，它们也装饰我们的心。”

Dhyeyam āpadi: *Āpadi*表示‘在悲伤之时。’若任何人忆念奎师那的莲花足，他或她便免于各种障碍、困苦和灾祸。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牧牛姑娘完成牧牛姑娘之歌的吟唱时，奎师那出现在她们面前。在那时，一位牧牛姑娘走到祂跟前，把祂的双手放在她的手中。一位牧牛姑娘把祂的胳膊放到她肩上。一位手中拿着槟榔果

(*tāmbūla-beōēkā*)跑过去，一位把祂的双足放在自己胸部。远处一位处于愤怒的情感中，从眼角瞥视祂。她咬着嘴唇，那位牧牛姑娘想以她的眼睛之箭射中祂，令祂痛苦。另一位牧牛姑娘望着祂，仿佛想把祂带进心里。另一位牧牛姑娘想着她自己与祂在一个僻静之地，立即通过她的眼睛把祂带进了心里，她在那里紧紧地拥抱祂。只是凭借对祂的专注，那位牧牛姑娘便充满灵性喜乐，因而在狂喜中毛发直竖，所有的悲伤一扫而空。

牧牛姑娘感到的并非物质悲伤，那么她们的悲伤是什么？她们所面临的唯一不幸就是与奎师那的分离。只有在她们与祂相聚之时，那种分离之痛才会消失。她们在牧牛姑娘之歌的这个诗节中祈祷：“令人愉快的心上人(*ramaēa*)啊，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心中，如此我们与你分离的伤痛、我们的情欲*kāma*之疾，方可消退。”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揭示了奎师那和牧牛姑娘在前面诗节中的话语：“你总是给我们痛苦与不幸，”牧

牛姑娘说道，“无论我们是与你相聚还是分离。”

“那么，你们为何需要我？”奎师那回答，“你们应当离开我，走得远远的。不要再来我这里，也不要呼唤我。”

牧牛姑娘闻言忧心忡忡，她们想道：“现在我们惹奎师那生气了。”现在她们竭力恳求祂，叙述了这第十三诗节，以平复祂的怒气情感（*māna*）。

Çantamaà ca te: 一个含义是‘总是赏心悦目’。牧牛姑娘说：“对我们来说，你总是赏心悦目。确实，那些尖刻语言出自我们之口，但其实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说溜了嘴。我们需要你，只要你，不要其他任何人。”

Praëata-kāma-dam: 这里她们说道，“你满足你皈依灵魂的每个愿望。哪怕一个冒犯者皈依你，你也毫不计较，相反，你原谅他。事实上，你不仅原谅他，你还祝福他。”

奎师那驯服毒蛇卡利亚的逍遥时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卡利亚反对至尊主及其坐骑鸟—伟大的奉献者嘎茹达。他也对其妻妾勃然大怒，因为她们对他说：“不要反对奎师那。”当奎师那跳入雅沐那河与他打斗时，他咬啮奎师那身体的各处柔嫩部位，这些部位有重要的脏器，包括心脏。一般来说，那些部位被咬的人会死。

仅凭他妻妾的阻止，卡利亚才获救。当她们起初看到奎师那与他打斗时，他的妻妾们缄默不语。她们没有祈求奎师那赐他仁慈，因为她们认为他是愚蠢的。然而，当奎

师那跳上他的头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粉碎它们时，她们察觉到她内心和思想的变化。

卡利亚开始吐血时，他想：“这个男孩比嘎茹达更孔武有力。我曾设法从嘎茹达处逃脱，但现在我无法逃离，我快要死了。我从未想过有人能够如此强大有力。现在，我觉悟到我妻妾们的话语真实非虚。他不是一个人。或许他是神本人；或许他因此如此强大。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神还是别的什么人，他都是不可战胜的。”此刻，卡利亚向施瑞·奎师那屈服：“现在我皈依你。”

卡利亚的妻妾们此前曾想道：“我们不想有个对奎师那残忍与敌对的丈夫。他该死。”然而，当他有些顺服时，她们很欣慰。奎师那把祂的双足放到卡利亚的头蓬上，因此他的心不可避免地起了变化。在那种变化产生时，它突然发生，卡利亚的妻妾们立即开始祈祷：“现在他已成为你的奉献者，他正在祈求你的仁慈，请赐他仁慈吧。我们不再想成为寡妇。”

虽然卡利亚已皈依于祂，起初奎师那并不听这条毒蛇的乞求，但是当卡利亚的妻子们开始献上祷文时，奎师那便听从。“卡利亚已皈依我，”祂思量道，“因此我必须赐他仁慈。”祂告诉卡利亚：“所有的巴佳居民都惧怕你，因此我不许你停留在这里。我知道你不会咬他们或给他们造成任何困扰，因为你现在是个奉献者。然而，你最好离开。

立刻去茹阿玛拿卡岛(Ramaëaka-dvépa)吧。”

卡利亚接受了这条训示，奎师那向他保证：“我的足印会总是留着你头上，因此，现在嘎茹达会与你友好相处。”于是，卡利亚头上带着施瑞•奎师那的足印并冥想着它们，离开了雅沐那和巴佳。这个逍遥时光表明，哪怕一位冒犯者走向奎师那并乞求祂的仁慈，奎师那也会原谅他并赐予仁慈。

Padma-järcitam: *Padma-jä*指的是布茹阿玛，他曾经对奎师那做了诸多冒犯。他曾赐福黑冉亚卡西普、黑冉亚克煞、茹阿瓦纳及其他恶魔，通过这样的祝福，那些恶魔变得强大有力并与奎师那及其化身比如主茹阿玛禅卓等打斗。

当奎师那杀死恶魔阿嘎苏茹阿时，布茹阿玛看到一道亮如闪电的光芒从阿嘎苏茹阿的头上爆出，停留在空中。然后，在奎师那和祂的牧牛朋友从恶魔肚子里出来时，那道光芒进入了奎师那的莲花足。

布茹阿玛明白这位牧牛童不是别人，祂正是至尊人格首神。于是他渴望见到主更多的逍遥时光，但他想要他自身的能力成为启动逍遥时光的原因。他想到：“当我以自己的虚幻能量 (*mäyä*) 覆盖奎师那的能量时，我会看看发生什么事。”他绑架了小牛犊和牧牛童，并把他们带到一个山洞，他在那里等着目睹奎师那会怎么办。于是他离开自己的星球，萨特亚楼卡，那个星球的一瞬间，相当于地球时

间计量的整整一年。然而，当他返回时，他看到奎师那正在与小牛犊和牧牛童玩耍，正如此前一样。

“这些小牛犊和男孩都是谁？”布茹阿玛自问道，“我刚把他们放进了山洞。”他以他其中两个头的四只眼睛往前看向山洞，以另外四只眼睛往后看向奎师那。现在，他能够同时看到两组小牛犊和牧牛童，他无法确定哪一组是真的。

最终他明白了：“这不是我的假像能量的杰作。这是奎师那的假像能量。那一刹那他闭上眼睛，直直倒在地上并哭泣。当他睁开眼睛，他再看不到任何小牛犊或男孩。他只看到了奎师那，他看到每只小牛犊和每个带着笛子和其它用具的男孩，现在显现为奎师那那个四臂面貌的主拿拉央那。为什么他看到这个形象的奎师那？因为他崇拜的主是孕诞之洋·维施努（拿拉央那的一个扩展，祂是奎师那的一个扩展），而不是原初的至尊主—巴佳王之子，巴佳的夏玛逊达尔（Vrajendra-nandana Çyāmasundara）。

现在布茹阿玛大呼：“噢，祂是我的崇拜神像！”

他再次闭上眼睛，睁开时，他只看到奎师那独自一人，祂看起来就像之前一样，穿着同样的外衣。奎师那手中拿着一些米饭和酸奶，正在焦急地寻找祂的小牛犊和朋友们。看起来祂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样，布茹阿玛曾是奎师那莲花足的冒犯者。他给主还有主的牛和牛犊带来麻烦，他还做了很多其它冒犯。现

在，他觉悟到这些，拜倒在奎师那的莲花足下，献上了很多祷文。这些祷文记载在《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的第十四章：

tad astu me nātha sa bhūri-bhāgo

bhave 'tra vānyatra tu vā tiraçcām

yenāham eko 'pi bhavaj-janānā

bhūtvā niñeve tava pāda-pallavam

《圣典博伽瓦谭》(10.14.30)

我亲爱的主，因此我祈求好运，在作为主布茹阿玛的这一世或在另一世，无论我投生何处，都能算作是你的一位奉献者。我祈求，无论我在何处，即使在动物族群中，我也能够从事对祢莲花足的奉献服务。

tad bhūri-bhāgyam iha janma kim apy aōavyā

yad gokule 'pi katamāḡhri-rajo-'bhiñekam

yaj-jévitaà tu nikhilā bhagavān mukundas

tv adyāpi yat-pada-rajau çruti-māgyam eva

《圣典博伽瓦谭》(10.14.34)

我能得到的最大好运将是，在高库拉的这个森林投生成什么都好，用它任何一位居民莲花足落下的尘土来洗我的头。他们的

整个生命与灵魂都是至尊人格首神，穆琨达，韦达曼陀仍在寻求祂莲花足的尘土。

布茹阿玛祈祷：“祢是所有至尊者的至尊主。无人能够尽数祢的荣耀品质。有人可能能够数清地上的尘土微粒或尘雾中的细小微粒，但没有人能够数得清你荣耀的品质。”

谁能数清尘雾中的细小微粒？巴拉戴瓦帕布能够数清它们，尼提安南达帕布也能够数清它们，但甚至是祂们也无法数清施瑞•奎师那的荣耀。巴拉戴瓦本人没能理解这个逍遥时光的真正意义。当奎师那把自己扩展成所有的小牛犊和牧牛童时，巴拉戴瓦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祂整整一年都毫不知情。即使在祂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唯有凭借奎师那的仁慈，祂才能够理解它。

巴拉戴瓦帕布无法以男性形象进入茹阿萨之舞的场地，祂也不知晓施瑞•奎师那怎样与牧牛姑娘嬉戏舞蹈。因为祂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进入爱侣情悦的逍遥时光，所以祂有另外一个形象，作为阿南嘎•曼佳丽，去品尝那种情悦。

以这种方式，牧牛姑娘说卡利亚和布茹阿玛都是奎师那莲花足的冒犯者，但当他们来到奎师那跟前并皈依时，奎师那向他们施赠了仁慈。

*Dharaëi-maëðanam: Maëðanam*指的是令某人更美丽的装饰。比如，我们的圣印（*tilaka*提拉克）就是*maëðanam*。我

们用饰品（*ābharaëa*）和化妆品（*maëðanam*）修饰我们的身体。颈珠和戒子是饰品，因为它们不贴身，而以油膏制成的化妆品是直接贴身的。

牧牛姑娘用玛卡瑞（*makar*，即母的玛卡拉*makara*）的图案妆扮她们的双颊。玛卡拉*makara*意指‘鳄鱼’，但在本文中它指的是一种特别的海洋生物。它不会指鳄鱼，因为鳄鱼凶猛异常，而凶猛的东西不可能进入奎师那逍遥时光。爱神骑上玛卡瑞见称，他的旗子上也有玛卡瑞的标志。玛卡瑞总是与爱情有关联。

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的双足是大地的装饰。”这里在她们使用词语‘大地’时，她们并非指的是我们踏足的这片大地。相反，她们指的是这个地球星宿的人格化身—达茹阿妮-戴薇（*Dharaëé-devé*）或布-戴薇（*Bhü-devé*），她恒常把施瑞•奎师那的莲花足作为装饰，放在自己的胸脯上。牧牛姑娘的内在含义是这样：“你的莲花足是布-戴薇胸部的装饰，因此，你为什么不能让它们也成为我们胸部的装饰呢？”

不过这里*Dharaëi-maëðanam*还有另外一个含义。牧牛姑娘认为她们的胸部应当是奎师那双足的装饰。为了取悦祂，她们想让她们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成为祂的脚、手和整个身体的装饰。当祂与牧牛姑娘们在一起时，祂看上去最漂亮。当牧牛姑娘们不跟祂在一起时，祂无法展示祂的至尊辉煌。

如此，给出了两个含义：她们想让祂成为自己胸部的装饰；她们想成为祂莲花足的装饰。

她们继续道：“若任何人记得你的莲花足，那么他所有的悲苦都消失殆尽。其证据是什么？当嘎尔嘎师描述你的天宫图时，他告诉你的父母：‘为了增加高库拉牧牛郎的超然喜乐，为了你们，这个孩子总是行事吉祥。唯有凭借他的恩赐，你们才会跨越所有困难。’嘎尔嘎师以通晓过往、现在和未来而闻名，他说若某人托庇于你并记住你的莲花足，那么所有不祥都会立即离他而去。但是我们正体验着很大的痛苦，我们处于比其它别的都更糟的灾祸之中。请消除这种痛苦吧。仅凭忆念你我们无法满足。我们必须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头上或身上。那样意味着你将不得不来跟我们相聚。”

若我们把世间的所有痛苦，包括地狱之苦，放到天平的一侧，把牧牛姑娘的分离感受放到另一侧，我们会看到牧牛姑娘心中的悲苦要大得多。她们对奎师那说：“若你的莲花足触碰我们的心，唯有如此，我们无法忍受的痛苦方可解除。对我们而言，那将是所有快乐的源泉。*Santamam cate*— 它会赐予我们深不可测的喜乐。”

Arpaya ädhi-han: *Ädhi*表示‘苦难’，*han*表示‘消除者’。*Arpaya ädhi-han*指的是一个消除各种各样的苦难、疾病和所有不祥的人。因为牧牛姑娘的苦难是她们的卡玛（超然情

欲），她们的祷文是这样：“像魔术一样，寓居我们心中的超然情欲能够被你消除。若你把莲花足放到我们心中，我们所有的折磨都终止。”

“这样做，你不会感到任何不便或不适。相反，对你而言，此事轻而易举并令人愉悦。它会令你高兴，因为我们是你的心上人（*ramaëa*）。噢，心上人，请听我们的祈祷，与我们在这里上演逍遥时光而感到喜悦吧。”

通常，*çantamam*表示‘快乐’，但它也表示‘所有吉祥’。若奉献者履行循序修习的奉爱（（*sādhana-bhakti*为臻达目的的奉爱）），他的种种不祥便会被消除：（1）*aprārabdha*，隐匿状态下的积恶；（2）*kūōa*，快要长出种子的罪恶，这意味着它们开始形成罪恶欲望；（3）*béja*，已成罪恶欲望的种子（在生物心中要犯罪的欲望，叫做罪恶的种子，*pāpa-béja*）；（4）*prārabdha*，已结果的罪恶；（5）*avidyā*²，愚昧或假像。为何我们的所有苦难没有离去？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全然皈依。

真诚奉献者的苦难肯定消失，但奎师那想：“为了具有对我的纯爱，他们必须继续修习奉爱。他们过往业报之果已经抵消，因此不再受制于生死。但若他们不投生，怎能修习奉爱并得到纯爱呢？”这样的奉献者将不可能去巴佳，因为除非心中充满对奎师那的纯爱，否则不可能去到那里。于是施瑞•奎师那创造环境，让这样的奉献者投生及继续修

习循序修习的奉爱。

谁真诚地唱颂哈瑞圣名并聆听奎师那的逍遥时光时，他所有的业报都被摧毁。这样的奉献者不再有已果恶报（*prārabdha-karma*），即是没有物质身体，在物质世界无立足处，那么他们怎样去修习奉爱？奎师那忧心此事，所以仁慈地作出安排，以便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接受一个物质身体，得到纯粹奉献者的联谊；这至关重要。在这种联谊底下，他们才能够步过稳定*niñöhä*、品味*ruci*、依恋*äsakti*和情感*bhāva*阶段，继而得到纯粹奉爱*prema*。

正如上述提到的，为了得到这种联谊，必须要投生，但若已结果报应（*prārabdha-karma*）和隐伏报应（*aprārabdha-karma*）已经全部消除，那么肯定不会投生。因此，这世间有些人没善或恶报可尝，因为过往跟纯粹奉献者联谊，结果他们心里留有些印象（*saàskāras*），他们还唱颂哈瑞奎师那曼陀的表像（*ābhāsa*，也译作影子唱颂）。正是藉由奎师那的仁慈，这样的奉献者尝着与已结果报应相似的快乐与悲伤。

为什么必须要快乐与悲伤兼而有之呢？若没有悲伤，就不会有与奎师那的分离情感。没有分离，奉献者无法一边修习哈瑞圣名“哈瑞 奎师那，哈瑞 奎师那”的唱颂，一边哭泣流泪。没有这种情感，圣名便不会是纯粹圣名（*çuddha-nāma*）。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努力唱颂，但仅仅是

努力尚不足够。正因如此，奎师那赐予奉献者苦难，以使他们会带着眼泪以及心中深邃的情感唱颂哈瑞圣名：“奎师那救救我们啊，救救我们！”

1 超然之爱的奉爱(卡玛弥卡-奉爱*Kāmātmika-bhakti*)和超然之爱传系的奉爱(卡玛努嘎-奉爱*kāmānuga-bhakti*): “通过发展牧牛姑娘(超然之爱*Kāmātmika*)的情感,或是奎师那父母、朋友和仆人的爱(关系之爱*sambandhātmika*),一个人能够得到自己那纯粹奉爱之中的固有构成性本质。这些情感是奎师那永恒完美同游的庇护。一位超然之爱传系的奉献者是,强烈渴望跟随超然之爱奉爱的人。”(《灵魂的职务》第21章)

2 *Avidyā*表示灵性的愚昧, 假像。有四种愚昧: 把短暂的误认作永恒的, 把满是苦难的误认作喜乐的, 把不纯洁的误认作纯洁的, 把并非自我的误认作自我。*Avidyā*是奉爱所摧毁的五种苦难之一。

“罪恶活动的报应有四个阶段。也许在当世经历恶报; 也可能隐匿至来世; 报应可能处于种子般状态, 比如欲望; 或成为欲望种子的倾向。在任何情形下, 若一个人从事对主维施努的奉献服务, 那么所有种种恶报都会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莲花往事书*Pādma Purāṇa*》)

3 那玛-阿巴萨 (*Nāma-ābhāsa*) 是圣名的表像。唱颂阶段之一, 在这个阶段, 罪恶和冒犯得以清除, 但还没有臻达纯粹唱颂。

诗节十四

你唇上的甘露增加了爱恋相会的乐趣，它消除与你分离的所有悲伤。

surata-vardhanaà çoka-nāçanaà
svarita-veëunä suñöhu cumbitam
itara-räga-vismäraëää nãëää
vitara véra nas te 'dharämâtam

surata — 爱恋相会的乐趣； *vardhanam* — 它增加了； *çoka* — 所有悲伤； *nāçanam* — 消除； *svarita* — 振动； *veëunä* — 藉由你的笛子； *suñöhu* — 大量地； *cumbitam* — 亲吻； *itara* — 别的； *räga* — 依恋； *vismäraëäm* — 导致忘记； *nãëäm* — 人； *vitara* — 请传播； *véra* — 英雄啊； *naù* — 向我们； *te* — 你的； *adhara* — 嘴唇的； *amâtam* — 甘露。

译文

英雄啊，你唇上的甘露增加了爱恋相会的乐趣，它消除与你分离的所有悲伤。你令人回味的双唇被你歌声不绝的笛子充满热情地亲吻，它们令每个啜饮那种甘露的人都忘却所有其它依恋，哪怕只饮一次。英雄啊，请让我们啜饮你唇上的甘露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这个诗节中的每个词语都有深刻的含义，词语 *adharāmātam*（阿达拉密瑞谭）有两重特别的含义：‘你的双唇（*adhara*）带走死亡（*a-māta*），’‘你唇上的甘露（*amāta*）。’“你的双唇有许多奇妙的品质，”牧牛姑娘告诉施瑞•奎师那，“它们是甘露般的，它们的汁液也是甘露般的。请把这甘露给我们吧。虽然你把我们撇在这里，我们就要死了，但当我们忆起你唇上的甘露时，我们对于爱意相会（*surata*）的渴望增加了。”

*Surata*指的是纯粹奉爱一种特别崇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牧牛姑娘渴望与奎师那亲密相会（*prema viñeṣa-maya sambhoga-icchā*）。她们渴望一个充满超然情欲的相会。正如早前所解释的，*su*表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rata*表示“混集一起。”*Surata*指的是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相聚一起，并品尝着巨大的快乐，在那种相会中，施

瑞•奎师那的唇上甘露（*adharāmātam*阿达拉密瑞谭）令这种快乐增长到极致。对于词语*surata*，我无法解释更多。实际上我让一切隐而不宣。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说道，牧牛姑娘把奎师那称作丹宛塔瑞Dhanvantari，祂是奎师那的化身，把称为阿尤-韦达（*Āyur-veda*）的韦达药疗支部带到这世间。“丹宛塔瑞啊，”她们说，“我们正在寻找治愈我们超然爱念之疾的药物，我们因这个病快要死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医师中的瑰冠珠宝，所以我们来到你这里。请把能够拯救我们的特殊药物赐给我们吧。”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道，*surata-vardhana*表示‘增长爱意相会(*surata*)的事物。’假如某人有病，医生严禁他进食某种食物。医生可能说过：“不要吃罗望子。”然而，当病人看到罗望子，他无法抗拒。结果便是他的疾病恶化了。同样，牧牛姑娘恳求奎师那给她们一些治愈超然爱念之疾的药物，同时又明知那种药物会加重她们的疾病。

*Çoka-nāçana*表示‘毁灭苦难的事物’。牧牛姑娘说道，她们所有的不快乐都能被奎师那的唇上甘露（*adharāmāta*）所摧毁。怎样摧毁？祂的唇上甘露味道如此醇美，以致于令她们忘掉了其它一切。

在病人受尽痛苦，必须要进行痛苦的手术时，医生可能给他注射吗啡当作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影响下，病

人失去知觉，不会感到任何疼痛。同样地，牧牛姑娘说道：“啜饮你唇上的甘露，令我们忘却其它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周边世界的所有感觉；如此我们的所有痛苦都远去。”

“但是你们如何能负担得起我的这种甘露呢？”奎师那问道，“它弥足珍贵。只要你们愿意支付极高的价钱，我可以把它派发给你们所有人。”

“你这样说有失公正，”牧牛姑娘回答，“在慈善布施方面，你侠义胸怀。在一位将死之人旁边，可能有慈悲心肠的旁观者，他懂得如何挽救那个人，施以援手却不求任何回报。你就像这位旁观者；你看着我们濒死，你有挽救我们的药物，你可以把它免费给我们。”

Svarita-veëunä：奎师那以祂的唇上甘露填满了祂的笛子（*veëu*）。这引起了音振（*svara*，或*näda*），因此笛声称作*veëu-näda*。每个词语都包含一个音振，词语克林（*kléà¹*）正是奎师那吹奏笛子时，从祂莲花唇上发出的特别声音。这种声音与奎师那的唇上甘露并无二致，当祂的笛子发出这种声音时，祂唇上的甘露就通过笛子而来，它以笛子音振（*veëu-näda*）被听到。

正因如此，牧牛姑娘说道：“*Svarita-veëunä* — 你唇上的甘露来自你的竹笛之声。这把笛子是男性，这表明甚至是男性，也不想放弃这种滋味，何况是女士。那支笛子只是

一节竹子，它是男的，也没有知觉。然而，它总是竭力亲吻你的双唇，从未想要离开它们。”

奎师那可能对牧牛姑娘说：“若一位女士，感染超然爱念之疾，她应当避免不利于其健康状况的饮食：她对财富、丈夫、儿子、姐妹、女儿和其他亲友的依恋。放弃所有这些，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所寻觅的东西。”

牧牛姑娘回答：“首先把你的唇上甘露给我们，那会使我们放弃那些依恋。你唇上的甘露有如此超凡的品质，使得任何人饮下它，其所有的依恋都消失殆尽。”

Itara-rāga-vismāraēāà nāēām: *Nāēām*表示‘人类的’或‘人的’。牧牛姑娘说道：“所有品尝这种甘露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忘记了所有的物质依恋，想道：‘我必须恒常啜饮奎师那的唇上甘露；’因此你不需要担忧我们的不良饮食。这种唇上甘露不仅是一种奇妙的药物，它还消除任何不良饮食的种种倾向。我们觉得自己再次感染了疾病，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再次来到你这里，以得到药物。因为说到慈善布施，你是最慷慨大方的，我们相信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你会把这种甘露给我们。”

圣基瓦•哥斯瓦米的评论实际上与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相同。然而，在他用对这个世界的感官对象的品味来解释词语*itara-rāga-vismāraēāà*的方式上，却有些特别之处。

有关这点，我们找到一个参考，即《圣典博伽瓦谭》中维陀苏茹阿（Vātrāsura）的祷文：

*na nāka-pāññōhaà na ca pārameñōhyaà
na sārva-bhaumaà na rasādhipatyam
na yoga-siddhér apunar-bhavaà vā
samaījasa tvā virahayya kāikñe*

《圣典博伽瓦谭》 (6.11.25)

维陀苏茹阿祈祷：“我不希求天堂星宿，也不渴望杜茹瓦的星球或地位。我也不希求布茹阿玛的地位，即使布茹阿玛权势极大；除此之外，我对生死的终止（解脱）也毫无兴趣。除了以我的身体服务祢，以我的心意忆念祢，以我的话语歌颂你之外，我再不想要其它任何东西。”

牧牛姑娘具有相似的理解：“那些服下你唇上甘露之药物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忘记他们的父母、心爱的妻子或丈夫以及这世间的一切。他们能够轻易地忘记天堂星宿和布茹阿玛星宿，以及上至包括非人格解脱（*mukti*）在内的一切。”

奎师那的唇上甘露，通过祢的笛子散发，继而进入聆听之人的耳朵。于是耳朵变得仿似舌头，品尝着甘露，聆

听者能够忘记所有的世俗顾虑。直接品尝奎师那唇上甘露的人，能得到更多的祝福吗？没有这种绝世好运的人，却只聆听了那种甘露，他仍然极度幸运。此外，若一个人无法聆听奎师那的笛声，他也许可以聆听祂的逍遥时光。那种人也很幸运。牧牛姑娘听了奎师那的笛子曲调，还有其它如小鹿和布谷鸟等等也听到了。孔雀听闻笛声之时，它们停下所有活动，开始跳舞。那些目睹此等逍遥时光之人，也能够摆脱他们对其它任何东西的品味。

小鹿和布谷鸟实属幸运，但最幸运的是牧牛姑娘们，她们能够直接品尝奎师那原初的唇上甘露（*adharāmāta*）。小鹿和布谷鸟无法直接品尝这种唇上甘露，但它们能够聆听奎师那的笛子之歌。还有些其他人，能够聆听奎师那的逍遥时光。他们听说，奎师那在吹笛子，温达文的所有人、兽、鸟和其它生物都在聆听祂的笛子之歌。聆听奎师那逍遥时光叙述的结果是，这些人也发展出聆听祂笛声的热望。他们肯定会放弃品尝这世间的各种形象和品质的所有欲望。他们决不会渴求天堂星宿，甚或从生死中解脱。

牧牛姑娘说道：“你唇上的甘露是如此美味，我们想要品尝它也无可厚非。不仅是巴佳的妇女受那种甘露的吸引；甚至称作笛子（*veëu*）的枯干公竹节也想要它。若枯干的竹笛都无法放弃这种愿望，更何况我们呢？”

奎师那的唇上甘露并非唾手可得。寻常的奉献者无法

得到它，而奎师那的同游能够通过祂的玛哈-帕萨达（*mahā-prasāda*至尊祭余）得到它，比如奎师那吃剩的槟榔（*tāmbūla*）。祂品尝炸饼*purés*、大米、豆汤*dhal*、杂菜球*pakorā*和其它食物，祂吃剩的食物也作为伟大祭余派发。这些余食也叫做唇上甘露（*adharāmāta*）。

唯有高级的、品味超然情悦的奉献者能够觉悟到伟大祭余是奎师那的唇上甘露（阿达拉密瑞谭）。一位普通的奉献者肯定能够这么想，但他却无法觉悟到这点。他可能意识到那是伟大祭余，但唯有高级奉献者能够真正这样品味它。《圣典博伽瓦谭》第十篇是情悦本身。它直接是最高奉爱情感（*mahābhāva*）和情悦之王（*rasarāja*）；亦即，它直接就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和施瑞•奎师那。如果在荣耀伟大祭余之后，我们想要触碰《圣典博伽瓦谭》，它正是奎师那的心，我们便要先洗手。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那些在这世间奉爱修习的人。它不适用于奎师那在哥楼卡-温达文的同游们。讲述奎师那甘露般逍遥时光的书籍，和祂的伟大祭余，都是祂本人。

正如伟大祭余是施瑞•奎师那的唇上甘露，祂的歌唱或对任何人说话也是祂的唇上甘露。然而，除了牧牛姑娘，没有人能够品尝祂原初的唇上甘露。牧牛姑娘现在正为此而哭泣，她们对祂说：“由于得不到它，我们快要死了。”

聆听奎师那逍遥时光的甘露，我们可能心满意足，因

为我们得不到其它类型的唇上甘露，但牧牛姑娘只想要原初的。她们不像别人，对于仅仅吃下奎师那品尝过的槟榔叶和其它食物余食，她们并不满足。对她们来说，祂的嘴唇（*adhara*）是甘露（*amātam*）；其余不算。

圣基瓦•哥斯瓦米解释了牧牛姑娘的三句短语：

surata-vardhanaà, *çoka-nāçanaà*, 和 *itara-rāga-vismāraëaà*, 全都是修饰唇上甘露*adharāmātam*这名词的形容词。

Surata-vardhanaà: 这种珍馐美食增加了饮下它的欲望；它令人一再渴望品尝它。

Çoka-nāçanaà: 若得到这种甘露，所有痛苦都被摧毁。它摧毁的痛苦乃是见不到奎师那的痛苦。若奎师那与牧牛姑娘相聚，她们会品尝甘露，其痛苦会立即消失。

Itara-rāga-vismāraëam: 不仅痛苦被摧毁，而且所有的世俗依恋也立即消失。

圣基瓦•哥斯瓦米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唇上甘露*adharāmātam*是人类生命的至高目标。生命有四个普通目标：宗教、财富、感官满足和解脱。第五个目标是对奎师那的纯粹爱意*kāññea-prema*（*paicama-puruñārtha*），得到这种唇上甘露甚至比它还高。换言之，对于那些渴望奎师那纯粹爱意的人，这是终极目标。

他给出了这个比方：如果在一个地方，有很多鲜花，那么那些花朵混合而成的芬芳包含了个别每朵花朵的香

气；但我们无法区分一种香气与另一种香气。同样道理，施瑞•奎师那原初的唇上甘露是极其芬芳馥郁的，如同笛曲的芬芳是从笛子而来的唇上甘露。两种芬芳融合无间，以致甚难区分彼此；唯有品味超然情悦的外士那瓦能够这样做。

还可以给出另外一个比方：我们不能把牛奶从牛奶与水的混合物中分离出来。我们把二者作为一种组合物来品尝，但是天鹅能够区分它们。天鹅会喝掉牛奶，留下清水。同样地，品味超然情悦的外士那瓦们有能力区分奎师那的唇上甘露（*adharāmōam*）与祂的笛声（*veëu-nāda*）。他们将能品尝二者；其享受会倍增。

*Svara*表示‘音调’，或更具体而言，‘震颤的音调。’自奎师那笛声中发出的旋律仿佛在震颤、振动，缓慢地从高音符跌荡到低音符，又从低音符升到高音符。听到这种音调的人会晕倒。

为什么笛声像这样呢？它其实控制不到它如何发声。它由于品尝到奎师那的唇上甘露而疯狂，于是在颤抖。

牧牛姑娘对奎师那说：“你的笛声迷醉了全世界。如果笛子触碰你唇上的甘露都如此疯狂，那么若我们品尝它又会怎样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品尝了它，正因如此，我们完全疯狂了。现在你应当过来，令我们复生，因为没有那种甘露我们快要死了。”

1 “藉由《圣典博伽瓦谭》（10.29.3）诗节，便理解到克林*kléà*的定义：‘*vanaà ca tat-komala-gobhé rajjitaà, jagau kalaà väma-dâçää manoharam* — 主施瑞•奎师那看到一轮完整的满月，散发着新涂朱砂的红色光辉，如同幸运女神的脸庞。祂也看到白莲(*kumuda*)正为了响应月亮的临在而开放，以及月亮的光辉柔和地照亮了森林。于是主开始甜美地吹奏祂的笛子，吸引了美眸牧牛姑娘们的心意。’”

“那是傍晚时分。金色的满月，在红色的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东方就如同月亮的心上人。仿佛是月亮用他那如同手一般的光芒，抓取了大把的红色，妆扮东方地平线的脸庞。目睹此景，奎师那立即把笛子放到唇上，并吹奏了极其甜美的调子（*jagau kalaà*）。那种调子包含在克林*kléà*这个曼陀种子之内。一听到笛声，茹阿妲、拉丽塔和其他众牧牛姑娘想道：‘他正在呼唤我独自一人，没有别人。’”

“勾帕拉-曼陀的精华就是种子克林*kléà*。*Kalaà*（本诗节译为‘甜美地’）是两个梵文字母*ka + la*的组合。梵文字母中的第四个字母称为*väma-dâçää*（本诗节译作‘明美眸目的女孩’）。”正如英语字母以‘a, b, c, d’开头，梵文字母以‘a, ä, i, é’开头，第四个字母‘é’叫做*väma-dâçää*。因此甚至语法、语法的精华也在这个声音之中。‘*Ka*’和‘*la*’与‘é’合并，变成‘*klé*’。

“本诗节中的词语*manoharam*是什么意思？终极来说，

*manoharam*是奎师那，是迷住心意的祂。那同一位奎师那把祂部分的迷人品质给了月亮（禅卓），那个月亮现在呈圆点状

（*candra-bindu*）。在梵文中，这个圆点叫做*anusvāra*，于是词语*kléà*完整了。藉由克林*kléà*，每一个牧牛姑娘都认为奎师那在呼唤她独自一人，因此她们全都跑向祂。”（《博伽瓦谭的机密真理，第四章。》）

诗节十五

你若想要拯救我们，就必须立即来与我们相会；否则我们会死去。

***aōati yad bhavān ahni kānanaà
truōir yugāyate tvām apaçyatām
kuōila-kuntalaà çré-mukhaï ca te
‘jaòà udékñatää pakñma-kād dāçām***

aōati — 旅行；*yat* — 当时；*bhavān* — 你；*ahni* — 在白天；*kānanam* — 到森林；*truōih* — 约1/2700秒；*yugāyate* — 仿佛一整个千禧；*tvām* — 你；*apaçyatām* — 对于那些没看见的人；*kuōila* — 卷曲的；*kuntalam* — 缕缕发绺；*çré* — 美丽的；*mukham* — 脸庞；*ca* — 和；*te* — 你的；*jaòà* — 愚蠢；*udékñatām* — 对那些热切观看之人；*pakñma* — 眼睑的；*kāt* — 创造者；*dāçām* — 眼睛的。

译文

心上人啊，在你漫步森林，在白天进行愉快的逍遥时光时，我们无法看见你，我们体验的每一刻都堪比一个世纪。继而，在黄昏你从森林返回之时，虽然我们热切地凝视你那点缀着缕缕卷发的，美丽绝伦的莲花脸，但是眼睛的偶尔眨动令我们极为烦恼。在那时，对我们来说，眼睑的创造者似是傻瓜。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译文中传授了本诗节的一般含义。*Aōati*表示‘步行’或‘前往’。*Bhavān*表示‘你’，这里指的是施瑞•奎师那，因为是牧牛姑娘在说话。*Ahni*表示‘在白天’，尤指‘在早晨’。*kānanam*指的是*vāndā-kānanam*，即温达文的森林和花园。

牧牛姑娘对奎师那说道：“清晨，众多好友环绕身边，你漫步前往温达文的牧场，让你的牛儿可以吃草时，你看起来美丽绝伦。在那时，你令我们深受卡玛（*kāma*超然情欲）心疾之苦。”

Truōi yugāyate tvām apaçyatām：初缇(*truōi*)是极短的时间——一秒钟的一小部分，尤嘎(*yuga*)¹是数以十亿的年份。牧牛姑娘继续说：“当你在温达文，带着牛儿去放牧时，我们深感分离，对我们而言，极短的一瞬，一秒钟的一小部分，变成了数百万个世纪。”

Kuōila-kuntalaà çré-mukhaà ca te：*Kuntalam*表示‘头发’，

*kuõila-kuntalaà*表示‘卷发’。牧牛姑娘说道：“当你傍晚回家时，你看起来也极其美丽，你的卷发四散着，半遮着你的莲花脸。也是在那时，你带给我们强烈的痛苦，以超然情欲之苦折磨我们。”

*Jaàa udékñatām: Udékñatām*表示‘那些仔仔细细察看、怀着极大热忱去看的人。’“我们极其热切看到你的莲花脸，”牧牛姑娘说道，“温达文的每个人，无论是谁—父亲、母亲、男人、女人或孩子—都说眼睑的创造者，布茹阿玛，肯定呆钝而愚蠢（*jaàa*）。他只给了我们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甚至还有眼睑来阻碍我们的视觉。若我们身处布茹阿玛的位置，而他处于我们的位置，我们会给他千百万个没有眼睑的眼睛。”

这是这个短句的一般含义，还有另一个含义。*kāt*表示‘创造者’，但它也表示‘他割掉’。*Te jaàa*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因为在梵文中，若词语以‘e’结束，以‘a’开头，那么‘a’便省略。因而，*Te jaàa*也可以理解为*te ‘jaàa*，亦即*te ajaàa*。在这种情况下，牧牛姑娘在说：“任何可以割掉自己眼睑，使自己看东西永无障碍的人，他肯定极为智慧（*ajaàa*）。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若谁极其智慧且精道，那么他可以做，那个人肯定品味着超然的情悦（*rasika*）与灵性的情感（*bhāvuka*）。”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进一步揭示了牧牛姑娘

的话语。她们哭着寻找奎师那，说道：“我们深受与你的分离之苦，并非你的错。那是我们自己的不幸。你不在时，我们备受难耐的分离，在傍晚我们看到你时，亦是如此。当你带着所有的牛和牧童从牧地回家时，我们只是目睹你片刻。那时我们想品尝你的美丽，但我们不能。时间总也不够，难以尽情观赏你，因为我们一看到你，你就进了雅淑姐妈妈的房屋。此外，在我们看见你时，我们的眼睑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有时我们热泪盈眶。有时牛蹄扬起的灰尘铺天盖地，导致我们看不见你，与此同时，南达爸爸、雅淑姐妈妈和其他所有长者都来问候你。另外，若佳提拉、库提拉或我们的丈夫看到我们在看你，大量折磨会压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不是自由自在地凝视你。有很多问题，我们明白那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不幸而造成的。这种不幸令我们在所有情况都受苦，无论是与你分离还是相聚。”

Tväm apaçyatäm 表示‘对于那些看不见你的人来说。’牧牛姑娘说道：“在早上九点钟，你带着牛儿外出到牧地放牧，那一刻并非只有我们感到与你的分离。温达文的每个人都受苦，因为他们无法再看到你。所有的巴佳居民都受苦，包括南达爸爸、雅淑姐，甚至那些不能跟你走的小牛犊。因此，不仅是我们，而是所有巴佳居民都在受苦，因为时间不想为我们流逝。它似乎停止了。在我们看不见你时，时间停顿了，正因如此，你没有来到我们面前。因此很多

年代过去了，而你仍然没有来。”

假设某人病重，因剧痛哭喊。在夜晚他不能入睡。他盯着钟表，钟表显示时间缓慢流逝：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这位病人不断地看着钟表，疑惑道：“早晨什么时候会到来？早晨什么时候会到来？”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分钟，或一秒钟，都似一个月或更长。

同样地，按牧牛姑娘的说话，所有巴佳居民都深感奎师那不在的那一刻如同一个年代那么长。为什么牧牛姑娘对别的巴佳居民有这样的想法呢？原由是她们对奎师那的至高情感（*mahābhāva*），即她们对祂的依恋。其他人都不能实际地与她们感同身受。她们的纯爱（*prema*）是如此之高，以致于感到一刻的分离如同一个年代；相反，在一个年代之久的相会中，对于她们，时光飞逝。

对我们而言，不是这样。这种体验仅限于那些已经穿越纯粹爱意各个阶段的人。无人能够与牧牛姑娘感同身受，她们不仅臻达了纯粹爱意，也臻达了深爱*sneha*，妒怒*māna*，无分彼此之爱*praëaya*，刻骨铭心的依恋*rāga*，历久弥新之爱*anurāga*等等阶段。只在经过这全部阶段之后，才会达至这种高妙的分离境界。虽然只有牧牛姑娘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却想：“其他每个人的分离感受都比我们深切，每个人都比我们更进步。”他们认为布谷鸟停止歌唱，是因为它们正处于她们自己那同一心绪而在哭泣。这是至高情感之兆。

Truöi yugäyate: 一个克沙纳*kṣāna*是32/25秒，一个初缇*truöi*是一个克沙纳的1/2700。初缇是一秒钟的极微小部分，但是每当牧牛姑娘见不到奎师那时，它就如同一个年代那么长。奎师那一天放牛三个帕哈拉*praharas*¹，巴佳居民感到如同三个月，牧牛姑娘感到如同千百万个年代。因为牧牛姑娘对奎师那世所罕见的依恋，所以唯独她们能够这样感受。她们的爱达到分离之情(牟达纳*modana*)的阶段，并且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品味对祂的相聚之情(玛达那情感) (*madana-bhāva*)³。

若一个人死去，他的父亲、母亲、妻子都为他而哭泣，但是最依恋这个逝者的人会哭得最厉害。可能是他的妻子，但若她与别人的男人有染，她可能对丈夫的死亡深感满意。若儿子令双亲受苦，他们对他的过世会感到悲伤，但可能不太悲伤。然而，若他极其孝顺他们，他们会为他不断哭泣。一个人感到的分离程度视乎其爱的程度。

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在傍晚，我们热切地在路边等候，想着：‘奎师那什么时候会过来？奎师那什么时候会过来？’接着，当你回来时，我们认为创造眼睑的布茹阿玛是个没有聪明与智慧的傻瓜。他应该只把眼睑给普通人。他为何把它给了我们牧牛姑娘？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说你给了我们很多痛苦，无论我们是与你分离，还是与你相聚。”

圣基瓦·哥斯瓦米对词语*pakṣma-kāta*的解释类似于圣

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后者说*kāt*表示‘割掉’。牧牛姑娘说道：“老练到割掉自己的眼睑，那样的人是智慧与极富超然情悦的，他们不像布茹阿玛。我们无法这样做，因此我们也不聪慧。在傍晚，奎师那回家时，我们想看到他，但却看不到。我们没有机会尽情观看他，无论是在早上、中午、黄昏还是晚上。”

牧牛姑娘在夜晚吟唱着她们的歌：“你若想要拯救我们，就必须立即来与我们相会；否则我们会死去。”

1 韦达经解释道，有四个年代（尤嘎*yugas*）：萨提亚年代、特瑞塔年代、杜瓦帕尔年代和卡利年代。这四个年代如同历法的月份一样循环。每个年代为期都不同—据说分别是1,728,000; 1,296,000; 864,000;和432,000年。

2 一个帕哈拉*prahara*是约为三个小时的时段。一天包括八个帕哈拉。

3 分离之情(牟达纳*Modana*)是第二阶段的至高情感

(*adhirūḍha-mahābhāva*)的最初阶段，面对着痛苦之人，以及在奎师那其实深感满意时担心祂的不适.....的那些人，分离之情的一些征兆是—搅动着他们的心。在至高情感甚至进一步增长时，它臻达巅峰情况。由于种种超然情感的同时展示，在爱侣情感之中变得喜悦十足的那种情感，谓之相聚之情(玛达那*madana*)。这种相聚之情恒常璀璨地只展示于圣茹阿姐身上，且只在相聚之时发生。它也

指至高情感的至高阶段 (*madanäkya-mahäbhäva*) 。

诗节十六

你最初为何呼唤我们？那只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明白我们被你骗了，但是在欺骗我们的情况下，你也被骗了。

pati-sutānvaya-bhrātā-bāndhavān
ativilaighya te 'nty acyutāgatāu
gati-vidas tavodgēta-mohitāu
kitava yoñitāu kas tyajen niçi

pati — 丈夫；*suta* — 孩子；*anvaya* — 世系（丈夫的亲戚）；
bhrātā — 兄弟；*bāndhavān* — （牧牛姑娘们的）亲戚；
ativilaighya — 完全忽视了；*te* — 你的；*anti* — 到场；
acyuta — 永不犯错的人啊；*āgatāu* — 来到；*gati* — 我们活动的；
vidāu — 明白意图的人；*tava* — 你的；*udgēta* — 被响亮的笛声；
mohitāu — 迷惑；*kitava* — 骗子啊；*yoñitāu* — 年轻女子；
kaū — 她们；*tyajet* — 会抛弃；*niçi* — 在夜晚。

译文

永不犯错的人啊，你清楚地知道，受到你响亮笛声的迷惑，我们抛下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朋友和整个家族。不顾他们的愿望，我们违背他们的训令，来到你跟前。骗子啊，除了你，谁会抛弃像我们这样在晚间到来的年轻女子呢？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本诗节中话语的一般含义如下：*Pati*表示‘丈夫’，*suta*表示‘儿子’，*anvaya*指牧牛姑娘丈夫的亲戚。丈夫的父亲成为新娘的公公，他的母亲成为新娘的婆婆，他的姐妹成为新娘的大小姑子，等等。所有这些联系都取决于丈夫的关系。

Bhrātā-bāndhavān：*Bhrātā*表示‘兄弟’，*bāndhavān*指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所有亲戚。他们都是亲友（般度*bandhu*），而本诗节中的*anvaya*指的是丈夫的亲戚，即牧牛姑娘的姻亲。

当奎师那初次以祂的笛子之歌呼唤牧牛姑娘时，那些被亲戚们阻挠她们离家的牧牛姑娘也在吟唱这个诗节。她们有些人在其丈夫的家中，受到丈夫以及丈夫的亲戚阻挠。其他人在其父亲的家中，被她们自己的亲戚所阻止。那些牧牛姑娘被禁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她们心中的分离之火

却把与奎师那相会的任何剩余阻碍烧毁殆尽¹。祂进入她们心中，她们在心中紧紧地拥抱祂，然后跟祂去茹阿莎之舞。

*Ativilaighya*表示‘完全忽视’。牧牛姑娘告诉施瑞•奎师那：“尽管不服从长辈通常都被视作大不敬，但是我们无视长辈的命令，与他们争吵，并过来与你相会。他们想绑起我们双手，但我们仍然来了，就像个聋子或疯子。”

Te 'nty acyutägatäù：牧牛姑娘说：“永不失败的人（阿丘塔）啊，你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cyut*）了。你无法（*cyut*）向我们展示你自己。因此，不败者这个名字没有与你的所作所为相违背吗？”

奎师那或会问：“那么你们为何来到我跟前？”

“是你呼唤我们的，”牧牛姑娘回答，“我们不会主动来这里；我们不渴望前来。你导致我们来到这里。”

施瑞•奎师那说道：“不，不，我没有呼唤你们。”

“有，你呼唤了我们。不要否认。*Gati-vidas tavodgéta-mohitäù*—你吹奏笛子并非天意。你有意而为之，你完全熟知所有结果。你知道我们会无法抗拒地受到你笛子之歌的吸引，你也知道我们无法抑制自己奔向你。”

奎师那问道：“若你们知道我的意图和本性，那么你们为什么来了？”

“你用你的笛子之歌呼唤我们，”牧牛姑娘们重复道，“‘过来！过来！过来！’于是我们我们不能自抑。我们明白

你的本性，但是你的笛子之歌就如同强大的符咒；它迷惑了我们，于是我们走向你。”

“*Kitava yoñitau*—你是个骗子。更甚者，你只是为了欺骗而欺骗。一个人有所求而欺骗他人，但你却一无所得。这样的举止愚不可及。你大可以从我们的相会中得到一些东西，但你却一无所得地消失不见。你以你的笛子之歌欺骗我们。你起初为何呼唤我们？那只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明白我们被你骗了，但是在欺骗我们时，你也被骗了。”

这个诗节极其重要。这里隐藏了很多不能公开讨论的情感。

在《*Sarārtha-darçana*》中，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了试图离家与奎师那相会，但一开始便遭亲戚阻挠的牧牛姑娘的话语。“我们很高兴在自己家中，与父亲、母亲、丈夫和其他亲戚们在一起。你为什么呼唤我们来到这里？为了来到这里，我们忤逆了长辈们的训令，现在我们准备吸最后的一口气。我们肯定快要死了，因此，从违逆他们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

不败者表示‘永不犯错的人’或‘从未失败过的人。’这里牧牛姑娘告诉施瑞·奎师那：“以你莫大的倔强而言，你肯定永不失败。”假如一个孩子在为一个特别的玩具而悲伤哭泣，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的父母不能给他。他们给了他各种各样的甜食和许多其它玩具，但他不会接受他们所给

予的，而是保持同样的固执态度达数日。

牧牛姑娘在告诉奎师那，祂就像是这样：“奎师那啊，”她们说，“你的心意执拗于固执。由于渴望见到你，我们一直不断哭泣；并因悲伤的痛苦而呼唤你。然而，你下定决心不见我们。你令我们受苦的决绝残酷无情，因此你是不败者；在令我们痛苦方面，你永不失败。”

“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中，你称为不败者的原因是：你展示你的诸多高雅品质，万无一失。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你是不败者乃是因为你展示你的欺骗，万无一失。”

奎师那可能说：“牧牛姑娘们啊，你们说你们知道我积习不改。那么，你们为何在这样的黑夜到来？”

怒火中烧，牧牛姑娘回答：“我们非因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来；你带我们来的。”

“我怎么带你们来的？”

“我们受控于你的笛声。你笛子的旋律热切地呼唤我们的名字。它告诉我们你在悲切哭泣，几近晕厥。它也告诉我们，没有我们你活不下去。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变得如同疯妇，并跑到了这里。我们忤逆长辈，不计行动的未来结果。在那时，我们想都没想这些事情。”

施瑞•奎师那说道：“若你们所言是真，若你们的确那样前来，那么你们是傻瓜。愚昧的牧牛姑娘啊，你们必会因此而受苦。”

牧牛姑娘回答：“骗子啊，我们因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到。然而，你没有珍视我们。人们为了得到金子，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因此要得到稀世罕有的如愿宝石（*cintāmaēi*），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呢？你就如同凭借超凡幸运取得如愿宝石，然后又把它扔掉的人。这样的人完全是个傻瓜。”

“我们就像那个如愿宝石。任何男性都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联谊。甚至对拿拉央那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其他人呢。但是由于你的好运，我们仍然来到这里。你不劳而获，自动获得如愿宝石。此外，你不只得到一块如愿宝石；数以百万的如愿宝石来到你这里。你应该明白你的好运，但你是不败者。你执意保持欺骗的习性。”

“而且，你是个懦夫。你害怕社会；你害怕我们的丈夫和亲戚。更有之，你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因为现在你离开了我们。你根本没有仁慈之心。你如同追逐许多美丽甜美小鹿的猎人。你完全没有觉悟到我们有多珍贵，因此你受骗了。你欺骗了我们，但你也欺骗了你自己。”

爱神（丘比特）谈到，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那样的伟大神圣的弃绝者们，他们不剪头发、不穿任何衣服、不为自己煮饭、不接受奢华食物、不保留任何财产。爱神说道：“看看所有这些乞丐吧！他们恨我，因此我把他们弄成像这个样子。他们赤身裸体、一文不名地四处乞讨。我把他们弄得如同狱囚，我在让他们受苦。”

爱神认为，藉由他的安排，这样的人被迫一文不名地生活。然而，事实上，正是藉由施瑞•奎师那的仁慈，那些圣人对世俗迷恋毫无兴趣。爱神认为他欺骗了圣人，但实际上是他们欺骗了他。同样，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在欺骗她们的过程中，祂实际上欺骗了祂自己。

在《*Vaiñëava-toñani*》中，圣基瓦•哥斯瓦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释了词语*gati-vidaù*。*Gati-vidaù*表示‘明白他人活动与情感的人’，它适用于奎师那和牧牛姑娘二者。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我们明白你的动机。在听到你笛子的音韵时，我们立即明白你在呼唤我们，以及没有我们你活不下去。我们知道你色欲熏心。”

词语*gati-vidaù*用于奎师那时，有另外一层含义。牧牛姑娘继续道：“你也是*gati-vidaù*，因为你明知若你的笛声进入我们耳朵，我们便无法再留在家中。你明知就像鹿听到猎人的笛声时，会走向猎人，因此我们走到你跟前。你深谙甜美地吹奏笛子，因此各种声音和曲调揉进歌中。它的曲调从低音升至高音，然后再次下降时，震动颤抖，余音袅袅。你知道众多的*rägas*和*rägiëés*（曲调），它们如此动人，每个人都深受吸引。你深谙哪种声音与曲调能够吸引不同的人 and 生物。正是这个缘故，我们就像鹿一样，来到你跟前。”

奎师那问道：“我知道你们固守贞洁，行事不违反你们

的严谨本性。因此你们为什么来呢？”

“你完全知道，你笛子之歌音乐铺排的影响，”牧牛姑娘说道，“甚至因铎、商卡尔和布茹阿玛，听到那些歌声，也深受吸引。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不回应？毕竟，你美丽之极，而我们是依恋你的年轻女人，因此为什么我们不会受吸引？我们变得疯狂并来了。”

Kitava yoñitaù kas tyajen niçi: *Kitava*表示‘骗子’。牧牛姑娘说道：“在这样一个清凉迷人的夜晚，雅沐那河的岸边，除了你，没有人能够离开这般美丽、甜美的年轻女人。骗子啊，这世上没有像你那样骗人的骗子—抛弃你欺骗得来之物，于是欺骗了你自己。你的欺骗甚至在骗子团体中都为人不齿。你的确是不败者，因此不行骗你就活不下去。口是心非是你的中意品质，因此你名副其实。”

这个诗节中还有更多隐藏含义，但是我尚未触及它们。通过灵修，你们会明白它们。



有四种牧牛姑娘：斯瓦帕克沙 (*svapakña*)，圣茹阿姐自己的团队；维帕克沙 (*vipakña*)，她的对手团队；塔塔斯塔 (*taöasthä*)，对她中立的团队；苏瑞德 (*suhåd*)，对她友好的团队。这四组的任何一组都可以述说这每一个诗节，依据不同团队的各自心态，每个诗节都有四种不同的含意。我们的前辈圣师们没有给每个诗节传授四种不同的

解释。他们没有传授的解释，以及已经传授的解释，都必须藉由读者自己来觉悟。

圣茹阿妲自己团队的牧牛姑娘们属左翼，她们在施瑞玛缇·茹阿迪卡那一组。她们具有违逆心态，她们以说话方式来表达这一点。对手那一组的牧牛姑娘属右翼，她们在禅卓瓦丽那一组。她们具有顺服心态，在对奎师那的祷文中自我表白。友好和中立的牧牛姑娘处于圣茹阿妲自己团队和对手那些组别之间，友好的牧牛姑娘，比如夏玛拉，较接近圣茹阿妲自己团队的心态，中立的牧牛姑娘，比如巴卓，较接近对手的心态。

我们应该明白，带着怒气，以违逆心态说话的牧牛姑娘是茹阿迪卡，拉丽妲或维莎卡或茹阿迪卡那伙的其他女友。其它时候禅卓瓦丽在说话，有时是夏玛拉，有时是巴卓。有时牧牛姑娘的情感也会改变，因为她一个诗节接一个诗节地吟唱时，体验到很多矛盾的想法和感受。有时牧牛姑娘感到极度的欢喜，有时感到强烈的悲伤。她们的情感就如同海中的波浪；有时巨浪滔天，有时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翻滚。

我希望你们会对这些题旨发展出一些品味，这些题旨博大精深，难以参透。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色欲的想法，或避免把牧牛姑娘的超然情感当作普通色欲。

向这本书祈祷，向这些诗节祈祷。这些诗节是包含施

瑞•奎师那和牧牛姑娘叙述话语的曼陀，为了使我们可以理解并遵循，便把这些曼陀传授给我们。在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论中，他们祈求牧牛姑娘的仁慈。甚至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也无法完全明白所有这些题旨，但是凭借她们的恩赐与仁慈，他对这些题旨有所品味。我们也在她们的莲花足下祈祷，希望我们能够有所明白。无论我们说什么，想什么，品味到什么，都只是她们的仁慈。没有她们仁慈的怜悯，没有人能够觉悟这些题旨。

1 “对于物质主义者，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隐藏了牧牛姑娘所渴望的机密目标。他以duhsaha等等词语，表达了外在含义，以及那些熟知机密奉爱服务的奉献者极其珍视的深刻内在含义。”

“首先他为物质主义者说道：‘施瑞•奎师那把解脱赐予牧牛姑娘。’这表示当牧牛姑娘感受着与最亲爱之心上人分离的剧烈痛苦时，她们存在的不吉祥便消失了。她们在冥想中拥抱不败者（奎师那）而体验到喜乐时，她们吉祥活动的结果也被摧毁了。因此，过往活动的束缚被摧毁，藉由把超灵想成自己的恋人，她们得到了祂，并且她们放弃了物质三形态构成的躯体。”

“现在他为奉献者说道：‘在强烈的冥想之时，由于与心上人火一般的分离，牧牛姑娘体验到极度的哀伤，她们也得到了与心上人相聚时无与伦比的快乐。以这种方式，她们的愿望达成。此外，与

最亲爱的心上人分离的巨大痛苦，消除了所有的不祥。与心上人分离，那无法忍受之火超过了一切导致死亡的事物的力量，其中始自森林之火，以至新鲜剧毒的蛇毒（*kāla-küöa*）为止。’在这场大火中，所有不吉祥都因火势猛烈而放弃了其傲慢，甘拜下风而开始颤栗。”

“一旦主阿丘塔(不败者)进入牧牛姑娘的冥想，她们由纯爱构成与身赋恰当自我概念的超然身体便展现，于是祂拥抱了她们。那一刻牧牛姑娘体验到的释然征服了所有物质与灵性的吉祥。亦即，与显现于她们冥想中的心上人的喜乐拥抱相比，数百万宇宙间的物质快乐与数千次梵觉所臻达的灵性喜乐都显得相当低微。”

（《*Bhävānuväda of Särārtha-darçiné*》，29章，诗节10）。

诗节十七

在那些交谈中，你向我们乞求一些东西，一些我们不愿公开表白的东西。

rahasi saàvidaà hâc-chayodayaà
prahasitänanaà prema-vékñäëam
bâhad-uraù-çriyo vékñya dhäma te
muhur ati-spâhä muhyate manaù

rahasi — 私下；*saàvidam* — 机密的谈论；*hât-çaya* — 心中情爱愿望的；*udayam* — 升起；*prahasita* — 微笑与大笑；*änanam* — 脸庞；*prema* — 爱的；*vékñäëam* — 瞥视；*bâhat* — 宽广的；*uraù* — 胸膛；*çriyaù* — 幸运女神的；*vékñya* — 看到；*dhäma* — 居所；*te* — 你的；*muhuù* — 不断地；*ati* — 过度地；*spâhä* — 渴望着；*muhyate* — 迷惑；*manaù* — 心意。

译文

挚爱的主人啊，由于在秘密地点与我们交谈时见过你—你微笑的面庞作为我们情爱愿望的激励因素；你对我们满是爱意的警视；你宽广的胸膛是幸运女神的永恒休憩处—我们与你相会的渴望因而倍增，我们一再意乱情迷。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本诗节的译文赋予最普通与显而易见的含义，但是前辈圣师的评论解释了它更深刻的要义。在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对前述诗节的评论中，他引用了牧牛姑娘对施瑞•奎师那的话：“你是个骗子，你也被骗了。整个世界上，哪里有像你这样冷酷无情与毫无怜悯之心的青年呢？”

“我们青春可人的牧牛姑娘够格、美丽与甜蜜。我们自愿来到你跟前，然而你却冷落了我們。以前我们认为你心肠柔软、宽宏大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丝毫没有那些好品质。你只是个骗子。”

“受你笛声的迷惑，我们来到了这里。你肯定把你所有的坏品质都传到了我们身上，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失去了辨别力与智慧。尤其是，你拥有五项特质，即爱神的五支箭，你用那些箭刺伤了我们的心。结果，我们失去了头脑、记忆和智慧，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在这里。那五支箭通过我

们的眼睛进入了我们心里，刺伤了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在焚烧，这正是我们跑来这里的缘故。你应当为我们解除这种痛。”

牧牛姑娘解释道：“你的第一支箭，是我们之前在僻静之处（*rahasi saàvidam*）与你的谈话。在那些谈话中，你向我们乞求一些东西，一些我们不愿公开表白的东西。实际上，你乞求我们的纯爱。有时你通过笛子之歌乞求，有时你以话语直接表达你的祈求。”

“你的第二支箭是你心中的超然情欲（*hâc-chayodayaà*）。一看到我们，你就充满超然情欲并暗示我们与你相会，你极力恳求，竭力说服我们。你向我们表白真心，我们看到它充满与我们相会的愿望。”

“我们看到你的心这般受尽煎熬时，我们对你深表同情，于是跑来救你；并且，由于看到你心中的愿望，我们自己的心也充满这种愿望。现在我们与你同一处境。然而，你应该明白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处境才来到这里的，而是因为你的处境。”

牧牛姑娘以词语 *prahasitānanam*，指施瑞•奎师那的大笑与微笑。祂想牧牛姑娘与祂相会，祂以大笑与微笑，把祂对超然情欲（*kāma*）的渴望灌注给她们。牧牛姑娘说道：“你的第三支箭是你微笑的脸庞。一朵花可以微笑，却不能说话。另一方面，你的脸庞不仅微笑，它还告诉我们一些东

西。它以警视和笑容乞求一些东西，那是你的第四支箭。”
*Vikñāëam*表示‘警视’，*prema-vékñāëam*指的是施瑞•奎师那从眼角对牧牛姑娘爱意盈盈的警视。祂想向她们求取某些东西，并以其警视来乞求。

牧牛姑娘继续道：“第五支箭是你宽阔的胸膛。”这里她们谈及奎师那的胸膛时，她们其实在说：“我们体会到，你的胸膛燃烧着与我们相会的愿望。在你思量如何与我们相会时你的心在怦怦跳。我们从拉珂施蜜那里知道这点，她以一簇金发的形象躺在你的胸膛。目睹所有这些，明白你心里的每一部分都充满与我们联谊的渴望，渴望要保护你及令你得偿所愿，我们神魂颠倒而疯狂。”

这种情感叫做*susakhya-praëaya-bhāva*，它只在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身上，她无法以本诗节一般所翻译的方式祈求。禅卓瓦丽完全不能共享茹阿迪卡的情感；相反，她的话语和情感可见于译文中的一般含义。同时本诗节的一般含义也没错，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解释了本诗节。这是因为，在他作为牧牛姑娘的永恒完美形象中，她是圣茹帕•曼佳丽的一位同游（圣茹帕•曼佳丽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亲密女仆的首领，她总是在服务与荣耀她的情感）。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不仅与茹帕•曼佳丽极其亲近，而且据说他是圣茹帕•哥斯瓦米的化身，圣茹帕•哥斯瓦米的牧牛姑娘形象是圣茹帕•曼佳丽。因此，

他在评论中表达的是茹阿迪卡的情感。

圣基瓦·哥斯瓦米作为牧牛姑娘的永恒灵性形象是圣维拉萨·曼佳丽，即圣茹帕·曼佳丽的另一位随从，他以这个形象，在《*Vaiñēava-toñāēé*》揭示了与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相同的情感，但有些独特之处。他解释，牧牛姑娘以话语 *hāc-chayodayaà* and *muhyate manaù* 告诉施瑞·奎师那：“你的瞥视 (*vékñāēam*) 告诉我们，你心里萌生了超然情欲之疾，因此你无法心定神闲地坐着。正因如此，你呼唤我们。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我们受到迷惑，来到这里缓解你的疾病。” *Hāt* 表示‘心’，*saya* 表示‘爱的疾病’，*udayam* 表示‘升起’

奎师那问道：“你们如何得知我的心充满超然情欲？”

牧牛姑娘以话语 *rahasi saàvidaà* ‘私密谈话’作答，指的是她们在祂消失之前跟祂的相会，当时祂曾在僻静之地向她们倾诉衷肠。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很多方式：用暗示和联想 (*vyañjana*) 法，用迹象和征兆 (*lakñāēa*)，直接用语言 (*abhidhā*)。深谙纯爱的那些人不会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图，而是用暗示与联想。比如，当温达女神看到奎师那把黄色娑帕卡花环放到脖子上时，她告诉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奎师那叫我带你到他那里。他想成为你脖子上的花环，因此请立刻去他那里吧。”另外一个例子是，当奎师那拥抱奶牛时，可以理解为祂有些别的意图。

牧牛姑娘曾目睹奎师那爱意洋溢的警视。她们曾目睹奎师那以充满渴望的眼睛看着她们，现在她们对祂说：“你很饥渴。你想啜饮甘露，你望着我们来满足那种愿望，虽然我们并不需要它。你也向我们展示你的胸膛，那是所有种种美丽的居所，因为施瑞•拉珂施蜜-戴薇居住在那里。目睹你的胸膛，令我们也充满渴望。”

本诗节中发生了两个动作：目睹 (*vékñya*) 奎师那，牧牛姑娘们体验到一种渴望 (*sprhä*)。话语 *bâhad uraù çriyo vékñya* 和 *ati-spâhä* 指一些极其博大精深的东西。*Bâhad* 表明奎师那的情感极其深邃，牧牛姑娘以词语 *uraù çréyo* 暗示道：“我们能够看到你心里有什么；我们感觉到它，你的面容确认了这一点。若你的心充满悲伤，你的脸就会表现出来；若你心中有极大的纯爱，你的脸就会透露出来；若你愤怒，你的脸也会表明。它显示一切。我们看着你的脸，明白你强烈地渴望 (*ati-spâhä*) 着我们的联谊。目睹你心中深深的愿望，我们渴望 (*ati-spâhä*) 满足它。”

牧牛姑娘似是在表达她们自己的愿望并乞求得偿所愿，但这是外在的含义。按照一般含义，牧牛姑娘在表达她们强烈的渴望：“我们想紧紧依偎你的胸膛。”实际上，她们看到奎师那的强烈渴望，即祂对她们的热切渴望，于是她们思索道：“怎么是这样？虽然奎师那是个男的，他却如昏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他试图以丘比特的五支

箭吸引我们，却失败了。我们想给他良药，治愈他的欲望之火，但是当我们尝试思索做什么时，却完全神晕颠倒了。”

这个诗节的一般含义是，奎师那宽阔的胸膛极其迷人，那是祂的丘比特箭之一。按照这个含义，词语*créyo*表示祂的胸膛是各种甜蜜与美丽的中心，在那种情形下，牧牛姑娘告诉祂：“我们看到你的胸膛，结果意乱情迷。”我也已经解释过牧牛姑娘的内在含义：“奎师那有一个深邃的愿望（*ati-spāhā*）。见证了这点，我们极其热切地渴望（*ati-spāhā*）保护祂、满足那个愿望。”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和圣基瓦•哥斯瓦米两人都解释了，*muhyate manā*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在前述诗节中，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先是呼唤我们，然后我们不顾自己双亲、丈夫和其他所有亲戚的命

（*pati-sutānvaya-bhrātā-bāndhavān*），来到你跟前。在那时，我们看到你拥有爱神的五支箭，我们还看到那五支箭如何当真是你，你本人。”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五支箭实际上已经把你带到了死亡边缘。由于你的超然情欲，你来到了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死亡。正因如此，我们跑来这里，在如何保护你的焦虑中不知所措。”

牧牛姑娘想以各种方式服务奎师那。

所有这些逍遥时光都有好几种含义和深切的情感。这

个诗节有很多在评论中不曾讨论过的含义，但是不能透露它们。当着众人的面透露机密的主题，就如同“当着千千万万人的面，在市场中间打破陶罐。”向不够资格的听众讲述机密主题时，听众心中的奉爱萌芽便受到伤害，结果就是一团糟。

在适当时候，在你的修习和专注的灵修成熟后，所有细节都自动显现在你心里。我把眼睛赐给了你们，以看清觉悟这些逍遥时光所需的路径。使用它们，思索着，唱颂“哈瑞 奎师那 哈瑞 奎师那 奎师那 奎师那 哈瑞 哈瑞 哈瑞 茹阿玛 哈瑞 茹阿玛 茹阿玛 茹阿玛 哈瑞 哈瑞”而受到赐福。

诗节十八

我们有心疾。你是极其专业的医生，因此请给我们治疗，以对抗和消除它。

vraja-vanaukasäà vyaktir aiga te
våjina-hantrý alaà viçva-maigalam
tyaja manäk ca nas tvat-spåhätmanäà
sva-jana-håd-rujää yan niñüdanam

vraja-vana — 在巴佳森林中； *okasäm* — 对于那些居民；
vyaktiù — 显现； *aiga* — 亲爱的人啊； *te* — 你的； *våjina* —
悲痛的； *hantré* — 杀戮者； *alam* — 足够； *viçva- maigalam*
— 对众生万物而言都是吉祥的； *tyaja* — 请释放； *manäk* —
一点； *ca* — 和； *naù* — 对我们； *tvat* — 为你； *spåhä* — 怀
着渴望； *ätmanäm* — 其心意充满； *sva* — 你自己的； *jana* —
奉献者们； *håt-rujäm* — 心疾的； *yat* — 它； *niñüdanam*
— 抵消。

译文

奎师那啊，你的显现完全摧毁了巴佳居民的悲伤，在各方面都给世界带来吉祥。我们的心，唯独渴望着你，它备受我们的心疾折磨，因此，放弃所有吝啬，仁慈地布施一点点能治愈你亲爱之人的药物吧。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前面诗节中，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解释了，爱神的五支箭是：牧牛姑娘与施瑞•奎师那在僻静之地的机密谈话（*rahasi saàvidaà*），奎师那心中超然愿望的萌生（*hāc-chayodayaà*），祂以极其特别的方式微笑时的莲花脸（*prahasitānanaà*），祂的爱意瞥视（*prema-vékñāëam*），祂宽阔的胸膛，那是幸运女神的居所（*bāhad-uraù çriyo vékñya*）。

在那个诗节中，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我们在你身上看到这五个征兆，因此我们明白在你心中燃烧着欲望。”

施瑞•奎师那问道：“何以见得？”

牧牛姑娘回答：“通过我们在僻静之地的机密谈话（*rahasi saàvidaà*）；通过你以极特别方式微笑时的莲花脸（*prahasitānanaà*）；通过你的爱意瞥视（*prema-vékñāëam*）；我们得知这一点。因此我们来到了这里—慰藉你的情欲。我们忧心忡忡，心意难安，渴望能够安抚你，给你慰藉。”

在当前诗节中，牧牛姑娘继续表达这种情感，译文中已见一般含义。为了发掘更深层的含义，我会讨论《*Çré Vaiñëava-toñäëé*》中的要点。

Vraja-vanaukasää vyaktir aiga te。词语*vyakti*的诸多含义之一如下：这五种征兆展现了你的内在情况（*vyakta*），因此我们知道你陷于想与我们相会的超然情欲，不知所措。我们看到你的欲望时，这也激发了我们自己心中的春情。比如，若主河道发大水，那么汇入主河道的众支流干道也发大水；洪水遍布四周。同样地，这种超然情欲的洪水进入你心中，令它燃烧，当我们通过它的诸多征兆识别到这一点时，它也进入了我们心中。现在我们心中总是有一种灼烧感，我们想道：“哀哉，我们如何能想法平复你不断燃烧的情欲？”我们对这事持续的专注，令我们也沉浸于你的心绪之中。

牧牛姑娘进一步解释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你心中的超然情欲影响了我们的心，现在它们像你的心一样，总是在燃烧。你心中燃烧着这个愿望：‘我如何能够得到牧牛姑娘的联谊？’现在，我们心中燃烧着对你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为对方而煎熬，现在你不在这里，我们正在寻找你，把我们的联谊送给你。我们的爱和情感自动流向你。”

“爱你是我们的天性，因此若你有任何苦楚，我们都没

法心平气和，直到想出消解方法为止。在我们寻找你时，我们想道：‘我们如何才能平复你春情的煎熬？’我们过于专注这个想法，因此我们的情感增长了，高深至极，以致我们的心碎裂。”

本诗节和下一个诗节解释了，牧牛姑娘的心为什么同时心存爱意和悲伤而支离破碎。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来帮助你，因为你没有在这里与我们见面。”她们哀求祂出现在她们面前。

“我的心肝！挚爱啊！”这个称呼形式满载爱意和情感。牧牛姑娘们也正在感受着强烈的分离之情，她们也极为宽宏谦卑，由于这个缘故，她们不直呼奎师那之名。在其它时候，其它地点，她们称呼祂为穆琨达和奎师那或其它诸如戴瓦奎-苏塔、雅淑妲-苏塔、巴贞卓-南达那和巴贞卓-苏塔。有时她们称呼祂为康萨瑞或阿嘎瑞。但是在这里，她们只称祂为她们心爱的肢体（安嘎aiga）。词语安嘎aiga其实指的是自己的手或其它肢体，因此她们在说：“你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若肢体受伤，我们倾向于把它拿近身体。牧牛姑娘在这种情感中说道：“你是我们的心肝，因此我们想让你靠近我们。”

她们继续道：“你显现在这世间，只是为了巴佳居民，牧牛族人；以及那些住在森林中的人而已。”词语 *vraja-vanakasā* 不仅指男人和女人，也指奶牛、水牛、孔雀、

猴子；其实所有生物都包括在内。奎师那的显现不仅是为了消除所有巴佳居民和森林居民的悲伤。而且那正是吉祥的形象，因为祂显现的目的是为了与巴佳居民和森林居民进行玩乐逍遥时光；跟他们欢笑，在各方面满足他们。如此，祂的显现为了两个目的：消除牧牛姑娘和其余每个人的悲伤，给他们欢乐。

牧牛姑娘说道：“对整个宇宙来说，你的显现都是吉祥的（*viçva-maigalam*）。没错，你是为了消除每个人的悲伤，赐予每个人快乐而显现。但你显现尤其是为了那些在森林中居住的人，更尤其为了巴佳居民，最尤其为了我们这些在这里渴望着你的人。我们渴望平复你心中的超然情欲之疾。我们想通过唱歌跳舞，给你鲜花、花环，以及做令你快乐的任何事情来取悦你。当我们为你做这些服务时，我们也非常快乐。”

Vâjina-hantry alaà viçva-maigalam：词语 *alaà* 表示‘足够’，这里用作副词来限定修饰 *vâjina-hantri* 和 *viçva-maigalam*。因此，奎师那的显现足以毁灭悲伤（*vâjina-hantri*），给全世界带来吉祥（*viçva-maigalam*）。在那种情形下，其含义是：“在全世界，巴佳居民很特别，而在巴佳居民之中，我们牧牛姑娘很特别。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因此请仁慈地消除我们的悲伤与痛苦，熄灭我们熊熊的超然情欲烈火。”

Tyaja manäk ca nas tvat-sprhätmanää：牧牛姑娘说道：“请

给我们一些能够消除悲伤和内心煎熬的东西。”她们谈及‘一些东西’，但没有说明‘一些东西’是什么。

施瑞•奎师那会说：“你们生活在温达文，在巴佳，当恶魔制造一些灾难之时，我杀死他们，安抚了所有巴佳居民。那当然包括了你们，因此你们为何自成一家呢？你们已经受到照顾，因此你们为何这样说呢？”奎师那表达了祂的愿望：“你们要清楚而坦诚地说出，你们想要什么。”词语‘清楚而坦诚’没有写在前辈圣师们的评论中，但是我在解释他们的话语。我从那口井中抽取甘露¹。

*Nas tvat-spâhätmanäm: Naù*表示‘我们，我们所有牧牛姑娘；*spâhâ*表示‘渴望’。

奎师那问牧牛姑娘：“你们在渴望什么？”

牧牛姑娘回答：“我们如此深爱你—爱到极致—因此我们总是想着你，以及如何能让你快乐。这是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除非能够看到你，否则我们不会满足。我们想让你在任何时间都与我们极为亲近，否则我们不能满足你。我们只要你；唯独要你。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给我们慰藉。我们唯一的不快就是我们不能满足你。”

牧牛姑娘料想奎师那会说：“所有的巴佳居民对我都有爱和情感。他们总是向神和其他大人物祈祷：‘请让奎师那快乐吧。’你们和其他所有巴佳居民有何不同？他们全都想看到我亲近他们，他们全都想取悦我，因此你们跟他们哪

有差别？你们还想要什么？”

牧牛姑娘把她们的愿望深藏于心。奎师那想公开看到它，然而它却不能公开得见。牧牛姑娘说道：“关键在于我们不仅仅是巴佳居民。”

“那么你们是谁？”奎师那问。

Sva-jana-håd-rujää: *Sva*表示‘自己的’。牧牛姑娘说道：“你是个牧牛童 (*gopa*)，我们是牧牛姑娘 (*gopés*)。你是南达爸爸的儿子，我们是维沙巴努爸爸和其他牧牛郎的女儿。我们与你极为亲近，远非其他巴佳居民所能比。我们是你的，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生命 (*jana*)。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正如身体没有知觉便不能活。”

这不适用于所有巴佳居民。施瑞•奎师那去往玛图拉和杜瓦尔卡时，所有巴佳居民都在分离中哭泣，但他们无法感受到牧牛姑娘所感受的。他们不像牧牛姑娘那样，濒临死亡。当奎师那派遣乌达瓦去巴佳时，尤其是为了这些牧牛姑娘们。

现在，施瑞•奎师那迫使她们公开她们的特殊愿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表白了，却又再次遮盖了它，没有清楚地透露。她们哀伤地说：“我们有心疾 (*håd-ruj*)。你是极其专业的医生，因此请给我们治疗，以抵抗和消除它 (*yan nisüdanam*)。”

若病人到医生那里说：“我这儿极其疼痛，”他不会告

诉医生开什么药。医生必须根据他自己的诊断选择药物。若病人强行索要某种药物，医生会为他的蛮横而发火，因为他未受训练，不懂得需要那种药物。从而，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懂得要给我们哪种药。我们知道你懂。因此就给我们一点点那会缓解我们的心疾（*kāma-roga*）的（*manäk*）药吧。”

有一次，施瑞•奎师那以主瓦玛那戴瓦的形象中，去到巴利大君那里，说道：“我只要求三步土地，以我的脚步计量。”巴利大君大笑着回答：“你为何只要三步土地？你可以拿取一个王国或其它贵重物品。你可以娶众多美丽的婆罗门女孩作妻子。我可以给你大象、马匹和巨额财富。你为何只要这么一点？”主瓦玛那戴瓦回答：“我是个婆罗门男孩。我内外各方面都完全满足。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然而，最终，祂拿走了巴利的一切。

叫化子可能走近某人，说：“就给我一点点东西吧”藉此博取同情，但实际上他并不打算只拿一点点。同样，牧牛姑娘说道：“给我们一些东西—就一点点。”然而，这并非她们真正的愿望；她们并非真的认为一点点便可以。词语 *hād-rujäm*，指的是牧牛姑娘的心疾，是复数名词。有千千万万个牧牛姑娘。若只给一滴药物给千千万万个牧牛姑娘，那么她们连一丝也得不到；甚至触及不到它。牧牛姑娘在想：“我们内心的炽烈火光熊熊，全世界的水也熄灭不

了它。如果危险的大火在燃烧，而只给一点水的话，这种水就如同酥油，令火焰更高。我们心中的烈火就像那样。”牧牛姑娘的渴望是：“奎师那应该恒常跟我们在一起，好让我们恒常服务他。”

本诗节的最后一句是*yan niñūdanam*。词语*niñūdanam*中的*ñūdana*表示‘消除’，*ni*指的是*niṣeṇṇa-rūpa*。词语*niṣeṇṇa*表示‘永远’，并暗指‘彻底，因此消除了的不再复发。’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请给我们那种会完全摧毁我们的悲伤的药物。要确保药物足够，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个牧牛姑娘，我们心中的超然春情（卡玛）之火必须要永久扑灭。若你只给一点点，它会如同酥油，令火势更猛烈。”

圣基瓦·哥斯瓦米指出，牧牛姑娘的心疾有两方面。首先是其征兆，其次是疾病本身。比如，若某人感冒，症状是鼻子流涕，有浓痰，也可能有剧烈头痛和发烧。第二方面是疾病本身。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我们想让你消除疾病的两个方面。有资格的医生给出一种药物，消除症状和症状的根由。”

“你们心疾的症状是什么？”

“灼烫。我们总是想着你的快乐。我们无法在自己家里生活，我们极其悲伤。我们总是无法安宁；根本没有平静。这些症状都应当消除。”

“它们怎样才会消除呢？”

“你应该给我们足量的解毒药；否则这病会层出不穷地不断复发。换言之，若疾病依旧，那么它会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面貌来展示。症状会继续，我们会层出不穷地受苦。”虽然牧牛姑娘没有公开表达她们的情感，但她们实际在说：“即使我们只祈求一点点，但你应当给大量药物。”

圣基瓦·哥斯瓦米没有清楚说明应该给哪种药物。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给了一些解释，你们可以自行阅读；我只陈述了他评论中的一部分。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更为公开地表达了这一主题，而圣基瓦·哥斯瓦米则以更隐蔽的方式讲述。依据《*Sārārtha-darçiné*》，牧牛姑娘说道：“我们是天真的新嫁女孩，没有冒犯。你用笛子之歌，偷去了我们的心意和智慧、我们的耐心以及宗教原则。你拿走了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变得如同疯子。在这个夜晚你呼唤我们，我们来到了这里，你却要我们走开。当我们问自己：‘奎师那何时会说，‘留下吧，’而不是吩咐我们离开并回家呢？’”那时，我们的渴望愈发强烈。

牧牛姑娘想着奎师那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为了增加她们的渴望，因此她们告诉祂：“我们在强烈渴望的烈火中燃烧。是你让那种渴望燃烧起来的，继而你突然从我们的视线消失。然而，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我们的心上人，我们是你的心上人。因此你肯定不是存心要我们受苦。你肯定想给我们你的亲密联谊。”

“我们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你的出生对全世界都是吉祥的，在世上所有人之中，对巴佳居民尤其如此。在巴佳居民中，对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尤其如此，而在他们之中，对牧牛姑娘尤其如此。我们明白你虽然为了所有人而来，但你尤其是为我们而来。我们明白你渴望见到我们，正因如此，你在深夜以笛子之歌呼唤我们。听闻你因内心煎熬而悲伤，我们赶来安抚你。但我们也想为自己要点东西。首先给我们付酬金，接着我们会为你诊治，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些药物。我们不是普通的三流医生。我们是资历很高的医生，因此快点付钱给我们。你可以给任何东西，不论你有什么。可能你太过贫穷而无法付钱；然而，你应当支付一点来表明你想治疗的诚心。我们想减轻你的超然情欲心疾，但你首先要放弃你的吝啬。”

“好的，很好，”奎师那说，“我该给你们什么？坦白告诉你们想要什么？”

正是那时，牧牛姑娘说道：“*Sva-jana-håd-rujää yan niñüdanam*—你有超然情欲心疾，那种疾病也进入了我们心里。因此你该给我们一些缓解疾病的药物。”

“那种药物是什么？”

“一种减轻我们痛苦的药物。”

“但是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把你的手放到我们心里。”

在纯爱之事中，直言诉说的方式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这样说不合适：“我们带了甜品和好多其它美食给你吃。你吩咐我们把它们带来，因此请享受它们吧。”同样，在纯爱事件中，若一个人说道：“啊，我多么爱你，没有你我会死，”那么这个人的纯爱就消失殆尽。因此，应该要隐藏这种精神。若一个人的爱是最高品质的，那么他会隐藏他的爱和深情。若直接表白，爱就会消失。

那么，为什么牧牛姑娘曾说：“你心中有超然情欲，我们前来安抚你”？或许这里隐藏着些许玄机，但是什么玄机？她们似乎在公开表白自己，实际上，她们却隐藏了自己的感受和愿望。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解释了一些关于她们情感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他读者心中的纯爱。实际上，牧牛姑娘无法公开表白自己的心。她们的话语，就像圣查夸瓦提·塔库所解释的，并不在本诗节中。她们不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开玩笑地表达自己。甚至当时，唯有大胆和心直口快（*prakhara*）的牧牛姑娘才能表白出这番话。比如，拉丽塔就是大胆和心直口快之人，但施瑞玛缇·茹阿迪卡不是。茹阿迪卡是温婉的（*madhya*），因此她无法直接表白自己的意向。维莎卡也是温婉，但与此同时，她也是顺从的（*mādvé*）。拉丽塔大胆与心直口快至极，因此她甚至能够惩戒奎师那。她能够说些冷言酷语，尤其在生气时。不论怎样，我们应该能够调和牧牛姑娘的

这所有种种言语。

因此，这里，牧牛姑娘没有直截了当地公开表达她们的真实愿望。什么都说了，但同时什么都隐而不宣。当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时：“请把你的手放到我们胸部，”这另有所指。在诗节的开首：“*Yat te sujāta-caraëambu-ruhaà*—请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胸部”，牧牛姑娘的真实愿望依然隐而不宣，因为她们无法公开表述。

无论是圣基瓦•哥斯瓦米，还是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他们都没有完全揭示牧牛姑娘的情感。一个人唯有通过顶尖而专注的自发奉爱修炼（*rägånuga bhajana-sādhana*），方可觉悟她们的情感，但甚至在那时，他也会害羞。他会把亲密的觉悟留存心底，想着：“我的耳朵不能听这些。”我们师徒传系中所有的典范师和哥斯瓦米都训导我们，不要透露这些主题，并且我也不想在这方面说的太多，因此我在简要地解释这些主题。对现在来说，已经足够。我不打算再多透露。正如圣基瓦•哥斯瓦米所说：“我不会再多说。奉献者应当进行修炼（*sādhana*），专注于为主哈瑞所作的灵修（*hari-bhajana*），然后他会自动觉悟一切。”

1 前辈圣师们向评论者透露他们的情感和观点，而他向我们透露。

诗节十九

若任何东西刺伤你的莲花足，我们都感到它刺穿了我们的心。我们为此需要一些药物，因此请离开森林吧。不要再继续停留在那里；请来到我们这里吧。

yat te sujāta-caraëāmburuhaà staneñu

bhétäù çanaiù priya dadhémahi karkaçeñu

tenäöavém aöasi tad vyathate na kià svit

kürpädibhir bhramati dhér bhavad-äyüñää nau

yat — 那；*te* — 你的；*su-jāta* — 精美绝伦的；
caraëa-ambu-ruham — 莲花足；*staneñu* — 在胸部；*bhétäù* — 由于害怕；*çanaiù* — 轻柔地；*priya* — 亲爱的人啊；
dadhémahi — 我们放在；*karkaçeñu* — 粗糙的；*tena* — 跟它们；*aöavém* — 森林；*aöasi* — 你漫游；*tat* — 它们；
vyathate — 悲伤难过；*na* — 不；*kim svit* — 我们徘徊；
kürpa-ädibhiù — 被小石子等等；*bhramati* — 迷乱；*dhéu* — 心意；*bhavad-äyüñäm* — 视阁下为生命的那些人的；*nau* — 我们的。

译文

心上人啊，由于害怕伤害你极其柔嫩的莲花足，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我们坚硬的胸部。今夜，你以那同一双柔软的莲花足徘徊在这个僻静的森林某处。受到锋利石头、干谷棱以及类似之物所伤，难道你的莲花足不觉痛楚？啊，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受到迷惑，淹没在对你的思念中。

阐明心绪的评论（Bhāva-prakāṣika Vātti）

在圣基瓦·哥斯瓦米对前述诗节的评论中，他解释了，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给我们一点点，一丁点儿会消退我们的心疾，给我们快乐的良药；而且它应当有两重效果：它应该消除各种悲苦（*vājina-hantry aṅgam*）；它也应该赐予吉祥（*viçva-maigalam*）。”

奎师那问道：“一点点什么？”

牧牛姑娘回答：“事实上，你是医生，最好的医生。我们不必告诉你要给我们什么。你肯定有适当的药物，消除那些是你生命与灵魂之人的心疾。”

奎师那说道：“我不明白你们谈到的心疾是什么？”

“你是医生，因此你该知道。我们不大认识疾病，但你认识。”

“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必须再详细点。”

奎师那想让她们直言相告她们的愿望，但牧牛姑娘不会这么做。相反，她们以动作间接地沟通。

祂坚持：“除非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心疾的明确性质以及你们想要什么药物，否则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东西。不然的话，我怎能消除你们的疾病呢？”

当祂坚持己见时，牧牛姑娘们开始哭泣，正如在本诗节开始描述的那样：*yat te sujāta caranāmburuhaà stanesu*。现在她们说道：“亲爱的心上人啊，我们会告诉你我们的心疾以及我们想要的药物。我们担心你用莲花足走在粗糙的路面上，而你的莲花足极其甜美、娇嫩、柔软与清凉。”

本诗节中的词语*sujāta*指出生于非常德高望重家庭中的人。比如，莲花是*sujāta*，因为它在纯净的水中开放；因此它有很多诸如柔软和甜蜜芬芳等天然品质。

它还具有清凉效果。牧牛姑娘用这个词来描述奎师那莲花足的品质，以及她们对那双脚被弄痛的忧虑。正如本诗节中她们对奎师那在森林行走表示担忧，她们在诗节十一中也曾这样做：

calasi yad vrajāc cārayan paçün
nalina-sundaraà nātha te padam
çila-tāëäikuraiù sédatéti nau
kalilatäà manaù kānta gacchati

主人啊，心上人啊，当你带着牛儿和其它动物离开巴佳，外出放牧时，你那比莲花还要柔嫩的脚掌，在锋利的石子、青草和干谷棱中，一定承受了很多疼痛吧。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的心意便变得扰动不已。

在那时她们说道：“当你带着牛到森林放牧时（*yad vrajác cārayan*），石块、尖刺和粗粝的草（*çila-tâëäkuraiù sédatéti*）刺痛你非常柔软与娇嫩的莲花足。”

实际上，当奎师那在白天带着牛外出放牧时，祂去的是翠绿的牧场。这个地球的人格化身，普瑞提维-戴薇（*Pāthivé-devé*），是祂的一位王妃。她特地为了奎师那莲花足的舒适，在祂于世间显现之时，长出了柔软、丝滑的青草。无论祂去哪儿，普瑞提维-戴薇都在祂的莲花足下伸展她的舌头，她的舌头比任何地毯都要柔软千万倍。因此，祂的双足没有机会触碰尖利的石块、干谷棱或尖刺。此外，温达-戴薇（*Vändä-devé*）恒常管理着温达文，她安排了那里不会有一块石头或其它尖利物体刺伤祂双足。

在这个诗节中，牧牛姑娘说道：“*yat te sujāta-caraëāmburuhaà staneñu* — 现在正值夜晚，雅沐那岸边的地上遍布尖利的石块。我们害怕当你行走在黑暗和危险之地时，石块和锋利的干草会刺伤你的莲花足。”

她们为何这样说？她们无需如此关心，但是对他人有着柔和情感的人却总是这样想。若男人回家晚了，所有爱他的人都可能想着：“他为什么晚归？发生什么事了？”他妻子可能想着：“他晚归是因为火车出轨吗？还是受了重伤？我该怎么办？”她可能想着：“可能他遭到强盗袭击了！他为什么晚归？”她一再跑到大门寻觅他，并问她的孩子们：“他为什么还没有回家呢？什么原因呢？”她的孩子们年幼而不能答；他们只是听着她的话，而她却仍然问着他们。她又再问自己，虽然其实不需要担心。她的丈夫正平平安安的在回家路上。

同样，牧牛姑娘为了奎师那的福祉而忧虑。为何？在她们的牧牛姑娘之歌的第一个诗节中，她们曾说道：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ā vrajau
çrayata indirā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âà dikñu tävakäs
tvayi dhâtäsavas tvâà vicinvate*

最心爱的人啊，因为你生于这片巴佳之地，这整片区域都变得比无忧星宿和其它众星球更荣耀。正因如此，美丽和财富的女神，拉珂施蜜，以她的临在永恒地装点着它。心爱的人啊，在巴佳这片极乐之地，只有我们牧牛姑娘不快乐，我们维系生命，

只是为了你的缘故，在与你分离的极度悲痛中，我们从一个森林游荡到另一个森林寻找你。因此，现在请出现在我们面前吧。

*Tvayi dhâtāsavas: Asavas*表示‘生命之气’。她们告诉奎师那：“你是我们的生命。”现在，在诗节十九，她们说着同样的事情— *dhér bhavad-āyũñää naù:* 诗节一中的词语*asavas*与本诗节中的*ayũñää*意思相同，在其中，牧牛姑娘说道：“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灵魂，你是我们的一切。若任何东西刺伤你的莲花足，那种疼痛就刺痛我们的灵魂，因为你是我们的灵魂。你可能感觉不到扎痛，但我们感觉到了。”

词语*aiga*表示‘肢体’或‘身体部分’。我们小心翼翼地看护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然而生命之气比所有这些身体部位更重要。若切断一个肢体，我们能够存活，但若生命之气离开身体，我们便立即死亡。

牧牛姑娘继续道：“当所有这些尖利之物刺痛你的双足，我们痛在心里。生命（*ayus*）居于心中，正因如此，我们想把你柔软、芬芳、清凉的莲花足极其轻柔与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那里。如此你就不会感到任何不适。请别再在森林行走。回到我们这里吧。我们想把你的莲花足放在这里，在我们心中，如此你就不会感到任何疼痛。这是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心在痛，因为我们知道当你在森林漫步时，

你受到很多伤害。这就是烧灼我们心灵的熊熊烈火。”

奎师那问道：“你们为何必须如此轻柔而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双足放到你们心中呢？”

“你的双足极为柔软，”牧牛姑娘回答，“我们担心自己的胸部太硬。”

“你们为何想把我极为柔软和娇嫩的双足放到你们坚硬的胸部？”

“噢，那是因为我们如此深爱你的莲花足。我们想在心里服务它们，因为心比身体其它所有部位都更优胜。我们不想把它们放到别处。”

牧牛姑娘没有直接表白她们的情感，但在心里她们在说：“为了满足你，我们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心中。你有此渴求，因此我们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这里。”

她们继续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在浓密黑暗的森林中四处漫游，而我们正在寻找你。”

奎师那继续询问：“你们为何如此困惑与不安？”

牧牛姑娘再次回答：“你是我们生命的灵魂，”恰如她们在这篇《牧牛姑娘之歌》第一诗节中所说。

在《圣典博伽瓦谭》和《博伽梵歌》中，在开始和结束的诗节中，讲述了相同的吉祥话语。《圣典博伽瓦谭》中的第一个诗节以*dhémahi*结束：*satyaà paraà dhémahi* — 我冥想至尊绝对真理，在《博伽瓦谭》的最终诗节（12.13.19）

中再次使用了 *dhémahi*:

*kasmai yena vibhāsito 'yam atulo jāna-pradēpaù purā
tad-rūpeēa ca nāradāya munaye kāñēāya tad-rūpiēā
yogēndrāya tad-ātmanātha bhagavad-rātāya kārūyatas
tac chuddhaà vimalaà viçokam amātaà satyaà paraà*

dhémahi

我冥想纯洁无暇的至尊绝对真理，祂没有痛苦与死亡，祂在开始亲自向布茹阿玛揭示了无与伦比的知识火炬。布茹阿玛于是向圣哲拿茹阿达讲述，拿茹阿达向奎师那-兑帕亚那•维亚萨叙述。圣维亚萨向最伟大的圣人—舒卡戴瓦•哥斯瓦米—透露了这部《博伽瓦谭》，而舒卡戴瓦仁慈地向帕瑞西大君讲述。

在《博伽梵歌》中我们发现相同的原则。听到阿尔诸那说：“我把自己皈依给你的双足”后，施瑞•奎师那便开始祂的教导。阿尔诸那讲述了这个诗节：

*kārpaēya-doñopahata-svabhāvaù
pācchāmi tvāà dharma-sammūḍha-cetāù
yac chreyaù syān niçcitaà brūhi tan me
çīñyas te 'haà çādhi māà tvāà prapannam*

《博伽梵歌》 (2.7)

现在我对我的责任感到困惑茫然，这狭隘的软弱使我沉不住气。情况如此，我请求你明确地告诉我，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现在我皈依你，做你的门徒，请指示我。

在这个诗节中，词语*prapannam*表示‘皈依’，是指奎师那在其中一个最后的诗节描述的同一直皈依（*çaraëgati*）原则。在那个诗节，奎师那告诉阿尔诸那：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
ahaà tvää 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ämi mä çucau

《博伽梵歌》 (18.66)

放弃一切各式各样的宗教，直接皈依我，我将把你从所有的恶报中解救出来。不要害怕。

在所有韦达经典的开始和结束，都重复了相同的原则。一再地重复重要的真理与教导，正因如此，我们再三地重复：“哈瑞 奎师那，哈瑞 奎师那”。唱颂和忆念是我们的修习，它是所有经典的目标；它是一切。哈瑞-圣名是施瑞•奎师那和施瑞•茹阿妲本人，因此纯粹地唱颂是我们的终

极目标。同样地，牧牛姑娘们的基本目标—“你是我们的生命”—在《圣典博伽瓦谭》中多次重复。尤其通篇出现在《牧牛姑娘之歌》中，在开始、中间几次，还有结尾。

牧牛姑娘说道：“你的快乐，以及我们对你的爱，就是我们的生命；若任何东西威胁我们的生命，我们会痛苦难耐。这就是我们的心疾。”

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评论中，向我们精妙地解释了本诗节的部分含义，不过他仍有所隐藏。他没有完全表达他的观点，最终他写道：“通过专注于茹帕传系的修习（*rüpānuga-bhajana*）和自发奉爱(*raṅānuga-bhakti*)，你们会明白这个诗节的完整含义。”为了专注于茹帕传系的修习或修习自发奉爱，需要得到主的同游们的仁慈。在这方面，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在他的《*Stavāvalē*》中向圣茹帕•哥斯瓦米祈祷：

*gurai mantre nāmi prabhu-vara-ṣacē-garbhaja-pade
svarūpe ṣrē-rūpe gaēa-yuji tadēya-prathamaje
girēndre gāndharvā-sarasi madhu-pūryāà vraja-vane
vraje bhakte goñhālāyīñu param āstāà mama ratiū
Ṣrē Svaniyama-daṣakam (1)*

他说道：“我如此亏欠与你，圣茹帕•哥斯瓦米。为了

让我在专注的自发奉爱灵修方面，达至灵性完美，你传授了我一切所需。你教导我如何控制心意，如何思想，还有如何进入自发奉爱的王国。” *Param ästää mama ratiù*: 这里，词语 *mama ratiù* 暗指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灵性导师、启迪曼陀、哈瑞圣名、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圣斯瓦茹帕•达莫达尔、圣茹帕•哥斯瓦米，连同圣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随者及其兄长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有着深情厚爱。*Giréndra* 表示给高山之皇哥瓦尔丹； *gändharvā-sarasi* 是茹阿妲湖； *madhu-püryää* 指玛图拉； *vraja-vane* 指温达文； *goñöhälayiñu* 指所有居于巴佳之人。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指出，我们应当对所有这些神圣人物的莲花足有浓情厚爱。他说：“茹帕•哥斯瓦米赐我控制心意和感官的能力。他赐我灵性洞察力的能量、对至尊主的信心，以及在冥想茹阿妲和奎师那的逍遥时光时摆脱感官和心意变幻（色欲）。”

若在奉爱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忆念神圣的茹阿妲和奎师那在僻静之地的亲密逍遥时光，色欲情感肯定会进入我们心中。它肯定会来。若我们没有得到灵性导师、高冉嘎•玛哈帕布和圣茹帕•哥斯瓦米的仁慈或教导而试图忆念主的亲密逍遥时光，那么我们肯定会去往最低的地狱。若我们妄图凭一己之力进入这些命题，我们会毁于一旦。所有的典范师，比如圣茹帕•哥斯瓦米和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圣巴克提维诺

德•塔库，以及圣纳若塔玛•达斯•塔库，他们能够保护我们免遭此劫，因此我们在专注于循序渐进的灵修之始，要首先祈求他们的仁慈。

凭借圣茹帕•哥斯瓦米的仁慈，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克服了所有障碍，因此他说道：“我毫无身体或心智色欲地忆念茹阿姐和奎师那的所有逍遥时光。”若我们没有像他那样稳处奉爱，那么我们必须极其小心翼翼地聆听或阅读这些题旨，向我们的前辈圣师以及逍遥时光本身祈祷，祈祷它们保护我们，不要误认为它们是物质的。

牧牛姑娘们非常机智地告诉奎师那：“我们深知自己的疾病。若任何东西刺伤你的莲花足，我们都感到它在刺伤我们的心。对此我们需要一些药物，因此请你离开森林吧。不要再继续停留在那里；请来到我们这里吧。然后我们会把你的莲花足极为轻柔与小心翼翼地放到我们心里，作为心疾的药物。若你不这样做，我们会死。若我们能够把你的莲花足握在自己手中，并对你怀着的强烈拥有感

（*mamatā*），把它们放到我们胸部，唯有如此我们方可维系生命。”

在《奉爱甘露之洋》（1.41）中，把纯爱*prema*描绘成对奎师那的强烈拥有感：

samyai masāṛita-svānto mamatvātiṣayāikitaù

bhävau sa eva sändrätmä budhaiù premä nigadyate

满载巴瓦灵性情感的奉爱高阶，它比起其初阶更软化心灵，它极大地增加了超然喜乐的感觉，它赐予与奎师那有关的深切拥有感（*mamatä*），博学之士称它为纯爱*prema*。

纯爱*prema*是变得极其浓缩的情感奉爱（*bhäva-bhakti*）。‘你是我的，我们是你的’，这种情感称为拥有感，它全然存在于牧牛姑娘身上。圣基瓦•哥斯瓦米说，牧牛姑娘就是至高情感*mahäbhäva*阶段中的纯爱化身，这种情感唯独全然存在于牧牛姑娘身上。

当施瑞•奎师那听到牧牛姑娘的这段祷文时，她们的话语刺痛了祂的心。祂是她们们的生命气息以及生命本身，因此她们这般哭泣与诉说时，祂的心软了。“我不应该再隐藏自己了，”祂想道，“我必须出现在她们面前。”在《圣典博伽瓦谭》中祂说道：“我是我纯粹奉献者的心，我的纯粹奉献者是我的心：”

sädhavo hädayaà mahyaà

sädhünää hädayaà tv aham

mad-anyat te na jänanti

nähaà tebhyo manäg api

《圣典博伽瓦谭》(9.4.68)

纯粹奉献者恒常在我心底深处，我也恒常在纯粹奉献者的心中。除了我，我的奉献者们一概不知，而我，除了他们，也一概不知。

奎师那这般剖白心迹，而玛图拉的女士们也解释了这个事实。当奎师那和巴拉茹阿玛进入摔跤场，与查努尔和穆施提卡打斗时，玛图拉的女士们开始讨论牧牛姑娘如何总是思念奎师那，不论她们在做什么：

*yā dohane 'vahanane mathanopalepa
preikheikhanārbha-ruditokñāēa-mārjanādau
gāyanti cainam anurakta-dhiyo 'cru-kaēōhyo
dhanyā vraja-striya urukrama-citta-yānāu*

《圣典博伽瓦谭》(10.44.15)

巴佳的女士们是女人之中最最幸运的，因为她们心意完全依附奎师那，她们总是含泪哽咽，在挤牛奶、扬谷子、搅拌奶油、收集牛粪作为燃料、荡秋千、照看哭闹的小婴儿、用水洒地、清洁房屋等等时候，她们总是在歌唱祂。藉由高超的奎师那知觉，她们自动获得所欲求的一切。

Urukrama-citta-yānāu：当牧牛姑娘制作牛粪饼、准备春

麦时，以泥巴和牛粪涂抹屋里的地面时，哄她们的小婴儿入睡时，她们的心意全神贯注于奎师那。她们不唱：“宝宝，你要睡觉。”相反，她们以异常甜美、轻柔的声音歌唱奎师那的名字：“哥文达 达莫达尔 玛达维提。”施瑞•奎师那总是惦记着她们，她们也总是惦记着奎师那。甚至在祂离开去往玛图拉或杜瓦尔卡时，她们也总在思念着祂。

现在，在牧牛姑娘之歌的十九诗节，施瑞•奎师那听到牧牛姑娘的祈祷，祂想道：“牧牛姑娘们在与我的分离之痛中哭泣和悲叹。我不应该再撇下她们。我会出现在她们面前，把我自己完全交给她们。我藏起来只为了看看她们与我的分离情感，目睹及此，我完全知足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崇高的情感。我无法再隐藏了。”奎师那的心中升起了进行各种爱意逍遥的愿望，祂想道：“现在我该与牧牛姑娘们进行嬉戏逍遥时光，我该让她们话语成真。”

施瑞•奎师那是随心所欲的（阿颇塔-卡玛*äpta-käma*），意谓祂的所有愿望自动达成。祂也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阿特玛茹阿玛*ätmārāma*），自得其乐的。祂恒常无欲无求地在那里玩耍，但是当祂看到奉献者要服务祂的愿望时，祂立即希望接受他们的服务。

圣基瓦•哥斯瓦米说道：“我没有揭示牧牛姑娘的全部情感；不是她们所有的情感都能说。一位外士那瓦应当专注地修习循序渐进的灵修（*sādhana-bhajana*）。然后，所有

的逍遥时光和奉爱情感都会自动进入他心中，他便能够完全觉悟它们。”他向主的所有爱意逍遥致以最高的崇敬而总结其评论。

尽管圣基瓦·哥斯瓦米内在恒常专注于非婚恋情怀（*parakéya*施瑞·奎师那与牧牛姑娘的情人之爱），但他外在却一直顾全礼节（*maryādā*）。因此，他有关高迪亚哲学真理的著作经常不偏不倚、具学者风范，尊敬那些处于婚恋情悦（*svakéya*认为牧牛姑娘嫁给奎师那的那种情感）中的人以及处于非婚恋情悦中的人。这样就对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造就了一个哲学平台，让他后来公开强调的非婚恋情感的优越性。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不在意世间他人的观点。洪流滔滔，卷走一切，甚至大象都可能被冲走。同样，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就被卷入这样的洪流，他无法抑制自己。在他自己极度的热切驱使之下，他吐露心声。



让我们思索一下，在《牧牛姑娘之歌》中的哪些诗节表达了最高的超然之爱。在坛车节期间，帕塔帕茹卓大君，衣着简朴，走近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当时祂在花园歇息，沉醉于内在知觉中。帕塔帕茹卓大君绕拜了祂，拜倒在祂面前。接着，他坐在主边上，开始缓慢而轻柔地按摩祂的莲花足，同时吟诵着《牧牛姑娘之歌》的诗节。

国王的吟唱唤醒了玛哈帕布，祂说道：“我听到多么甜美的甘露！它从何而来？”祂陶醉于《牧牛姑娘之歌》的甘露，耐心地聆听，狂喜着，没有呼吸，没有颤抖，没有展露任何生命迹象。当帕塔帕茹卓大君念到以 *tava kathamrtam tapta-jévanam* 开头的诗节时，玛哈帕布机警起来，祂想道：“噢，这是谁，把这等至尊甘露灌进我的耳朵？怎会这样，我在这花园歇息，听闻这等美妙至极的甘露？”祂起来对国王说：“你把灵丹妙药灌进我的耳朵。你是谁？”祂于是向这位国王施赠仁慈。

似乎这个诗节，诗节九，是《圣典博伽瓦谭》中最美妙的，但却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诗节， *yat te sujāta-caraëmbu-ruhaà staneñu*，还有它前面的两个诗节，优胜许多。

rahasi saàvidaà hãc-chayodayaà
prahasitånanaà prema-vékñãëam
bãhad-uraù çriyo vékñya dhãma te
muhur ati-spãhã muhyate manaù

《圣典博伽瓦谭》 (10.31.17)

挚爱的主人啊，目睹你在秘密地点与我们的亲密交谈—你微笑的面庞，它充当撩起我们爱恋愿望的刺激物，你对我们的爱意警视，还有你宽广的胸膛，它是幸运女神永恒的栖息之所—我

们与你相会的渴望倍增，我们的心意一再迷惑不已。

*vraja-vanaukasää vyaktir aiga te
våjina-hantry alaå viçva-maigalam
tyaja manäk ca nas tvat-spåhätmanää
sva-jana-håd-rujää yan niñüdanam*

《圣典博伽瓦谭》 (10.31.18)

奎师那啊，你的显现完全摧毁了巴佳居民的悲伤，以每种方式给世界带来吉祥。我们的心只渴望你，它饱受心疾摧折，因此，请放弃所有吝啬，仁慈地布施一点点能够治愈你亲爱之人的良药吧。

这三个诗节比起 *tava kathämåtam tapta-jévanam*，甜美千百倍，*tava kathämåtam tapta-jévanam* 只赞扬了施瑞•奎师那的逍遥时光。那个诗节说明哈瑞题旨 (*hari-kathä*) 是甘露 (*amåta*)，但最终这三个诗节才是真正的哈瑞题旨。

我已经解释过以 *rahasi saåvidam* 开始的诗节，其中，牧牛姑娘谈及她们先前与奎师那的亲密谈话。这种谈话的另一个例子是在诗节十六，其中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给一点点。”

奎师那问她们：“我该给什么？”

“噢，你肯定是个好医生，”她们回答，“世间最优秀的。”

你比我们更加懂得病理。把你的手指放到我们心上，然后你便会明白我们疾病的本质，并推荐需要的药物。”

一旦施瑞·奎师那把手指放到她们心上，触碰到牧牛姑娘，祂自己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如此，*rahasi-saàvidam*指的是祂们的许多亲密对话。

这里是另外一个例子。在奎师那用笛子呼唤牧牛姑娘之后，牧牛姑娘首次到笛子榕树（湾西-瓦塔Vaàçé-vaöa）时，祂漠不关心地问她们为何到此。

“你呼唤我们，”她们回答。

“没有，”祂说，“我没有呼唤你们。”

“啊，你有。”

“我肯定没有。”

“你吹笛子了吗？”

“是的，我吹了笛子。”

“因此，你呼唤了我们。”

“我不是呼唤你们。”

“你有！你呼唤我们的名字，这样做时，你完全偷去了我们的心。你偷了我们贵重和珍贵的财富并带它逃走了，因此我们跑来这里抓你。请归还我们的财富，然后我们会走。”

“我没有任何属于你们的东西。”

“那不是真的。你有，除非你把它归还我们，否则我们

不会回家。”

这就是僻静之地亲密谈话 (*rahasi-saàvidam*) 的事例，下述讨论是 *hâc-chayodayam*，心中升起超然情欲之疾的事例，

牧牛姑娘对奎师那说：“我们看到了你的心。”

“你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它在悸动。”

“它为何这样？”

“它悸动是因为你想跟我们联谊的愿望，你展示全部五支箭而透露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牧牛姑娘之歌》的最后三个诗节远胜以 *tava kathämâtam* 开头的诗节。事实上，其后续的所有诗节都更胜一筹。比如，诗节十四 (*surata-varadhanam çoka-nâçanaâ*) 和诗节十一 (*calasi yad vrajâc cârayan paçün*) 尤其展现了牧牛姑娘的情感以及她们与奎师那的特殊逍遥时光。虽然优美，在 *tava kathämâtam* 之前的八个诗节却不是最超卓的；然而，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在聆听它们之时，深深陶醉于超然的狂喜之中并体验着八种灵性狂喜极乐征兆 (*añña-sâttvika-bhâvas*)。所有超然的狂喜比如 *vyabhicâre* (三十三种内在情感)、*vibhâva* (极乐情感和刺激因素) 和 *anubhâva* (十三种狂喜动作) 都在祂身上爆发。若祂听到牧牛姑娘之歌的最后超卓的诗节，尤其是这最后三个诗

节，祂肯定会更加疯狂。

这全都是无价题旨，但我们的并没有珍视它们。我们仍然没有处于奉爱的水准上，我们无法忆念它们，无法专注于牧牛姑娘的情感之中。若经千百万世之后，我们具有资格的话，藉由圣茹帕•哥斯瓦米、圣茹阿古纳特•哥斯瓦米及其同游们的恩典，我们方能正确地明白这些题旨。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就诗节十九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评论。

奎师那问道：“满怀情悦的牧牛姑娘们啊，你们所乞求的是什么？”

她们恳求祂：“我们乞求一些治疗内心的药物。”

“你们想把我的莲花足放在你们胸部来服务它们吗？我的双脚完全满足于走过温达文的森林，因此我不会把它们放到你们欲想的地方。我对这些事情分身不暇。”

这给牧牛姑娘的心带来了深深的哀伤，在她们吟诵这个诗节时，她们开始饮泣。在印度，女人们在非常甜蜜的歌曲中表白自己情感时，常常哭泣，无法洞悉她们是在歌唱还是哭泣。在《*Bāhad-Bhāgavatāmāta*》中描述道，勾帕•库玛尔（Gopa Kumāra）听到一些声音，仿佛极其美妙的歌声。他循着声音，走到近前，无法明白歌者是在哭泣还是极喜。循着声音再近一点，他进入了丛林（*kuija*）。在那

里他看到他的古茹正在甜蜜歌唱，与此同时却满眼含泪地哭泣，对外界毫无知觉。

同样，牧牛姑娘边唱着流畅甜美的歌曲边哭泣着：“*Yate sujāta-caraëmbu-ruhaà staneñu* —我们轻柔而小心翼翼地把你的莲花足放到我们心上。”为何在她们心上？心是身体中最好的部位。有些价值不菲而珍贵之物的人，把财宝紧贴心口。正如在我们对圣基瓦•哥斯瓦米评论的探讨中，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是我们的生命；有关你的一切，你的每一部分—你的足、面、手、头和其它一切—都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想把我们的生命存留我们的心中。我们想极其轻柔地服务我们的生命，但你却在温达文的森林中四处奔跑，那里有的地方崎岖不平，遍布尖利的石块和其它能伤到你双足的东西。”

正如以上提到的，在温达文，无需惧怕石块和其它尖利物体；那里根本不存在瑕疵。如《牧牛姑娘之歌》第一诗节中所言，温达文是由施瑞•拉珂施蜜-戴薇布置的，她也在那里：*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aù, çrayata indirä*。温达文不是荒漠，它也不是崎岖不平之地；相反，它的地形异常平坦而翠绿。但牧牛姑娘不知道这些；她们想的刚好相反，就像恋人在分离之时，出于对心上人的关切，本能地感到惧怕。

“唉！唉！”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真是超凡大胆。”

奎师那可能说：“你们为何害怕我在温达文森林行走？”

不止有一位牧牛姑娘，而是数百万，她们告诉奎师那：“你的莲花足如此柔软—比任何莲花都更加柔软。我们深知这一点。我们把它们放在手中，放到我们非常柔软的胸部。然而，当我们把你的莲花足与我们的胸部比较时，我们明白你的莲花足娇嫩与柔软百万倍。我们知道与粗糙的卵石和石块相比，我们的胸部算是柔软，但它们没有你莲花足的柔软和其它好品质。因此我们非常轻柔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心上，如此你不会感到任何疼痛。但是现在你在森林中漫游。”

奎师那回答：“若你们知道，与你们的胸部相比，我的双足如此柔软，你们为何试图把它们放在那里？”

“心爱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么做会令你欣喜若狂。这样做我们闷闷不乐，但却知道肯定会令你快乐，我们忘却自己所有的痛苦，沉浸于快乐之洋中。若我们知道我们的举止或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会给你带来些许快乐，我们便会充满不断增长的喜乐。”

施瑞•奎师那是自我满足的（*ātmārāma*），祂所有愿望都已实现（*āpta-kāma*）。祂的快乐已无可能增长—已经是无限的了。尽管如此，即使没有增长的空间，在奎师那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在一起时，它却增长了。奎师那是美丽

的，祂是玛丹（Madana），超然的丘比特，迷倒众生的人。然而，当祂跟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在一起时，祂是玛丹-牟罕（Madana-mohana），即甚至迷倒丘比特的人物。

圣茹阿古纳特•达斯•哥斯瓦米在他的

《Sva-niyama-daçakam》中说道：“我不会离开温达文的茹阿妲湖，哪怕去见施瑞•奎师那本人在巴追-拿拉央那、杜瓦尔卡、普瑞和其它地方亲身临在的神像。品味超然情悦的外士那瓦们可能在那里讲述哈瑞题旨，但我永远不会离开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去其它任何地方。若茹阿迪卡不在那里，我不会去，哪怕施瑞•奎师那本人唤我，说着：‘亲爱的人啊，来杜瓦尔卡吧，在这里侍奉我的莲花足。’然而，若我听说茹阿迪卡也在那里，我会立即去往那里。当然，通常她从不会去那里，但若她要变疯和失去感官意识，于是去往杜瓦尔卡，我会立即去往那里。嘎茹达的飞行速度快过心意，我会比嘎茹达更高速地飞向那里。”



这样有一点值得商榷。我们听说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离开温达文，去了库茹之野。在《Çré Bâhad-bhâgavatâ-mâta》中我们读到，施瑞•奎师那离开温达文去了玛图拉，从玛图拉又去了杜瓦尔卡。《圣典博伽瓦谭》生动地描述了杜瓦尔卡之主奎师那去往库茹之野，在那里与茹阿迪卡相聚。但我们也知道玛图拉、杜瓦尔卡和库茹之野的奎师那不是

南达之子奎师那或巴佳茹阿姐的心上人。祂是戴瓦葵之子或瓦苏戴瓦之子，是奎师那的扩展。

圣茹帕·哥斯瓦米在《拉丽塔-玛达瓦Lalitā-Mādhava》中写道，当奎师那去往玛图拉和杜瓦尔卡时，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处于一种深深的分离状态中，她去了凯兰文

（Khelanvana），在那里她走进雅沐那水中并没顶。然后，通过太阳光线，她去了太阳星球。对于那段时间以及她作为萨缇亚芭玛到达杜瓦尔卡的纳瓦-温达文时所发生之事，圣茹帕·哥斯瓦米缄口不言，但他解释了有一次，她在那里遇见了茹珂蜜妮。

茹珂蜜妮想道：“噢，这个女孩超凡美丽！若奎师那看见她，会深受她的吸引，并且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爱我了。”她试图把这位从太阳星球新来的女孩藏起来，期望阻止奎师那看到她。然而，奎师那最终看到了她，并立刻与她相爱。因为茹珂蜜妮不断努力阻止奎师那与萨缇亚芭玛（茹阿迪卡）相见，萨缇亚芭玛感到与奎师那分离如斯痛苦，便去了纳瓦-温达文的卡利亚湖，存心要给毒蛇咬死。她跃入湖中，她不知道，奎师那看见她，紧随她跳入。当祂从后面抓住她时，萨缇亚芭玛宽慰地想：“噢，这里有条黑蛇，充满毒液，她们就要咬我。”她想象不到奎师那本人正在抓着她，直到奎师那把她转过来面对祂。一看到祂，她便恢复外在知觉并倒在祂胸前。茹珂蜜妮目睹此景，想道：

“我竭尽全力分开他们，却没有成功。现在他们该结婚了。”
奎师那于是向萨缇亚芭玛求婚并娶了她。

那位藉由太阳光线旅行到杜瓦尔卡的纳瓦-温达文的年轻女孩是谁？ 去往库茹之野与奎师那在那里相聚的又是谁？ 这点很重要。解释就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有三个面貌。其中一个，她整全的面貌是维沙巴努王的女儿和奎提妲-戴薇。正如南达王之子是祂所有扩展的原由或源头，因此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维沙巴努王的女儿和奎提妲-戴薇，是她所有女性扩展的源头。无论是维沙巴努之女，还是奎师那，都从未离开过温达文。她可能想着祂短时间去了某地，于是感到与祂的分离，但她从未想过祂永远去了别的地方。

在四种主要的相聚类型，发生在不同种类的分离（*pravāsa*）之前：*saikñipta*, *saikérëa*, *sampanna*和 *samāddhimān*。在白天奎师那外出放牛时的短暂分离。有时，超然爱意的妒怒情感（*māna*），如同一堵墙横亘于茹阿迪卡和奎师那之间。这也是一种分离，因为祂们无法谈话或交流，哪怕祂们在一起。当祂们分离多年之时，比如当奎师那离开温达文去往玛图拉和杜瓦尔卡时，*Sudūra-pravāsa* 发生了。这样的久别重逢使祂们感到无比的喜乐。

在温达文，圣茹阿妲和奎师那通常不会认为祂们的分离会很长时间。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情感是这样：“我在

太阳湖（Sūrya-kuèòà）这里，奎师那正在从库苏玛湖（Kusuma-sarovara）赶来；我们会等他。”或者，她在妒怒情感中。维沙巴努王之女茹阿迪卡不会想：“奎师那去了玛图拉和杜瓦尔卡。”她拥抱肉桂（*tamāla*）树，跟它们说笑，想着：“噢，奎师那在这里！”她打扮自己，就仿佛奎师那在场。如此，她居于温达文，从不去其它任何地方。

作为维沙巴努王之女和奎提姐-戴薇，茹阿迪卡的这个完整和原初面貌有两个展示。一个展示是伞尤给妮（*saàyoginé*）茹阿姐，她的情感是在库茹之野与奎师那相聚，另一个展示是维尤给妮（*viyoginé*）茹阿姐，她浸沉于分离之情中。伞尤给妮-茹阿姐相对来说，具有顺意、右派（*dakñiëa*）的情感，而维尤给妮-茹阿姐则具有更多的违逆、左派（*vāmya*）情感。去往库茹之野，在那里与奎师那相聚的是伞尤给妮-茹阿姐，去往太阳星球的是维尤给妮-茹阿姐。

这里我所解释的有关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这三个面貌，在聆听、阅读或忆念神圣的茹阿姐和奎师那任何逍遥时光时，都应该铭记在心；唯有如此，方有可能理解这些逍遥时光。

维沙巴努王之女茹阿迪卡及其女友说了这个以 *yat te sujāta-caraëäm* 开头的诗节。虽然这些诗节或可解释为禅卓瓦丽以及女友的顺意情感（*dakñiëa-bhāva*），但它也可以理

解为极度左翼的情感。

奎师那对牧牛姑娘们说道：“你们为何想要把我的双足放到你们心上？”

她们回答：“我们深知，若我们做了你会满意。”

这里有太多东西无法告知，因此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唱颂和纯粹奉爱的情感来明白其深藏的含义。不是以物质智慧来明白牧牛姑娘的情感，而是以实得的体验。

牧牛姑娘继续道：“我们想做苦行以取悦布茹阿玛，但他本性如同你；你们两个都想让我们受苦。假使我们做苦行取悦他，求他把我们的心变软些。我们相信他可能答应，但那样你根本不会满意。当你把莲花足放到我们心上，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我们因为你快乐而快乐，第二，我们对自己的胸部如此坚硬而深感抱歉。然而，当我们看到你稍感满意，我们便如此快乐，所有悲伤和痛苦都消散。”

这就是至高情感（*mahābhāva* 玛哈巴瓦）的征兆。在至高情感中，有些时候，即使奎师那满意，牧牛姑娘也非常悲伤，认为祂并不满足。有时，茹阿姐和奎师那在一起时，祂们对彼此的爱达到极致的狂喜，以致于祂们忘记了祂们在一起。在这种时候，祂们沉没于悲伤中，彼此感到深深的分离。让我们以茹阿迪卡和奎师那在爱湖

（*Prema-sarovara*）为例，祂们快快乐乐地并肩坐着。一只大黄蜂前来，试图飞近茹阿迪卡的莲花脸，仿佛那是芬芳

馥郁的莲花。茹阿迪卡变得惧怕。玛度芒嘎拉迅速用棍子把大黄蜂赶走了，然后他回来说道：“玛度苏丹

（*Madhusūdana*）不会回来了。我把它赶得很远，它不会回来了。”在梵文中，大黄蜂叫做玛度苏丹，这就是玛度芒嘎拉所指的含意。然而，施瑞玛缇·茹阿迪卡认为他在谈论奎师那，奎师那也以玛度苏丹著称。即使她正坐在奎师那的右侧，她却开始哭泣，继而晕倒了。

茹阿迪卡和其他所有吟唱牧牛姑娘之歌的牧牛姑娘都处于至高情感之中；她们没有人低于至高情感的阶段。现在她们哭说：“布茹阿玛建造我们躯体时，他只在我们的前额写了悲惨二字。我们甚至考虑做苦行取悦他，如此我们的心会非常柔软。虽然我们明白若我们心地柔软你不会满意，与此同时，若心地粗糙，我们会总是不开心。我们踌躇不定，深感困惑，不知道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若我们知道你的莲花足是快乐的，我们的心疾也会消失。因此立即来吧—不要迟延。”

本诗节十九中的词语*dhér*表示‘辨识力’或‘智慧’。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有时我们的辨识力这样，有时又那样。我们的心应该坚硬还是柔软？当你在温达文漫游，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受苦。有时，你把双足放到森林地面时似乎感到快乐，有时我们害怕你感到极度疼痛。我们的智慧囿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知道，在相聚和分离中，你都

给我们痛苦。”

我们讨论诗节十五时，我解释了牧牛姑娘们与施瑞·奎师那的相聚时感到痛苦的一个原因。当时她们说道：“你去温达文森林牧牛时，一秒钟，甚或不足一秒的瞬间，对我们而言，都如同一个世纪。继而，你回来时，我们很快乐，想着：‘啊，奎师那回来了。’然而，甚至那一刻，我们也只能看你一会儿。布茹阿玛给我们的眼睑落下，令我们眨眼，如此打断了我们看着你。有时我们的眼睛一刻都不眨，但是眼泪又来了，我们再次无法看到你。这样，跟你在一起，甚至比不跟你在一起，还要痛苦，我们的不愉快增加了。因此，在相聚和分离中，你都给我们痛苦。”

“我们是从属的；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无法与你相聚，因为我们受到自己丈夫、婆家、父母和很多其他人的控制。但是你相当自由，因此你为何定要受苦？森林遍布尖石和谷芽，能令你受苦，你为何去往那里？你的双足不适于在森林步行。”

奎师那可能回答：“是的，我相当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你们为什么告诉我做什么？这跟你们没关系。”

听闻此言，牧牛姑娘说道：“我们与你的行动没关系，这可能没错，但你如何能说在行走时没有感到疼痛？你确实觉得疼痛。我们认为你对自己的身体很残忍、麻木不仁，

就像你对我们那样残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是你的天性。你令每个人痛苦。我们的意见是，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天性就是令他人悲伤，当我看到他人的悲苦，我便兴高采烈。然而，若我要令这些牧牛姑娘痛苦，我自己将必须承受一些身体疼痛。’你于是不负责任地痛苦折磨自己，这样你就能够令我们牧牛姑娘痛苦。就是这个缘故，你在森林行走，承受这些对你双足的伤害。”

Bhramati dhér bhavad-āyuñāā：牧牛姑娘说出词语 *bhrama* 布茹阿玛，表示‘对种种不同可能性的困惑。’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她们告诉奎师那：“你感到疼痛，但对你而言，你的疼痛是次要的。你感到些许疼痛是必须的，因为那样你能令我们痛苦。你的心肠如此冷酷，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正因如此，你自愿接受自己的痛苦。”

她们继续道：“第二种可能性是，看到我们痛苦和受罪，你感到非常欢乐，以致于你自己的疼痛也如同快乐。”

假如有人需要一大笔钱来买房子，在那个时刻他收到一份给他合法主人身份的登记函。作为新主人，他不胜自喜：“我的房子多么富丽堂皇啊！”他是个高个子，用钥匙打开门进去时，脑袋撞到了门框上；如此伤到了自己。“受伤了吗？受伤了吗？”同行的人问他。“不，不，没有。”他回答。沈醉于获得这间好房子的快乐之中，他根本没有注意疼痛。同样，牧牛姑娘告诉奎师那：“你令我们痛苦时，

你变得如此开心，在你的快乐之中，你认为自己所感到的任何痛苦也都是极好的。”

一次，当施瑞•奎师那遇见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及其所有同伴时，祂强行抓住一位曼佳丽的手，把她拽到跟前，并试图拥抱她。那位曼佳丽开始哭泣，顺从地向茹阿迪卡哭道：“女主人啊，女主人！救救我！救救我！”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冲动奎师那跟前，扭住祂的手。现在，曼佳丽自由了，她跑到茹阿迪卡身后，喘息着。奎师那再次想要抓住她，茹阿迪卡再次扭住祂的手。这次奎师那感到一些疼痛，但是对祂来说，那种疼痛比祂拥有的其它一切都更加快乐。祂满心欢喜地想着：“长久以来，我为此望穿秋水；等着茹阿迪卡抓住我的手。”

牧牛姑娘所考虑的第三个可能性可以这样理解。在《*Néti-vākya*》中说道，*saàsargayā doña-guëä bhavanti*。这表示一个人会吸收与之接触之人的好品质或坏品质，照单全收。重点在于联谊。

这方面有一个故事：一位设立陷阱捕猎之人，他常去森林抓鸚鵡和其它鸟儿去贩卖。一天，他抓到了两只小鸚鵡，把它们带到了市镇，把它们卖给了两个不同的家庭。过了段时间，有人拜访其中一只鸚鵡的主人家，那只鸟甜美地对他说：“欢迎，欢迎。请进，请进，”以及“茹阿玛，奎师那，茹阿玛，奎师那。”那个人于是又拜访了另外一只

鸚鵡的主人家，那只鸚鵡說：“你是誰？你是誰？出去，你這個混蛋！你這個蠢蛋，傻瓜！”這些鳥兒都已開始模仿周邊之人的舉止。於是，一種聯誼令一只鸚鵡變得彬彬有禮，另一種聯誼令另一只鸚鵡變得粗魯不堪。

牧牛姑娘以這句諺語告訴奎師那：“起初你的心地非常柔軟，勝過蓮花，因此你的蓮花足如同我們的心一樣柔軟。但你的雙足與我們堅硬的胸部聯誼。它們現在變得非常堅硬，而你的心藉着聯誼也變得很硬。結果，當你漫遊在森林，無論是你的心，還是你的雙足，都沒有感到疼痛。你的雙足對石頭起了老蝨，而你的心對我起了老蝨。”

接着牧牛姑娘又提出第四個可能的解釋，仍然是基於 *saàsargayā doña-guëä bhavanti*：聯誼可能令一個人變硬或變軟。她們說道：“你的心非常柔軟，它的聯誼令你的蓮花足也非常柔軟。你柔軟蓮花足的觸碰令所有尖利的石塊、尖刺和其它可能導致疼痛的一切都變得柔軟。正是這個緣故，你漫步森林中時毫無痛楚。”

這引領我們達至另外一個要點。牧牛姑娘說道：“大地如此愛你，無論你把蓮花足放到哪里，她都會延伸她柔軟的舌頭讓你踩。可能因為這樣，你才毫無痛楚。或許是這樣：你是愛之洋，因此當你觀察到我們與你的分離情感時，你也感到與我們的分離。你於是神魂顛倒，因此你感覺不到任何疼痛。”

茹阿迪卡在回想她自己的体验。有一次，她去哥瓦尔丹山的高处观望正站在低处的施瑞•奎师那。尽管她站立的那块石头被烤得炙热，她却根本没有感到石头的炽烫。她觉得自己正站在一块清凉之地，在河边或树荫下。她眼都不眨地站着，感到非常快乐，因而毛发直竖、眼泪直流。她回想着自己的体会，现在说道：“见证到我们的纯爱—我们与你分离时的悲伤，你变得疯狂。结果你也感到分离，这就是你感觉不到疼痛的缘故。”

在考虑所有这些争论之后，牧牛姑娘最后总结道：“我们无法确切断定，你在森林漫步时为何感觉不到疼痛，有诸多可能的解释。”

她们猜想奎师那可能说：“或许你们在表达自己的痛苦，但我却没有感觉到你们的痛苦。当我看见你们的苦况，我感觉不到任何悲苦；我感到愉悦。”祂可能还告诉她们：“你们说我感到疼痛，也说我是你们的生命；然而你们还没死。我看到你们好端端地走路、说话和度日。”

牧牛姑娘回应这番话，说道：“你是我们的生命。为了你的福祉，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你身上。尽管遭受此种痛苦，我们尚未死去的原因是，你既是我们的生命之气，也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感到快乐，所以我们没死。你和称为命运赐予者的布茹阿玛，是两位本性相同的朋友。布茹阿玛创造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痛苦，你的天性亦是如

此。或许布茹阿玛在想：‘若牧牛姑娘死了，那么我创造她们的目的—目睹她们受苦，我便快乐—便不会达成。’”

按照牧牛姑娘所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茹阿玛把她们的生命之气放到了施瑞•奎师那身上。她们继续说：“看到我们痛苦不已，你便兴高采烈，因此我们的生命之气也是快乐地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虽然痛不欲生，但是还没死的原因。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在我们死去之时，我们的生命之气会从我们体内出来。”

奎师那问道：“若你们的生命（*ayūñ*）仍在，你们如何能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牧牛姑娘说道：“*Bhavad-āyūñā nāu*—你是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要死了，但我们的生命会仍然留存在你身上，你会快活地活上千千万万年。我们要走了。”

*Ṣré Vaiñēava-toñāēē*解释了，当奎师那目睹牧牛姑娘如此凄惨，祂的心溶化了。祂无法逃走。祂想道：“牧牛姑娘们肯定会死，若她们死了，我也会死。我必须立刻去她们那里，满足她们。”

现在牧牛姑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那一刻，奎师那显现在她们面前。当她们睁开眼睛，看到祂时，生命似是重回她们的身体。

《圣典博伽瓦谭》的下面章节透露了接下来所要发生

的事情。

第三十二章 诗节一和二

就在那时候，舒茹阿王朝的瑰冠珠宝施瑞•奎师那，显现在泪如雨下的巴佳-戴薇们（*vraja-devés*）面前。祂的脸庞绽放一抹轻柔的微笑。祂颈戴森林花环，身着黄色外衣。爱神丘比特迷倒众生的心意，而施瑞•奎师那的这个形象的美丽甚至迷惑了爱神丘比特本人的心意。

诗节一

çré-çuka uvāca

iti gopyaù pragäyantyaù

pralapantyaç ca citradhä

ruruduù su-svaraà räjan

kãñëa-darçana-lālasäù

çré-çukaù uvāca — 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说；*iti* — 如此，如上所述；*gopyaù* — 牧牛姑娘们；*pragäyantyaù* — 继续唱着；*pralapantyaù* — 继续说着；*ca* — 和；*citradhä* — 以各种迷人方式；*ruruduù* — 她们哭泣；*su-svaram* — 大声地；*räjan* — 王啊；*kãñëa-darçana* — 为了见到奎师那；

lālasü — 渴求。

译文

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说道：帕瑞西啊，如此，巴佳的牧牛姑娘们，充满见到心上人奎师那的强烈渴望，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她们沉醉于分离和哀叹中，说了很多悲伤的话语，她们的话语铿锵有力而令人心伤。

诗节二

täsäm ävirabhüç çauriù

smayamäna-mukhämbujaù

pétämbara-dharaù sragvé

säkñän manmatha-manmathaù

täsäm — 她们面前；*ävirabhüt* — 祂出现了；*çauriù* — 主奎师那；*smayamäna* — 微笑着；*mukha* — 祂的面庞；*ambujaù* — 莲花似的；*péta* — 黄色；*ambara* — 外衣；*dharaù* — 穿着；*srag-vé* — 戴着花环；*säkñät* — 径直；*man-matha* — 丘比特的（迷倒心意的人）；*man* — 心意的；*mathaù* — 迷惑者。

译文

就在那时候，舒茹阿王朝的瑰冠珠宝施瑞•奎师那，显现在泪如雨下的巴佳-戴薇们（*vraja-devés*）面前。祂的脸庞绽放一抹轻柔的微笑。祂颈戴森林花环，身着黄色外衣。爱神丘比特迷倒众生的心意，而施瑞•奎师那的这个形象的美丽甚至迷惑了爱神丘比特本人的心意。

【当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吟唱神圣的牧牛姑娘之歌的诗节时，他也囊括了第三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诗节，称为“重逢”。因此我们在这里也附上那两个诗节，以及圣玛哈拉杰对诗节二的评论。—编者按】

评论

【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对于诗节二的评论，首先出现在他对《灵修之秘》第七章，第十六和十七节的要旨的评述中。我们从那里摘录如下：】

总是擅于增长祂奉献者之纯爱的施瑞•奎师那，从茹阿萨之舞消失了。与祂分离悲恸不已，牧牛姑娘们哭着到达了雅沐那河岸边。在那里，用尽了各种方法寻找祂，她们进行了克尔坦（*kértana*颂圣名）活动。她们的声音充满极

致情感，她们用含义众多的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由于她们充满纯爱，因分离之痛坐立不安，因此她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从眼中不断流淌。听到她们的哭泣，身处黑暗密林的施瑞•奎师那禅卓，突然出现于她们中间，展示了祂的光辉。

在本节中，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完全沉醉于曼佳丽-巴瓦（*māijaré-bhāva* 年幼牧牛姑娘的情感）中，因此他因愤怒而使用了词语 *çauri*，作为侮辱。施瑞•奎师那显现于舒茹阿王朝的一个查锤亚（*kñatriya* 统治者或武士）家庭，舒茹阿王朝的成员心地奸诈而铁石心肠。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无法忍受他的女主人与奎师那分离的极度痛苦，因此他把施瑞•奎师那的隐藏视作过失。

他说奎师那：“巴佳的年轻女孩们都是纯朴的恋人，你令她们不快而从中取乐。看到牧牛姑娘深受悲伤折磨，你展示了你的威力（*çaurya*）。”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感觉这种所谓的威力是一种耻辱，他说道：“若你内心当真诚实，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处于纯粹奉爱之中使用贬语的例子；只有那些纯爱非常之深的人能够这样说话。

施瑞•奎师那禅卓，所有精于爱恋逍遥的人之中的瑰冠珠宝，出现在巴佳-戴薇之中，展示了祂无与伦比的美丽，本节中以三个形容词描述了祂的美丽：*smayamāna*, *sragvé* 和 *sākñān-manmatha-manmathau*。

Smayamāna: 尽管施瑞•奎师那的脸庞光辉明亮且微笑着，但祂内心懊悔。微笑是作为至尊人格首神的品质特点，但奎师那在牧牛姑娘面前的微笑，是由于见到她们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所致。祂微笑是为了消除她们的悲伤，安慰她们，因为见到 (*darçana*) 祂那迷人之极的莲花脸，会消除她们的所有悲伤。当身着金黄外衣 (*pétāmbara*) 的施瑞•奎师那听到巴佳-戴薇们的悲伤哭泣，祂很快赶来，抓着祂脖子上的黄外衣，以免掉落。

祂曾以祂的笛声迷住牧牛姑娘们，当时，所有牧牛姑娘都舍弃她们的家庭、道德、忍耐和羞怯，抵达祂那边。但是，在那天，祂抛下她们消失了。因此，祂一回来，就抓住祂脖子上的黄色外衣，用这个姿势来表达祂在祈求原谅。意识到祂曾给亲爱之人带来很大痛苦，祂承认自己是个冒犯者，并用手抓着祂的黄色外衣。

Sragvé: 奎师那迷人的脖颈上戴着鲜亮的森林花环，祂戴着这串清凉的莲花花环只为消除牧牛姑娘的分离之火，祂藉此表达了这种情感：“你们是我花环中的花朵；你们就是我的心。藉由拥抱你们，我祈求原谅，乞求你们平复我与你们分离所感到的灼烫。你们亲自穿了这串花环并给我戴上。我把它戴在心上，表达着永恒的感激。”

Sākñān-manmatha-manmathaù: 在牧牛姑娘们的簇拥下，施瑞•奎师那极其迷人的美丽，搅动了丘比特的心意。这里，

词语 *vyañöi-kāmadeva*（维亚施提-卡玛戴瓦）和 *samañöi-kāmadeva*（萨玛施提-卡玛戴瓦）隐藏在词语 *sākñät-manmatha*（萨克沙-曼玛塔）中，他是原始的爱神。
vyañöi-kāmadeva（维亚施提-卡玛戴瓦）是存于不同宇宙的爱神们； *samañöi-kāmadeva*（萨玛施提-卡玛戴瓦）是帕丢姆那 Pradyumna，原初的爱神则是南达之子本人。物质的爱神，即丘比特，迷倒众生，但是当这位物质的丘比特觐见施瑞•奎师那迷倒三界的形象时，他晕倒不醒。
Sākñät-manmatha-manmatha 奎师那是超然的爱神，祂展示这样一个形象来减轻牧牛姑娘的痛苦。

圣基瓦•哥斯瓦米在《*Krama-sandarbha* 夸玛-散达尔巴》写道， *manmatha-manmatha* 表示那个甚至令爱神丘比特着迷的人（也称为玛丹）。施瑞•奎师那禅卓展示了祂的摩黑妮形象（*Mohini-murti*），倾倒了茹卓（Rudra）形象的玛哈戴瓦。但是施瑞•奎师那作为 *sākñät-manmatha-manmatha* 的那个形象，仅只展示在茹阿萨之地（*rāsa-maëöala*）。《永恒的柴坦亚经》（早篇逍遥 5.212-3）中确认了这一点：

vāndāvana-purandara çré-madana-gopāla
rāsa-vilāsésākñät brajendra-kumāra
çré-rādhā-lalitā-saige rāsa-vilāsa
manmatha-manmatha-rūpe yāihāra prakāça

主玛丹-勾帕勒 (*madana-gopāla*)，温达文的首席神像，是茹阿萨之舞的享受者，祂直接是巴佳之王的儿子。祂享受和施瑞玛缇•茹阿姐茹阿妮、施瑞•拉丽塔和其他人的茹阿萨之舞。祂展示自己为丘比特中的丘比特。

甚至击败丘比特的çauri施瑞•奎师那显现在牧牛姑娘面前，茹阿姐一看到祂的美丽，就变得困惑而惊讶：“难道奎师那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迷惑之际，她对众女友说道：“女友们啊，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以隐而不见的形象袭击了每个人的丘比特化身吗？”

结束语

【以下是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对圣基瓦•哥斯瓦米有关本诗节的评论翻译¹：】

奎师那听到牧牛姑娘们的爱之歌，与祂分离而痛不欲生。觉察到她们是为了祂而痛苦，而不是为了自己，祂于是出现在她们中间。祂这样做，表明那些毫不犹豫地把祂的快乐置于自己快乐之上的人，能够轻易地得到祂。

有关这点，施瑞•乌达瓦在他的祷文（《圣典博伽瓦谭》10.47.58）中说道：

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之中，唯独这些牧牛女的生命当真达到了完美，因为她们已经得到对主哥文达（施瑞•奎师那）的最崇高之爱，祂是所有体困生物的超灵。惧怕物质存在的人，伟大的圣人，还有我们都追求她们纯洁无瑕的爱。对于一个已经品味到奎师那和牧牛姑娘甜美逍遥时光之描述的人来说，投生为高等的婆罗门、甚或投生为主布茹阿玛本人，还有何用？

《圣典博伽瓦谭》（11.2.42）有云：

奉爱、直接经验到至尊主和不依附其它事物—这三者同时发生在已托庇于至尊人格首神的人身上，同样，对于一个正在进食的人来说，每吃一口食物，快乐、滋养和饥饿缓解都同时发生并增长。

与这一真理协调的是，施瑞•奎师那出现在牧牛姑娘之间，展示如此美丽绝伦和甜美的形象，甚至倾倒了丘比特本人。

于是奎师那出现在她们面前。带着爱意和尊敬，祂把她们此前给祂的花环，戴到了脖颈上，现在这串花环栖息于祂的胸膛。祂这样做，透露了祂渴望被她们的拥抱祝福，以及只渴望跟她们在一起。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子施瑞•奎师那在那一刻的美丽，是为了把这一迷人的形象带到

读者的心中，以便这形象最终显现在那里。

1 圣玛哈拉杰的翻译（*anuvād*）不是字面翻译。而是解释圣基瓦•哥斯瓦米评论中隐藏的深刻含义与情感（*bhāvas*），因此也叫做情感意译（巴瓦努瓦达*bhāvānuvāda*）。

牧牛姑娘之歌的评注家

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在他自己对牧牛姑娘之歌的评注之中，阐释了圣基瓦•哥斯瓦米和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评注，后者仁慈地揭示了牧牛姑娘唱诵她们那崇高的分离之歌时的内在心绪。在这部分，呈现了这些评注家及圣玛哈拉杰本人的生平和品性之精简撮要。

圣基瓦•哥斯瓦米

圣基瓦•哥斯瓦米的父亲，阿努帕玛，是圣茹帕•哥斯瓦米和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弟弟。他那崇高的父亲和叔叔们受雇于穆斯林统治者—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是宰相，圣茹帕•哥斯瓦米是私人秘书，阿努帕玛是财政大臣。他们三人在施瑞•柴坦亚•玛哈帕布去往茹阿玛凯利（Rāmakeli），即他们居住的地方时，与祂见面。

作为三兄弟唯一的儿子，基瓦得到很多关爱。圣茹帕•哥斯瓦米总是对他特别慈爱，待他如同亲生儿子。在基瓦仍然很年轻时，圣茹帕•哥斯瓦米带他见玛哈帕布，玛哈帕布把手放到他头上，以此祝福了他。

在童年时代，基瓦从他父亲家中的书籍中，学习并很

快掌握了全部逻辑学、梵文语法和有神论哲学，在圣茹帕•哥斯瓦米和阿努帕玛离开家居生活，退隐温达文之前，他们分了家里的所有财产，给基瓦分配了足够的资金继续学业。三兄弟都意识到他们是他们家族唯一的儿子，因此他们以极大的厚爱养育他，确保他没有任何物质匮乏。

基瓦天性温文尔雅，在他成长时，他逐渐开始崇拜神圣的茹阿姐-奎师那神像。为祂们制作花环，向祂们献上崇拜，他会沉浸于冥想之中，喜欢这些活动多于与其他孩子玩耍。

当他大约十四岁时，他去了纳瓦兑帕。就在那时，玛哈帕布已经回到了灵性世界，纳瓦兑帕的所有奉献者都离开去了其它地方。因为纳瓦兑帕现在给他们所有人带来莫大悲伤，施瑞瓦萨•潘迪特，阿兑帕•阿查尔亚和其余每个人都离开了，纳瓦兑帕如同荒漠。

在基瓦抵达的前几天，尼提安南达帕布已经从卡尔达哈（Khardaha）来到施瑞瓦萨的家（Çrévāsa-aigana）。当基瓦•哥斯瓦米抵达，尼提安南达帕布非常高兴与他见面。尼提安南达帕布把脚放到基瓦头上说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见到你；否则我不会在卡尔达哈停留。”他向基瓦展示了玛哈帕布在纳瓦兑帕的所有逍遥时光之地，继而他命令他去温达文，与圣茹帕•哥斯瓦米和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待在一起，从而向他展露极大仁慈。

在去温达文的路上，基瓦在瓦拉纳西（Vārāṅśī）停留，在那里他遇见了萨尔瓦包玛·巴塔师的一位门徒，叫做玛度苏丹·瓦查斯帕提，他在教导韦达哲学，但却不教授当时著名的商卡尔师评论。当萨尔瓦包玛·巴塔师试图教导玛哈帕布那种评论时，玛哈帕布驳倒了它。玛度苏丹·瓦查斯帕提是个伟大的学者，他研习并理解了玛哈帕布曾教给萨尔瓦包玛·巴塔师和圣茹帕和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一切，正在那里教导它。基瓦·哥斯瓦米去了他家，从他那里学会了所有的奉爱哲学（*bhakti-vedānta*）。他也学习了商卡尔师的评论，因为不学习它就无法驳斥它。在学习所有这些并完全掌握后，他继续前往温达文。在温达文，珊拿坦那·哥斯瓦米把他托付给茹帕·哥斯瓦米，他住在茹阿妲-达莫达尔庙里茹帕·哥斯瓦米的茅屋旁。

茹帕·哥斯瓦米会向基瓦·哥斯瓦米朗读他写的著作。一天，当他们一起在阅读的当儿，一位光辉璀璨的年长婆罗门到了那里。从他的年龄和学识上判断，这极可能就是施瑞·瓦拉巴师，他自玛哈帕布在帕亚嘎时，就认识茹帕·哥斯瓦米，他年纪与阿克塔师相仿，因此茹帕·哥斯瓦米的年龄会是堪为其子。他问：“茹帕，这些日子你写了什么？”

犹豫片刻，圣茹帕·哥斯瓦米回答：“我正在写一本题为《*Bhakti-rasāmāta-sindhu* 奉爱甘露之洋》的书。”瓦拉巴师于是拿起书，翻着页码，说道：“很好，我来检查并纠正任

何错误。”

当时基瓦•哥斯瓦米正在用棕榈叶为茹帕•哥斯瓦米扇凉。当他听到瓦拉巴师这样说，他感到不是味儿，认为他的古茹戴瓦受到了批评。后来当他去河边取水时，遇见了瓦拉巴师，瓦拉巴师刚刚完成中午的沐浴。基瓦•哥斯瓦米说：“圣人（Gosāi），你曾说过你会校对茹帕•哥斯瓦米正在写作的《奉爱甘露之洋》。若你已经发现任何错误，它们究竟在哪儿？”

瓦拉巴师回答：“小孩子，你怎会明白？你研习了梵文语法了吗？”

“是的，一点点。”

“那么你可能理解什么？”

“还是请告诉我你检查到的任何错误吧。”当瓦拉巴师向他展示一处明显的错误时，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终，基瓦•哥斯瓦米令人信服地确立了一点，对此瓦拉巴师既无法驳斥也无法作答。

当瓦拉巴师回到茹帕•哥斯瓦米的茅屋，他问道：“那位为你扇凉的男孩是谁？他非常聪慧，极其精通经典。”

茹帕•哥斯瓦米极为谦卑地双手合十回答：“他是我弟弟的儿子，也是我的门徒。他不懂得如何行事。”

“不，他是个天才，将来他会闻名赫赫。”

很快，瓦拉巴师离开了。当基瓦•哥斯瓦米带着水到达

时，圣茹帕·哥斯瓦米对他说：“你如此不容忍，与一位年长、有学识的婆罗门争吵，他为了我自己的好处而仁慈地校对一些东西。你的举止令人无法接受，现在离开吧。”

有责任服从他的古茹，基瓦·哥斯瓦米离开了温达文。他去了巴亚噶恩（*Bhayagaon*）村庄，在鳄鱼成群出没的山洞居住。在那里待了一些日子，他留在山洞专注于灵修，哭着，感到失去了古茹的关爱。他停止进食与喝水，短短时间就变得瘦弱不堪。过了段时间，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在巴佳附近漫游时，碰巧拜访了那个村庄。当地人对他说道：“巴巴，我们总是视你为伟大的醉心灵修之人

（*bhajanānandé*），但是，一位甚至比你更醉心灵修的年轻男孩来到了我们村庄。他日日夜夜呼唤茹阿姐-奎师那的名字并哭泣。我们带给他帕萨达祭余，但他拒绝了，他也从不睡觉。日日夜夜他专注地沉浸于灵修中，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

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能够明白那就是基瓦，他立即去他那里。重逢之际，他们双双哭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于是带他回到温达文，在温达文他对茹帕·哥斯瓦米说：“外士那瓦的职责就是怜悯他人，然而你却与你身赋诸多超卓品质的年轻门徒断绝关系。你应该仁慈地对待基瓦，但你却赶走了他。这是个错误，你应当改正。我命令你快点把他唤回。”

茹帕·哥斯瓦米闻言开始为他非常钟爱的基瓦哭泣。当珊拿坦那·哥斯瓦米把基瓦带到那里，把他放到茹帕·哥斯瓦米的怀中，古茹与门徒都哭了。茹帕·哥斯瓦米从玛图拉为基瓦请了最好的医生，基瓦逐渐地再次强壮。从那时起，他们以前的修习重新开始，茹帕·哥斯瓦米把所有作品都给基瓦校对。

圣基瓦·哥斯瓦米击败圣瓦拉巴师的论点，保卫自己的古茹戴瓦，他这样做没有错。圣茹帕·哥斯瓦米也没有错。两者都对怎么可能？答案是圣茹帕·哥斯瓦米想表示对圣瓦拉巴师的尊敬，而他的门徒基瓦·哥斯瓦米似乎不尊敬圣瓦拉巴师。圣茹帕·哥斯瓦米思量：“圣瓦拉巴师会认为：‘表面上茹帕·哥斯瓦米对我尊敬有加，却透过他的门徒对我不敬。’”因此，茹帕·哥斯瓦米可能会招致责骂。藉由惩戒门徒之举，圣茹帕·哥斯瓦米展示了对圣瓦拉巴师的尊敬。

圣茹帕·哥斯瓦米是对的，圣基瓦·哥斯瓦米也是对的。门徒不应当忍受对自己古茹的任何冒犯。基瓦·哥斯瓦米认为，瓦拉巴师想‘纠正’茹帕·哥斯瓦米的结论理解是个冒犯。

多年后，圣基瓦·哥斯瓦米在扩展和提升其他伟大圣师的著作方面，闻名四方。一位这样的圣师，圣勾帕勒·巴塔·哥斯瓦米，他曾经直接从圣茹帕·哥斯瓦米和圣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处聆听有关奎师那的题旨，他把他们当做训示灵性导师。在学习古代外士那瓦圣师比如玛德瓦和茹阿玛努

佳的著作时，勾帕勒•巴塔•哥斯瓦米选择了与散般达（*sambandha*确立一己与奎师那的关系）、阿比戴亚（*abhidheya*在那段关系的交往）和帕尤佳那（*prayojana*臻达生命最终目标）相关的不同点，把一切汇编了在一本笔记中。

圣基瓦•哥斯瓦米从勾帕勒•巴塔•哥斯瓦米处学习了所有这些确立真理。于是，他拿取并扩充了涵盖关系（*sambandha*）的所有信息的那些作品。他也采纳了《奉爱甘露之洋*Bhakti-rasāmāta-sindhu*》、《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Ujjvala-nélamaēi*》、《博伽瓦谭甘露评注*Bāhad-bhāgavatāmāta*》以及茹帕和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其它著作所传授的观点，编着了第一本珍宝(散达尔巴*Sandarbha*)。

词语散达尔巴*Sandarbha*表示‘一箱珍贵的珠宝’。在圣基瓦•哥斯瓦米的六卷珍宝中，前四个—真理珍宝(塔特瓦-散达尔巴*Tattva-sandarbha*)，至尊主珍宝(巴嘎瓦-散达尔巴*Bhagavat-sandarbha*)，超灵珍宝(帕茹阿玛特玛-散达尔巴*Paramātma-sandarbha*)和奎师那珍宝(奎师那-散达尔巴)*Kāñēa-sandarbha*—全都详细阐述了关系知识（*sambandha-jñāna*）。它们包括微灵、假象能量、微灵目标的知识；前四本珍宝释述了这一切。

在真理珍宝*Tattva-sandarbha*中，给出了证体（*pramāēa*）和证据（*prameya*）的概念。证体是什么意思呢？在各种情

形下，要接受谁的话为权威呢？假设一个年轻的男孩报告说，一场大火烧毁了一片圣地，什么东西都给烧了。然而，一位年长的绅士，报告说在茶馆有一场小火，但很轻易就得到了控制。从这两个自相矛盾的故事中，谁的话可接受为权威？肯定是那位绅士的话更有权威，因为他比那个孩子年长与成熟。

这个证体 (*pramāṇa*) 的概念与许多事情有关。不同的人可能维护他们的信念，声称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们的地位如人类或婆罗门是真实的，或者他们是其财产的主人。所有这些虚假认同和所有权都会导致诸多打斗和争吵。另一个人会说：“这些东西全都是短暂的，因此不要费力为之争斗。相反，为你的灵魂和至尊人格首神做些事情吧，祂们是永恒的。”这两种观点，我们会接受哪一种？圣基瓦·哥斯瓦米分析了至尊主、微灵和物质存在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我们应当把信心置于何处。他写道，韦达经是唯一的权威，其它所谓的权威缺乏可信度。以我们有限的感官和心意所察知的东西可能有缺陷，但是韦达经的话语不会这样。

圣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至尊主珍宝 *Bhagavat-sandarbha* 中著述，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有同一源头。绝对真理是一体，祂自然而然具有难以置信的能量。藉由这种能量，祂存在于四种形象中：*svarūpa*，祂原初的形象；

tad-rüpa-vaibhava，以巴拉戴瓦帕布开始的所有化身；*jéva*，生物体；*pradhāna*，假像能量。祂就如同也以四种形象存在的太阳：太阳原初的形象，太阳星球，太阳光线以及那比作假象的反射光。

基瓦•哥斯瓦米选取了部分布茹阿玛珍宝 *Brahma-sandarbha*，写成了他自己的至尊主珍宝。其中，他分析了确立的至尊灵性整体真理（*brahma-tattva*），驳斥了商卡尔师的观点。微灵不是梵，即非人格的神。若梵是充满知识的至尊真理，那么它如何分化成亿万生物体并受缚于物质存在？商卡尔师说道，它受假象玛亚的覆盖，但是他称为假象的这位分开的实体从何而来呢？若没有称为假象的单独实体，一切都是单一的梵，那么这另一个称为愚昧的物体又来自何处？圣基瓦•哥斯瓦米驳斥了商卡尔师的所有观点，证实了奎师那是至尊梵（*Parabrahma*），即至尊人格首神，是梵的源头。

他也分析了超灵真理（*paramätma-tattva*），在奎师那珍宝 *Kāñëa-sandarbha* 中，他解释了奎师那独自如何是原初的人格首神。他解释了奎师那如何是全能的（*sarva-çaktimän*），祂如何是情悦之洋，微灵以及其它所有种种如何自祂显现，以及微灵如何能够得到祂的永恒联谊。他驳斥了奎师那是拿拉央那化身的观点。他从韦达经、奥义书和往事书中引经据典，确立了奎师那是原初的绝对真理，是至尊人格首

神，以及其他所有化身都是祂的完全或部分扩展。他基于经典证据，加强了玛哈帕布的观念，这已经在茹帕•哥斯瓦米和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文献中得到确立。他藉此把我们的师徒传系建立在牢固的哲学基础上。他把结论巨石置于滔滔情悦 (*rasa*) 之河的两岸来保护它；如此错误概念的污水便不可以再流入。

他在奉爱珍宝 *Bhakti-sandarbha* 中，解释了奉爱的诸多精微方面。他描述了六十四种奉爱，精道地阐释了古茹真理 (*guru-tattva*)。他还描述了专一托庇于灵性导师的方法 (*guru-pādāçraya*)，应该怎样做，其规范守则是怎样的等等。若灵性导师审慎地评价候选的门徒，并且门徒审慎地考量灵性导师，那么就再也不会发生门徒不得不抛弃古茹的情况。他教导道，一个人不应当思想天开地接受灵性导师；他应当接受一位他永远不会对其失去信心的灵性导师；否则就会有问题。一个人应当确保只接受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他摆脱感官享乐，熟知所有真理和韦达哲学，品味着超然的情悦，灵性已然觉悟，对门徒有爱心。一个人应当审慎地检视灵性导师，哪怕这个过程花上一年的时间。

圣基瓦•哥斯瓦米也解释了，所有的奉爱都不同，正如各种各样的水都不一样—有洁净的水，净化的水、污染的水，污水等等。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多本珍宝书中深入探讨了所有这些题旨，为了理解奉爱的真正本质，必须要阅

读这些书。如此，藉由规律地聆听这些书中所描述的知识，以及与高阶外士那瓦联谊，一个人的奉爱会逐渐成为纯粹奉爱（*uttama-bhakti*）。圣基瓦·哥斯瓦米详细描述了五种纯爱：中性情感（*çänta*）、仆人情感（*däsyä*）、朋友情感（*säkhya*）、父母之爱（*vätsalya*）和情侣之爱（*mädhurya*），尤其强调了牧牛姑娘的纯粹奉爱，并解释了得到这种爱的修习法。

在圣基瓦·哥斯瓦米的《勾帕勒-禅普 *Gopäla-campü*》中可找到这大部分内容，那是一本深具哲学的书籍。他在哥楼卡-温达文写作了那本书，然后把这本书赐予这个世界。他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著作，我们可以毕生沉醉在阅读中。此外，修习这些书所赋定的方法时，谁知道我们会耗费多少辈子？若我们努力领悟这些书中，若我们检视基瓦·哥斯瓦米的个人操守和理念并亲身努力遵循，我们的灵性生活定会成功。愿圣基瓦·哥斯瓦米对我们仁慈，好让我们可以学到他所赐赠的所有教导，以能纯粹地专注于灵修。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跟随圣茹帕•哥斯瓦米的步伐，写作了大量的超然奉爱文献，因而在这个世界上确立了主玛哈帕布的内心愿望。他也反驳了有悖于真正跟随圣茹帕•哥斯瓦米（*rüpānuga*）的错误结论，因此高迪亚的外士那瓦社团尊敬他为杰出的典范师，权威的自我觉悟的灵魂。他以伟大超然哲学家、诗人和品味超然情悦的奉献者而闻名遐迩。

外士那瓦诗人，奎师那•达斯，翻译圣查夸瓦提•塔库的著作《甘露的云海*Mādhurya-kādambiné*》时，在总结中写了如下诗行：“藉由著述《甘露的云海*Mādhurya-kādambiné*》，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裨益了全世界。事实上，施瑞•奎师那•柴坦亚•玛哈帕布通过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之口在讲述。有人说圣查夸瓦提•塔库是圣茹帕•哥斯瓦米的化身。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复杂的真理，他是这门艺术的专家。仁慈之洋啊，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我确实很愚蠢。请仁慈地在我内心揭示你超然品质的秘密。这是我在你莲花足下的祈求。”

在温达文六哥斯瓦米隐迹之后，他们的影响力式微之时，有关主逍遥时光的婚恋学说（*svakéyāvāda*）和非婚恋学说（*parakéyāvāda*）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为了消除婚

恋学说的错误概念，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撰写了《Rāga-vartma-candrikā》和《Gopépremāmāta》，这些著作都充满经典的哲学结论。此后，在他对《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Çré Ujjvala-nélamaëi》诗节(1.21)的《Ānanda-candrikā》评论中，他以经典证据和无可辩驳的论据无懈可击地驳斥了婚恋学说理论，确立了非婚恋观点。另外，在对《圣典博伽瓦谭》的《Sārārtha-darçiné》评论中，他进一步强烈支持了非婚恋情感（*parakéyā-bhāva*）。

当时，有些学者反对圣查夸瓦提•塔库以非婚恋情感进行崇拜的结论。但他以渊博学识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击败了他们。这些愤慨而嫉妒的学者决心杀死他。他们知道圣查夸瓦提•塔库每天清晨都习惯去绕拜圣地温达文，因此他们计划于黑暗、隐蔽的树林中杀死他。当他走进敌对派静候的地点时，他突然消失了。在他的所在，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巴佳少女，正与她的朋友们在采花。

困惑不已的学者们问这位女孩：“亲爱的孩子，片刻之前有个伟大的奉献者朝着这方走。你看到他去了哪里吗？”这女孩回答她看见过他，但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女孩令人惊叹的美丽、羞怯的瞥视、柔和的微笑和优雅的举止溶化了学者们的心，清除了他们心意中的所有不洁。问及女孩的身份，她回答道：“我是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女仆。她正在佳瓦塔的婆家，她派我来这里采花。”

话毕女孩消失了，学者们在她的所在再次看到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他们拜倒在他的足下，乞求原谅，他原谅了他们所有人。

圣查夸瓦提•塔库以这种方式，驳斥了婚恋理论学说，建立了纯粹的非婚恋真理，这是对高迪亚外士那瓦极为重要的一项成就。在圣查夸瓦提•塔库的一生中，发生了很多这样令人惊讶的事情。

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天赋异禀，他不仅保护了圣高迪亚外士那瓦宗教的完整性，也重建了圣地温达文的影响力。高迪亚外士那瓦的典范师们写了如下诗节，赞扬他卓越的功绩：

viçvasya nātharupo 'sau
bhakti-vartma-pradarçanāt
bhakta-cakre vartitatvāt
cakravarty ākhyayābhavat

他以维施瓦纳特，宇宙之主的名字著称，因为他指明了奉爱之路；他以查夸瓦提闻名，即他是众星捧月般的人物，因为他总是在纯粹奉献者的集会（*cakra*）之中。因此，他的名字是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

极少有高迪亚的外士那瓦典范师像圣查夸瓦提•塔库

一样，撰写如此之多的书籍。甚至在今天，一般外士那瓦社团中尚在引用有关他三本书籍的格言：

“*kiraëa-bindukaëä, ei tina niya vaiñëava-panä*—奉献者们把这三本书《*Ujjvala-nélamaëi-kiraëa*》，《*Bhakti-rasämâta-sindhu-bindu*》和《*Bhägavatämâta-kaëä*》当作他们的财富”。

以下列出了他的其它书籍、评论和祷文，这些组成了高迪亚外士那瓦奉爱文献无与伦比而丰盛的宝库：

Vraja-réti-cintämaëi, Çré Camatkära-candrikä, Çré Prema-sampuöa (超然纯爱宝盒), *Gétävalé, Subodhiné* (对 *Alaikära-kaustubha* 的评论), 对 *Çré Gopäla-täpané, Stavämâta-laharé, Çré Kãñëa-bhävanämâtam Mahäkävya*m, *Aiçvarya-kädambiné, Çré Mädhurya-kädambiné* 的评论, 以及对 *Bhakti-rasämâta-sindhu, Çré Änanda-vändävana-campü, Däna-keli-kaumudé, Çré Lalita-mädhava-näöaka, Çré Caitanya-caritämâta, Brahma-saähitä* 的评论, 以及对《*圣典博伽梵歌*》的评论 *Särärtha-varñiëé*。

老年时期，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大多数时间处于半意识或内在状态，深深地沉醉于专注的灵修。在那时候，在斋普尔的高迪亚外士那瓦和支持主婚恋爱意逍遥学说的外士那瓦之间爆发了一场辩论。

反方阵营中的外士那瓦们误导斋普尔的国王佳亚•星二世，令他相信经典不支持一起崇拜主哥文达戴瓦和施瑞玛

缇•茹阿迪卡。他们的论点是，无论《圣典博伽瓦谭》还是《维施努往事书》，都没有提及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她也从未遵照韦达仪式嫁给奎师那。另外一项异议是，高迪亚的外士那瓦不属于受认可的师徒传系。

自不可追忆之时，就有四个外士那瓦师徒传系：施瑞传系（Çré sampradāya），布茹阿玛传系（Brahma sampradāya），茹卓传系（Rudra sampradāya）和萨那卡（库玛尔Kumāra）传系（Sanaka sampradāya）。在喀历年代，这四个传系的首要典范师分别是：圣茹阿玛努佳（Çré Rāmānuja），圣玛德瓦（Çré Madhva），圣维施努斯瓦米（Çré Viñëusvāmé）和圣宁巴迪提亚（Çré Nimbāditya）。高迪亚的奉献者被认为是在这四个传系之外，不被接受为纯粹的传系。尤其是，因为高迪亚的外士那瓦没有为《布茹阿玛经》（亦称为《终极韦陀》）撰写自己的评论，所以不获接受为真正外士那瓦师徒传系。

佳亚•星王明白杰出的高迪亚伟大奉献者典范师都是圣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随者，于是召集他们前往斋普尔，接受圣茹阿玛努佳传系的外士那瓦的挑战。年迈的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全然沉醉于专注灵修的超然喜乐中，因此他委派学生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Çréla Baladeva Vidyābhūñāëa），代表高迪亚的外士那瓦，在斋普尔的聚会上发言。在韦达哲学结论的众崇高教师中，圣维迪亚布善

是最杰出的，因此，他被誉为高迪亚伟大奉献者的韦达哲学结论之师，博学之士中的冠杰。圣查夸瓦提•塔库的门徒圣奎师那戴瓦陪同他前往。

世袭的哥斯瓦米们已然忘却他们自己与玛德瓦师徒传系的关系。此外他们也不尊重高迪亚外士那瓦的韦达哲学观点，这对真正的高迪亚外士那瓦造成了很大干扰。但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用无可辩驳的逻辑，连同有力的经典证据，证实了高迪亚传系是来自圣玛德瓦传系的纯粹外士那瓦传系。

这条传系称为圣布茹阿玛-玛德瓦-高迪亚-外士那瓦师徒传系（*Çré Brahma-Madhva-Gauòeya-Vaiñëava sampradäya*）。圣基瓦•哥斯瓦米、圣卡维•卡尔那浦尔和其他先前的典范师也都接受这点为事实。高迪亚的外士那瓦接受《圣典博伽瓦谭》为《终极韦陀》的真正评论，正因如此，高迪亚外士那瓦传系没有另自为《终极韦陀》著述评论。这一切均呈现给了聚会中的外士那瓦们。

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继而拿出崇拜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经典证据。在各种往事书中，都提到了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的名字，她是喜乐赐予能量（*hlädiné-çakti*）的人格化身，施瑞•奎师那的永恒心上人。《圣典博伽瓦谭》通篇，尤其是第十篇有关主的温达文逍遥时光的描述中，以一种极为隐蔽和间接的方式谈及了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唯

有熟知经典结论、品味超然喜悦及情感丰富的奉献者能够明白这个机要秘密。

在斋普尔的博学者聚会之中，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驳倒了反方阵营的论点和疑问，他的陈述令对方哑口无言。他稳固地确立了高迪亚的外士那瓦的地位，是由圣玛德瓦师下传的师徒传系。但是，对方拒不接受高迪亚传系为纯粹的外士那瓦传系，理由是高迪亚传系没有为《终极韦陀》作注。因此，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为《终极韦陀》创作了著名的高迪亚评论，《圣哥文达论*Çré Govinda-bhāñya*》。最终，主哥文达戴瓦庙重新开始崇拜施瑞·茹阿姐-哥文达，圣布茹阿玛-玛德瓦-高迪亚-外士那瓦师徒传系（*Çré Brahma-Madhva-Gauḍeya-Vaiñēava sampradāya*）也得到认可。

唯有在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的授权之下，圣巴拉戴瓦·维迪亚布善才能写出《圣哥文达论*Çré Govinda-bhāñya*》，并证实高迪亚外士那瓦与玛德瓦师徒传系的关系。对此应毫无疑问。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代表传系履行的这项成就，将载入高迪亚外士那瓦传系的辉煌史册。

在1754年，在玛嘎月（1月-2月）月亮初现光芒的第五天，当时圣维施瓦纳特·查夸瓦提·塔库大约一百岁，他在温达文深深沉醉于内在意识时，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今日，他的墓冢（萨玛地）伫立在圣地温达文的圣茹阿姐-哥

库拉南达庙旁边。

施瑞•施瑞曼•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 •玛哈拉杰

施瑞•施瑞曼•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是噢姆•维施努帕达•施瑞•施瑞曼•巴克提•帕给亚那•凯沙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门徒，后者是噢姆•维施努帕达•施瑞•施瑞曼•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帕布帕德顶尖的主要门徒之一。

1921年2月16日，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神圣地出生于印度比哈尔（Bihar）省，恒河边一个名叫特瓦瑞普（Tewaripur）的村庄。主茹阿玛禅卓就是在这里杀死了塔茹阿卡魔。圣玛哈拉杰诞生在这个世界那天正值上弦月。他出生时的名字是施瑞曼•拿拉央那•提瓦瑞。他诞生在一个宗教信仰浓厚的崔韦迪婆罗门（Trivedi Brahmana）家庭，整个童年时期，他得到很多机会，经常陪伴父亲参加灵唱和讲课集会。

在1946年2月，在西孟加拉的纳瓦兑帕圣地，他初遇他的灵性导师。在遇见圣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的一位门徒，圣纳柔塔玛南达贞守生之后，他从自己的村庄远行到那里。那位贞守生曾在这个地区游历，传扬圣柴

坦亚·玛哈帕布的讯息。与这位贞守生探讨过之后，圣玛哈拉杰信服了圣茹帕·哥斯瓦米传系中各位典范师所传扬哲学的最高地位。数日之内，他离开家庭，加入了他灵性导师的使命，把自己的生命皈依于他。

抵达圣地纳瓦兑帕之时，圣玛哈拉杰充满热忱地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朝圣。在朝圣结束时，高茹阿显现日当天，他得到了圣巴克提·帕给亚那·凯沙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哈瑞圣名和迪克沙曼陀启迪，得到施瑞·高尔·拿拉央那贞守生的名字。随后，他的古茹戴瓦也赐他名号‘巴克塔-班达瓦’，意思是‘奉献者的朋友，’因为他总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服务奉献者们。

在随后的七年中，他随他的灵性导师到印度各地传教。在1952年，再次于高茹阿显现日，他心爱的灵性导师颁赐他神圣的弃绝阶级启迪。1954年，他的灵性导师委派他在玛图拉主持新开的施瑞凯沙瓦君·高迪亚庙。于是，圣玛哈拉杰开始兼顾两地，部分时间在玛图拉，余下的时间在孟加拉，在两地广为服务。往后十四年一直继续这样。

当巴克提·帕给亚那·凯沙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委任他为其机构—圣高迪亚·韦丹塔修会—的副总管，以及印度语刊物和月刊《至尊圣主通讯*Çré Bhāgavat Patrikā*》的主编时，他的职责进一步加重了。1968年，他的灵性导师离开这个世界，圣玛哈拉杰为了他灵性导师的葬礼，亲自主持

了所有重要的仪式。在这段时期，他作为高迪亚•韦丹塔修会的谦恭仆人，开始组织每年一度的卡提卡巴佳圣地朝圣，时至今日，他依然继续进行这项活动。

圣玛哈拉杰的灵性导师要求他把圣巴克提维诺德•塔库的书籍从孟加拉文翻译成他自己的母语，印度语。他执行训令，翻译了塔库的一些最优秀的书籍，比如《灵魂的职务*Jaiva-dharma*》、《柴坦亚训海甘露*Caitanya-Çikñämåta*》、《奉爱真理辨析*Bhakti-tattva-viveka*》《外士那瓦真理花环*Vaiñëava-siddhånta-målä*》等等，不一一列出。所有这些书籍，以及他的翻译和师徒传系中其他杰出圣师的评论，已由他的追随者翻译成了英语和其它语言。时至今日，他已用印度语翻译和出版了超过八十本书籍，英语书籍超过五十本。另外，他的很多英语书籍现已译成其它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葡萄牙语、中文和其它几种印度语言。

他持续以印度语、孟加拉语和英语在全印度和全世界演讲，所有讲课都有录音。一些印度语讲课已得到抄录，还有一些译成了英语和其它语言出版。另外，已经用录音和拍摄记录了他的数千堂英语讲课，也会以文稿、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在互联网发布，达至千千万万幸运的灵魂。

在圣拿拉央那•玛哈拉杰一生里有一段极重要的关系，便是他和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亦即蜚声世

界的圣帕布帕德的联谊，帕布帕德是高迪亚外士那瓦传系中著名的传教者，他也是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ISKCON）的创办人。他们于1946年，在加尔各答市初次相遇。当时是高迪亚韦丹塔修会新分会的开幕仪式，他们二人都前来做服务。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是修会的创建成员之一。

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陪同他的灵性导师去往间西（Jhansi），当时在那里，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亦即阿巴亚•查拉纳拉温达帕布，那是他以前的名字，一直努力开创一个名为奉献者联盟的外士那瓦社团。数年后，在五十年代初期，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应神兄弟圣巴克提•帕尔给•凯萨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邀请，前往玛图拉的凯萨瓦吉•高迪亚庙住了数月。在这段期间，圣拿拉央那•玛哈拉杰经常和圣帕布帕德经常互相交流爱心，并深入探讨外士那瓦的结论，由此，他们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圣拿拉央那•玛哈拉杰更视圣帕布帕德为训示灵性导师和密友。

1959年，圣巴克提•帕尔给•凯萨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传授阿巴亚•查拉纳拉温达帕布神圣的弃绝阶层启迪，赐他弃绝僧名号和施瑞•施瑞曼•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头衔，韦达火祭和所有仪式均由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亲手主持。那段期间，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

米·玛哈拉杰已经住在温达文。起初在湾西·勾帕勒庙，数年后在施瑞·施瑞·茹阿姐-达莫达尔庙。圣玛哈拉杰常去那里拜访他。他会为圣拿拉央那·玛哈拉杰烹煮食物并一起荣耀祭余(帕萨达)，他们还会亲密地讨论外士那瓦哲学。

后来，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去了西方传教，并在美国成功建立了第一所茹阿姐-奎师那庙宇。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当时给他寄了首批灵唱用的密瑞当嘎鼓和铙钹。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当时持续地每隔一两个月便与圣巴克提帕尔给·凯萨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和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以书信来往，直至 1968 年圣凯萨瓦·哥斯瓦米·玛哈拉杰进入永恒的逍遥时光为止。之后，他继续和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通信，直至自己于 1977 年神圣离世。

在这个世界的显现进入尾声时，他数次要求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仁慈地把联谊给予他的西方门徒，帮助他们明白圣茹帕·哥斯瓦米传系中外士那瓦哲学的深奥真理。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视他为最值得崇拜的训示灵性导师之一，谦卑地答应重视他的恳求。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也要求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全权主持他离世后的所有大殓(萨玛地)仪式。这两项请求都清楚地表明他对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绝对坚信。

自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于 1977 年 11 月从这个世间隐迹的三十年间，圣玛哈拉杰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遗愿，为所有前来寻找真爱的人，提供了触动人心的指导和爱的庇护。透过他的英语书籍和广泛的环球之旅为媒介，他正在把联谊和神圣的觉悟赐予世界各地的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追随者，以及所有真诚寻求真理的人。尽管他年高已逾 88 岁，却仍旧定期周游印度和海外，传播圣柴坦亚•玛哈帕布和施瑞•施瑞•茹阿妲-奎师那的荣耀，以及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的创办圣师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及其整个古茹传系的真正荣耀。

2009 年，在圣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的牧牛姑娘之歌（*Gopé-géta*）讲课出版的年份，他完成了第三十次全球传教旅行。在众多国家，他受邀到重要的印度庙宇讲述有关印度韦达哲学的永恒宗教（*sanātana-dharma*）。当他在印度时，高僧们经常邀请他们在他们的灵性节目演讲。作为布茹阿玛-玛德瓦-高迪亚师徒传系的一位杰出成员，他在全印度被盛赞为灵性学者和导师、主柴坦亚•玛哈帕布传系中主施瑞•奎师那的纯粹奉献者。他是公认的韦达文化、印度永恒宗教、外士那瓦礼仪、四阶级灵性阶层和专注的至尊主灵修的严格追随者。玛图拉和温达文的绝大多数尊贵灵性学者都邀请他在其聚会中演讲，他也邀请他们参加他庙里的活动。

很多印度政府官员，比如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玛图拉和其它地方的DCP（警务司长）以及众多法官都是他的门徒。很多有名望的工业家和商业家也经常向他请教灵性生命之事、得到他的祝福。整个巴佳圣地的很多主祭司拜访他。斋普尔著名的茹阿妲-哥文达庙的主祭司，经常安排从神像那里带来花环和伟大祭余，尤其在圣玛哈拉杰开始另一次世界之旅时。普瑞的主佳甘纳特庙中的祭司亦是如此。主佳甘纳特所有仆人的领袖，普瑞的首长，当圣玛哈拉杰在普瑞时，也参加他的讲课。

圣玛哈拉杰领导巴佳圣地朝圣逾50年，在那段时期，所有村庄的首领都来向他致敬。有数年时间他又策划翻新温达文的多处圣地，比如在般迪茹阿森林的般迪茹榕树（Bhähèèravaöa），南达村附近的卡丹巴森林（Kadamba-kyäre），哥瓦尔丹的布茹阿玛湖和苏茹阿碧湖以及温达文的卡利亚河堤。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受到公众、政府和新闻的赏识。由于这些和其它方面的灵性成就，整个巴佳圣地各个村庄的首领颁赐他年代宗师（Yuga-Äcärya）的称号。

每年于高茹阿显现日（Gaura-pürëimä）时期，他也带领纳瓦兑帕圣地朝圣。在那时候，超过20000名孟加拉朝圣者、超过2000名印度和西方朝圣者，追随他及其托钵僧门徒。来自孟加拉的奉献者大多数都是贫穷的村民，在为期

一周的节日中为他们提供免费设施和帕萨达。

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以身作则，示范了全然奉献的纯洁生活，以及对其灵性导师、师徒传系、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和神圣爱侣茹阿妲-奎师那的纯粹爱心服务。作为他们亲密的仆人，对那些渴望探索与深深潜入茹阿妲-仆人（*rādhā-dāsyam*服务施瑞•奎师那的亲密爱人，施瑞玛缇•茹阿迪卡璀璨美丽的莲花足）狂喜之洋的人，他不断指明道路。

圣巴克提韦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玛哈拉杰 已出版的英文书目

《神像崇拜之光 (Arcana Dipika)》

《灵修的机密 Bhajana-rahasya》

《奉爱的情悦甘露 Bhakti-rasāyana》

《奉爱的真正本质 Bhakti-tattva-viveka》

《布茹阿玛赞歌 Brahma-saḥitā》

《为爱所控 Controlled by Love》

《甜蜜的达莫达尔逍遥时光 Dāmodara-lélā-mādhuré》

《博伽梵歌精要 Essence of the Bhagavad-gétā》

《五要文 Five Essential Essays》

《高迪亚外士那瓦宗与滥情派 Gauḍeya Vaiṇēavism versus

Sahajiyaism》

- 《高茹阿-瓦尼 帕查瑞内Gaura-väëe Pracäriëe》
《超越无忧星宿Going Beyond Vaikuëoha》
《灵性导师真理Guru-devatätmä》
《愚人乐园Happiness in a Fool's Paradise》
《灵魂的天职Jaiva-dharma》
《来自美国的信件Letters From America》
《亦师亦友My Çikñä-guru and Priya-bandhu》
《奉爱之巅Pinnacle of Devotion》
《重要的日子Prabandhävalé》
《月耀自发爱意之途Raga Vartma Candrikä》
《博伽瓦谭的机密真理Secret Truths of the Bhägavata》
《未发现自我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ndiscovered Self》
《爱之甘霖Shower of Love》
《希瓦真理Çiva-tattva》
《奉爱甘露点滴Çré Bhakti-rasämåta-sindu-bindu》
《纯然惊喜之月光Çré Camatkära-candrikä》
《施瑞•达莫达尔八赞歌Çré Dämodarãñökam》
《高迪亚灵唱歌集Çré Gauðéya Gété-Guccha》
《哥文达之歌Çré Gétä-govinda》
《圣典博伽梵歌Çrémad Bhagavad-gétä》
《施瑞玛•巴克提•帕给亚纳•凯萨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

和教导》

《训诲心意Çré Manaù-çikña》

《纳瓦兑帕圣地朝圣Çré Navadvépa-dhâma Parikramä》

《超然纯爱宝盒Çré Prema-sampuöa》

《八训规Çré Çikñäñöaka》

《教诲的甘露Çré Upadeçamâta》

《奶油小偷The Butter Thief》

《忠告之萃The Essence of All Advice》

《哥文达逍遥之甘露The Nectar of Govinda-lélä》

《坛车节之源The Origin of Ratha-yäträ》

《爱之道The Way of Love》

《笛子之歌Veëu-géta》

《巴佳圣地朝圣Vraja-maëöala Parikramä》

《和谐者之光杂志Rays of the Harmonist》（期刊）

词汇表

A

Acarya — 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

Adhirudha-mahabhava — 至高灵性情感(mahabhava)的最高境界，只见于巴佳的牧牛姑娘。

Anubhava — 情悦(极乐情感)的五要素之一；展示或透露纯粹奉献者心中灵性情感的十三种动作：跳舞、在地上打滚、歌唱、大哭、扭动身体、咆哮、打哈欠、呼吸沉重、对他人毫不在意、流涎、大笑、蹒跚摇晃和打嗝。

Anuraga — (1) 依附、情感或爱意；(2) 仅只出现在至高灵性情感之前的强烈纯爱阶段。《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 Ujjvala-nilamani》(14.146) 说道：“尽管与心上人定期相聚，并熟识对方，但强烈依恋的历久弥新情感令人分分秒秒都对心上人有全新体验，仿如从未对这个人有任何体验。”

Arcana — 神像崇拜；九种主要的奉爱服务法之一。

Asakti — 对主和祂永恒同游的深切依恋。喜爱专注于灵修，以致直接依恋灵修时所专注的目标人物时，便产生依恋。这是奉爱蔓藤的第七个发展阶段，在灵修品味成熟之时便会觉醒。

Asta-sattvika bhava — 八种灵性狂喜极乐之兆：目瞪口呆；出汗；毛发直竖；口吃难言；颤抖；肤色苍白或失色；泪如泉涌；不省人事或晕倒。

B

Bhajana — 专注的灵性修习，尤指聆听、念诵和冥想主奎师那的圣名、形象、品质和逍遥时光。

Bhakta — 奉献者，从事奉爱服务的人。

Bhakti — 做出满足或取悦至尊主奎师那的举动，除了渴求主的利益和快乐之外，再无其它任何愿望，以满怀爱意的顺意精神执行，它不受寻求果报活动和臆测主为非人格的想法覆盖。

Bhakti yoga — 通过对主奎师那的奉爱服务的灵性觉悟之路。

Bhava — 灵性感情或情感。

Bhava-bhakti — 完美奉爱(满怀灵性极乐的奉爱)的初阶。纯粹善良 (suddha-sattva)，即主那包含灵性知识和喜乐的内在能量之萃，从主永恒同游心中送达修习者心中的奉爱阶段。它就如同纯粹奉爱的阳光，以不同品味软化内心。那是纯爱的嫩芽，又称灵性情感(rati)。这是奉爱蔓藤的第八个阶段。

Brahmana-vimohana-lila — 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在他的《圣典博伽瓦谭》(10.13)英文译本中讲述了这一逍遥时光的下述撮写：“奎师那在杀死阿嘎苏茹阿后，与祂的牧牛童同游们，前往森林野餐。小牛犊们深受青草

吸引，渐行渐远，因此，奎师那的同游们有点忐忑，想把牛犊带回来。然而，奎师那这样鼓励伙伴们：‘心安理得地吃午餐吧。我会去找小牛犊。’于是主就出发了。

接着，主布茹阿玛为了测试奎师那的能力，拿走了所有的小牛犊和牧牛童，把他们藏在一处隐蔽之地。当奎师那找不到小牛犊和牧牛童时，祂明白到这是布茹阿玛耍的手段。于是，至尊人格首神，万原之原，为了取悦主布茹阿玛，还有祂自己的同游们以及同游们的母亲，祂把自己扩展为小牛犊和牧牛童，恰如被布茹阿玛带走前一样。”

这样，祂探索出另一段逍遥时光。这一逍遥时光的特点在于，牧牛童们的母亲更加依恋她们各自的孩子，母牛更加依恋它们的小牛犊。大约一年后，巴拉戴瓦注意到所有的牧牛童和小牛犊都是奎师那的扩展。祂于是询问奎师那并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整一年过去时，布茹阿玛回来，看到奎师那如往常一般，仍旧跟祂的朋友、小牛犊和母牛在一起。于是奎师那把所有的小牛犊和牧牛童都展示为四臂形体的拿拉央那。布茹阿玛于是明白了奎师那的能量，他崇拜的主，奎师那的逍遥时光令他惊讶不已。

G

Gopa — (1) 以亲密友谊侍奉奎师那的牧牛童；(2) 南达

大君的年长同伴，他以父母情怀侍奉奎师那。

Gopala-mantra — 高迪亚外士那瓦的婆罗门们在每天的三个交接期念诵的神圣诗节。是灵性导师在启迪时传授的曼陀之一。

Gopi — (1) 以斯丽玛缇•茹阿迪卡为首的巴佳 (Vraja) 牧牛少女之一，她以爱意绵绵的情怀服务奎师那；(2) 母亲雅淑妲 (Yasoda) 的年长同伴，她以双亲之爱的情怀服务奎师那。

Gosvami — 感官的主人；那些处于弃绝阶层的人的头衔之一。这通常指主柴坦亚•玛哈帕布那些以托钵僧方式生活的弃绝追随者。

J

Jnani-bhakta — 以辉煌富裕情感崇拜至尊主的奉献者，由于意识到主的遍存性和完整性而不作亲身服务。

K

Kajjala — 以灯黑造成的，用以涂黑眼线的油膏。

Kama — (1) 满足物质感官催涌的性欲；(2) 牧牛姑娘想跟施瑞•奎师那享受情意绵绵逍遥时光的超然愿望。

Kama-gayatri — 高迪亚的外士那瓦婆罗门在每天的三个交接期重复的神圣曼陀。是灵性导师在婆罗门(迪克沙)启迪

时所赐的曼陀之一。

“卡玛-嘎亚垂曼陀就如同韦达赞歌，但祂是至尊人格首神本人。卡玛-嘎亚垂和奎师那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两者都是由二十四个半超然音节构成（见中篇21.125-29）。以字母描述而成的曼陀也是奎师那，这个曼陀就如同月亮冉冉升起。因此人类社会中和所有种种生物体中有不正当的欲望反映。克里^哩 卡玛-戴瓦亚 韦^德玛亥 普施帕-巴纳亚 迪玛黑 坛 诺 南嘎 普茹阿抽达亚特

klèà kâma-devâya vidmahe puñpa-bâëäya dhémahi tan no 'naigau pracodayât，在这个曼陀中，奎师那称为爱神(卡玛-戴瓦)、普施帕-巴纳亚和阿南嘎。爱神是玛丹-牟罕，即确立我们与奎师那的关系的神像；普施帕-巴纳（手持花箭之人）是哥文达，即接受奉献服务的人格首神；阿南嘎是勾琵佳纳-瓦拉巴，祂满足全体牧牛姑娘，是生命的最终目标。这个卡玛-嘎亚垂（**klèà kâma-devâya vidmahe puñpa-bâëäya dhémahi tan no 'naigau pracodayât**）就是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当一个人在灵性理解上进步时，他能够以灵性净化过的感官崇拜至尊人格首神，并满足主的愿望。”（《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8.138，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要旨。）

Kanistha-adhikara — 新奉献者或刚刚开始修习奉爱的新人。

Karma — (1) 任何在物质存在进程中进行的活动；(2) 寻求果报的活动；引致物质得益或死后到天堂星宿等的虔诚活动；(3) 宿命；过往活动所产生的，无可避免的反应。

Kunkuma — 已婚女人在头发分界处涂饰的红色粉末或液体，表明她们已婚。

Kunja — 僻静的森林灌木丛；天然成荫的清幽之处，四周和顶部由花团锦簇的树木、蔓藤和其它攀爬植物组成。

M

Madana-bhava 或 **madanakhya-mahabhava** — 至高情感玛哈巴瓦的最高自发阶段，其特征是各种超然情感同时出现。它唯独恒常璀璨夺目地出现在施瑞·茹阿妲身上，并且只发生在相聚时刻。

Madhyama-adhikara — 达到灵性发展中阶段的奉爱修习者。

Mahabhava — 神圣爱意的至高境界。《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 Ujjvala-nilamani》(14.154) 如此界定至高灵性情感：当历久常新的爱 (anuraga) 达到特别的强度时，便称为灵性情感或至高灵性情感。这个强烈境界有三个特征：(1) 历久常新的爱达到 *sva-samvedya* 状态，意即它成为它自身体验的对象；(2) 它锋芒毕露 (*prakasita*)，即八种神圣爱意的情感 (*satvika-bhavas*) 全都显著展示；(3) 它达到

yavad-asraya-vrtti 状态，意即历久常新爱意强烈状态的积极要素，把茹阿妲和奎师那灵性情感的体验传达给任何临在并有这种资格的人。

Maha-prasada — 字面意思‘伟大的仁慈’，尤指给神像供奉过的祭余，比如香、花、花环和衣服等等。

Mana — 慥；阻止恋人之间自由自在相会的情感，虽然他们在一起，互受吸引。妒怒会生起诸如超然愤怒、失望、怀疑、不安、傲慢和嫉妒等瞬时情感。

Manjari — 1) 花苞；2) 斯丽玛缇•茹阿迪卡的女仆。

Maya — 主的迷惑能量；假像；似是而非之物；主的外在能量，她影响生物体接纳假我，以这个物质世界的独立享乐者自居；也称作玛哈玛亚（mahāmāyā）或假像能量（玛亚-沙克提māyā-çakti）。

N

Nistha — 坚定信心；对奉爱修习的坚定。奉爱蔓藤的第五个发展阶段。

P

Pranaya — 强烈的纯爱阶段；上至最高灵性情感的纯爱发展阶段。《超然世界的璀璨宝石 Ujjvala-nilamani》（14.108）这样描述它：“当妒怒呈现亲密无间的这种特质时，博学区

威称之为无分彼此之爱(pranaya)。”这个诗节所用的无限亲密(visrambha)一词，意指没有任何拘束或俗套的完全信心。这种信心令人认为一己的生命、思想、智慧、身体和财产，与心上人的生命、思想、智慧和身体彻底合一。

Prema — “对主奎师那极为浓厚、彻底溶化心灵的爱意，并令人对主奎师那产生深刻的拥有感(mamata)。”（《奉爱甘露之洋 1.4.1》）。

Prema-bhakti — 以纯爱的显现为特色之奉爱阶段；奉献心的完美阶段；奉献蔓藤花叶满枝的第八个阶段。

Puja — 供奉崇拜；以各种用具比如香、酥油灯和花供奉，在庙中崇拜神像或崇拜备受尊敬的人物如一己的灵性导师。

Purva-raga — “在恋人相聚前，藉由目睹、耳闻等等所产生的依恋，与四种要素比如基本因素和十三种灵性情感之兆混合，变得极为悦人，这称作purva-raga，初会前爱恋”（《超然的璀璨宝石》，Vipralambha-prakarana）。

R

Raga — （1）对一己所爱对象的刻骨铭心之恋；“在这个raga 依恋阶段，对心上人的情感把不快乐转变为快乐。当一个人对奎师那有如此依恋时，他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以满足他心爱的奎师那（《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19.178, 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要旨); (2) 音乐模式或序列 (比如 **malhāra rāga**)。

Raganuga 或 raganuga -bhakti — 主奎师那巴佳永恒同游 (ragamika-janas) 心中满载对奎师那无可遏止的爱意渴望, 自发而强烈的热衷由此而生, 继之出现的奉爱。

Rasa — (1) 对主奎师那的爱臻达完美状态时, 内心所发生的灵性转变谓之极乐情感 (**rati**), 结合各种超然的狂喜极乐, 转变为长流不息的情感; (2) 品味、味道。

Rasa-lila — 茹阿莎之舞; 主奎师那与祂最私密的仆人—巴佳牧牛姑娘 (**vraja-gopis**) 的舞蹈, 那纯粹是祂们之间的灵性爱意交流。

Rasika 或 rasika-bhakta — 能够在内心品尝奉爱情悦的人。在巴瓦灵性情感阶段, 奉献者心中注满来自奎师那巴佳永恒同游心中的纯粹至善。这种纯粹形态也称为奎师那之情, 神圣之爱的第一缕曙光。当这种永恒的爱意情感与其它狂喜情感并和, 它产生了对奉爱情悦的独特体验。能够品味这种情悦的人称为 **rasika-bhakta** 茹阿西卡-巴克塔。

Ratha-yatra — 坛车节, 每年在奥瑞沙的佳甘纳特•普瑞举行, 庆贺施瑞•奎师那从杜瓦尔卡返回温达文。在坛车节那天, 主佳甘纳特、巴拉戴瓦和苏巴卓的神像放置在三辆装潢华丽的巨大坛车上。在普瑞, 奉献者们把这些坛车从佳甘纳特庙拉到贡地查庙。佳甘纳特庙代表杜瓦尔卡, 贡地

查庙代表温达文。主柴坦亚•玛哈帕布及其同游每年都聚集一堂，以盛大的齐颂圣名庆典庆祝这个节日。

Ruci — 品味；奉爱蔓藤的第六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真正品味的觉醒，对聆听、唱颂和其它奉爱修习等等灵性事物的依恋，都超越于对任何物质活动的依恋。

Rupanuga — “茹帕•哥斯瓦米和珊拿坦那•哥斯瓦米是施瑞玛缇•茹阿姐茹阿妮和主施瑞•柴坦亚•玛哈帕布最崇高的仆人。追随他们服务的人就叫做茹帕传系(rupanuga)奉献者。（《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8.246，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要旨））

“我们高迪亚的外士那瓦，我们称为茹帕传系。茹帕传系表示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随者。我们为什么要成为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随者？**Çré-caitanya-mano 'bhéñöàà sthâpitaè yena bhü-tale** — 他想确立施瑞•柴坦亚•玛哈帕布的使命”（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于1975年4月13日，在海得拉巴就有关《圣典博伽瓦谭》5.5.2的讲课）。

“茹帕传系的奉献者只是那些追随圣茹帕•曼佳丽服务茹阿姐和奎师那时的同一方式和心绪的人。尽管施瑞•茹帕•曼佳丽既服务茹阿姐，也服务奎师那，但她更倾向于施瑞玛缇•茹阿迪卡—施瑞玛缇•茹阿迪卡开心，她就开心；施瑞玛缇•茹阿迪卡难过，她就难过。内在地，茹帕传系奉献者以他们的固有形象，以圣茹帕•曼佳丽的同样心绪服务，

外在地，他们如同茹帕•哥斯瓦米一样修习同样的奉献活动”（高茹阿-瓦尼 帕查瑞内，第7章）。

S

Sadhaka — 修习者；追随灵性规范以达到巴瓦灵性情感奉爱的特定目标的人。

Sadhana — 奉爱服务的方法；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采用的方法。

Sadhana-bhajana 或 sadhana-bhakti — 奉爱的修习阶段；透过感官为媒介，履行各种灵性规范来满足施瑞•奎师那，目的是令巴瓦灵性情感奉爱出现。

Samadhi — （1）全神贯注；冥想或深入神定于超灵或奎师那甜蜜的逍遥时光；（2）Sama 萨玛表示‘同样的’，dhi 地表示‘智慧’。当纯粹奉献者进行神定时，这表示一离开这个世界，他就进入其崇拜神像个人同游的同一层面、地位和灵性情感。他与那些同游具备同等的品质、智慧和美丽，在那个国度根据自己的固有构成形象（svarupa）做服务。

Sampradaya — 宗教教导的特殊派别；确立的信条，自导师之间传达，一脉相承的师徒传承。

Sankirtana — 集体唱颂主的圣名；“词语齐颂圣名(桑克尔坦 sankirtana)表示 sarvatobhāvena kértana，完全的灵唱，或换言之，在全然知晓一己与施瑞•奎师那的关系，并摆脱所

有障碍和冒犯的情况下进行的灵唱。履行齐颂圣名不需要其它任何修习支部的协助。局部地灵唱施瑞•奎师那圣名，不叫做齐颂圣名。局部或不完美地唱颂施瑞•奎师那圣名时，微灵便得不到完全的效果。结果，很多人便怀疑圣名的力量。因此，让施瑞•奎师那圣名完全和完美的唱颂大获全胜吧”（圣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帕布帕德对八训规第一诗节的评论。）

Sannyasi — 弃绝阶层之人。

Sneha — 情感；“为了心上人而内心溶化的那种浓郁纯爱状态，称为斯奈哈 sneha 或情感。这种情感的征兆是：没有心上人的联谊，片刻都无法存留”（《永恒的柴坦亚经》，中篇逍遥 19.178，圣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玛哈拉杰的要旨）。

Suddha-bhakta — 主的纯粹奉献者；修习纯粹奉爱服务之人，纯粹奉爱服务不掺杂果报活动或一元论知识，除了唯独令奎师那快乐之外，没有任何愿望。

U

Uttama-adhikari — 顶尖奉献者，他对奎师那的奉爱已臻完美。

Uttama-bhakta — 奉爱的顶尖修习者。

Uttama-bhakti — 顶尖奉爱或奉爱的最高形式。

V

Vaidhi-bhakti — 经典的规范守则所驱策的奉爱。当循序渐进的奉爱(sadhana-bhakti)不是由强烈渴望激发，而是由经典规范守则促成的，这就称为规范奉爱。

Vaisnava — 字面意思是“具有维施努本质”的人，换言之，维施努或奎师那仅只居于其内心和思想之中的人。崇拜主奎师那或祂其中一个全权扩展的奉献者，都可以称为外士那瓦。

Vibhava — 品味纯粹奉爱服务的超然甘露的原由。有两种原由：（1）支持(阿兰巴那 alambana，指的是奎师那和祂的奉献者，他们心中具有称为强烈依恋或喜爱(rati)的灵性之爱，与其它四种情悦要素并和时，可以转变为情悦 rasa)；（2）激励(乌迪帕那 uddipana，与奎师那有关的物体，它激起对奎师那的灵性之爱，导致那种爱转化为情悦)。

Vraja-devi — 巴佳的年轻女孩；牧牛姑娘。

Vrajavasi — 巴佳居民。

Vyabhicari-bhavas — 情悦五要素之一；浮现自甘露盈盈的常情（斯塔依-巴瓦 sthayi-bhava，与施瑞•奎师那的永恒关系）之洋中的三十三种内在灵性情感，它们令这情感之洋增长，然后又再融入其中。这包含了失望沮丧、喜气洋洋、恐惧、焦虑等情感以及把情感隐而不宣。

Y

Yogamaya — 至尊主的内在能量，专责安排并加强祂所有的逍遥时光。袍尔娜玛西（Paunamasi）是这种力量的化身。